



华安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股票作手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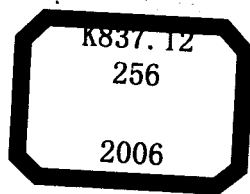
〔美〕埃德文·拉斐尔
(Edwin Lefevre) 著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WILEY



 华安基金 · 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股票作手回忆录

[美] 埃德文·拉斐尔 著
(Edwin Lefèvre)

郑佩芸 张兴旺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股票作手回忆录/(美)埃德文·拉斐尔(Lefèvre, E.)著;郑佩芸,
张兴旺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10

(世界资本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ISBN 7-81098-508-6/F·460

I. 股… II. ①埃… ②郑… ③张… III. 利维摩尔, J. -生平事
迹 IV. K837.1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0781 号

☐ 责任编辑 姜 勇
☐ 封面设计 未 名
☐ 版式设计 孙国义

GUPIAO ZUOSHOU HUIYILU

股票作手回忆录

[美] 埃德文·拉斐尔 著
(Edwin Lefèvre)
郑佩芸 张兴旺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上海远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装订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21.5 印张(插页 3) 330 千字
印数: 9 001—13 000 定价: 42.00 元

总序

约翰·邓普顿爵士说过：“一个国家的财富不能依靠自然资源，它应该依靠人们心中的想法和观念。”

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制度化建设不断推进，市场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股权分置改革，更使中国证券市场实现了一次基础性的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人比例也在不断提升，各类机构投资人迭次出现，市场投资主体的构成日益丰富。

在这样的投资大背景下，无论是专业的机构投资人，还是刚刚涉入市场的投资新手，均有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必要，因为在每一个投资决策的十字路口，我们都需要智慧和勇气来作出正确的判断与抉择。

有鉴于此，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策划推出了这套10本“华安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与我们上一套丛书“华安基金·现代基金投资与管理译丛”不同，本套丛书主要侧重于通俗易懂的投资界名家传记、在各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投资实录等。我们的目标，是以人文、历史的眼光，选择可读性强的证券投资界经典性的作品——它们既可供专业人士在休息时轻松阅读，也可为非专业投资人提供身临其境的实践指南，进而从中有所体悟。

这10本书中，《**兀鹫投资者**》读来就像是一本悬疑小说。它生动地叙

述了一群寻找并获得资本金矿的投资者的故事。所谓的“兀鹫投资者”，简言之，就是那些买进陷入财务困难或经营有待改善的企业的债务，通过直接或间接对公司施加影响，在改善公司的质量后卖出，从中获取高额回报的投资者。作者罗森伯格的故事讲得惟妙惟肖，生动再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投资风云。

《赢家——华尔街顶级基金经理人》是一本关于华尔街最优秀的共同基金经理人的人物传记。作者通过多年的访谈，记录下这些杰出人物的从业历程、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14 位行业顶尖人物的亲身经历，无疑对国内证券投资人有着极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撰著的《1929 年大崩盘》，自其 1954 年初版以来，在 1955、1961、1972、1979、1988、1997 年不断再版，是学术界和证券投资界经常大量引用的典范性著作。《大西洋月刊评论》认为：“经济文学很少以其娱乐价值而著称，但这本书却做到了。加尔布雷思的文章雍容而机智，并且幽默地鞭挞了这个国家某些金融领域的智者和政策所犯的错误。”

《贪婪的智慧——从不为人不齿到受人尊敬的投机史》以翔实的资料，生动记录了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在 19 世纪，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们，是如何在利益的驱使下，为了垄断黄金、白银和粮食市场，而创立现代标准期货合约的；期货市场又是如何在人们的谩骂声中，艰难起步的；而到了 20 世纪，为何会有大量的公司、个人，甚至外国政府迅速进入这一领域。本书在展示期货市场 100 多年来风雨历程的同时，还在人性层面对投机事件作了精彩解读。

《至高无上——来自最伟大证券交易者的经验》记述了历史上 5 位著名证券交易者的成长历程，颇有可读性和启发性。这些在 20 世纪跨上华尔街巅峰的投资者，以其卓越的表现，向读者展示了那些历久弥新的、永恒的投资策略。

《迷失的华尔街》主要分析了华尔街在筹资、提供公司和个人理财建议、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失败现象，并提出了避免失败的对策。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其内容大量来自华尔街的案例，并保持了深入浅出的叙述风格。

《股票作手回忆录》(图文版)记述的是 20 世纪初最显赫的股票与期货

股票作手回忆录

投资者——利维摩尔生平事迹的经典作品。本书的中文版在上个世纪末曾经出版过；这次出版的译本，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全面展示了 80 余年前这本书在美国《周六晚间邮报》上进行系列连载时的原貌，并配以当时的插图，真实地复原了当时的历史。值得指出的是，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证券投资人，均通过阅读本书，从中学习金融操作所应秉持的态度、反应和感受。

在描述市场恐慌的书籍中，《绝境与生机——市场动荡、风险和机遇》选取了独特的视角——如何在弱市中赚钱，如何面对市场恐慌——因此，别具一格，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本书作者对投资者的一些常见问题提供不同寻常的答复，并指出为什么恐慌会带来独特的机会，并提出了新的理解市场恐慌周期的方法。此外，本书对一些直接介入处理主要股票危机的市场专家的采访和内幕报道，则在最大程度上展示了恐慌发生时的现场真实情况。

《解读华尔街》在美国发行量达到上百万册。该书介绍了华尔街运作的全过程。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这本书帮助各个层次的投资者确切地理解证券市场如何运作，以及在限制风险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投资组合。

《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从人类近代史上若干次“群众运动”导致的疯狂与灾难性后果，以及金融市场泡沫的破灭等现象入手，生动分析和描述了人性中的盲目的一面。本书论述生动，旁征博引，从一个侧面诠释了投资者心理学及其如何对市场产生影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中国第一批基金管理人，我们深知：华安基金既是中国基金业的创业者、引领者之一，也应成为市场的培育者和奉献者。我们愿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一起，借这套丛书的翻译、发行，与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证券投资殿堂的智慧与乐趣。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6 年 10 月

总
序

股票作手回忆录

译者序

19 世纪末,伦敦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金融中心,但纽约的财富也在不断迅速地增长。1907 年,纽约发生了金融恐慌,促使了几百家美国银行倒闭,这件事使美国的金融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13 年,美国政府为了完善金融制度,建立了联邦储备制度。到了 1929 年,华尔街出现了股市大崩盘,并最终导致了 20 世纪 30 年代全球性的大萧条。就在世纪之交到大萧条出现的 20 多年中,华尔街出现了埃德文·拉斐尔撰写的一系列著名的金融传记,《股票作手回忆录》就是在这个孕育着大动荡的年代中诞生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于 1923 年首次出版,并于 1997 年由约翰·威利出版公司再版。80 年来,这本经典著作一直受到投资人的喜爱,并成为投资人手中的“葵花宝典”。随着股市 100 多年的发展,《股票作手回忆录》已成为经典中的经典。1995 年 2 月,美国的《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将其列为有史以来十大最有价值的投资书籍之一。所有读过此书的投资
译者序

者均感到,他们从此书中不仅学到了做股票的经验,而且更多的是了解到自己与其他投资者在参与股市时的心理变化;作者在书中奉献给投资者的也不仅仅是投资股市的妙招,而且还揭示了投机者在动荡的股市中所体现出来的动机、态度和情感变化。本书想竭力证明两个观点:第一,心理因素是股票投机成败的主要因素;第二,无人能够完胜股票投机。

从表面上看,《股票作手回忆录》是一部财经小说,但实际上却是杰

资本世界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西·利维摩尔的一部传记，书中拉瑞·利文斯顿的原型便是利维摩尔。杰西·利维摩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奇投机家之一。他在 20 世纪初通过投机股票和农产品市场赚了几千万，但又悉数输掉。他也曾在 1 个月的交易中就赚过 1 000 万，在当时这是个天文数字。他对股市这一虚拟市场的见解和对股票价格波动的透彻分析不仅十分深刻，而且精辟独到，既符合当时证券市场的实际，也适用于今天股市的运作。他的一些经典论述和建议充满无限的智慧和哲理，让人回味无穷。例如“牛市做长线，熊市做短线”；“华尔街永远不变，变得是腰包，变得是股票；华尔街永远不变，因为人性永远不变”；“所有投机人所犯的一个大错，是在最短的时间里使自己变富，他们不是花两三年的时间靠自己的资本运作赚得 500% 的利润，而是试图在两三个月内赚得这个数目。然而，这些胆大的投机者能保住这些利润吗？不能。原因在于冒险得来的钱在他们手里只作短暂的停留便匆匆离去，进得快，丢得也快。在这种情况下投机者的心态自然会变坏”；“人们说事情总有两面，但股市只有一面，它既不是牛市的一面，也不是熊市的一面，而是正确的一面”；“假使一只股票走势不好，不要去碰它，这是因为，在你不能够准确地判定其问题所在时，你是无法确定它的走向的。没有分析，就没有预测。没有预测，就没有利润”；等等。也许，刻板而仅仅囿于买进并持有哲学的股票投机新手不会从杰西·利维摩尔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太多的启示，但是那些有经验的投机者却会从中获得无穷无尽的智慧。杰西·利维摩尔是首先重视对基本面研究的投资者之一，也是首先认为赚大钱就必须既要有超人的耐心也要抓住大行情的投机专家之一，同时也是首先跟风炒作的行家。利维摩尔非常善于利用行情，也善于预见行情，在行情未来之前他便悄然入市，满仓买进；而在行情结束前他便全身退去，悉数抛出，因此，有些金融历史学者认为 1929 年的股市大崩盘归咎于利维摩尔的抛空。虽然这一观点可能有失公允，但利维摩尔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利维摩尔十分善于通过阅读报价纸带和股票报价机来识别行情的涨落，这一点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满脑子投机和投资智慧的大家，却最终“于 1940 年在纽约饭店的衣帽间自杀。他留下一张自杀遗言字条，把他的人生说成是一个‘失败’。市场心理学指出，从事投机业注定要付出代价”。

本书的作者埃德文·拉斐尔最初想学做一名煤矿工程师，但 19 岁时却转行当了记者，后又做专栏作家和小说家。在他 53 年的写作生涯中，共

写了8部著作，并因《股票作手回忆录》而名声大振，成为享有盛誉的金融小说家。拉斐尔的著作主要有《华尔街故事集》(*The Wall Street Stories*) (1901)、《金色的洪流》(*The Golden Flood*) (1905)、《华尔街的桑普森·洛克》(*Sampson Rock of Wall Street*) (1906)、《劫掠者》(*The Plunderer*) (1912)、《股票作手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1923)和《一位股票经纪人的成长》(*The Making of a Stock Broker*) (1924)等。其中，《股票作手回忆录》是其巅峰之作。令人不解的是，拉斐尔一生并未作过股票投机，也未有过像样的投资，但他的写作成就却是惊人的，这实属难得之事！现代读者所看到的《股票作手回忆录》起先出版的并非是一本著作，而是1922年连载在《周六晚间邮报》上配有插图的系列小说，后在1923年才由约翰·威利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为整部著作。

即将出版的《股票作手回忆录》(中文版)不仅配有刊载在《周六晚间邮报》上的原始插图，而且还包括了20世纪20年代首版时未包括进来但刊载在《周六晚间邮报》上的文章。同时，在每一章的开头还附上了作家兼金融历史学家查尔斯·盖斯特的评论。评论让读者以新的眼光审视利维摩尔以及他生活的那个多彩年代。此部经典著作奉献给读者的不仅有杰西·利维摩尔伟大的业绩和永不过时的投资建议，而且还有那个时代证券投机商号的运作方式以及其他投机大腕们的辉煌与败落。这本英文插图版的投资经典是首次面世，本汉译本亦是首次出版，较以前出版的《股票作手回忆录》，内容更加充实，其栩栩如生的插图使故事更加生动有趣。本书中除了查尔斯·盖斯特的评论外，其他部分均与1922年至1923年刊载在《周六晚间邮报》的内容完全一致，因此，其原汁原味是先前的任何版本均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

译者

2006年10月28日于上海

译者序

股票作手回忆录

序 一

这本最新出版的《股票作手回忆录》是所有投资者必读的经典之作——无论对新手或是老手而言，都是如此。市场投机客杰西·利维摩尔(Jesse Livermore)从1900年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盈亏以百万美元计，本书记载的是他当时的一些宝贵知识和经验。在1960年，由于第一版《股票作手回忆录》销售紧俏，我不得不花50美元来购买其中一本。后来我还送了一本给格里·蔡(Gerry Tsai)，他当时是费德利逊(Fidelity)对冲基金的一名高级经理人。之后，格里告诉我，《股票作手回忆录》已经成了他上司——波士顿费德利逊基金创始人——老爱德华·约翰逊的投资“圣经”。

杰西·利维摩尔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股市行情分析家之一。我们不妨品味一下他的一些至理箴言：

“华尔街没有新事物，今天在股票市场发生的一切都曾经发生过，并且以后还会发生。”

“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

“赚大钱得靠定力，而不是靠动脑子。很少有人能够挺直坐着就做出正确的判断。”

“关键不在于一定要以最低价买入或高价抛出，而是买进卖出要把握住恰当的时机。”

“我一直跟行情走。”

序

一

“我整整花了五年时间才学会一些聪明招术，能够依据正确的判断来赚取大钱。”

“没有什么能比输更能教你不该做什么。而当你知道了不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开始明白你应该做些什么来取胜。”

“股市里只有两种情感——希望和恐惧。问题只是，当你该恐惧的时候你却满怀希望，而该满怀希望的时候，却又十分恐惧。”

“了解自己，提防自身的弱点。”

“稍有反弹，随即卖出，反弹并不代表持续回升。”

利维摩尔引用年迈的男爵巴伦·罗斯查尔德(Baron Rothchild)的话说，他赚钱的秘诀是：“我从来不在最低点买入，并且卖出的速度极快。”

由此，你应该看得出，《股票作手回忆录》这本书是智慧的结晶，其灵感来自于多年以来每日的市场实际运作和人性如何违背合理有效的规则、体系和方法的一些真实情况。

这本新版的投资杰作不但附上了有趣的插图，而且还包含了作者在第一版没有收录的发表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周六晚间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的一篇文章。多年来，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最初的那本《股票作手回忆录》，并用不同颜色的水笔在书上做了许多注释，如今这本书已经破旧不堪了。数年前，我购买了一千多本股市和投资类的书。然而，根据我 45 年的从业经验，我发现仅有 10~12 本书真正是有一定的实际价值，而《股票作手回忆录》就是其中的一本。

对于大多数投资客而言，股票市场风云莫测，因为它的运作方式往往与具备一定智商的正常人的思维和反应模式恰好相反。人们会想到去购买某个看似便宜、价格低廉、表面上挺划算的股票，但他们几乎都会失算！因为股票的价格经常会出于某种原因而下跌。而且，人们一般不会意识到，无论他们有多聪明，他们总会犯很多错误。为了不铸成大错，以及避免日后巨大的损失，投资客可能必须习惯性地减少每一次的亏损。其他人则想轻轻松松地赚钱，不付出任何的努力，仅听信他人的诀窍、小道消息或建议。这真是一个国耻。美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巨大的机遇、无限的新思想和冷面无情的新的企业家、投资客及商人。一些事业心极强的新的企业家每年都会公开发售原始股。到时候，其中一些股票可能会成为非常好的投资，任何人只要手头积攒一些钱并阅读现有的最好的投资书籍，就能学会从中得益。这些书的作者都曾在第一线战斗过，并且已经学会如何用赢利

股票作手回忆录

的目光来选取美国最优秀的企业。一般来说,最最好的股票通常价格比较高一些。

《股票作手回忆录》将会帮助你开始形成你自己的良好的投资理念,从而有可能使你跻身大赢家的行列。如果你真的想这么干的话,就不妨试一下。

威廉姆·欧尼尔(William O'Neil)

《每日投资者商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创始人、董事长

序

—

序 二

华尔街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从来就不乏传奇和神话。大量的故事都是有关投机客仅仅凭借他们的直觉和巨大的勇气发了大财。尤其在 19 世纪，人们缔造了许多这样的神话，讲述的是一些人如何白手起家，退休时却已腰缠万贯，过着一种传奇般的生活，墙壁上挂满了名家字画。这些故事吸引了大批有志成为百万富翁的进取之士，他们下定决心要创造他们自己的发家史。

南北战争之后，霍拉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开始创作他的“衣衫褴褛的迪克”系列小说，从而激发了该类题材小说的创作热情。霍拉肖·阿尔杰的系列小说描述的是身无分文的普通年轻人如何通过勤奋工作，凭借进取心和一点点好运使自己名利双收。该系列小说的热销使阿尔杰名声大振，成为该世纪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尽管没有一本书是有关股票市场的，但事实上它们已经为股市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大学毕业后，阿尔杰成了著名的塞利格曼（Seligman）银行业家族成员之一——约瑟夫·塞利格曼（Joseph Seligman）——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许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故事都源自于塞利格曼家族的发迹史，他们是以阿拉巴马州商人的身份步入投资银行业的，当时似乎并不被看好。

集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于一身的索斯坦恩·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更是火上加油，他在 1899 年撰写了《有闲阶级理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书。该书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年轻人追求名利的简单故事，但维布伦与阿尔杰的确有相似之处。该书中所提及的“摆阔”这一概念是基于作者对那个时代两个最爱摆阔的消费者的观察，他们分别是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和他的儿子奥古斯特·贝尔蒙特二世。纽约人非常羡慕他们俩奢华的生活方式。他们举办的宴会具有传奇色彩，据说仅是他们的葡萄酒账单就搞得其他金融家很眼红——如果不是因贪杯而脸红的话。在20世纪伊始，金融和与之相关的高品质的生活显然已经成了神话的源泉和嫉妒的对象。

但是，仅写别人是无法缔造神话和传奇的。真实的题材应该来自于那些从事过股票交易和高风险金融的人，由他们来讲述他们自己的和其他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被认为是“内幕”材料，故能吸引大批读者。它们揭示了美国精神中所存在的巨大矛盾。一方面，处于世纪之交的大多数人不喜欢华尔街和芝加哥商品市场，因为那里是欺诈活动和黑色交易的场所；而另一方面，那里又是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每一个美国人都爱钱。这些小说开始变得热门起来，因为读者可以从了解人们是如何大把大把地赚取他们也同样喜爱的钞票的——虽然他们在心底里瞧不起这些人。于是，作家和出版商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商机。

到了1900年，华尔街早就有了无赖和恶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富得要命。这一现象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有了。雅各布·利特尔(Jacob Little)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空头，专门伺机在股票下跌时寻求利益。另一个股票作手是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他跟那些整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里转来转去的人一样，主要从事欺诈活动。他们之后便是杰·格尔德(Jay Gould)，他的交易活动为他赢得了“全美最令人厌恶的男人”的绰号。查尔斯·沃利士欧福尔(Charles Woerishoffer)也是一个空头或“跳水者”，他是因做空而出名的。大多数出了名的作手并不总是一贯地买进或卖出某一只股票，他们的活动通常依据他们的目标而定，有时是交错进行的。但是，他们的绰号往往由于他们其中一次最著名的操作而流传下来。

这些股票作手的出名应归功于最初的一些评论家，尽管他们的本意恰好相反。杰·格尔德已经好多次成为了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和弗雷德里克·欧普勒(Frederic Oppler)笔下的人物。那些出现在《哈伯周报》(*Harper's Weekly*)和其他如《帕克》(*Puck*)杂志上的漫画只是进一步夸大了他们那早已令人可畏的名声。这些漫画一旦流传开来，人

股票作手回忆录

们便开始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著书立传，不久他们便被描写成能影响市场走势的人，而不再仅仅是看多看空的投机客。

19 世纪晚期出现的华尔街回忆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的大多数内容讲述的都是作者们在证券交易所的亲身经历和他们一路上所遇见的各式各样的无赖们的故事。为庆祝从业 50 周年，亨利·克鲁斯 (Henry Clews) 在 1908 年出版了《华尔街五十年》(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 一书。该书的内容先前早已出现在华尔街回忆录当中。多年来，华尔街老手们还发行过许多其他的版本，但是书的版式不像杂志文章那样受欢迎。一直以来，大量的文章都是称颂那些靠股票交易过日子的投机客，却很少披露他们的交易内幕。一部分神话传说其实就是隐藏内幕的结果。投机天才——即便是不道德的投机天才——也从未在广受欢迎的周刊上曝光过他们的内料。

当代的读者会注意到，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的股市文学作品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不管是赢得还是失去大笔财富，这一切都与进行交易的股票无关。杰·格尔德和他的伙伴大大地耍弄了一番他们的主要对手——康纳留斯·范德比尔特“船长”(Cornelius Vanderbilt)，结果靠埃里铁路公司(Erie Railroad)的股票狠狠地赚了一把。沃利士欧福尔向北太平洋铁路公司(the 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的持股者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发动了一波卖空行情，使对方遭受了重创，自己却在当中捞了一票。当时的评论家们把这一行动主要归咎于证券投资客之间的私人较量。按照股市的基本规律，这可能会引发大量的短线抛盘，尤其是如果这些股票的价格已经过高，但较量最终是一种个人行为。

对于当时很多投资客来说，吸引他们的并不是许多股票的业绩好坏，特别是那些重工业和铁路公司的股票。他们只是随大流而已。在 1901 年约翰·皮埃尔邦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建立了美国铁路公司后，詹姆斯·基涅(James Keene)为其把股价炒作了一番。在小散户眼里，像詹姆斯·基涅这样的大人物显然掌握了某些他们不知道的情况。因此，如果他买什么股票，他们就会跟着买。其实这么做只会让小散户倒霉。漫画家们就经常描绘那些小散户们在华尔街遭大殃的场面。当小散户们意识到该抛盘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钱已经被别人赚去了。

到了 1900 年，证券交易所已经成了越来越多人的投资场所。不过，投资客须非常谨慎，并且要舍得把手中的股票很快抛出去。大户们一般依靠

序

二

小散户来支持他们的市场操作。虽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的股票越来越多,但那里依然经常出现下跌行情和低谷时期。交易者们时常通过个人或集体的炒作迫使股价上涨或下跌。这种行为对小散户意味着,如果他想赚钱,他依然得跟着大户们干。因此,尽管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仍不能摆脱牛市和熊市的往复循环。

这种氛围与娱乐场所的氛围比较相似,投资客们愿意把钱押在那些他们认为能赚钱的股票上面。但是,在 100 年前他们缺乏一样东西,那就是股票交易指导手册。投资客们很少能买到关于如何从事股票交易的书籍(告诉人们股票市场的陷阱或巧妙投资的方法)。华尔街的操盘手们把投资客叫做“容易上当的傻瓜”。由于缺乏知识,他们手头一些少量的资金往往不久就付诸东流。

现存的有关华尔街的书籍用处不是很大。亨利·克鲁斯就政策问题发表了纯属他个人的一些看法。他认为,1884 年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地震可能是由于煤矿公司的地下采矿引起的。虽然他轻描淡写地写下了这段证据不足的话,但考虑到当时煤矿业的股票非常热门,此番评论极有可能跟煤矿业股票的市场运作有关。市场及其运作是不可能被分割开来写的。影响股价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有根据地写有关某个股票或上市企业的情况,哪怕作者没有专业知识,他也会这么做。许多口碑好的报纸开始制定政策,拦截那些企图影响股价的文章。但是,更多的报纸却全然不顾这些政策,一味地追求发行量。

在 1929 年股市暴跌之前,获取内幕消息的最好办法是买通提供内幕消息的人。这些“情报人员”声称,他们愿意向那些感兴趣的人士有偿地提供股票内幕消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此种行为一点不违法,虽然这明显是带有操纵性的。提供内幕消息的人士把从职业交易者那里得来的消息传给一些小投资客,因为职业交易者为了让股价上涨或下跌,需要小散户的支持。小散户们然后就会根据提示买进、卖出某一只股票,从而有助于大操盘手在操作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流动资金。

但是,很多小投资客在股票市场上玩不转。许多股票的价格很高,在人均年薪还只有 1 000 美元的时候,每股的价格已高达 100 多美元。小投资客们经常不把钱进行真正的股票交易,相反,他们寻求股票投机商号(Bucket Shop)所提供的便利。股票投机商号看上去像经纪公司,但其实仅仅是赌博场所,在那里,投资客可以把一些美元押在一只股票上面,

希望它能涨。股票投机商号这个名称来源于一个习俗，就是把单子放进柜台后面的桶里，而不是像在普通的经纪公司那样，下单进行交易。投资者跟商家赌，经常赢不了。

根据赌金，股票投机商号会告诉下注者他可以买进卖出多少股票。当下注者打算兑换他的赌券的时候，他就得接受投机商号从股票报价机上获得的最新股价——要是投机商号真有这玩意儿的话。一些投机商号在操作中仅仅是凭空捏造股价。但是，大的投机商号有办法弄到当前的股价，并且不允许赌客对下一个股价下注。投机商号通常不会让赌客赢得太久，毕竟，只有当赌客输钱，他们才能赚到钱。

在一些主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都可以找到许多股票投机商号。当地政府 and 证券交易所最难控制的是那些非常老道的投机商号老板。他们拥有合法的经纪公司里该有的一切设备，到处是报价黑板和报价纸带。有些时候他们是靠阴谋诡计弄到最新股价的。芝加哥交易所(CBOT)曾经追查过一桩案子，在这桩著名的案子中，一个股票投机商号花钱雇了一个男孩，让他坐在交易所边上的大楼的顶部，用双筒望远镜窥探张贴在交易所里的股票价格。然后，投机商号的老板把从男孩那儿得来的股价张贴在他们自己的黑板上。

我们之所以认为股票投机商号给早已满目疮痍的股市抹黑，这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的投机商号老板们往往会筹集他们的资金与股市唱对头戏，不让他们的主顾赢钱。他们可以凭借他们自身的力量形成一股强大可怕的势力，尤其当他们的主顾以为他们正在买进股票的时候，他们却在快速抛盘。这就是股市中的一个阴暗面，却很少引起纽约或芝加哥交易所的关注。一位芝加哥交易所的官员曾经透露，如果投机商号能够从他们的主顾那里筹集到 1 000 万美元，然后用于股市，那么，根据他们操作资金所在的交易所里的保证金比率来看，他们就可拧成一股价值 1 亿~5 亿美元的市场力。因此，一个小赌客要想从投机商号老板那里赢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政府还无法对证券交易实行管制，因为此前没有颁布过任何有关证券交易的条例。然而，美国政府竭尽全力抑制诈骗和幕后操纵行为。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政府和证券交易所就开始联手打击股票投机商号，但是进展很慢。芝加哥交易所在 1905 年打赢了一场官司，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最高法院判位于堪萨斯市的一家大投机商号

败诉。交易所禁止该投机商号在经营场所使用他们的股价。投机商号原本利用从西部联合会(Western Union)那里搞到的股市行情,以证券经纪商的身份专干赌博的行当。法院判芝加哥交易所胜诉,投机商号遭受了重挫。然而,他们还很猖獗。赌客们仍愿意下赌金,梦想有朝一日能像传奇式的交易者一样有钱。几十年来,赌博一直是美国人的一种消遣方式,因此,阻止股票投机商号通过信息工具获取即时行情并不会使其减少客源。

一些小赌客能够运用他们自己的谋略打败投机商号。然而,这与投资无关。小赌客们总是能够从提供内幕消息的人那里搞到消息,但是,那些消息本身经常是带有欺骗性的,用来诱惑小赌客和小投资客上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颁布了越来越多的有关这方面的条例,尽管只是针对其中的一些诈骗和幕后操纵行为。在纽约,经纪商和投机商号的虚伪交易都受到过控诉。许多案子都赢了,但诈骗活动和幕后操纵仍在继续,没有减少。判决结果可能是罚款,也可能是叫投机商号老板去坐牢。聪明的投机商号老板必须要明白游戏规则,交易迅速。如果他们一伙人当中有人泄密,那么,他一夜之间就会成为新闻人物。

在一个急需小道消息和行家见解的市场中,内幕消息,至少是有关著名操盘手的实际交易技巧的内幕消息一定会很受欢迎。读者的愿望终于在1922年得以满足,当时关于一个传奇式交易者的12篇系列小说在《周六晚间邮报》上首次亮相。这些小说是由一位名叫埃德文·拉斐尔(Edwin Lefèvre)的财经记者撰写的,他是一位资深的财经记者,早先因他的财经小说而出名。这些报道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激发了他们的想像,一年以后,他的同名小说《股票作手回忆录》问世了。公众最终可以欢欢喜喜地了解他们多年来一直渴望知道的东西——如何在股市里赚大钱的内幕消息。

拉斐尔从1897年开始撰写有关华尔街的文章。他的祖辈是17世纪晚期从法国逃亡出来的雨格诺教徒(Huguenots)。他的父亲在南北战争时期曾是一名联邦政府的海军军官。虽然拉斐尔一直想当一名作家,但他的父亲坚持要他接受教育,于是,在他改行从事写作前,他学习了工程学。从1887年到1890年,他在拉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学习矿业工程学。他最初是一名财经记者,利用业余时间撰写短篇小说。10年后,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华尔街的桑普森·洛克》(Sampson Rock of Wall Street),在他的记者生涯中,他曾供职于《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



股票作手回忆录

在《哈伯周报》当过财经编辑，为《周六晚间邮报》写过文章。他发现华尔街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小说背景，因为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人类有两大动力：爱和贪婪。”

拉斐尔的记者生涯同时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财经新闻的看法——财经新闻总少不了来自华尔街的报道。他经常把他的写作经历告诉那些前来采访他的人，尤其是“我去华尔街之前”的那段经历。如今这种话就听不到了，而过去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新闻记者不用深入到第一线去采访。但是，大约在 20 世纪伊始，记者们开始深入实地考察，一名财经记者就完全有资格称自己是金融圈里的人。拉斐尔在证券交易所的亲身经历有助于使他的创作游刃有余。这份自信在他原先的作品中早已得到充分的展示，而 1922 年的系列小说则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名声。

《周六晚间邮报》于 1922 年 6 月 10 日首次刊登他的系列小说，并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 5 月份。拉斐尔并非第一次为《周六晚间邮报》撰写财经小说。早在 1971 年，他写了一系列名为《一周两百多万美元》的文章，这些文章同样很受欢迎，它们探讨了投资客是如何被卷入股市漩涡的。该系列采用传统的对话形式来叙述，而后者的写作风格则迥然不同。

1922 年的系列小说表面上是拉斐尔对一个名叫劳伦斯·利文斯顿 (Lawrence Livingston) 的传奇式的证券和期货交易者的系列采访，他靠自己创业，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名利双收。从采访中提到的大致时间来看，利文斯顿跟拉斐尔的年纪差不多，因此，这位经验丰富的作家在跟这位传奇式的交易者打交道时，一定很省事。但是，拉斐尔却对他的读者提出了活生生的要求。他在采访开始时，除了说他提出并获准对经常保持缄默的股票作手进行采访外，没有对他做过多的介绍。在 1929 年股票暴跌之前，股票作手和大银行家都是名人，因此，人们不需要作者过多地介绍那些大众人物。任何想要在股市里发财的人都必须读一读一个真正的霍拉肖·阿尔杰式的故事，从而了解股市操作的技巧。

由于传奇式的交易者中没有一个叫劳伦斯·利文斯顿的人，读者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化名，采访对象一定另有其人。一年后，拉斐尔把他的同名小说献给了杰西·利维摩尔——少数享誉市场内外的成功的股票和期货投机客之一，谜底才渐渐浮出水面。利维摩尔其中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操作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卖空，因此，他被经济新闻媒体戏称为“少年赌客”。人们对这个谜底越来越感兴趣，因为利维摩尔跟他许多成功的同行

序

二

一样,据说口风很紧。

文章刊登的时候,遭受过重创的市场正好开始复苏。在 1920 年和 1921 年期间,市场对许多战争物资的需求下降了,商业活动也急剧回缩。譬如,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就遭受销售量的下降,面临重组,而许多小生产厂家则纷纷宣告破产。从市场销售的角度来看,选择这样的时机在一家全国性的杂志上刊登一系列“忏悔式”的文章,真可谓是糟透了,然而,这些文章却极其受欢迎。但是,拉斐尔早就是一位出了名的专为杂志撰写短篇小说的作家,无论在经济景气或不景气的时候,轻松幽默的财经小说都是好读物。然而不久,人们明显地意识到,拉斐尔这次不是在写小说。利文斯顿叙述的材料带有太浓的专业味道,不能纯粹被视作一系列虚构的短篇小说。

虽然拉斐尔从来没有真正说起过利文斯顿实际上就是利维摩尔,但是,人们很快就断定他们是同一个人,于是,神话就诞生了。一个交易者的秘密最终曝光了,他们的确沿袭了霍拉肖·阿尔杰撰写的小说中的人物特征。15 岁那年,利文斯顿离开家,来到波士顿,他很快就在当地一家经纪公司找到了一份活,在黑板上抄写股票价格。不久,他开始对股票市场发生了兴趣,想试试身手,但是他没钱。一位朋友随后问他,是否愿意在股票投机商号下点赌注。他们下了 10 美元的赌注,结果真赢了。利文斯顿开始沉溺于股票市场,整日查看和解读报价纸带上的一系列数字,企图利用一些黑色手段在股票市场里玩一把。

他们第一次下注给世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40 年,《纽约时报》给利维摩尔写了一份悼词,里面就提到这位交易者的第一次市场把戏,悼词中写道:“其中,利维摩尔的盈利是 3.12 美元,杰西·利维摩尔找到了他的生财之道(1940 年 11 月 29 日)。”正如拉斐尔在文章中所叙述的那样,利维摩尔很快辞去了那份伙计的工作,开始全身心地从事股票投机活动。但是,利文斯顿却认为这不是投机活动;相反,他设计了一套多赚少赔的操作方案。这套方案的成型历经了好多年时间,但是利文斯顿早在方案初期就已名声大振。

虽然拉斐尔在叙述中有些地方时间不一致,如利维摩尔第一次下注的时间应为 1893 年,但是,文章中虚构的利文斯顿和现实生活中的利维摩尔却越来越相似。他们俩都是在 8 年内变成了百万富翁,而当时利维摩尔仅在股市圈内有些名气。1901 年,当他和妻子从欧洲旅行回来时,他妻子身

股票作手回忆录

上携带了价值 12 000 美元的珠宝，为此他不得不缴纳了 7 200 美元的关税，这一事件最终被《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获悉，该报随即展开了调查，试图搞清一个不知名的投机客陷入关税风波的真相。同时，《纽约世界报》还报道，该投机客早就在股市里赚取了 300 万美元。此人究竟是谁？报纸很想知道答案。在利维摩尔大约 23 岁的时候，他已经成就了大业。

利文斯顿在访谈中透露的都是他创造神话的过程。他最初既不是一个股票交易人员，也不是一个手头有空闲时间的富翁。致富之路全在那神奇的报价纸带上，正是那一系列数字让他发了财。利文斯顿是从股票投机商号开始发迹的。他发现，他可以在投机商号对股票价格下赌注，然后迅速兑现。通过解读报价纸带上的信息，他可能获悉某只股票正在涨，于是他就会把筹码押在这只股票上，接着在股价还在继续上涨的时候就赶紧兑现。然而，这事并不像听上去那般简单，因为股票投机商号里公布的价格有时也会弄虚作假，另外，报价纸带也不总是可以轻易搞到的。然而，他多半时候是赚的，因此招致了股票投机商号老板对他的愤怒。

当他收到了一些投机商号的禁令后，他转而去中西部，然后又回到纽约。他离证券交易所远远的，却赚了大把的钱，尽管有时候也赔钱。故事当中最吸引人的是利文斯顿发明了每日交易，拿我们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短线操作。靠解读报价纸带上的信息买卖股票赚少量钱，这或许是让投机商号老板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惟一途径。拿它与股票交易相比较，显然这么做是小交易者惟一获胜的方法。在股票交易中，场内交易者确实也能够这样做，但是，手头必须要有大笔的资金才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股市里有着形形色色的交易者。有一些人像利文斯顿那样根本不去证券交易所，而是躲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解读报价纸带，根据他们获得的行情信息进行交易。还有一些人则在交易大厅里进行实地交易，他们知道一些场外人士不一定猜得到的市场内幕消息。尽管操作地点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技巧是一样的，关于他们的神话也很相似。

许多年来，《股票作手回忆录》之所以能唤起那么多的怀旧情结，是因为它向人们描述了一个不复存在的股市时期。利文斯顿赚赔了几百万美元的故事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银行和证券法规颁布之前就发生了。一旦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成立，出卖小道消

序
二

息将是非法的，而文章中详细描述的一些日常市场操作行为也将被取缔。后来几代的证券投机客们只能缅怀那段时期，那个时候，年轻男孩们只要看看数字便可以厚颜无耻地成为百万富翁。

《股票作手回忆录》吸引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写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一轮来势汹汹的上涨行情开始之前。这轮上涨行情最终在 1929 年 10 月份崩溃，而在 1924 年之前，其实并没有回落的迹象。利维摩尔和其他一些传奇式的交易者都投入到这个利好的市场中，他们的名声越来越响。但是，他们的活动并不仅限于股票市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从事商品期货交易，尽管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期货市场并没有呈现出一个欣欣向荣的上升态势。期货市场里也诞生过一些传奇式的交易者，其中一部分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又重新回到了股票市场。

杰西·利维摩尔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主要对手是亚瑟·克特恩(Arthur Cutten)，一个在芝加哥从事期货交易的投机客。克特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随后几年里非常成功，据称他在期货市场里赚得了 7 500 万美元的财富。当国会在 1922 年通过了《谷物期货法案》(The Grain Futures Act)之后，他把目光转向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新的法案是联邦政府首次为控制期货交易而做出的努力，当时主要的交易品是谷物。克特恩把它看做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于是就决定把一些交易活动转移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利维摩尔的决定则正好与他相反。

纽约证券交易所是股票操盘手的主要营地，而芝加哥交易所则是期货交易者的主要营地。当时，期货交易因为受到制裁似乎只有死路一条。利维摩尔听说克特恩在期货交易中赚了不少钱，于是就决定投入更多的资金在芝加哥交易所开展期货交易。如果国会要对股票市场采取行动并实施监控的话，免不了得花十多年的时间，并且到时还会引发股价暴跌。然而，交易者当时却认为在《谷物期货法案》出台前他们已经有过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了。这种海市蜃楼现象可能激发了拉斐尔发表文章的念头。或许利文斯顿认为，既然法案马上就要出台，他最终该吐露自己的秘密了。如果说一个交易者牟取暴利的生活即将结束，他总还得让自己的名声永垂青史吧。

利文斯顿向拉斐尔透露，除股票外，他还经常买卖期货。照他的话说，两者并不是互相抵触的，因为他在如今可称得上是一位宏观交易者，他总是在宏观经济信息中寻求利益，诸如国际上对小麦的需求，以及衣阿华州

少雨的情况等。他在股市中采用同样的手段，虽然采访中主要提及的只是预感和直觉，而不是市场操作基本原理。当利文斯顿真的把话题转到心理因素以外的事情上时，他往往会谈到宏观经济中会影响某只股票价格的相关消息和事件。即便他真的做过更多的基本分析，他也不愿向拉斐尔透露。利文斯顿在文章中出现的形象是一个既采用技术分析又时刻关注周围世界的交易者。

虽然他口口声声说政治和经济事件对他的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利文斯顿对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加有意思的市场动态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见解。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提出的威尔逊和平建议(Wilson Peace Overtures)。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设法促成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的和平对话，以此来结束战争。在和平建议正式宣布前几个小时，新闻媒体就已披露消息，市场开始动荡。评论家们被激怒了，因为股市早在消息公开前几小时就已知情。但是，交易者们把它看做是一次极好的机会。战争确实有利于美国经济，而和平则意味着商品和加工品的出口速度会减慢。结果，股票和期货市场都急剧下跌，虽然威尔逊的橄榄枝最终遭到拒绝，但这一消息对那些空头们确实很重要。可惜的是，利文斯顿只是在转变话题的时候稍稍提及过此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战争中发行的几十亿美元的自由债券开始到期，股市也因此回暖。投资者们发现他们手头的资金很充裕，于是就有了搞投机活动的念头。经纪商和投资银行家们意识到了这个机会后，开始从事交易活动，他们成为了一类新兴的投资者，这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上涨行情埋下了种子，不久将为华尔街收获巨大的回报。拉斐尔的故事展示了公众有着贪婪的要求，他们既想读一个好故事又想很快变成一个暴发户，因此，他的故事有助于激发市场的投机幻想。20世纪20年代最辉煌的时期还未真正来临。

查尔斯·盖斯特(Charles Geisst)
2004年7月

序
二

股票作手回忆录

目 录

总序	1
译者序	1
序一	1
序二	1
第一章 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1
劳伦斯·利文斯顿掀起的风波	5
谁是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8
利文斯顿的个性	11
一个单刀直入的问题	12
华尔街商人	14
莫须有的罪名	16
内幕消息	18
研究轮盘赌	20
采访技巧	22

做出正确判断	24
形形色色的交易者	25
自动报价机意识	27
投机客的弱点	28

第二章 少年交易手击败投机商号

学会解读报价纸带	33
利文斯顿的第一个内线消息	34
打败投机商号	36
离奇的报价纸带解读能力	38
一件棘手的事	40
他们是怎么干的	41
在纽约的头几个星期	43
少年赌客破产了	44
换地方	46
圣路易斯历险记	47
在泰勒公司发生的一切	49
老迈克戴维特的秘笈	50
算一笔旧账	53
泰勒又被修理了一回	54

第三章 我绝对正确——却赔得身无分文

詹姆斯·基涅的回忆	59
当三点的钟声响起	62
检验正确性	64
代价不菲的经验	65
摊低亏损	68
有缺陷的交易方法	69
一位新朋友	71
地下股票经纪公司	73
被屠宰的羔羊	74
遭受欺骗	76

轻微的惩罚	77
一次有收获的中途停留	79
重返华尔街	81
第四章 25 万美元的直觉	83
图表与报价纸带	85
空前的暴跌	87
阿默愤怒了	89
老帕特里奇先生的智慧	92
市场教训	93
一种神秘的预感	95
潜意识的冲动	97
报价纸带会撒谎吗	98
警世之言	100
一次便宜的教训	102
利文斯顿的交易方法	103
迪肯·怀特的消息	105
迪肯采取行动	107
选择操作时机	108
第五章 我的鼎盛时期	110
为大操作做准备	113
理论正确,实践错误	115
操作正确,却破了产	116
关键的日子	119
策划袭击立鼎公司	121
可靠的盟友在起作用	122
对安纳康达产生的预感	123
工作的安慰剂	125
迎接暴风雨的到来	127
走上正确的道路	129
资金调度站	130

当了一天的国王！	132
市场颠覆	133
突然的转变	134
街头行乞	134
亏损 100 万	135

第六章 迄今为止无人能与股市匹敌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140
商品交易	142
最小阻力线	144
推市场一把	146
一个例证	148
摸清趋势	149
粗心的代价	151
无法击败的游戏	152
靠策略挽救	153
内部消息	155
天才的策略	156
七月棉花的一次交易	158
快速行动的时机	160
纯属运气	161

第七章 无意中给别人占了便宜

单枪匹马闯荡华尔街	165
利用错误赚钱	167
在画点的线上签字	168
个性的高昂代价	171
转瞬即逝的财富	174
华尔街瘟神	176
败于投机业	178
回到纽约	179
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181



股票作手回忆录

感激的羁绊	183
亏损的启示	184
颗粒无收的 5 年	185
第八章 100 万美元的债务,100 万美元的回报	187
客串内幕人士	189
少年赌客在拼命	192
天意不饶人	193
100 万美元的债务	195
全新的开始	196
观望与等待	198
伯利恒飞涨	199
熊市的初现	201
一次补仓的机会	202
簿记问题	204
为琐事而掏钱	205
第九章 黑猫吉运与无法抑制的冲动	207
黑色吉祥物	209
抓门的声音	211
利文斯顿的奇怪行为	213
实情	215
将账面盈利兑现	217
凭经验兑现	218
行情萌兆	220
汽车板块中的跛脚鸭	221
圭亚那黄金沉浮记	223
负债 100 万	224
利用行情赚钱	226
空方打压热带贸易	227
利文斯顿的策略分析	229

第十章 咖啡垄断与定价委员会	233
昂贵的第八	235
追随利文斯顿	238
迷惘的追随者	239
让人无奈的赖账者	242
利文斯顿的咖啡交易	244
不可预知之事	245
归咎于空方的打压	246
婆罗洲锡逸事	248
餐桌上的消息	250
维森斯坦的失算	251
定期放纵希望	253
感激的约翰·盖茨	254
再遭亏损	256
评说阿奇逊	258
塞姆·斯隆的搏节	259
第十一章 为什么公众老输钱	261
恭维之词	263
没有最佳时机	264
失去士气的人	267
拉瑞·利文斯顿的至言	269
健全的法规	270
大扩容	272
未署名的观点	273
隐姓埋名的情报贩子	275
吸筹待涨	276
内幕抛空	278
纽海文的实例	279
利文斯顿：替罪羊	280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二章 国王、平民与投机的弊害	282
经纪商辅佐内幕人士的格套	284
额外红利	286
内幕人士签名的观点	287
报价机夺福	290
雅各布·利特尔辉煌的事业	291
多头头目交易室里的一幕	293
悉数偿还	295
英雄末路	296
摩斯的洛克岛集合基金	298
投机埃里	300
王者的废黜	302
从名声显赫到邈遏龌龊	303
英文版跋	306

第一章 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拉斐尔没有把刊登在《周六晚间邮报》上的第一篇文章收录到一年后出版的书里面，他在这篇文章中向读者介绍了他的 12 篇系列文章的主人公——劳伦斯·利文斯顿。虽然后面的文章显示利文斯顿对买卖股票都很在行，但在第一篇文章中他被描述成华尔街最著名的“跳水者”之一。这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人们对一名卖空者的称呼。

在《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通过之前，卖空比如今要自由得多。如果交易者认为某只股票可能会跌，他们就可以很轻易地开始抛盘，迫使股价下跌，从而实现他们自己的预言。一旦开始操作，势头就很难被抑制住，因为不像现在，当时卖空可以通过“赊购”来实现。股票价格用不着上涨，也就是说，你在卖出一只股票前无需买进那只股票。因此，空头们可以营造急剧、快速的下跌势头，从中谋利。

这种技术同样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挤压袭击”——一个历来已久的市场惯例。想方设法要压低股价的投机者们会联合起来集中抛售一只股票。其中的原因往往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市场外面对这种做法的评论大多是充满敌意的。政治家和评论家们把它视为投机客们欺诈公司、最终导致公司破产的一种手段。遭挤压的那只股票价格会急速走低，此时是投资者们和赊购者们建仓的好机会。放空开始被认为是一些人想整垮合法的股东从而夺取公司控制权的一种手段。

拉斐尔在故事一开始交代的背景是股市低迷时期的一个经纪公司。他叙述了一个传闻,据说当时的市场风波是由一个极其老道的空头掀起的,此人就是劳伦斯·利文斯顿。用当时的话来说,他是造成“崩盘”的原因,“崩盘”指的是在一个非常强势的市场过后的下滑趋势。但是那年正好是1922年,整个盘子早已过分庞大,不可能只受一个人主宰,更不可能受一个以做空闻名的人主宰。盘子一大,投资者一多,仅凭一个交易者对股价起不了如此深远的影响。

然而,传奇式投机客的出现也不能不当一回事。当有传闻说,有一个像利文斯顿那样的空头打算卖空一只股票,其他小投资客也会纷纷跟着跳水。他们就是典型的“跟风者”。各种各样的小投资客对股市从未有过一个清晰的认识,他们只是跟着别人做。如果这些跟风者也开始抛售同一只股票,我们可以打赌,利文斯顿或其他一些大户早已抽身而出。领头羊获利,而追随者们却输得一千二净。

以“少年赌客”著称的利文斯顿除卖空外,还买进许多股票。他指出:“……宁愿做多。这种做法富有建设性,与他人共享你的荣华富贵更可取。公众对卖空充满了敌意。”在20世纪初,许多人对除购卖空后再以低价补仓这一概念好像很陌生。在中西部地区情况尤其如此,那儿的期货市场里卖空操作却司空见惯。自从19世纪以来,虽然政府已做出过各种尝试,企图关闭臭名昭著的期货市场,但期货市场依然存活。而市场操盘手们都十分清楚人们对他们及他们特殊的操作手法很反感。

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投机和赌博在美国乡村地区不受欢迎,但纽约和芝加哥却没有这份担心。在那儿,利文斯顿(利维摩尔)与其他有名的交易者,诸如迈克尔·米汉恩(Michael Meehan)、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伯纳德·巴拉奇(Bernard Baruch)、亚瑟·克特恩、本·史密斯(Ben Smith)等,都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在那儿,大批的追随者们开始拿起杂志阅读有关他们自己的故事,结果却发现他们玩的是一个永远也赢不了的游戏。然而,他们的投机心理并不会因此而消退。拉斐尔的叙述可以证明,市场里从未有过片刻的单调,也不乏想发大财的新的投机客。

查尔斯·盖斯特

股票作手回忆录

市场显得如此的不堪一击，你可以看到客户们正扳着手指，等着厄运的降临。不久，他们将进入世界上第二个最悲惨的时期——从亏损到身无分文。但是，第一个时期对他们来说更为艰难，因为股市的赌徒们一直对前途满怀憧憬。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在大厅里走动时几乎都踮着脚尖，一脸愧疚——似乎毁灭性的上涨传闻出自他们之口，客户们正等着找他们算账呢。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客户外面的天气如何，他就会回答道，还没到三点钟呢。

两个男孩正在报价黑板上插价格牌，不耐烦地把绿色的牌子“劈里啪啦”地插到正确的位置。他们用牌子上的数字叙述着股市战役中悲惨的故事。下跌的百分点就像一颗颗穿入水中的子弹，满载着憧憬和幻想的船只正渐渐往下沉。纸上的富贵！泡沫般的欢乐！

一切都往下沉！

起初，搞垮的只是投机中的幸运儿，如西埃姆石油(Siam Oil)或埃克姆汽车(Acme Motors)。但是不久，眼前的景象是：一个恶魔般的人手中拿着火炬，沿着堆着草垛的路跑，他边跑边点火，草垛一个接着一



第一章 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个燃烧起来，看，那熊熊燃烧的场面！

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报价的男孩现在像发了疯似的，手忙脚乱。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无法赶上股票行情。一些股票开始同时整点下滑。一旦报价机边上的男人喊道：“当前均价 51！50½！50¼！49！”，于是，每个人的脑袋都像被一根绳子牵着，他们同时回头，龟背色的眼珠瞪着一个尖鼻子、薄嘴唇的家伙。然后，他们又同时把头扭回去，好像觉得这么瞪着别人看太不像话。那家伙拥有 5 000 股股票，他经常会嘲笑他们的跟风行为。

我仿佛回到了从前的日子，我本可以发誓，我再一次听到了交易室里空头们发出的胜利的欢呼声，再一次看到了许多赢者和败者沸腾的场面——赢者乘胜追击，败者决心控制败局。他们扯开嗓门拼命叫喊，想以此来扭转局面。贪婪狂喜的呐喊声！600 个喉咙里传出来的惊恐的尖叫声！我记得 1901 年北太平洋公司的恐慌局面，当时我听到和看到的是：

“这使我想起了旧日的时光，比尔。”我跟公司的头儿说。

他紧挨着我坐，我猜没人会粗鲁地问他一些尴尬的问题——譬如，他是否认为崩盘已经到头了。但他摇了摇头。

“时代已经变了，”他茫然地咕哝道，似乎许多年来，股市行情还是头一次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在市场持续走软几个星期之后，多头们已经开始暗想，最糟的时候过去了。他们希望，过去两周内每日的阴跌能够减少清仓的行为。但紧接着，仍是大幅下跌！出人意料，就像以往一样，那些一直期盼赢钱的人已经是忘乎所以了。

我又看了一眼客户们，他们中有年轻的、年老的和中年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所有的人对我来说都很陌生。几年前，我在这儿开过户头，当时数十个曾在此地从事过交易活动的人如今一个都不剩了！而他们的接班人看起来却是异常的熟悉。他们的眼神很熟悉，都带着茫然和忧伤，害怕承认错误。

一个穿着极其挺括的职员在交易室里穿来穿去，很老练地安慰着客户们，劝他们回去，因为所有靠嘴巴吃饭的推销人员都会很自然地

感到，他们必须保住他们的那份工作。这真是太糟糕了！但是，你不得不做好在四月天突遭阵雨的准备。当然，在你正打算去高尔夫球场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这真的是太扫兴了！他干得很出色，颇有故伎重演的意味！

一个客户受到鼓动后，开口说话了。他愉快地问道：“嗨，弗雷德，有什么消息吗？”其实每个人都看得出，他那种快乐纯粹是装出来的。

“我听说，”无所不知的弗雷德回答道，他在和煦的日子里总是这样开始他的评论，“没什么消息。”

劳伦斯·利文斯顿掀起的风波

可能那个客户记得弗雷德的这个习惯，因此他坚持问道：“你听到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听到，”弗雷德答道。他皱起了眉头。弗雷德拿公司的钱，其责任就是要打破僵局，于是他继续说道：“你听到的越少越好。不管怎样，都是一些有关下跌的谎言。如果你坚持想听，听到的无非只是灾难。”他稍作停顿，然后缓慢地令人难忘地说道：“我是田野里的一头牛。你无法让我相信，一夜之间，农场里的土地已经变得荒芜，泉水已经干涸，太阳已经罢工。无论我怎么看，我都看不到庄稼有任何变化，或钢铁交易有什么变化，或……”

“此次崩盘一定有原因！”那个客户禁不住打断了他的话。

“原因？”弗雷德轻蔑地重复道。但是，那个客户脸上的表情促使他很快地补充道：“我会跟詹姆斯联系，看看他们那边怎么说。”随后，他便离去了。

其他的一些客户无动于衷地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他们已经无药可救了。只有奇迹的出现，才能使他们复活，而他们不断地祈祷着奇迹的出现，已经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了。

职员弗雷德又回来了。

“当然喽！”他一进门便嚷嚷道，“我知道是这样！我早说过了！”

客户们不满地看着他走到最佳的演讲位置——疯狂的股票行情

收报机旁。就算他真的知道或说过些什么，他们也都没听见。正是这样，他们在崩盘前才没有抛出手头的股票，这全是弗雷德的责任。

“劳伦斯·利文斯顿在袭击市场！”他得意地叫道。

我一下子变得很轻松，又充满了活力和热情，生活在向我微笑，哪怕在华尔街都一样。我笑了起来，由衷地感到快乐。

弗雷德突然转身，皱着眉头。但一想起我是老板的朋友，一位潜在的客户，他的眉头就舒展开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客户们也都瞪着我，那天交易室里还是头一回传出笑声。

我的一位性格温和、业务老到的朋友转过身，亲切地问我：“什么事触动你了？”

“消失的过去！”我愉快地回答道。

客户们礼貌地把头转了过去，只有一个人在笑，而他在经纪人那儿早已欠了一屁股债。

“这回形势跟往常不同，没那么明朗，我想我可能是老了，无法与你苟同。”我朋友说道。

“不，那是因为我每次一听到弗雷德的演说，就会变得年轻。”我宽慰他。

我朋友出于职业的原因，涉及他的客户利益时，通常显得比较保守。他感觉到别人在纷纷议论我，对我的观点表示不满，因为我总是认为，没有人在股市里会一直赢。为了防止别人听到我的话，他很明智地先发制人，朝我亲切地笑笑，说道：“跟我来，小家伙！”

我来到他的私人办公室，把隔音门关上。他示意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我坐下了，他看上去一副想讨好我的样子。

“尽管你让客户过久地相信上涨行情，可我并不想因此责怪你。”我向他保证。

“不，但我猜你打算讲几句有关华尔街专业人士愚蠢之类的话。我这儿没有为你准备演讲台，而我听罗伯特·查姆伯尔斯(Robert W. Chambers)说，他们在你那地窖般的俱乐部里为你提供了演讲台，但是我会阻止你这么。你为什么笑？”

“当我听到你那个年轻的弗雷德如此肯定地宣称，股价暴跌是由于劳伦斯·利文斯顿的挤压袭击引起的，我不禁感到，我又回到了19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一章 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世纪晚期或 20 世纪初的华尔街，当时我正在为一份午报的华尔街栏目撰稿。当然，他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不让客户有太多的想法，这是他的工作嘛！”

“但是，利文斯顿当时没在操作呀，”我朋友抗议道，他不但是一个就事论事的人，同时还是纽约证交所最得力的主管之一。

“他一直都在华尔街。”我说道。

他显得如此困惑，继而又如此不安，我赶紧向他解释：

“他不是一个股票操盘手，他只是被当作一个行情借口而已，只是他的名字稍微有些变化。过去是詹姆斯·基涅，在他之前是查尔斯·沃利士欧福尔，更早的时候是丹尼尔·德鲁。你们这些经纪人早就发现一般的跟风者——也就是你们普通的客户——需要的不是理由而是借口——他们交易行为的借口，在他人游戏中盲目跟风的借口，股市在不恰当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不良行为的借口，以及为他自己和经纪人的低能找借口。只要不是真相，任何一个借口都可以用来解释大伙儿都心知肚明的情况——而情况恰恰是有时客户真的是一头蠢驴。他赔了钱，却还得付你佣金。所以，当上涨行情一到头，利润赚不到手，受托的经纪人就不得不为自己开脱，声明自己与股市暴跌无关。

“嗨！”我朋友突然插话，“你知道想让你客户回去，这么劝说肯定是无济于事的。你还是少费口舌，让那头老骡子来把他们撵走。”

“对此我没啥意见，”我说道，“但是，为了证明牛市已经到头，你们每次在自然暴跌来临的时候，总是骗大众说，某个大操盘手正在放空股票，这种惯用的伎俩我很反对。当弗雷德说利文斯顿正在打压市场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你对此是不是很纳闷？”

“什么使得你如此确信利文斯顿没在打压市场？”我朋友用既礼貌又生硬的口气问道。一本正经的人在反驳他们的朋友，使他们无言以对时，通常也是这么问的。口气冷冰冰的。

但是，我感激地朝他笑笑，回答道：“是常识让我这么想的。现在正处于熊市，而市场上有太多的低能儿还想着做多头。这次崩盘来得太剧烈、太惨痛，那些盈利几乎化为乌有的人不可能再高兴得起来。然而，这么做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是合乎逻辑的。在这种时候，纯粹怀疑利文斯顿大量放空股票，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恶意的侮辱。

你提起他来，就好像他过去是一个场内交易员，专门寻求止损的法则。你究竟为何不把真相告诉客户？”

“你认识利文斯顿吗？”我可怜的朋友问道。

我想，如果我说我不认识利文斯顿的话，他就会感到无比欣慰，我也乐意这么做。于是，我说道：“我不认识。”

果不出我所料，他笑了！

“我想也是！”他说，“你可能认为，自从你 15 年前离开华尔街以来，一切都没变，但是我却知道一切都已改变。”

“且慢，老兄，其实我每年都写一篇文章来证明华尔街没有改变，”我抗议道，“我已经连续写了好几年了。”

“是，是，我知道。每次看完，我都想笑。”他肯定在嘲笑我的文章。

“有不对劲的地方吗？”我问他，毫无半点挑衅之意。

“原则性的错误。你挑出来写的都是一些本身不会发生变化的东西……”

“我写的是股票经纪人，他们的客户，全国各地所有投机商的心理活动，他们的投机理念，证券交易所主管们令人吃惊的短浅的目光，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击不垮的股票投机游戏仍旧像从前一样，无法被击垮。股票经纪人所依赖的客户如今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回想六年前，他们都留了一小络胡须。但是，他们到华尔街干的还是一样的差事，赔了钱，随后灰溜溜地离去，跟过去一样。如果拿你当典型的例子来看，我敢说，股票经纪人也一点没变。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想说的就是：我知道利文斯顿在打压市场。”

“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啦！”他自作聪明地笑起来——全然把我当作一个客户。

“你是他主要的经纪人之一吗？”

“不，但是他的经纪人一直都是些大操盘手。”

谁是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对你这样的人来说，察觉一个精明的操盘手的买卖活动，这永远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一章 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只是一个错觉。在格温纳尔·弗拉华尔(Governor Flower)时期,每个人都知他什么时候买进,因为他希望别人知道。但是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卖出。你们这些人自认为了解基涅的动态,难道你们真猜得出他在干什么?”

“利文斯顿在卖出,没错!”我朋友坚持道。看到我脸上的表情,他赶紧补充:“我猜得出。”

“如果你真能猜得出,那他一定是头蠢驴,”我以一个知心朋友的口吻跟他说,“并且,我听说他是很有脑子的。”

“他的确很有脑子。因此我敢断定,他就是这波行情的幕后操纵者。他是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你又来了!”我忍不住打断了他。“没有人可以真正算得上是华尔街最大的空头。此刻谁最活跃,谁就成了神秘的市场挤压中的英雄人物。我记得有人这么评论,查尔斯·沃利士欧福尔是最大的空头。迪肯·怀特(Deacon S. V. White)在他的巅峰时期也不是一个胆小鬼,但他极其令人难忘地宣称,詹姆斯·基涅资金操作量大,手法高明、出色,在华尔街没人可与他相比。接着,49岁的史密斯认为,所有这些后起的家伙都是些小角色,在1864年全瑟拉斯瓦力(Chancellorsville)股票上涨中冒出来的英雄人物安东尼·摩斯(Anthony W. Morse)也不例外,我想他是这么说的。他还提到了亨利·齐坡(Henry Keep),他被人们称为沉默的威廉姆(William the Silent)。比尔·特拉维斯(Bill Travers)看了塞阿米斯(Siamese)双胞胎兄弟好一阵子后,突然转向巴努姆(P. T. Barnum),严肃地问道:‘我猜他们是两兄弟。’两个杰罗米斯(Jeromes),以及爱迪生(Addison)、里昂纳多(Leonard)和其他一些你从未听说过的人,他们都曾是股票市场里拿破仑式的英雄人物。”

“我知道。但是,现在整个国家更有钱了,资金运作也同比增长。”他惋惜地说道。

“哦,”我提醒他,“不久前,芝加哥那边的一个著名人士告诉我,罗伊·史密斯(Loyal Smith)是他们那伙人当中最大的股票作手,甚至盖过约翰·盖茨(John W. Gates)本人,你们这些经纪人对他的生平情况可能一无所知。但是,他没有提到可信的数据。一个知情人士信誓旦

旦地跟我说,15年前,威廉姆·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手头拥有100万股股票,也就是说,这些是他纯粹用于投机的资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无疑是继亨德里克·哈德逊(Hendrik Hudson)之后华尔街的顶级作手。”

“我才不相信告诉你的那个人明白他自己在说些什么。”

“你没有好好读过利文斯顿先生的书;他也差不多,没有好好读过洛克菲勒先生的书。但是,我想你对利文斯顿所作的猜测是错误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和他联系,单独问他。”

“他会告诉你?”他嘲弄地说道。

“为什么不?”

“他不爱说话。”他说。

“那么,他如何告诉服务生他需要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他不爱透露秘密。我倒很想看看他是不是这种人,另外,有报道说,他在市场里投入了一两百万资金,想有朝一日能得到回报,而最终遭殃的是你的那些客户们,关于这点,我也打算搞搞清楚,因此,我现在很想见见他。我明白他从不透露股市的消息,但也从不隐瞒他是看多还是看空,并且,他从来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一般人都很难办到,除非他智商极高,能摆平一切。依我之见,利文斯顿会同意我的看法,股票投机是一场循环往复且无法战胜的游戏。”

“当然喽!他当然会这么想。他已经在游戏中赚了好几百万啦。”

“你不知道他在游戏中也只是一个投机客而已。而且,他也赚赔过好几回,显然他会想,他可能又会一文不名或他不该投入那一百万,否则也不至于赔进去。我知道他无论做什么,总有很好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将证明我的观点。”

“他会谈谈市场,但不会谈他自己。”我的朋友坚持道。

“他一谈起市场势必就会谈到他的操作手法。他的市场理念就是他自己。”我说道。

经纪人一般不喜欢听抽象概念。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话,他们的一些客户就有可能赚钱。我的朋友郑重其事地说道:“他总是一个单干,我知道他是一个巨额交易者。他有朋友,但一般没人跟风,虽然你们经常说,过去的股票作手通常都这么做。”

利文斯顿的个性

“他真的是既能干又诚实，所以有些与众不同。我亲爱的朋友，一个股票作手在下跌行情中所需的是正确的判断，而不是盲从。而你则跟往常一样，判断有误。在过去，我记得惟有过跟风行为的作手是格温纳尔·弗拉华尔(Governor Flower)，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作手，而是联合会的一个可怜的倡导者和管理者，在非常时期有过操作行为。像他这样的人，以前没有过，今后也不会有。他的风格，他的人气指数，以及他成为领袖人物的条件，这一切不可能再重现。基涅也喜欢单干，这一点与他的前辈利文斯顿最相似。但是，如果确实有必要的话，他也不善于联手做市。而正是联手做市使他受到的伤害最大，使他在华尔街写下了不光彩的最后一个篇章。但是，我必须得为一件事感谢你，我真的是太感谢了。”

“什么事？”他疑惑不解地问道。

“因为我现在很想去见见利文斯顿，他或许能证明我的观点有多么正确。”

“你的观点？！”我朋友笑起来。

“但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这些都是你的观点。”我极其温和地说道。

一个朋友告诉利文斯顿，我想见他。我不知道他还说了些什么，但是他很久以前是在报社工作的。无论如何，利文斯顿捎来话说，如果星期六我能与他在他家里共进午餐的话，他将安排更多的时间给



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度整个下午。

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了他家，这是一个布置得很华丽的家。家的主人一生中除了投机之外，从没干过别的，他的生活显然奢侈至极——大厅里都是身着制服的仆人，墙上挂着上几代主人的像，很是气派。这并不是炫耀百万家产，而是彻底证明了利文斯顿对市场的判断很正确。如果说不可战胜的股票投机游戏从未被这个人战胜过的话，那么至少在他手里晃荡得挺厉害。根据华尔街的传闻，他在几年之内赚赔过好几回，显然，他最后一次没赔——至今还没有！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家的那种气派对我珍藏已久的观点是一个彻底的打击。

利文斯顿身材高大魁梧，腰杆挺直，像从西点军校出来的。显然，他风华正茂，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看不出是一个饱经风霜之人——脸上没有皱纹，没有烦恼和忧虑，不像华尔街许多职业交易者那样未老先衰，似乎从来没有过不如意的生活。但是他给我的最主要印象是，他有一副沉着冷静的头脑，遇事不慌不忙，善于分析。

他跟我打招呼时，既不冷淡也不热情，但是他不冷不热的态度并不会使人立即联想到他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谨慎态度。通常生意人都会对别人存有戒备之心，有时还会产生敌意，他眉宇间流露出来的些许不快恰好说明了这点。并且，在我看来，他身上的的确确没有任何能使我联想到在市场繁荣的那段日子里他所做出的闪电式的决策——涉及几百万美元的决策。

一个单刀直入的问题

我们握了握手，还是不冷不热的。随后，我立即向他说明了来意。

我边说话，边注意观察他的脸色，看看他对我的话会有什么反应。但是，我看不出他的想法，确切地说，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在思考。他的眼神折射出深不可测的智慧，就像有些婴儿一样。那是一种纯净透彻的蓝灰色，目光很坚定，我甚至感到他的眼睛不仅仅是用来看东西的，同时还可以用来听别人说话。

利文斯顿在分析事情时，既不像亨利·弗拉格勒（Henry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一章 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M. Flagler)那样故弄玄虚,也不像已故的詹姆斯·斯蒂曼(James Stillman)那样冷冰冰地闭口不谈。我倒是觉得他的精神信息发射装置没有发动起来,他脸上表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沉着冷静,而不是故作姿态。倘若你没发现他是用眼睛来倾听的话,你可能会以为他有些麻木不仁。

我告诉他,我对投机游戏以及大大小小投机客的心理活动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我读过你的一些文章。”

他说话的样子很不以为然,我禁不住说道:“哦?”

“你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作者,即使你可能明白,这么做会影响经纪人的生意。”

“但是,我并不认为说真话会影响经纪人的生意。”我说道。

他只是点点头。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我说道。

“我将回答你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他信心十足地说道。

“有关你的问题呢?”我问道。

他有些面露难色。显然,他并不十分愿意多谈他私人的事情。因为他已充分意识到彼此间的对话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独白。

我从报社记者那儿打听到——当然尚未对外发布——利文斯顿已收到好几封恐吓信,那些狂热分子已得知是他发起了这一轮下跌行情。股价确实有过几次急速下滑,大众遭受重创的悲惨故事也一直不绝于耳。我指出,他和家人住在这栋房子里的时候,无论他有多么勇敢,都不可忽视别人向他们扔炸弹的危险。我这么说的目的是为了引诱他打开话匣子。

于是,我趁势说道:“我想见你的主要原因是,人人都说上周五股市崩盘是你放空所致,我也曾听说,你经常在上百个经纪人那儿散布放空消息,从而给公众造成清仓的印象。这是怎么回事?”

毋庸置疑,他的脸倏地一下红了。

“我从未打压过市场,”他很快接过话去,“这并不管用。崩盘是市场本身造成的,有时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早该在股价高出10个百分点时就卖出手头的股票,有时许多内幕操纵者把手头无法赢利的股票

抛掉，有时经纪人要立即还贷款。但是他们总喜欢把责任推到卖空者身上。事实上，下跌行情是百分之百地合法的，它的产生无需幕后操纵或欺骗，它的延续也无需精心照管。没有人或没有哪些人可以日复一日地摧垮市场。或许我可以试着攒压一次市场，但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不是熊市的话，单凭我这样做，价格是不可能下来的；而如果确实是熊市的话，我想我也用不着攒压市场，对吧？”他皱着眉头，看着我。

“对，你用不着。”我说道。

华尔街商人

“就我个人来讲，我更喜欢做多。做多富有建设性，与他人共享繁华，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大众对做空充满敌意。首先，人都比较乐观，总是往好的方面想；其次，就像我说的，每个人在牛市的时候都会出一把力，银行家和跟风者都一样。没有人会对多头客的恶劣行为或内幕操纵者散布有关他们公司的错误信息提出责难。利好消息多数是匿名的。我有这么一个概念，如果报纸只刊登有确切来源的利好消息，那么，大众赔的钱就会少得多。要把责任落实到人。但是，千万不要把股市下跌归咎于卖空行为。”

“我想，对于一个贪婪而不思进取的人来讲，无论谁做什么，都帮不了他。”我说道。

他点点头——心不在焉的那种样子，似乎听到，又似乎没听到，但没兴趣多问。他接下来的话便可证明这点。

“我累了，”他说，“不想再听大众和报纸谴责华尔街骗取了傻瓜的钱。拿那些赔得最多的人来说，他们不是胆小的跟风者，他们只是赔了他们用来冒险的东西——钞票。只有成功人士或精明的商人才是赌博中最大的跟风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赚得了钱。怎么个赚法呢？这一行一干就是许多年，因此就需要学会一切相关的知识，抓住合理的机会，利用他的知识和经验来判断风险概率。这些人想更快捷更轻松地增长他们的财富，打算让他们的钱为之服务——让钱生出更多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一章 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钱来。他们确信，既然敢冒赔出赚来的每一分钱的危险，那么赚取更多的钱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家伙从来不在华尔街赔钱，他们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赔钱。击垮他们的不是投机游戏，而是他们自己。我这么说，对不对？”

他看上去好像真的想听听我的意见，于是，我说道：“当然对啦！”其实这也是我热衷的一大观点。

“那些家伙想用自己在商场上从未想到过的手段在华尔街赢钱。这就是法律无法干涉的原因，因为法律无法阻止一个人不劳而获的想法。如果一切所谓的‘丑恶现象’都受到打压，公众都学会了保护自己，不再轻易上当，也不再贪婪和盲目，没有人再输钱，那么究竟谁能赢钱呢？如果人人都在最低价位买进，那么，从谁那儿去买呢？谁会卖给他呢？”

“的确如此。关于这一点，所有的投资方都忽略了。”我说道。

他继续认真地说道：

“跟风游戏一直都是是一样的——轻轻松松赚钱。这就是为什么投机总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根源是一样的：贪婪、虚荣和懒惰。从来不听信傻瓜们的建议买卖长筒袜和高级密织棉布的商人来到了华尔街，把钱押在与之利益不一致的人的信口胡说上，或者听信那些自己都没能在投机游戏中富起来的内幕消息者。他们认为，盈利可以替代智慧、远见、知识、经验和明智的自我解剖。不管他们在股市中是顺还是不顺，他们的希望总是与其判断背道而驰——希望多赚，结果该赚的钱却赚不到；希望少赔，结果却赔了大本。这真是人类的一大败笔！”

“是的，”我说道，“就连老丹尼尔·德鲁也无法忍受赔钱。如果他同时在做好几只股票，其中一只亏了，他就会把亏损额充到盈利的账户里去。这样的话，他就能告诉自己，他没亏钱，他没有做错。就连他那个时代的最最狡猾的股票作手也无法忍受亏损这个概念，他并不是一个吝啬鬼。设想一下那些普通的股痴会是怎样！”

“是的。他们都是一些低智商的动物，认为股市下跌是我打压市场造成的。”利文斯顿说。

显然，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诉说着自己所受的委屈，也一直在倾听人们对他的抱怨。而我对一些生意经并不十分感兴趣，我所关心的

是关于他成功的简单明了的故事——这座富丽堂皇的豪宅的由来以及他对股市的灵感是何时产生的。

我打算先问他操作方法——等一会儿再问一些有关他自己的事——我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他关心的是大行情的总体趋势和持续时间，而不是个股的具体走势。如果股票作手的立场是正确的话，那么赚大钱就不费吹灰之力。譬如，所有的股票在熊市中都会下跌。当熊市已明显成定局的时候，股票作手选股必须参照企业不景气之时的做法。每一种股票都有它的轮回，股票作手时刻都得关注行情，这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吃早饭前，就已经阅读了日报和证券报上刊登的各种股市报道。

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华尔街的观点，经纪公司里的万事通们多么容易犯错，以及一个高明人士如何获得成功。

莫须有的罪名

拥有价值1亿美元股票的美国世界贸易公司(The United States World Trade Corporation)在多个国家开展它的业务。其航线遍布全球各地，在巴西拥有电车，在危地马拉拥有咖啡种植园，在玻利维亚拥有水力发电厂，在秘鲁拥有银行，此外，还开展大规模的出口贸易。停战后，全球贸易额下降，而美国世界贸易公司的股票仍旧坚挺。其他股票逐渐下跌，但是公众记得，当时美国世界贸易公司的业务遍布全球，因此可以分散它的风险。而且，公司的董事都是美国最有钱的金融家。公司继续定期发放季度红利。

熊市氛围不断蔓延，股票价格严重下滑，庄家们一个接一个地被迫撤离股市。美国世界贸易公司的股票在下跌过程中却带着几分傲慢和从容不迫，非常符合其领导层的贵族气派。一天，当其他所有的股票都开始回调，美国世界贸易公司的股票却突然下跌了5个百分点，交易比前几个月活跃。

人们通常都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一名财经记者受他同行的委托，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一章 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拜访了公司的董事长。

“据说你们公司的董事会即将在下一次会议上通过不支付红利的决定。”这位报社会者试探道。这并不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其他的公司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都这么做。



“这对我来说是一则新闻。”董事长说道。

这种回答对于这位资深的财经记者来说不算什么，他不依不饶地问道：“关于不支付红利一事，你们有没有开展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讨论？”

“没有！”

“那有没有讨论过要降低红利？”

“我原本可以这样回答你，我们董事会正式或非正式讨论的事情与你无关。而我现在恰恰想告诉你，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未谈起过此事，也没有降低或不支付下一次红利的希望或打算；并且，我也不希望我们有一天会迫不得已这样做。”

“但愿如此，谢谢！”这位财经记者说道。

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最高权威——董事长——的声明，否认公司将降低或取消红利，结果阻止了许多股东的抛盘行为。在公众眼里，这位董事长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甚至那些对私人办公室里安装了股票行情收报机的董事长们不抱什么幻想的财经作家们也非常尊敬他。

然而，第二天，股票不但没有反弹，反而跌得更惨，第三天，股市呈现了疲软。各家报社不明白此次暴跌的原因，因为董事长的断然否定已很难让人相信红利会降低。然而，凡事总往最坏处想的聪明的华尔街微笑着扬言道：“报价纸带说明一切！你们高兴发布多少条官方的否认声明都可以，但是，股票由于内部抛盘已经下跌！”



从董事长那儿获得声明的那位财经记者告诉我，当时他也大吃一惊，因为他对那位碰巧是我好友的董事长的人格一直都怀着崇高的敬意。

“但是，你为什么认为他对你撒谎？”我问

道。

“看看那股价！”这位记者回答道。

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说了也没用。何况我正盯着那股价看。

毋庸置疑，几天后，美国世界贸易公司的董事会在股市收盘后宣布，考虑到全世界金融、商业及工业等方面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公司决定储备资金，不再进行定期的季度分红。

内幕消息

华尔街到处都是万事通们的讥笑和嘲弄声。

“当然啰！董事们把手头的股票都抛掉清仓啦，真是多年罕见的交易！”

这位从董事长那儿获得声明的财经记者，推选发表言论的那位绅士到华尔街阿纳尼亚斯俱乐部（Ananias Club of Wall Street），其会员资格是——万事通。

说来也巧，我跟那位董事长很熟。一次，我在住宅区偶然遇见他，当然，就像一位真心朋友从不细听详情，而是指责对方。

“你究竟为何坚决否认你们打算终止分红？”

“可这是事实！”他顽固地说道。我不是第一个问他这个问题的人。

“唔？”

“确是事实！在我发表声明的时候，绝对没有提及关于分红的事。我可以告诉你，在投票结果产生前两分钟，没有一个董事对董事会将做出的决议有把握。”

“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说道，“我是那种很忠实的朋友，无论你进不进监狱，我都支持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不必非得告诉我你是无辜的。我相信你。但是，整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谁在抛盘？”

“我没有，只是运气不好！”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一章 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他说话时流露出由衷的遗憾，我不禁又朝他看。

然后，我低声问他：“哪位董事有先见之明，把股票抛了？”

“他们都发誓他们是无罪的。”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我评论道，“你期待什么？署名招认？”

“听着，”董事长一本正经地说，“这次没有一个董事是有罪的。在我发布声明之后，我们的业务一落千丈。我们的产品完全退出了一些市场。南美各地出现了几次变革，许多银行和商业部门都垮了，整个儿糟透了。我们需要大笔的资金，因为前面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我们自然决定尽可能多地保存手头的资金。对分红提案的反对很强烈，最终，保守派们赢了。”

“那么，你永远都无法让华尔街相信那个故事。”我愉快地安慰他。

“这我知道，”他说。接着，他又愤愤不平地说：“哼，第一次下跌的时候，我自己还买进 5 000 股呢！此时此刻，我已经亏损了 15%！”

“你本不该对记者们说。”我告诉他。

“以后我再也不说了。”他真诚地承诺道。

“你用不着担心以后，”我安慰他，“因为以后他们再也不会问你任何问题了。即使他们问你，他们也不会把答案公布于众。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了。”

这些事都发生在我拜访利文斯顿的前几个星期。他告诉我的事情是，他一直都在关注出口贸易以及南美和东方的情形。前景是黯淡的，事情一定会越变越糟。他按照自己通常的惯例，寻找那些可以证明他对基本形势看法的股票。比方说，他不断地在抛售美国世界贸易公司的股票。三年来，他手头都有该公司的年度报告，当他对公司的财务和公司的每一项业务的潜在情况都了如指掌的时候，他抛出了 10 000 股。他是在 110 点时开始抛的。第二天一早，他读了董事长的声明之后，随即决定再抛出 10 000 股，股价跌得很惨，于是，他又打算在第三天放空 10 000 股。当他抛出 30 000 股之后，股价已跌至 80 余点。一看没有内部支撑，大户室里的交易者们不顾一切地疯狂放空，以至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集中抛盘的态势。董事会议之后的第二天，一开盘就出现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抛盘。利文斯顿利用这次暴跌的机会在 60 余点的时候把抛出的股票全部回补。

“在这只股票上我赚了一大笔钱，我不需要任何内部消息。”他给自己下了结论。

“而最漂亮的是，”我说道，“华尔街谴责董事们在他们的股票上搞投机。你还记得董事长出来发布他们不打算分红的声明之后，股价一下子暴跌，报纸刊登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这件事吗？他们不知道原来是你抛盘。我碰巧知道关于终止分红的决定直到在他们投票前两分钟才被揭晓。”

“是吗？”他冷冷地说道，“我在他们投票前两星期就提醒过他们了。我读了董事长的声明。我认为他们总有一天可能会被迫终止分红。我知道他们必须得终止。如果这次不执行，三个月后一定会执行。倘若他们定期分红的话，我肯定一下子会多抛出 20 000 股，因为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不了解他们的业务，或者说，他们在股市里做出的承诺迫使他们犯错误。随着出口业务的消失，我本可以在提醒他们之前，让他们抛掉持有的股票。我知道那些董事们都是全国最有钱的银行家，但同时我也知道，没有一个人或没有一种人能够与现实作斗争。”

研究轮盘赌

那是华尔街典型小插曲的内情。我把利文斯顿跟我讲的事告诉了我的那位董事长朋友。他的评论是：“这太有意思了，但是我从不期望要消除‘没心肝的股票赌徒’的坏名声。”

利文斯顿和我讨论了其他的有关股票市场的话题。他跟我讲了许多关于没有在最恰当的时机买卖股票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并且，他还详细描述了如何解读报价纸带，各种数字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这使得他能够将操作建立在所谓的理性的行为上。时间和行为！他对这两者非常敏感。

“这不仅在股市中，世界上几乎任何事物皆如此。我曾在南方一个旅游胜地，一些朋友带我去格利德雷赌场。我从来没有玩过轮盘赌，所以，过了一会，我就玩上了。”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一章 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你赢钱了吗？”我问道。

“是的。”他用一种实事求是的口吻回答道。

我的心一沉，几乎没听见他在说什么。我相当崇拜这位股票作手，他在用他赢得的钱购买的宫殿里一直让我确信所有玩股票的人的命运。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至臻至美的英雄形象，在华尔街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激动的欢呼声。而现在他不得不离去，把一切都搞砸了。

“你的意思是，”我用一种随意的口吻问道，“你有一整套在轮盘赌中赢钱的技巧？”

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太糟了！想想他曾经许过那么多的诺言！

“不，”他慢吞吞地回答道，“我没有一整套在轮盘赌中赢钱的技巧，但是，我在玩赌博游戏的时候，总是采用一种方法来选择轮盘以及转动的次数。”

“什么意思？”

“让我来告诉你。我站在其中一张赌桌前，盯着轮盘看。我把出现的每一个数字都记录在笔记本上。我无法告诉你我这么做一直持续了多久。但是，我一共记录了几百次赌博中出现的数字。我把这些数字都研究了一遍，结果发现某些数字出现的频率比另外一些数字要高，并且某些数字往往会在其他某些数字之后出现。长话短说，我找到了一定的顺序。我等待恰当的时机，然后根据我在那张赌桌前观察的结果来操作，我估计我多半会赢，当然，最后我赢了。”

“你是不是一直赢？”

“哦，不！只要事情一反常态，我立马就退场。再坚持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有些地方已经出问题了。或许我以后会找到原因，但是，当一个人不太对劲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迅速撤离。格利德雷赌场我去过许多次，研究过那里的赌桌。我意识到，数字的运转变化不但跟轮盘，还跟庄家有关系。有些时候，同样的轮盘，同样的庄家，结果却不一样。可能当天下午他们给赌博机上了油，或为了改变状况，他们做了什么手脚。这整个儿就是每个轮盘的机械行为与每个庄家的生理特性相结合的产物。我一直在观察重复的概率。就像我跟你说的的那样，我总是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小，没有一个轮盘可以从我那儿拿走 200

美元以上。当我真的损失了那个数目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使得我先前所作的观察派不上用场。但是，我经常只赢一点点。每隔一段时间，我总是小赚一把后退出，譬如，赢 3 000 或 4 000 美元。但是，主要不是为了赚这点钱。我玩轮盘赌的原因是，想知道我所作的观察是否正确。”

采访技巧

讲英语的人历来饱受十分传统的沉默寡言习俗之苦。他很少坦诚布公地谈论自己或很人性化地谈他的愿望，采访者的主要问题是让他不要把采访者当作倾听者。对于一个不想让自己的话被别人引用的人来说，采访者必须得说服他，他的话不会被错误地引用。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相信你比他更了解他自己，因为了解他人是你的分内事——就如同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人是他的分内事一样。

一个空谈者通常不采取行动；而一位实干家则经常喜欢谈论。当一位有业绩的人相信，你不会把确凿的事实与狂妄自大的教条混为一谈时，或者你聪明到可以对他对宠物的爱好、他的成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时，他就会把你看做是他的另一半。谈谈女人！正是那些超级成功的人士在他鲜为人知的一面往往表现得最为脆弱。当然，在他确定你赞赏的价值之前，他并不渴望空洞的表扬，他会打量你，试图看透你，甚至在你试图弄清楚他的真面目的时候，他也这样。你成功的惟一招术就是真正地去了解他。若你想获得独家消息，你最好正确聆听，而不要带有丝毫同情，因为大人物一般都不需要同情。你偶尔可以不等他说完就帮他补话补充完，以此证明你理解他。如果你把他的思想说得更像警句一般，你会发现他总是重复你的话，就好像他很懂你似的。随后，他便不会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跟你说话，而是用以下对上的口气！你甚至可以插话，敦促他讲得更快些。他会原谅你的不礼貌，因为在他看来，这表示你的兴趣使得你没耐心听完他所有该说的话，你想很快听到它——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对于一个思维敏捷的头脑而言，最大的折磨莫过于为了让你跟得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一章 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上,而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速度。与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詹姆斯·希尔(James J. Hill)或纳尔逊·奥德里奇(Nelson W. Aldrich)等人在一起时,你一旦证明你有能力跟得上他们运转极其迅速的脑子以后,你就可以不费力地得到任何一个问题答案。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词语,或他的思维转换得有多快,或话题与话题之间有多大的跳跃,为了让别人理解,他会停止与你谈话,相反,他会当着你的面自言自语。因为即便是最自我压抑的企业领袖、银行家或诗人,当他们必须证明你对他偶尔的赞扬是正确的时候,他们也会在你的聆听中找到愉悦。他时常会发现自己首次明确了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干大事的人害怕被别人误解,而不是惮于被别人指责。他不要你的喝彩。他惟一祈求的是你应该像他自己那样了解他,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意识到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很自然的事,并且,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刚才东拉西扯一番,主要是为了说明为什么不太谈论自己的人有时会变得滔滔不绝起来。一位政客有时需要有时则无需谈论他自己,他都可以成为像罗斯福或奎伊(Quay)那样的人物。但是一位股票作手则应该只谈股市,并且只有当谈话对他有利的时候才说个没完。利文斯顿对于自己的知名度不抱任何企图。他不需要别人的追捧,不需要拉票数。他不想靠吹嘘他所取得的成功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因为这些成功的故事一经刊登,或许只是意味着更多的恐吓信,甚至是炸弹或深更半夜的造访。我最想听到的不是他的交易理念,而是他生活中的故事——墙上为什么挂着旧主人的画,他妻子优美的脖子上挂着的精致的珍珠项链等——以及他在自传中描述的自我。他生平喜欢一个人干,这一习惯不利于他打开话匣子。整个午餐时间,我都在想他的股市生涯,以及如何诱使他说给我听。

我曾经说过,利文斯顿除了莫名其妙地表现出一副不冷不淡的样子外,我对他的个性没有明确的印象。他的精神状态似乎不太活跃,有些死气沉沉。但是不久我觉察到原来他是在考验我——大凡树敌太多的人在接受采访时都会这样。对采访者来说,一贯的上乘之策是,立即展示自己,而不是等着让坐在对面的人来判断,因为他不太可能会是一个专业的性格分析师。

利文斯顿的秘书拿进来一份文件，我正准备起身离开，这时，他说道：“不必离开，这不是什么个人隐私。”

秘书走后，我想起利文斯顿不认识我，就说道：“看见你思维如何运作，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此话怎讲？看见？”他尖锐地问道。

“正是！”我说道，“看见！我可以通过对你的观察而了解你。”

做出正确判断

我向他描述了在他把思想从我们的谈话转移到新的事情上时，他的表情，他的全神贯注的模样，以及他忘我的境地。随后，我又告诉他，我是如何又从他的行为回到他的思想，以及为什么在我看来，他早已决定按照他对秘书的吩咐来做。

他专心致志地听着——大凡事务型的人在你与他们诚恳地谈论他们自己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并且点了点头。但随后，他的态度就有了明显的转变。现在，他对他自己的谈话和对我的倾听一样感兴趣。我们渐渐混熟了。数十秒钟的了解对他来讲就等于一年时间的交往。

在利文斯顿开始打开话匣子之后，正因为是你在听他说话，你不可能不意识到，他具备的那种头脑使他成为了报价纸带的最出色的分析家，并最终变成了他那代所有股票大作手当中最优秀的职业交易者。这绝对是一个算术脑袋——事实上不是那种闪电式的计算器类型的，他们仅仅拥有闪电式计算器的功能，而是像天文学家分析天空的星星那样解读报价纸带上的数字，并且能够记住出现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的数字及其代表的意思。这是如此地引人注目，比起他每日在市中心的5小时来，他在居住区的生活又是如此地枯燥，这不禁让人有些疑惑地揣测起他对整个人类本性和人类情感的领悟。很显然，他对仅仅具有人的属性的那类人丝毫不感兴趣，不管是屠夫或诗人。只有跟他从事同一类投机活动的人才是要紧的。无论胆大的或是胆小的赌客，他们都是他的一块心病。对于他们身上所暴露出来的人性

的弱点，他既不同情也不谴责。他们都是证券投机客，可能有利于或者阻碍他的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会延误或加快他赚钱的进程。

后来，当他告诉我有关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曾不止一次主动地谈起对跟他打交道的人的印象，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惊讶。他不描述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过影响的那些人的外貌特征和思维特征——要么他从来没有在意过，要么他认为不值得去记。他谈的总是他做的或者他们说的——也就是说，是什么促使他当时那么做。但是，他以惊人的细节回忆起他的交易情况及20年前他买进卖出的股票的确切数目和价格——也就是说，一切都有关他的交易，在股市里做出正确判断的交易活动。

我对他的印象是从数小时的谈话中得出来的，随着谈话的深入，他的话越来越私人化，这是他数十次短暂地揭示自我的综合效应。例如，我很容易就得出他拥有象棋高手的那种非凡头脑。这是他与生俱来的。这就是他能凭直觉做事的原因。他有着非同寻常的股票收报机意识——就如同登姆普西(Dempsey)有拳击意识，一些记者有新闻意识一样。他为他的投机活动而生；就像莫扎特为音乐而生，泰·科布(Ty Cobb)为他的棒球事业而生。他带着这种意识来到了世界，并且发展了它，就像保罗·莫尔费(Paul Morphy)发展了他的棋艺。他既研究又实践。但是他的成功，以及实实在在的数百万资产证明，你以后会看到，就连他也无法在不可战胜的游戏中获胜。因为他所做的并不是去赌博或从事我所指的那种“投机”活动，即为了获利而不断进行的股票买卖活动。他所做的是所有成功的商人、制造商、铁路业人士、职业拳击赛组织者，以及先驱者所做的事情。那不仅仅是赌博的委婉说法。它包含着本质的区别。

形形色色的交易者

我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那就是他亲口告诉我，尽管他拥有天生的和后天培养的操作股票的才能，只要当他想从股市中不劳而获，

或听信小道消息，或听从他人的建议涉足其他市场的时候，他总是像普通跟风者一样来操作。跟风行为使他亏损了数百万。他毫不遮掩地承认了这一点。要不是他犯这样的错误，他可以成为全世界首富之一——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

他有着所有具备这种头脑的人的非凡的记忆力。他清楚地记得数字和盘势。他能够说出 15 年前当他对某只股票看多或看空时，那只股票放空的价位。而职业象棋手则能记住多年前某一盘复杂的棋的每一步走法。就在前几天，一名台球手详细地描述了在战争前当他在某一次比赛中因没击中球而被淘汰出局时球的位置，报上称他与世界冠军失之交臂。对于一个记得住从长长的报价纸带中得出的教训的股票作手来说，那种记忆很有价值。

在华尔街的大人物中，股票交易好手相对较少。伟大的金融天才杰·格尔德在股市中找到了商机，他的投机活动让他赚取了几百万美元。他在获取公司控制权的操作中表现得更为成功。但那又是另外一种投机活动。他的一个主要的经纪人告诉我，在一年里他从格尔德先生那里拿了 10 万美元的佣金，并且他确信那年格尔德先生在股市中的净收入不到 5 万美元。事实上，他怀疑格尔德先生在退出股市时亏了钱。那年正好是著名的西北垄断年。

科门多尔·范德比尔特(Commodore Vanderbilt)买了一些自己看好的股票，并牢牢持有。他是在投资，而不是在交易。他垄断了两只哈拉姆股票，并以此来打压卖空行为，但是他主要的动机是惩罚背信和诈骗。而且，他知道自己财力，并相信今后他也会干得一样出色。但是，老丹尼尔·德鲁却不止一次地在股市里跟他兜圈子。

已故的皮埃尔·摩根虽说是一名交易者，却从没对股市产生过兴趣，尽管已故的托马斯·希区柯克(Thomas Hitchcock)——“马修·马西尔”(Matthew Marshall)——和其他人都跟我提起过皮埃尔·摩根在为他父亲工作的时候曾有过的一些过人之处，当时他父亲还经常告诉朋友们他担心皮埃尔永远都成不了一个银行家。当他成立了美国钢铁公司的时候，他将未上市股票的市场操作委托给了詹姆斯·基涅，并且有人告诉我，他一直后悔不得不为这些股票开辟投机市场。在摩根先生的合伙人当中，我从未听到过有谁特别精通股票交易，除

了已故的乔治·帕尔金斯(George Perkins)，他是一位有杰出才能和想像力的人，天生是一个伟大的赚钱者，他钟情于股市，在那里他可以充分利用他的各种资源。

詹姆斯·希尔喜欢股票，并且是一名成功的作手，但他不是一个忠实的或宏观的交易者。他是我在华尔街所遇见过的最独特的人物。而哈里曼则是一名优秀的交易者。他在鼎盛时期赢得的巨大财富并不是通过股票交易，而是通过对整个资本的高风险金融运作而获得的。并且，他对报价纸带的解读能力很强。他在证券交易所的早期生涯给了他所需的经验。我记得有一次在某个办公室，其中一个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股票作手看上去忧心忡忡。

自动报价机意识

“出什么事啦？”我问道，并隐约感觉到可能是头版新闻惹的祸。

“哦，我被迫要改变一些计划。前几天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一位朋友，于是他买了 20 000 股某只股票。我不知道是否现在就让他知道实情，还是再等等。”

“直到你完全清仓？”我说道，并笑了笑，这样他不会攻击我。

“不，”他诚恳地说道，“直到其他一些朋友清仓。”

“你那个买了 20 000 股的家伙是不是你很要好的朋友？”

“不是特别要好。”

“很有钱吗？”

“很有钱，他是哈里曼。”他说道。

我笑了起来，并告诉他：“不必替他担心，他已经清仓了。”

“你怎么知道的？”

“看一下报价纸带就知道了，如果还不信，可以打电话给他。”

报价纸带还不足以使他相信，于是这位华尔街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合伙经纪人给哈里曼打了一个电话。

“你就问他，”我建议道，“他是什么时候抛盘的？”

“不。”

“那么，你就问他手头是否还持有那只股票。”

我的朋友按我的话去做了。他告诉我，哈里曼在电话里是这样说的，“哦，我前天就抛掉了。我觉得市场不景气。”哈里曼非常及时地嘎准了苗头。

詹姆斯·基涅无疑是一位操盘大师和造诣极高的收报条解读者。在他的后期生涯中，他主要对个股的活动发生了兴趣，他采用约翰·托宾(John M. Tobin)在内战时期在证券交易所首创的交易方法，包括仔细研究某家公司的事务，然后依据获得的情况采取行动。在1864年著名的哈拉姆垄断中，托宾是科门多尔·范德比尔特的主要经纪人。他和杰罗姆(Jerome)采用了拿破仑式集中攻势的原则——一只股票就足够了。当然，基涅从事过许多只股票的交易活动，他也培养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我所称的自动收报机意识——就是不止一次拯救过他的那种奇怪的直觉。他是一个卓越的操盘手，一个胆大的空头。他不爱管公司的事，但是他能够像一位资深会计师那样精确地分析年度报告，并且要比普通人快10倍。

这是利文斯顿与生俱来的一项了不起的才能，我不禁拿他跟那些到华尔街想轻轻松松赚大钱的普通人相比，我概括出了公众亏本的几大原因。

投机客的弱点

动机。跟风者希望不劳而获。他受到盲目贪婪或赌博刺激的驱使。但是，利文斯顿只关心获胜和做出正确判断。钱仅仅是一个证据而已。他先观望，随后试图通过实际的操作证实他的眼光。不管他在实际操作中会有多么残忍，但其行为就如同一位象棋大师对象棋的热情，同时，裹挟着一份急切想找到问题答案的不可阻挡的动力。而他的问题只与股市有关。

买卖是否把握时机。利文斯顿赔过好几百万美元，并且学会了等待恰当的时机。太早或太晚都一样糟糕。

侥幸心理。普通跟风者只会抱有侥幸心理，无论他给他人或自己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一章 华尔街最大的空头

给出的是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利文斯顿不抱任何侥幸心理，他常常思考。他有时也会犯错，但从不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对投机活动的态度就像艺术家对他的作品一样，既带着个人的好奇，又十分客观。他其中的一句格言是：“我从不与报价纸带理论。”他的对或错与他个人的侥幸心理没有任何关系。即使他意外地亏了钱，也不能证明他是错的。所以，他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他的信心没有动摇。正是这一切为他赚得了数百万美金！

交易知识缺乏。不了解市场动态、总体交易情况、影响个股的具体条件、股票价值和资金条件等，都会导致公众亏钱。但是利文斯顿始终清楚并在研究这一切。他阅读证券交易报、雇用专家、获取上市公司业绩报告，自始至终在忙着自己的事。

股市经验不足。这是利文斯顿惟一熟知的行业。他从14岁就入行了。

性格不匹配。许多失败的背后都隐藏着这个因素。但是，利文斯顿有经验，有超凡的记忆力，有快速正确的协调能力，还有着钟表般准确的意识——要想成为大师的人都必须具备的交易活动的直觉。与他的推理相比，有时这种直觉是一个更值得信赖的向导，因为推理会受到不良的身体状况、神经或特定环境的影响。但是直觉从不停止活动。

然而，利文斯顿也亏钱。在1915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债务高达数百万美元的破产者。而两年后，他连本带息清偿了所有的债务，又过了两年，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富翁。

他是如何实现这一切的呢？

他在1907年是如何赚得他的第一个一百万的呢？

他在1915年为何会输掉他整个的几百万美元？

他又是怎样把钱赚回来的呢？

甚至更有趣、更有价值的是——他如何赚得他的第一个美元的？

第二章 少年交易手击败 投机商号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利文斯顿首先讲述了他的少年时代，以及他是如何进入股票行业的。他最开始是在投机商号从事交易活动的，当时他在一家经纪公司做小伙计，在 15 岁那年，他第一次赚得了 1 000 美元。他的父母亲试图阻止他以这种投机的方式赚钱，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不靠真正的劳动怎么会赚那么多钱。那个数目在当时意味着大约一年的总收入。

但是，这个年轻的男孩早已迷上了股市。随着故事的展开，他接二连三非常快地在好几家投机商号从事交易活动，因为当他一旦被认出，他就不得不上别家去干。故事的本身也很让人着迷，因为它展示了一个交易者性格和心理的发展。同时，他还讲述了鲜为人知的投机商号的操作方法。投机商号是各式各样的，尽管充斥着“跟风者”是其共有的特征。投机商号从来都不搞投资，而仅仅是下赌注。然而，投机商号仍然坚持交易保证金的思想，以及其他看得见的游戏规则。

普通的投机商号一般是街面房，其操作依靠一些经纪公司的设备。房子里面竖着一块黑板，伙计们站在柜台后面从顾客那里收钱。他们是被雇来不断更新股价的，这意味着投机商号能够完全及时地了解股市行情。大一些的投机商号可能拥有真正的报价纸带，至少在 1905 年前是这样，那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他们不利。一些最大的投机商号能够伪装成证券交易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所,而名字则意味着他们事实上是投机市场。芝加哥交易所采取行动狠狠打击了位于其附近的商品和证券联合交易所(The Consolidated Produce and Stock Exchange)。它的经营者在创建的时候,配置了一个合法的交易所应具备的所有东西,包括假冒的交易人员,他们互相喊着价格,目的是想制造一种他们在从事真正交易活动的假象。

利文斯顿透露道,不是所有的投机商号都是地方性的经营场所。许多都跟国内其他地方的投机商号有关,一旦他们发现他经常赢,很少输,他的外貌特征便会很快在他们当中流传开来。据他向拉斐尔吐露,对小交易者来说,投机商号比合法的经纪商更有优势——在投机商号里,交易者永远都不会失掉比他的本金更多的钱。

这就是投机商号最诱人的地方。利文斯顿回忆道,他只赌那些著名大企业的股票,如伯林顿(Burlington)、美国糖业(American Sugar Refining)或美国钢铁(United States Steel)。这些股票交易频繁,一直出现在报价纸带上,所以确定它们的交易势头比分析那些不太有名的小企业的股票的交易趋势要来得容易。在20世纪20年代初之前,华尔街和布罗德街上一一直存在着露天交易市场,或称为街头交易市场,后来它们都搬进了室内,称为纽约街头交易所(New York Curb Exchange),后更名为美国证交所。早先的这些露天交易所现在已很少被人提起。那种地方不太容易从事干净的交易。

在20世纪20年代,投机商号渐渐地销声匿迹,此时,经纪商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为客户降低保证金要求来获得一些投机小买卖。不幸的是,那种举动助长了一种甚至更为投机的泡沫,并最终在1929年10月爆发,当时小投资客们意识到投资会让他们赔上保证金,而对于投机商号的赌客来说,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查尔斯·盖斯特



我在利文斯顿的办公室和家里见过他许多次。大多数时候，他都对市场做哲学探讨。现在我更需要了解的是早期的利文斯顿，而不是他成熟的智慧，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了解鼎盛时期的他。一天傍晚，当我讲起他解读报价纸带的超凡能力的时候，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但是我坚持道：“这是你与生俱来的能力。然而，你是怎么发展这种能力的呢？”

“我早期的训练。我最早拥有的那份工作。”

“我倒很想听一听。”我说道。

但是那显然不够，尽管我们已经变得很友好。让一个人说话并不难，但是让他叙述他的故事，你必须得在他心情好的时候设法说服他。任何一个专业小说家都知道，有些时候编故事容易，有些时候则不然。

“没什么好说的。”他说道。

但是，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也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我是用心在听。于是，我明白故事就要开始了。他用一种实事求是的口吻，不紧不慢地说着，回忆的都是一些与人无关的事情，语速稳定，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就像一台机器。

我初中毕业，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出去做事了。我在一家证券经纪公司当一名伙计，负责在报价黑板上张贴股价。我对数字的反应特别快。在学校的时候，我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三年的算术课。报价黑板伙计



的活儿就是在营业大厅的大黑板上张贴数字。通常会有一个雇员坐在自动报价机旁喊价格。这些价格的速度对我来说并不快。我总是能记住数字，一点也不费事。

那家公司还有许多其他的雇员。当然，我与这些人交上了朋友，但是，在市场活跃的时候，我的那份差事会让我从早上 10 点一直忙到下午 3 点，根本没时间和他们多聊。不管怎么说，我在工作时间并不喜欢闲聊。

学会解读报价纸带

但忙碌的市场并不会妨碍我思考工作。对我来说，那些报价并不代表股票的价格，不代表每股值多少钱，它们只是数字。当然，这些数字有内在的含义，它们一直都在变。而我惟一必须感兴趣的就是：变化。它们为什么会变？我不知道，不在乎，也不去考虑。我看到的仅仅是它们在变。这就是我每个工作日 5 小时、星期六 2 小时必须想着的事——它们总是在变。

就这样，我对价格行为开始发生了兴趣。我对数字的记性极好。我能够详细地记得股价在上涨或下跌前一天的表现。我对心算的爱好让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很方便。

我注意到在上涨和下跌的时候，股票价格总会呈现出某种循环往复的现象。同样的情况不断地出现，它们成了指导我的先例。当时我只有 14 岁，但是等我在脑海中作了数百次的观察后，我发现自己在检验它们的正确率，拿今天的股票行为与其他时候相比较。不久，我开始期待股价的变动。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惟一的向导就是它们过去的表现。我把秘密的数据单藏在我的脑子里。我期待股价按排列顺序变动。我已为它们设计好时间。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可以发现什么时候买进比卖出更好一些。你可以看到逐渐被抑制的反攻势头和防守行为。股市里正上演着一场战争，而收报纸带就是你的望远镜。你可以在很多时候依赖它。

我早期吸取的另一个教训是，华尔街没有新鲜事物。那里不可能会有，因为投机是极其古老的一项活动。今天在股市里发生的一切曾经都发生过，并且还会重演。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这一点。

我对自己的投机活动是如此的感兴趣，如此急切地企盼着所有活跃的股票的上漲和下跌，我甚至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我把我所作的观察都记录在这个小本子上。这不是一份凭空想像的交易记录，就像许多人做记录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赚进几百万时不自满，亏损几百万时不用着去救济院。这个小本子记录着我的成功与失败，除了确定市场动态之外，我最感兴趣的就

是检验我所作的观察是否正确，换句话说，我是否正确。

比如说，研究了美国糖业当天的每一个波动后，我就会得出结论，股票的表现就跟它往常在跌破 8~10 点前一样。于是，我会在星期一记下它的价格，回忆一下该股以往的表现，然后写下它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将会产生的表现。最后，我会用报价纸带上真实的记录来核对自己的预测。

我就是这样子喜欢上报价纸带上的信息的。股票价格的波动首先来自于我脑海中产生的上下起伏的变化曲线。当然，价格的波动总有它的原因，但是报价纸带不关心这些原因，它对价格的波动不作任何解释。在我 14 岁的时候，我不在报价纸带上找原因，如今我 40 岁了，也还是这样。某只股票当天表现的原因在两三天内，或几星期内，或几个月内，都有可能无法知晓。但这又有何妨呢？你想从报价纸带上获取的是现在的信息，而不是明天的信息。原因可以等，但是你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不然就只好放弃。我反复目睹了这一切。你会记得前几天空管公司(Hollow Tube)在其他股票大幅回升的时候却下跌了 3 点，那就是事实。到了周一，你看到董事们通过了终止分红的方案。他们知道他们打算做什么，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抛出股票，他们至少都没有买进。没有内线买入，因此，这只股票不下跌是没有道理的。

利文斯顿的第一个内线消息

我那本小小的备忘笔记可能一直记了 6 个月光景。每次我收工准备回家前，我会记下我想要的数字，研究一下变化，并一直在寻找股票行为的重复概率和类似情况——学会解读报价纸带，虽然当时我并未意识到。

一天，公司里的一个小伙计——比我要大些——走到我吃饭的地方，悄悄问我没有钱。

“你想做什么？”我问。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二章 少年交易手击败投机商号

“唔，”他说，“我得到一个关于伯林顿(Burlington)的极好消息。如果有人跟我一起干的话，我打算赌一把。”

“你指的是什么意思，赌一把？”我问道。对我来说，听风声炒股票或者能够这样做的人只有客户——很有钱的大老爷们。这是因为，玩这种游戏得花上几百甚至几千美元才行。这就像你拥有一辆私人马车和一个马车夫一样。

“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赌一把！”他说道，“你有多少钱？”

“你要多少钱？”

“嗯，我可以用 5 美元换 5 股来进行交易。”

“你打算如何操作呢？”

“我给投机商号一笔交易保证金，按照他们的最高限制，全部买进伯林顿，”他说道，“这只股票肯定会升值。就像白白捡到钱一样。我们的钱很快就会翻倍。”

“请稍等！”我对他说，同时掏出了我的秘密小记事本。

我感兴趣的不是我的钱能翻倍，而是他认为伯林顿会涨。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的记事本里应该有显示。我看了看，果真如此，根据我的判断，伯林顿的表现跟往常它要上涨之前很相似。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未买入或卖出过任何东西，我也从不和其他伙计一起参加赌博。但是我能看到的一切是：这是检验我在业余时间所做的事情正确与否的一个绝好机会。我立即想到，如果我的秘密记录在实践中行不通的话，那么，没有人会对它的推论感兴趣。因此，我倾囊而出，他揣着我们共同筹集的钱去了附近的一家投机商，买了一些伯林顿的股票。两天后，我们兑成现金，我赚了 3.12 美元。

自从第一笔交易以后，我开始自己在投机商号里搞投机交易。我会在午饭时间买入或卖出——这对我没什么影响。我是在操作一套法则，而不是一只心爱的股票；或者说，我是在证明我的观点。我所知道的仅仅是里面的算术法则。事实上，我的方法倒是一个在投机商号里实施操作的理想方法，交易者在那里所做的无非就是根据自动报价机打印在纸带上的波动曲线来下赌注。

不久，我从投机商号那里赚得的钱比我在经纪公司干的那份差事拿到的钱要多得多。于是，我辞去了工作。我的家人们都反对，但是当他们看到我赚到的钱后，也不能多说什么。我只是一个孩子，在经纪公司当小伙

计的薪水不太高。而我在自己的业余爱好方面却干得相当出色。但钱不是一切。当我赚到了第一笔1 000美元,把现金放在我妈妈面前的时候,我就记住了这个道理。那时,我15岁。所有的钱都是几个月之内从投机商号里赚来的。

我带回家的还有其他一些钱。我妈妈的脸色很难看。她希望我把钱存到银行里,以防那些钱对我产生诱惑。她说,她从未听说过一个15岁的男孩能空手赚那么多钱。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些钱都是真的。对此,她常常感到担心和不安。而我呢?我什么都不想,除了继续证明我的推测是正确的。这就是最大的乐趣——用自己的头脑做出正确的推测。如果我用10股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要是我用100股进行交易,我就能正确10倍。这就是更多的盈利对我意味着的一切——我更加正确了。更多的勇气?不!没有差别!如果我仅有10美元,我去拿它冒险,我要比冒100万的险还要勇敢——如果我把另外100万存了起来。

打败投机商号

不管怎么说,那就是14岁的我,在股市里谋生。我是在小投机商号里开始入手的,在那里,如果有人一次买下20股的话,他就会被怀疑是乔装改扮的约翰·盖茨或是在隐姓埋名旅行的摩根。不!那个年代的投机商号几乎不用把心思花在客户那里。他们还有从客户那里捞钱的其他办法,即使客户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行业相当赚钱。如果投机商号进行合法操作的话——坦率地说,我指的是投机商号的现状——股价波动也会清洗掉客户少许的资金。哪怕是洗掉0.75点的盈利,他们也不用费很大的劲。并且,没有一个赖债者可以从赌博中把钱赢回来的。任何交易都是如此。

不,没有人跟我一起干。我独自一个人干。不管怎么说,这是个人的交易行为。这是我的脑袋,对不对?股价要么按照我在没有任何朋友或合伙人的帮助下所作的推测变动,要么就截然相反,没有人能够阻止它们对我产生的不利。我看不出什么时候我有必要把我的交易活动告诉其他人。当然我也有朋友,但是我的交易活动始终是一个样——只是个人的事。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单干的原因。

事实上,投机商号不久便对我很恼火,因为我总是赢他们。我走进他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二章 少年交易手击败投机商号



们店里，向他们缴纳保证金，但他们只是看了看保证金，没有伸手拿。他们会告诉我，这里不搞赌博活动了。从那时起，他们管我叫少年赌客。我不得不一直换地方，从一家投机商号到另一家。既然如此，我只好用假名。一开始，我买得很少，只有 15 股或 20 股。有时，当他们起了疑心，我开头会故意输，然后狠狠地反咬他们一口。当然，没过多久，他们就会发现，我让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们会告诉我去别处干，别影响老板们的利润。有一次，当一家我从事了好几个月交易活动的大商号提出让我停止交易的时候，我下定决心从他们那儿多弄走点钱。那家投机商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旅馆的大厅和附近的小镇上都设有分公司。我到其中的一家旅馆分公司，问了经理一些问题，最后开始交易。但是，当我刚上手以我特殊的方式去交易一只活跃的股票的时候，经理就从总部得到消息，询问谁在操作。经理把他们问的问题告诉了我。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叫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来自剑桥。他把这个好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大老板。但是，对方想知道我长得什么样。当经理向我说明了意思后，我就跟他说：“告诉他，我又矮又胖，一头黑发，胡子拉碴的！”但是，他却如实描述了我的外貌，然后他听着听着电话，脸倏地变红了，他挂断电话，让我赶紧逃走。

“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我礼貌地问他。

“他们说，‘你这个可恶的大笨蛋，难道我们没有告诉你别从拉瑞·利文斯顿那儿接生意吗？而你却让他从我们那儿骗走了 700 美元！’他没有把余下的话告诉我。”

我又接连在其他的几家分公司试，但是他们全都认识我，在他们任何一家分公司里，我都不好赚钱，甚至都无法进去看报价牌，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是想撵我走。我试图说服他们让我多交易几次，条件是我把交易分散到不同的分公司。但是那也不管用。

最后，只有一家最大、最有钱的商号接纳了我，那就是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Cosmopolitan Stock Brokerage Company）。

这家公司是投机商号的老大，生意做得非常大。在新英格兰的每一个拥有制造业的小镇上，都有它的分公司。他们很正常地接了我的生意，几个月来，我买卖股票，赚赔了不少钱，但是最终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他们没有像小投机商号那样直接地回绝我的生意。哦，这并不是因为他

们害怕别人说他们不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消息传出来，他们不让一个碰巧赚了点小钱的家伙在他们那里交易，他们就会颜面扫地。但是，他们接下来做了一件更糟糕的事情——让我缴纳 3 点的保证金，然后又强迫我每 0.5 点要增加保证金，接着 1 点，最后 1.5 点。那是给我设置障碍！怎么设？简单得很！假设美国钢铁的外盘价是 90 美元，你想买这只股票，你的单子上通常会写：“90 $\frac{1}{4}$ 点买入 10 股钢铁。”如果你做 1 点保证金的单子，就表示如果股价跌至 89 $\frac{1}{4}$ ，你就自动被洗掉。在投机商号，客户无需补缴保证金，也无需很痛苦地让他的经纪人不惜任何代价抛掉股票。

但是，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他们要求我买卖时加码，也就是如果我在 90 点买进，我的单子上写的不是“90 $\frac{1}{4}$ 点买入钢铁”，而是“91 $\frac{1}{4}$ 点买入钢铁”。为什么呢？那只股票在我买入后还能上涨 1 $\frac{1}{4}$ 点，如果我轧平交易的话，照样还是赔钱。他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要我做 3 点的保证金，这样就把我的交易能力减少了 2/3。尽管这样，我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条件，不然就得停止交易。

最终我赢了。当然，我也是时好时坏，但总体来说，我是个赢家。然而，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的人认为他们对我设置的障碍还不够，这原本可以击败任何一个人。他们试图欺骗我，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我逃过了一劫，因为我有预感。

离奇的报价纸带解读能力

在以上的谈话中，我们探讨了利文斯顿称之为来自报价纸带所具有的独特信息，小纸带传递的一种感觉，告诉他退出观望，直到形势好转。后来，当他讲了六七个小故事以说明他的意思时，我得出了结论，这种预感就是我所指的奇怪的报价机直觉。利文斯顿的这种直觉比我遇见过的任何一位股票作手都要厉害。但是，詹姆斯·基涅也拥有相同的第六感，虽然他一直否认他是依据盲目的冲动来行事的，我确信惠特尼—莱恩(Whitney-Ryan)集团在两个历史性的时机没有逮着基涅，其惟一的原因就是基涅觉察到了陷阱。像基涅和利文斯顿那样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二章 少年交易手击败投机商号

天生的股票作手经常能够立即采取正确行动，因为他们凭直觉做事。
利文斯顿继续说道：

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是我最后的交易场所。它是新英格兰最有钱的投机商号，按照惯例，他们不限制交易。我想，在固定的日常客户当中，我是他们最重要的个体交易者。他们有一个很不错的营业厅，一个我所见过的最大、最完整的报价黑板，有整个营业厅那么长，一切你想像得到的东西全在上面。我指的是在纽约和波士顿证交所挂牌交易的股票、棉花、小麦、必需品和金属——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利物浦进行买卖的任何东西。

你知道投机商号是怎么进行交易的。你把钱交给一位职员，告诉他，你想买进或卖出什么。他看看报价纸带或报价黑板，从那儿抄下价格——当然是最新的价格。他同时把时间写在交易单上，这样看上去几乎就像一份证券公司正规的交易单——也就是说，他们在某天的某个时间里以某个价格为你买入了这么些股票，以及他们收了你多少钱。如果你想轧平，你就到职员那儿——同一个人或另一个人，这得看商号怎么安排——并且告诉他。他记下最新的价格，如果这只股票不活跃，他就等报价纸带上出来的下一批报价，然后在你的单子上写下股票的最新价格和时间，签字核实后再还给你，接着你到出纳那儿，拿到你应得的钱。当然，当市场对你不利，价格超过了你的保证金规定的极限时，你的交易就会自动轧平，你的单子就成了一张废纸。

在比较低级的投机商号，那里允许人们只买 5 股，交易单是一些小纸条——分别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买进和卖出——有时，比如说，在人声鼎沸



的牛市时期，投机商号会遭到重创，因为此时所有的顾客都做多，碰巧又都猜对了。于是，投机商号会扣除买卖佣金，如果你在 20 点买进一只股票，单子上就会写下 $20\frac{1}{4}$ 。你因此只能赚 $\frac{3}{4}$ 点的盈利。

但是，大都会公司是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商号，它拥有几千名老主顾。我真的认为我是惟一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人。一大笔额外的保证

金和3点的盈利限额都没有使我的交易减少太多。我继续按他们给我的最大限额——5 000股——进行交易。

出事的那天，我把3 500股糖业抛掉了。我有7张大大的粉红色的交易单，每张500股。大都会公司使用大交易单，这样他们可以在上面的空白处写下额外的保证金。当然，投机商号从不要求你补缴保证金。对他们而言，保证金越少越好，因为他们就靠着被你洗掉，获取利润。在小投机商号里，如果你想增加保证金交易，他们就会填写一张新的交易单，这样他们可以让你支付买入的佣金，而且一点保证金，只允许你的股价下跌3/4点，因为他们也要计算卖出的佣金。

一件棘手的事

我记得当时的盈利已超过10 000美元，对一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几岁的孩子来说，已经很不错啦。那时，我大约21岁。

但我第一次积累了10 000美元现金的时候，我只有20岁。没有人身上会带10 000美元现金，除了老约翰。我母亲过去常常告诫我做人要知足，要去干一些正当行业。我很难说服她我不是在赌博，而是靠推测赚钱。但是她看到的一切是，10 000美元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我看到的一切是，更多的盈利。

我在105 1/4点卖出3 500股糖业。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家伙，名字叫亨利·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他卖出了2 500股。我过去经常坐在报价机旁，替插报价牌的男孩喊价格。价格的表现跟我想的一样，快速地下跌2~3点，稍作停顿，在下一轮下跌行情前喘口气。市场总体相当疲软，每只股票看上去都有望好转。然后，我突然之间不喜欢糖业踌躇不前的样子。我开始觉得不安，我想我应该退出市场。当时它的卖盘价是103点——那是当天的最低价——但是，我没有感到更多的信心，相反，我更六神无主了。我知道有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但是我无法确切地发现。然而，倘若真有什么事冲着我来，我又不知道缘何而来，我就不可能采取防御措施。既然是那样，我不如退出市场。

我从不盲目行事。我不喜欢这样做，也从未这样做过。即使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也必须得弄清楚我为什么应该做某些事情。但是这次，我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二章 少年交易手击败投机商号

没有确切的理由给自己,而我却感到如此的不安,以至于我无法忍受。我喊了一声我认识的一个家伙,戴夫·怀曼(Dave Wyman),跟他说:“戴夫,你来替我一会儿。我想让你帮我个忙。等一会儿再喊糖业的下一轮价格。最后一个喊,好吗?”

他说行,于是我起身,把报价机边上的位子让给他,这样他可以替男孩喊价格。我从口袋里掏出了7张糖业的交易单,走到账台,到轧平时负责签单的职员那儿。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应该退出市场,所以我只是站在那里,斜靠着账台,手里握着交易单,不想让职员看到。很快我听到电报机传出的滴答声,又看到职员汤姆·伯汉姆(Tom Burnham)迅速把头扭过去听。此时我感到阴谋就要现形了,我决定不能再等了。就在那时,报价机旁的戴夫·怀曼开始喊:“糖——”,我没等戴夫喊完价格,啪的一声以闪电般的速度把交易单甩到职员前面的账台上,大喊:“轧平糖业交易!”因此,商号当然不得不以最后的价格轧平我的糖业交易。戴夫喊出的价格结果又是103。

他们是怎么干的

根据我的预测,糖业现在应该已经跌破103。有些地方不太对劲。我预感到周围有人在捣鬼。不管怎么说,电报机现在就像发了疯似的,我注意到我的交易单还搁在我原先放的位置,汤姆·伯汉姆没有签单,他在专心地听报价机传出来的滴答声,似乎在等待什么。所以我朝他喊:“嗨,汤姆,你究竟在等什么?快把价格写在交易单上——103!快点!”

营业厅里的每一个人都听见了我的喊声,开始朝我们这边看,询问出了什么事情,因为你看,虽然大都会公司从未有过明文规定,也说不出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投机商号的抛盘行为刚开始就跟在银行似的。如果一个客户起了疑心,其他人就会跟着起疑心。因此,汤姆看上去有些生气,但是他走了过来,在我的单子上登记“103点轧平交易”,把7张单子递给我。他当然面有愠色。

汤姆的位置距离出纳员的柜台不超过8英尺。但是还没等我到出纳那儿去拿钱,报价机旁的戴夫·怀曼激动地喊道:“天哪!糖业,108!”但为时已晚。所以我只好笑笑,朝汤姆喊道:“刚才不是这样,对吧,老兄?”

利文斯顿停下来看看我，我看到了20年前他在投机商号的模样——一个沙色头发的少年，有一双蓝灰色的眼睛，总是嘲笑股票投机商号老板的狼狈样。利文斯顿的语气里没有一丁点儿显示出他对大都会公司曾有过任何的愤懑和抱怨。这种游戏是他自己选择的，他按条件进行公平交易，同时也采用了精明的策略。他继续往下说：

当然，这些都早有预谋。亨利·威廉姆斯和我一起放空了6 000股糖业。投机商号赚取了我和亨利的保证金，很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糖业股票卖空，可能总共有8 000或10 000股。假设他们在糖业上面收取的保证金是20 000美元，这些钱就足够让他们在纽约证交所搞鬼，从而把我们统统洗掉。在过去，只要投机商号发现某只股票上做多的人太多，他们就会叫一个经纪人把那只股票的价格打压下来，低到足以整垮所有做多的客户。投机商号顶多也就在几百股上亏损了2~3点，却把几千美元装进了腰包。

这就是大都会公司搞垮我、亨利·威廉姆斯和其他放空糖业的客户的方法。他们在纽约的经纪人把价格炒作到108。当然，价格立即就回跌，但是亨利和很多空头都被洗掉了。只要有说不清原因的急速下跌，紧接着又立即反弹，当时的报纸常常称这种现象为投机商号的炒作。



最有趣的是，在大都会公司那帮人试图欺骗我之后的10天里面，纽约的一个股票作手赚了他们70 000多美元。这个人是纽约证交所的会员，在他那个时代很有市场影响力，他在1896年的布莱恩恐慌(the Bryan panic)期间为自己赢得了市场空头客的美名。他一直与证券交易条例发生冲突，该条例阻止他以牺牲同伴为代价来实现他的一些计划。一天，他想，如果他当地的投机商号那里去弄一些他们的不义之财，交易所或警方都不会有任何抱怨。在我说的这件事情中，他派出35个人，假扮成客户。他们去了投机商号的总部以及大的分公司。在某一天的一个事先约定好的时间里，这些代理人同时在经理的许可范围之内买进了某只股票，他们按统一指示在达到某个盈利额的时候退出。当然，他要做的就是在他那帮亲信那里散播那只股票的利多消息，然后他去证交所，在场内交易员的协助下，炒高那只股票的价格，他们认为他在做规矩生意。因为那只股票是经过他精挑细选的，所以把价格炒高3点或4点也就不费事了。他在投机商号的代理人就照事先安排好的那样都去兑现。



一个家伙告诉我，领头人净赚了 70 000 美元，此外，他的那些代理人也得到了补偿，拿到了酬金。他在全中国各地上演了好几次这个把戏，惩罚了位于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等地的大投机商号。西联公司(Western Union)是他喜爱的其中一只股票，因为把这样一只半冷半热的股票的价格抬高或压低几点很容易。他的那些代理人在某个价位把它买进，获利 2 点之后卖出，然后放空，再赚 3 点。顺便提一下，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个家伙死了，惨兮兮的，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果他是死在 1896 年，那么，他在每一份纽约报纸的头版上至少可以刊出一篇专栏。事实上，如今他的讣告只有两行文字。

在纽约的头几个星期

我发现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准备用肮脏的手段搞垮我，因为他们觉得用 3 点的保证金和加码 1.5 点的致命限制不管用，我还预感到他们再也不想让我交易了，于是我决定去纽约，我可以在纽约证交所的某个会员公司进行交易。我不想去波士顿，那里的股市行情必须用电报来传送。我想离信息源近点，所以我来到了纽约。那时，我刚满 21 岁。我身上的全部家当只有 2 500 美元。虽然在 20 岁的时候，我就赚了 10 000 美元，并且在糖业的交易上我的盈利也超过了 10 000 美元，但我并非总是在赚钱——虽然我的交易方法非常合理有效，赢得多，赔得少。如果我一直坚持这套方法的话，我大概十有八九是正确的。事实上，每次当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时候，我总是赚钱。我输是因为我有时脑子不听使唤，不按自己的那套游戏规则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只有当我认为先兆对我有利时，我才会出手。凡事皆有例外，而我却不知道。这恰恰是华尔街那么多远离主流跟风队伍的人失败的原因。总是犯错的十足的大笨蛋到处都有，但是华尔街的傻瓜们则认为，他们必须一直进行交易。没有人始终能够有充分的理由来进行每日的股票买卖——或者充分的知识来使他的交易变得很高明。

我证明了这一点。每当我凭经验解读报价纸带的时候，我总是赚钱，但是当我像一名普通的跟风者那样进行交易的时候，我准输。我也不例外。

巨大的报价黑板直愣愣地盯着我，报价机在滴答滴答作响，人们忙着

交易并看着他们的交易单变成现金或废纸。当然，我被兴奋冲昏了头脑，无法做出更好的判断。在股票投机商号，你只赚一点蝇头小利，不做长线。你输得太容易、太快了。无视整个盘势，一直想从事交易活动的欲望导致了人们在华尔街不断地失败，甚至包括职业交易手，他们感到必须每天都带些钱回家，仿佛他们是在挣固定的薪水。我还是个孩子，记得吧。我后来学会的东西当时并不知道，15年后，我学会等上两个星期，见到我看好的一只股票上涨了30点后，才会觉得买进它比较保险。我破产了，想打道回府，我不能再鲁莽行事了。我必须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在等机会。

那是1915年。

少年赌客破产了

利文斯顿有着与众不同的数学头脑，超凡的记忆力，杰出的投机才能和数年的实践经验，靠投机商号谋生，是投机商号的少年赌客。但利文斯顿为何破产了？利文斯顿在下面的回答中继续讲述他的经历。

我还眼睁睁地目睹了这一切！这也不是我一生中惟一遭殃的一次。一名股票作手必须花大力气与他自己身上的许多敌人展开较量。不管怎么说，我揣着2500美元来到了纽约。这里没有可以委托交易的投机商号。证券交易所和警方把他们看得死死的。此外，我想找个只限制我赌金的地方。虽然我钱不多，但我不想永远都这么少。开头主要的事情是找一个我无需担心公平交易的地方，所以我去了一家证券交易公司，它在我老家那边有个分公司，我认识好几个在分公司工作的人，他们已经好久不干这行了。我在那儿待的时间不长，因为我不喜欢其中的一个同伴，于是我去富勒顿公司(A. R. Fullerton)，有人肯定告诉过他们我的早期经历，因为不久他们都开始叫我少年赌客。我一直看上去很年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大障碍，但又迫使我不得不为自己打拼，因为这么多人都认为我年轻，想从我这儿占便宜。投机商号里的那些家伙由于看到我只是一个孩子，总认为我是傻人有傻福，并且还认为这是我经常赢他们的惟一原因。

我6个月不到就破产了。我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交易者，有常胜将军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二章 少年交易手击败投机商号

美名。我想我所缴纳的佣金一定很可观。我的账户有许多积累,但是,当然,最终我输了。我玩得很小心,但是我不得不输。我会坦陈其中的原因:这是我在投机商号最卓越的成功!

我只有在投机商号才能够以我的方式取得胜利,在那里我赌的是股价的波动。解读报价纸带也只跟股价波动有关。当我买入的时候,价格就在报价黑板上,就在我的面前。甚至在买入之前,我确切地知道价格,必须为我购买的股票付钱,并且我总是可以立马卖出。我可以成功地进行倒卖,因为我有闪电般的行动速度。我会紧随我的好运,或者立刻减少我的损失。有时,比方说,我确信某只股票至少会上涨1点。我不需要太贪心,我能够赚1点的盈利,迅速使我的钱翻倍,否则我只能赚0.5点。一天折腾个100股或200股,每个月的赚头还不错吧,是不是?

当然,那样做真正的麻烦是,即便投机商号有足够的资金来承担持久的大亏损,他们也不愿意这么干。他们不会让一个客户总是在他们那儿贪婪地赢钱。

不管怎么说,投机商号里的那套完美无缺的交易方法在富勒顿公司是行不通的。我在那儿真的是在买卖股票。报价纸带上糖业的价格有可能是105,我可以看出马上要下跌3点。事实上,就在报价机在报价纸带上打出105的时候,交易所大厅里真正的价格可能是104或103。当我卖出1000股的单子下到富勒顿公司,让他们的职员执行的时候,价格可能还要低些。直到我从职员处拿到回报单时,我才知道我的1000股是以多少价格抛出的。同样的交易,我在投机商号里肯定能赚3000美元,而在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里,我却一分钱都赚不到。当然,我举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事实是,在富勒顿公司,就我的交易方法而言,报价纸带永远都在向我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点。

同样,如果我下的单相当大,我自己的抛盘行为往往会进一步使价格下跌。而在投机商号,我用不着考虑自己的交易会造造成什么影响。我在纽约赔了钱,因为游戏规则截然不同。我之所以赔钱,并不是因为我如今在进行合法交易,而是由于我操作无知造成的。尽管人们认为我是非纽约证交所会员当中最优秀的报价纸带解读高手。

但像专家那样解读报价纸带并没有挽救我。如果我将是一名普通交易者,并且亲自呆在交易所大厅里,那么,我的判断力或许会好很多。在一个特殊的群体当中,我可能立即会根据眼前的形势调整我的方法。但是,当

然,如果我当时的操作规模跟我现在的一样,那么,由于我自己的交易会对价格产生影响,这套方法同样会让我栽跟头。

简而言之,我不懂股票投机的整套游戏规则。我只懂一部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始终对我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有了这一切,我还是输,没经验的跟风者还有什么获利的机会呢?

换地方

不久我就意识到,我的操作有些不大对劲儿,但是我找不出确切的问题。有些时候,我的那套方法表现得很出色,紧接着,突然之间,我又接连受挫。我只有 22 岁,记得吧。并不是因为我过于迷信自己而不想知道我错在哪儿,而是因为没有人在那个年纪懂很多东西。

公司里的人对我很好。由于我有盈利要求,所以我不能随自己的性子盲目交易,但是,老富勒顿和公司里的其他人对我真是太好了,以至于我活跃地交易了 6 个月后,不但血本无归,甚至还欠了公司几百美元。

那就是我,一个以前从未离开过家的乳臭未干的小子,被洗光了。当然,那会儿别无选择,只好回去交易。我分析了一下我没能在富勒顿公司赢钱的原因。我彻底破产了,但是光冲别人发脾气又有什么用呢?我知道问题不在我本身,而是我的操作。我不知道我是否表现得很平静,但是我的确从未对股市发过火。我从不与报价纸带理论,对市场大发脾气对你没什么好处。

我如此迫切地想继续交易,我到老富勒顿那儿,跟他说,“嗨,老兄,借我 500 美元。”

“派什么用场?”他问。

“我必须得弄点儿钱。”

“派什么用场?”他又问道。

“当然是用做交易保证金。”我说。

“500 美元?”他皱着眉头说,“你知道他们会让你缴纳 10% 的交易保证金,也就意味着 100 股为 1 000 美元。你最好还是赊账——”

“不,”我说,“我不想在这儿赊账。我已经欠了公司一些钱。我希望你能借我 500 美元,这样我就可以出去把钱挣回来。”

“你打算怎么做？”老富勒顿问道。

“我到投机商号去交易。”我告诉他。

“在这儿交易吧。”他说。

“不，”我说，“我还不能确定我在这儿是否能赢，但是我确定我可以从投机商号那里搞到钱。我想我知道在这里某些地方出问题了。但是，我现在需要的就是 500 美元。”

他把钱给了我，我离开了公司。在那里，人们所称呼的那个投机商号少年赌客赔光了钱。我知道我不能回家，因为那里的投机商号不愿接纳我的交易。纽约就更不可能了，那个时候纽约没有投机商号。他们告诉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布罗德街(Broad Street)和新街(New Street)上到处都是投机商号。但是当我需要他们的时候，却一个都不见了。所以，稍加思考后，我决定去圣路易斯。我曾听说过那里有两家大投机商号，在整个中西部地区生意做得很大。他们的利润一定也很大。他们在数十个小镇上都有分公司。事实上，有人曾告诉过我，就交易量而言，东部地区没有一家投机商号可与他们相比。他们公开营业，优秀的人士在那里交易无后顾之忧。有一个家伙甚至告诉我，其中一家投机商号的老板是商会(the Chamber of Commerce)副主席，但是，那不可能在圣路易斯。不管怎么说，我带了 500 美元去了那儿，想赚点钱回来，可以在纽约证交所会员之一的富勒顿公司用做交易保证金。

圣路易斯历险记

我来到圣路易斯后，先去旅馆盥洗，再去找投机商号，一家叫杜兰公司(J. G. Dolan Company)，另一家叫泰勒公司(H. S. Teller & Co.)。我知道我可以打败他们。我打算用绝对保险的方法去玩——谨慎而保险。我惟一担心的是有人可能会认出我，出卖我，因为各地的投机商号都听说过少年赌客。他们就像赌场一样，知道职业高手的所有内幕。

杜兰公司要比泰勒公司近，我先去了那里。我希望在他们叫我到别处交易之前，先让我在这儿干上几天。我走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场所，里面至少有好几百人，都在盯着报价牌看。我很高兴，因为在这样的人群当中，我被别人认出的可能性比较小。我站着看黑板，认真地查看股价，直

到我挑出一只股票，打算玩第一把。

我朝四周看了看，看到交钱和拿交易单的窗口边有一个接单的职员。他正看着我，于是我走到他跟前，问道：“这是你们交易棉花和小麦的地方吗？”

“是的，小家伙。”他说。

“我也能买股票吗？”

“要是你有钱，就可以买。”他说。

“哦，我有，没问题，没问题。”我说，就像一个爱吹牛的孩子。

“你有钱，是吗？”他笑着说。

“100 美元我能买多少股？”我有些恼怒地问道。

“100 股，要是你有 100 美元的话。”

“我当然有 100 美元，甚至还有 200 美元呢！”我告诉他。

“哦，我的天！”他说。

“你就给我买 200 股。”我尖锐地说道。

“200 股什么？”他问，这下严肃起来了。因为有生意了。

我又看了看黑板，好像要猜得准一点，然后告诉他，“200 股奥马哈 (Omaha)。”

“没问题！”他说。他收了我的钱，数了数，开始填交易单。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我回答道：“何立斯·肯特。”

他把交易单给了我，我走到客户当中坐了下来，等着钱越变越多。我行动迅速，那天交易了好几回，第二天也一样。两天内我赚了 2 800 美元，我希望他们能让我玩到这个星期结束。凭我这样的交易速度，结果应该不会太差。接着我将去对付另一家投机商号，如果我在那儿也同样走运的话，我就可以带上能让我有所作为的一笔可观的钱回纽约去。

第三天早上，我来到窗口，装着一副害羞的样子，要买 500 股 B. R. T.，那个职员对我说，“嗨，肯特先生，老板想见你。”

我知道游戏玩完了。但是我问他，“他找我有何贵干？”

“我不知道。”

“他在哪？”

“在他的私人办公室，往那边走。”他指着一扇门。

我走了进去，杜兰坐在他的桌旁。他转过身来说，“请坐，利文斯顿。”

他指着一把椅子。我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发现我

是谁的，或许是从旅馆的登记簿上找到的。

“你找我有何贵干？”我问他。

“听着，小家伙。我不想再与你有任何关系，懂吗？一刀两断，懂吗？”

“不，我不懂。”我说。

他从转椅上起身，好大的个子。他对我说，“到这边来，利文斯顿，好吗？”他走到门边，打开门，然后指着交易大厅里的客户。

“你看到他们了吗？”他问道。

“看到什么？”

“他们那帮家伙。看一看他们，小东西。一共有 300 人！300 个傻瓜！然后，你来了，两天内捞走的钱比我在两个星期内从这 300 个人身上赚来的钱还多。这不是生意，小家伙——对我来说不是！我不想再与你有任何关系了。你已经赚到的钱可以自便，但是休想再赚了。这里不会再给你赚一分钱！”

“为什么，我——”

“到此为止。前天我见你进来，我就不喜欢你的模样。坦率地说，我一点也不喜欢。我认定你是个骗子。我把那头蠢驴喊了进来”——他指着那个犯错的职员——“我问他你都干了些什么，等他告诉我之后，我就对他说：‘我不喜欢那家伙的模样。他是个骗子！’那傻瓜蛋说：‘老板，绝不可能是骗子！他的名字叫何立斯·肯特，他只是个毛头小子，想学成人样。他不会有问题！’我就随他去了。那个十足的大笨蛋害我亏了 2 800 美元。我不怪你，小家伙。但是，金库的大门已经对你锁上了。”

“喂，听我说——”我开口要说话。

“你听我说，利文斯顿，”他说，“我听说过你所有的事情。我是靠赢傻瓜们的赌金赚钱的，你不属于这里。我会很大度，你带着从这里刮走的钱请自便吧。但是，如果再让你赚钱，就是把我当傻瓜了。既然我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你就悠着点走吧，小家伙！”

在泰勒公司发生的一切

我带着 2 800 美元的盈利离开了杜兰公司。泰勒公司位于同一个街区。我发现泰勒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还开了很多赌场。我决定到他的投

机商号去。我不知道哪种方法更明智,是应该开头先小本经营,逐渐追加到1 000股,还是假定我的交易时间不超过一天,干脆一上手就大赌一场。他们赔钱的时候,学乖非常快,我的确真的想买1 000股B. R. T.,因为我确信我能从这只股票上赚4点或5点。但是如果他们起了疑心,或者太多客户做多这只股票,他们可能压根儿不让我交易。我想或许我最好先分散交易,从小本经营开始。

这里不如杜兰公司那么大,但是设备比较好,显然客户的层次也要高一些。这对于我来说太合适不过了,我决定买1 000股B. R. T.。于是我走到正确的窗口,跟职员说,“我想买一点B. R. T.,限额是多少?”

“这里没有限额,”职员说,“你想买多少都行——如果你有钱。”

“那就买1 500股。”我说,并且从口袋里掏钱,职员开始写单子。

接着我看到一个红头发的人把那个职员从柜台推开。他身体前倾,对我说,“嗨,利文斯顿,你回杜兰公司去,我们不接你的生意。”

“等我拿到单子再说,”我说,“刚刚我买了一些B. R. T.。”

“你别想在这里拿交易单。”他说。这时其他的职员都围在他身后,看着我。“不要再到这儿来交易。我们不接你的生意,懂吗?”

冲他们发火或同他们争辩毫无意义,所以我回到旅馆,结了账,搭第一班火车回纽约了。太难了。我想带些现钞回去,而泰勒连一笔交易都不肯让我做。

我回到了纽约,还了富勒顿公司500美元,然后用在圣路易斯赚来的钱重新开始交易。我的运气时好时坏,但是或多或少总能赚点。毕竟我要忘却的事情并不多,只是要掌握一个事实,那就是股票投机游戏比我去富勒顿公司交易之前所想的要复杂得多。我就像一个填字游戏迷,玩星期天报纸增刊上的填字游戏,直到填完,才会满意。我知道我肯定能解开自己的谜底。

老迈克戴维特的秘笈

如果价格起伏是有原因的话,那么,通过推测股价涨跌赚钱总是有办法的。或许这个办法不容易找到。不管怎么说,我在投机商号干得很出色。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二章 少年交易手击败投机商号

我再也未在投机商号操作。我回纽约几个月后，一个老家伙来到富勒顿公司，他认识富勒顿。有人说他们曾经一起养过赛马。显然他已今非昔比。他们介绍我认识老迈克戴维特(McDevitt)。他跟大伙儿讲一帮西部跑马场骗子的事，他们刚刚在圣路易斯玩了一回诈骗的把戏。他说，带头的恶棍是一个赌场老板，名叫泰勒。

“哪个泰勒？”我问他。

“大个子泰勒，H. S. 泰勒。”

“我认识那家伙。”我说。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迈克戴维特说。

“岂止这样，”我说，“我还有笔账要同他算。”

“怎么讲？”

“我能修理那帮无耻之徒的惟一办法就是从他们的腰包入手。在圣路易斯的时候，我奈何不了他，但是，有朝一日我一定得修理他。”我把我所受的委屈告诉了迈克戴维特。

“嗯，”老迈克说，“他试图把关系拉到纽约来，但没成功，所以他在哈博肯(Hoboken)开了一家公司。有消息称那里不设最高限额，公司资金之庞大足以让直布罗陀的岩石变得像小跳蚤的影子那么小。”

“什么样的地方？”我以为他指的是赌场。

“投机商号。”迈克戴维特说。

“你确定那里开张了？”

“是的，我遇见过好几个家伙，他们都告诉我这件事。”

“那只是道听途说，”我说，“你能确定地查明那里是否真的营业了吗？另外，他们究竟让人赌多大？”

“当然可以，小家伙，”迈克戴维特说，“我明天早上亲自去一趟，回来后再告诉你。”

他真的去了。看起来泰勒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一心想多赚钱。那天是星期五，过去的一周里，股市一直在上涨——记住，这是20年前——一到星期六，银行的报表一定会显示多余的准备金大幅下降。这就给大户室里的交易者们一个习惯性的借口，可以打压市场，从一些微薄的账户里捞点钱。在交易的最后半小时总会有这样的狂跌，尤其是大众交易最活跃的几只股票。当然，那些股票也是泰勒的客户们最爱做多的股票，他的投机商号可能会乐于看到有人放空这些股票。没有比两头都赚傻瓜们的钱更美

的事了，也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只赌 1 点的涨跌而已。

那个星期六早上，我赶到哈博肯，来到泰勒的投机商号。他们装修了一个很大的交易厅，一块漂亮的黑板，职员力量充足，还有一个穿着灰制服的特殊的警察。那里大约有 25 名客户。

我开始同经理说话。他问我能帮什么忙，我说没什么。他告诉我，大家在跑马场上凭运气赚的钱比这里多多了，并且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把所有的钱都放进去赌，不出几分钟，就有可能赢得数千美元，无需在股票上赚小钱，况且还有可能等上好些天。他开始告诉我股市游戏怎么个更安全法，他们的一些客户赚了多少钱——你一定会断言他是一个合格的经纪人，真正替你在证交所买卖股票——他还说，假如一个人只做大笔交易，他可以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的钱。他一定以为我要去某个赌场，他想在赛马把我的钱啃光之前，先捞一把，因为他说，我应该快一些，因为星期六股市将在 12 点钟收盘。那样我整个下午都会空下来去干点别的。我或许可以带更多的钱到跑马场去——如果我选准股票的话。

我装出一副不信任他的样子，他不断地在我耳旁咕哝着，想说服我。我看着时钟。到了 11:15 分，我说：“好吧。”然后开始委托他卖出各种股票。我拿出 2 000 美元现金，他很高兴地收下了。他告诉我，他认为我会赚好多钱，并希望我经常光顾。

一切就跟我想的一样。交易商打压他们认为会造成很多跌停板的股票，果然，价格开始下滑。我就在最后 5 分钟交易中习惯性的补仓造成的反弹之前抛售了股票。

5 100 美元进了我的口袋，我去换现钱。

“我很高兴来了一趟。”我对经理说，把单子递给他。

“嗨，”他对我说，“我现在不能把钱全给你。因为我没料到你会赢这么多钱。我会替你把钱准备好，星期一早上来取保准没问题。”

“那好吧。不过我得先拿走你们投机商号里所有的钱。”我说。

“你总得让我付钱给小散户吧，”他说，“我会把你的本钱还给你，还有剩下来的全部的钱。等着让我付完其他单子的钱。”于是，我等着他付钱给其他的赢家。哦，我知道我的钱是安全的。这家投机商号生意这么红火，泰勒不会赖账。即便他赖账，我除了拿走当时那里所有的钱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我拿回自己的 2 000 美元，另外还拿到了 800 美元左右，这 800 美元是他的投机商号里所剩的所有的钱。我告诉他星期一早上我

会再来。他发誓到时一定会有钱等着我拿。

算一笔旧账

星期一快到 12 点的时候我到了哈博肯。我看见一个家伙正同经理说话，那天泰勒叫我回杜兰公司去时，我在圣路易斯的投机商号里见过他。

“我来拿我剩下的钱。”我跟经理说。

“是这个人吗？”圣路易斯那家伙问道。

“对，没错。”经理说，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叠钱。

“等等！”圣路易斯那家伙对他说，然后转过来跟我说，“喂，利文斯顿，难道我们没有告诉过你，我们不接你的生意吗？”

“先把钱给我。”我对经理说，他不情愿地递给我 2 张 1 000 美元，4 张 500 美元和 3 张 100 美元。

“你刚才说什么？”我对圣路易斯那家伙说。

“我们告诉过你，我们不希望你在我们的公司交易。”

“对，”我说，“这正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好，别再来了，滚远一点！”他冲我吼。穿着灰制服的警察走了过来，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圣路易斯那家伙朝经理挥动着拳头，大声吼道：“你这个可怜的蠢货，你本不该中这个家伙的圈套。他就是利文斯顿，你早就接到指示了。”

“你听好了，”我对圣路易斯那家伙说，“这里可不是圣路易斯。你不能在这里耍什么花招，就像你的老板对待贝尔法斯特的男孩一样。”

“你从这个公司给我滚出去！你不能在这里交易！”他吼道。

“要是我不可以在这里交易，那其他人也不行，”我告诉他，“这里由不得你这么嚣张。”

圣路易斯那家伙的口气立马就变了。

“听我说，老弟，”他慌了手脚，“帮我们个忙，讲点道理嘛！你知道每天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承担不起。老头子要是听到是谁干的，他准会暴跳如雷。你行行好，利文斯顿！”

“我会讲话客气一点。”我向他保证。

“讲点道理，好吗？请发发慈悲，走远一点！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

顺利开业,好吗?”

“下次我来的时候,我不想再看到这种盛气凌人的架势。”我说完就走了,丢下他在后面跟连珠炮似的训斥那位经理。我在他们那里赚了一笔钱,谁叫他们在圣路易斯那样对我!生气或让他们关门没什么意义,我回到了富勒顿公司,把一切经过告诉了迈克戴维特。接着我告诉他,如果他愿意,我想请他到泰勒公司去,开头先交易 20 股或 30 股,让他们习惯。然后,等我看到有大赚一笔的好机会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他。

泰勒又被修理了一回

我交给迈克戴维特 1 000 美元,他去了哈博肯,照我说的做。他成了那里的常客。然后,有一天,我看出马上就要暴跌,便传话给迈克,他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放空。那天,除去迈克的回扣和他所支付的费用后,我净赚 2 800 美元,并且,我还怀疑迈克自己也放了点钱进去赌。这件事发生后不到 1 个月,泰勒把他在哈博肯的分公司关掉了。警方忙了起来。不管怎么说,尽管我只在那里交易过两回,这家公司仍没有赚到钱。我们进入了狂热的多头市场,股价回档幅度很小,小到连一点的涨跌幅都不能清除,当然,所有的客户都是多头,一直在赢钱,不断加码。全国各地的投机商号一家接着一家宣告破产。

那是我最后一次在一家合法的投机商号进行交易。我想如今哪儿也找不到营业的投机商号了,旧式的那种投机商号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的游戏规则已经变了,”我对利文斯顿说,“比起在一家规范的经纪公司里搞投机,在旧式的投机商号里交易有一些明显的优势。首先,当保证金达到竭尽点之时,你的交易就会自动终止,这就是最好的止损交易单。你最多只亏损本金,不会再割肉。其次,这里没有交易单执行不好的危险,等等。我听说西部地区的投机商号对待客户很大方,而纽约这里的投机商号在这点上从来都不如他们。在纽约,他们常常限制某些热门股票的盈利,最高不能超过 2 点。糖业和田纳西煤铁(Tennessee Coal and Iron)就是这类股票。不管他们在 10 分钟内是否波动了 10 点,你一张单子只能赚 2 点。他们认为,不然的话,客

股票作手回忆录

户会赚太多的钱，即客户有可能亏 1 美元，却赚 10 美元。因此，有好长一段时间，所有的投机商号，包括最大的一些，都拒绝接受某些股票的单子。在 1900 年，大选日的前一天，当麦金莱 (McKinley) 当选已成定论，全国没有一家投机商号允许客户买股票。麦金莱获胜的概率为 3：1。在星期一买进股票，你肯定能赚 3~6 点或更多的赢利。你也可以押布莱恩，买进股票，保证也会赚钱。那天投机商号拒绝接单。”

“他们一直都拒绝接我的单子，”利文斯顿说，“要不是这样，我决不会停止在他们那儿交易。那么，我除了会玩几点的震荡之外，也决不会知道股票投机游戏还有如此多的奥妙。”

“这么说来，他们给了你很大的收获。”我说。

但是，利文斯顿只是耸了耸肩，我环顾了一下华丽的房间。

第二章 少年交易手击败投机商号

第三章 我绝对正确

——却赔得身无分文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股票作手的一生起起落落。利文斯顿叙述了他如何在 23 岁这个稚嫩的年纪把他合法的佣金账户增加到 50 000 美元，结果却在几天之内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在一个合法的华尔街经纪公司做交易当然与在投机商号做交易不同。

投机商号的交易速度要比经纪公司快，尽管交易量比较小。他们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经纪公司有时间差，而投机商号不存在这个问题。尽管报价机的纸带可能会显示大盘的趋势，从下单到执行单子的时间间隔会比较长，这期间价格可以变得很快。利文斯顿亏掉的 50 000 美元当中大部分是这个时间差造成的，这给了他一次有价值的教训。

纵观股票交易历史，许多市场亏损都是由时间差造成的。在 1907 年大恐慌时期，纽约银行里的钱空空如也，没有活期存款可以贷给经纪人，由于资金短缺，他们不得不从股市里撤资。单子完成不了——尤其是卖出的单子——结果产生了第一次的全民恐慌。那些能够完成的单子也是在非常低的价格成交的，结果立刻把交易者在银行里剩余的钱统统洗掉。

在其他情况中，时间差纯粹是由信息流动慢造成的。在 1929 年股市崩溃期间，巨大的创纪录的交易量使纽约证券交易所陷入了困境，许多单子都亏损，或者以极其低的价格成交，以至于投资商立即遭到了毁灭性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三章

我绝对正确

却赔得身无分文

亏损。单子传递的问题和场内交易人员不愿从投资商那里购买股票的问题严重地摧垮了市场的信心，这一危机现象在股市崩溃后许多年内一直困扰着证券交易。除了让监管交易和交易人员的政策到位外，1934年出台的证券交易法还试图让股市恢复在崩溃中几乎已荡然无存的正气。

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早期。操作客户委托单的投机商号无法在交易量特别高的时候成功地匹配单子。结果，纽约证交所和其他的经纪公司达成协议，主动休市，这样有利于证券经纪公司清理整顿市场。不幸的是，一些经纪公司的证券遭窃，雇员未经培训，结果导致好几家经纪公司关门，这样问题就更复杂了。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国会插手此事，通过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协会法案》(The 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 Act)，其宗旨是确保投资商在经纪公司倒闭后的利益。市场正气的问题又吓跑了投资商，除非立即采取补救行动。

利文斯顿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他在证券经纪公司同样成了一名出色的交易者，就像他昔日在投机商号一样，这个转变只会使他的传说变得更加神奇。

查尔斯·盖斯特





我在劳伦斯·利文斯顿的办公室等着股市收盘。他与他的主要经纪人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布朗(Brown)一起创立了总部。他们装修了几个房间,专供他们的贵宾使用。他一年要收取贵宾们几十万股的佣金,由他直接进行交易或者通过因他的成功而名声大噪的公司进行操作。

在较大的一个房间里,竖着一块正规的报价黑板,就像你在普通的经纪公司的客户室里看到的那种——上面的记录很少有人能够读着管用。报价黑板的一端有一个报价机,一个男孩正在读着一点一点出来的纸带,然后把价格公布在黑板上——就像利文斯顿自己

23年前在老家干的那样。插价格牌的男孩满脸都是雀斑,赤褐色的头发,手脚利索——目光空洞。我看得出他在工作中看到的一切就是需要反应敏捷,工作起来有条不紊。而利文斯顿却看到更多的东西——这使他成了一个百万富翁。房间的中央还有一台报价机——专供利文斯顿使用。报价黑板对面有一些气派的办公桌,是他的机要职员用的,还有三个绝对隔音的电话间。

较小的房间被用作一个私人办公室。那里的家具包括一张平面的小办公桌,桌上有两张镶着银框的利文斯顿全家的合影照片,一张碎纸也没有。房间里有两把椅子——一把是利文斯顿的,另一把是给客人坐的。他一个人单干,因此很少会同时接待一个以上的客人。

办公桌边上是一台很笨重的报价机,它似乎受到了那些坐着看报价纸带的人的感染,也是一动不动地蹲在那儿——那些人坐着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或身体虚弱,而是他们整天都在看报价纸带,就像一位守在丈夫病榻旁的妻子那样虔诚。



但是，利文斯顿不经常呆在他的私人办公室。有了那台笨重的报价机，他就从不会让报价纸带从他的眼皮底下消失。如果他到处走动的話，他发现这三台报价机都挺管用。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习惯在营业时间他的面前有一块报价黑板，所以大房间里就有一块黑板给他看。他不抵制这个终身的习惯，以此减少摩擦。

詹姆斯·基涅的回忆

报价黑板就像他的军事地图，他自己经常把报价纸带比作望远镜，他可以通过这架望远镜来感受他成功的程度——抑或可能是他的不足之处。他总是习惯性地站在中间那台报价机的旁边，嘴里叼着一根雪茄，灰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面前的作战图。显然这张作战图告诉了他许多大部分人不明白的东西。这非常奇怪。我能够——真是这么回事儿——看到他在研究它。他不时地低头看报价纸带——想看看在报价黑板男孩公布价格变化前是什么情况。显然，他把总的盘势装在脑子里了。

报价纸带上的内容偶尔会让他突然转身，冲向他身后的一个电话间，那里传不出声音。他可能在买进，或者卖出，或者在咨询信息。交易室里没有人比他更聪明了。

他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中。他不会皱起眉头，但是你知道他看到了每一个波动。他也不会绷着脸，但是，给你的印象是他的脸暂时对冷或热麻木了。他从上午10点一直站到下午3点，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我在营业时间里见过许多过去有名的股票作手，但是从未见过有这样全身心投入的，除了詹姆斯·基涅以外，那也只是在1901年那个难忘的春天，当时他正在为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开辟一个全世界的市场，一个爱尔兰人管这家公司叫“消防龙头怪兽”。基涅如同一位剧作家，精心策划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市场效应，并且每天为他的经纪人布置在纽约的工作。他捎话给我，说他想见我。第二天早上我来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股市还没开业。他抬起头，装作没看见似的盯着我，

然后，他慢慢地走近我，伸出手，嘴里咕叻了一些什么，接着就停止了——完全无法让他的思维回到他的办公室。不管他见我有何贵干，他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但是利文斯顿却不会受到干扰。职员们跑进来，向报价机旁一动不动的身影嘀咕了几句，那个人听的时候从不皱眉头，要么点一下头，要么摇一下头，然后又立即转身仔细查看报价纸带。

利文斯顿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不是故意装出来的。他的神经已经不存在，而不是受到严格的控制，这让我感到很震撼。

这是一个宝贵的资产。为了验证这点，我走到他跟前，突然说：“我想为您把脉。”

他的眼光落在报价黑板上，结果神奇地看到了许多东西，而我却看不到。他没有看到我在靠近。但是当我开口说话的时候，他竟然一点儿也不吃惊。他只是伸出了他的左手腕。兴许我弄错了，但是我一分钟只数到60次脉搏的跳动。

要让这个人打破沉静得花不少功夫。他从不与报价纸带理论，也从不对那些让他赔钱的人或市场波动怀恨在心。

我回到我的座位，他也回过去继续看黑板，没有再说什么。就算他有好奇心，也轻而易举地被抑制了。他关注的是市场。

我座位旁边的窗子正对着特里尼提教堂墓地(Trinity Churchyard)。透过教堂墓地的铁栅栏往东，我看到百老汇街的人行道上都是淘金者，跟蚂蚁似的黑压压一片，这无疑意味着一切都是徒劳，很凄惨。西边是高架铁路，传来隆隆声，很折磨人的神经，火车在那个时刻无聊地到站、离站——浓缩了时空的粗俗。棕色的老教堂南面对着一
一条著名的街，那里堆满了金钱——那里的金钱滚滚而来。在教堂与当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三章 我绝对正确——却赔得身无分文

时最成功的股票作手的办公室当中,有几十个在其他行业取得更大成功的人士的坟墩和纪念碑。

但是我不说教。滴答作响的报价机让我把教堂墓地想像成股票市场。我想起了小詹姆斯·菲斯克(James Fisk, Jr.)的一个故事。古怪的埃里王子(Prince of Erie)和他的朋友沿着百老汇街往证券交易所走去。

在他们快到华尔街之前,他的朋友说,“你是怎么看待市场的,菲斯克先生?”

“这令我想起了那儿。”菲斯克回答道,手指着教堂墓地。

“啊,”朋友微笑着说,想掩饰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而产生的失望情绪。“如此安静,对不对?”

“哦,不,股市像那块墓地的原因是,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不想进去。”

他的意思是证券公司有股票,而大众不想进去。

一个奇特的人,一个风趣的投机客,就像历史上皇宫里的那些始终迷惑我们的小丑那样,富有浓郁的喜剧色彩,令人不可思议。在他的早期生涯中,他是新汉普郡(New Hampshire)的一个小贩。他的父亲也干这一行,并且相当成功。小詹姆斯不仅比一个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北方佬要精明,而且具备表演家对戏剧效果的天赋。四匹马昂首阔步地拉着他的马车,如同马戏团那般华丽,他的聪明才智使他很受人们欢迎,情形不亚于一个带着全家老小的小丑路过。一天,一位妇女向他抱怨,说他的父亲对于一些印花布的事向她撒谎。

“一共多少印花布?”小詹姆斯同情地问道。

“一码。”

“一码多少钱?”

“12分半。”她回答道。

小詹姆斯摇了摇头。

“他真是这样!他对我撒谎!”那个妇女气愤地坚持道。

他一本正经地告诉她,“我非常了解你父亲。我跟他一起做生意,我向你保证他决不会因为12分半而撒谎。”然后他确信地补充道,“他会把1美元说成是8美元,而不会仅仅是1美元。真的,他不会。”

当三点的钟声响起

他和杰·格尔德在50多年前干过的事情如今不可能再干，也不应该那样干。不过，与他们不是同一类型的摩根和哈里曼也无法干一些他们几年前干过的事，当时没有人想到要去谴责他们。高风险金融的方法已经发生了有益的变化，更多的法律和法规已经出台，以保障大众的利益。尽管这样，大众还是跟过去一样容易亏钱，因为虽然方法改变了，法律增加了，财富掠夺得到了控制，但傻瓜依然是傻瓜。他受到保护，可以免受任何人的伤害——除了他自己；他同样免受任何事的伤害——除了钱来得容易的错觉。

特里尼提的时钟敲响了三下。一两分钟后，报价纸带打印出“收盘”的字样，劳伦斯·利文斯顿不再是一个股票作手了，因为股市要到第二天早上10点才开盘。我宁愿希望他接待他的主要经纪人的来访——就像基涅那样，大多数早期的伟大的股票作手都是如此。但是他却不这样做。3点钟以后他使自己完全脱离了股票市场。这就像一场正在进行的赛跑，或者一根点燃的烟。很少有人能够突然停下来，顺其自然。所有伟大的将军都必须具备这种品质，不清点他们的死亡人数；所有伟大的政治家都必须具备这种品质，不应该光想着今天；所有伟大的股票作手都必须具备这种品质，多关注输赢，而不是实际赚到手的钱。无疑这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市场。

“到办公室来，”他说，我走了进去，在一把专供客人坐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报价机发出一种异样的声音，乱七八糟地打印着抛盘价和接盘价。

下次你在自己的经纪人的办公室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跟这里有什么区别。

利文斯顿在他的桌边坐了下来，毫无表情地看着我，但是我假装看到了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疑问。

我点点头说：“你带了一笔新的赌金从圣路易斯回来后，有没有从本质上更改你的交易方法？”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三章 我绝对正确——却赔得身无分文

“对，当然有，”利文斯顿接着又补充说，“就在回来后不久。”

“你发现你的方法不成功后，并没有立即去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从他所有的错误中吸取所有的教训。人家说凡事都有两面。但是股市只有一面，不是多头的一面或空头的一面，而是正确的一面。让这条通则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所花费的时间要比记住股票投机游戏中大多数技术层面的东西的时间更长。

“我听过有人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么正确，用虚拟的资金进行虚拟的操作，借此娱乐自己。有时候这些虚假的赌客能赚几百万。那样很容易成为一个大赌徒。就像一则古老的故事讲道，有个人第二天要进行决斗。

“他的助手问他，‘你是一个神射手吗？’”

“‘唔，’决斗者说，‘我能在 20 步外射断酒杯的柄，’”他看起来很谦虚。

“‘那非常好，’毫不动容的助手说。‘但是，如果酒杯用一把装了子弹的枪对准你的心脏，你还能射断酒杯柄吗？’”

“对我来说，我必须用我的钱来支持我的观点。我的亏损教导我，只有当我确信不必被迫撤退，我才可以开始前进。但是，如果我不能前进，我就根本不会行动。我说这句话，并不是指人在犯错误的时候，不应该限制损失。他应该这样做。但是，不应该由此造成优柔寡断。我一辈子都在犯错，但是在亏钱的过程中，我获得了经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禁忌事项。我好几次都亏得身无分文，但是我的亏损从来不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否则我如今就不会呆在这里了。我始终知道我还会有机会，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我相信自己。”

“一个人如果想靠这个游戏谋生的话，他就得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判断。那就是我不相信小道消息的原因。如果我听信张三的消息买股票，我就必须根据张三的消息卖出那些股票。我得依靠他。假如卖出时间到来了，张三却在外出度假，那可怎么办？不行的，先生，没有人能够靠别人的指导赚大钱。根据我的经验可知，没有人能够给我一则或一连串消息，让我比靠自己的判断赚更多的钱。”

我趁利文斯顿停了下来赶紧问他：“你来到纽约之后，花了多少时

间才赚到大钱,比如说,你的第一个100万?”

“应该是5年左右的时间。”

“那可是很长一段时间。”

“有些人花的时间更长,”利文斯顿淡淡地说。

“我的意思是,对于一个像你一样既有天赋又有非凡开端的人而言,时间长了一点。怎么会这样?”

“那是因为我必须高明地玩这个游戏。我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学会。我无法用六个字来告诉你,除非我说:学会如何交易。”

“你想用多少个字都可以。”我友好地告诉他。

检验正确性

我可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有那么多有意思的经历,我的意思是,隔了那么久之后,学会如何投机的过程看起来不是非常生动。我破产过好几次,那可从来不是什么令人高兴的事,但是,我亏钱的情形和每一个人在华尔街亏钱的情形一样。投机是一件辛苦而折磨人的事情,一个投机客必须始终兢兢业业,不然他很快就会没活可干。

我的任务很简单,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投机,这一点我理应在最早遭到几次厄运之后就该明白。但是,我不知道这种游戏里的东西比我在投机商号里能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在投机商号里,我以为打败了股市,而事实上,我只是打败了投机商号。同时,我在投机商号交易期间培养出来的报价纸带解读能力和记忆力的训练都极其珍贵。这两样东西我都轻松获得。我早期在交易上取得的成功是依赖它们,而不是靠大脑或知识,因为我的头脑没有经过训练,我极其无知。游戏教会了我如何游戏,并



且在教导我的时候，毫不客气地鞭打我。

我还记得在纽约第一天时的情形。我告诉过你投机商号怎么拒绝接我的生意，迫使我去找一家可靠的经纪公司。我得到第一份工作的那家投机商号里有一个男孩，他那时在哈丁兄弟公司(Harding Brothers)工作，那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我早晨到达这座城市，那天下午 1 点前，我在那家公司开了户头，准备交易。

我没有向你解释过，我多么自然地就完全按照过去在投机商号的做法在那儿进行交易，在投机商号，我做的纯粹是赌股价涨跌，捕捉少量但确定的价格变化。没有人主动向我指出它们的本质区别或指引我走向正道。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的方法行不通，我反而会试一试，来证明给自己看，因为当我犯错误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能让我信服，那就是亏钱。并且只有当我赚钱的时候，我才是正确的。这就是投机。

代价不菲的经验

当年他们曾有过一些相当狂热的日子，市场很活跃。那总是让人精神振奋。我立即觉得如鱼得水。我眼前是一块古老的熟悉的报价黑板，它讲着一种我在 15 岁之前就已经学会的语言。一个男孩正做着我当年在第一家公司里经常做的一模一样的事情。一些客户——同样的一批老面孔——看着黑板，或者站在报价机旁边，大声喊价格，谈论股市。报价机还是我熟悉的那台报价机，完全没有改变。气氛也依然是我在股市里赚到的第一笔钱以来——买卖伯林顿公司股票赚了 3.12 美元——所感受的气氛。同样的报价机，同样的交易者，因此也是同样的游戏。请记住，我才 22 岁。我认为我彻头彻尾地了解这种游戏。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看着黑板，看到某只股票对我有利。它的表现很到位。我在 84 点买进 100 股。不到半个小时就以 85 点卖出。接着，我又看到另一只我喜欢的股票，我就照样这么干，在很短的时间里净赚 3/4 点。我开门大吉。

请留意这一点：我第一天在著名的证券交易公司里，只做了两小时的交易，却跑进跑出，买卖了 1 100 股。当天操作下来，结果我正好亏损 1 100 美元。也就是说，我第一次出手，将近一半的赌本就不翼而飞了。请记住，我在其中一些交易中是获利的。但是我当天退场时亏损了 1 100 美元。



“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不对。我的行动也非常正确，如果我在过去的那家大都会投机商号里进行交易，结果会比打平还好。我的1 100美元不见了，这显然告诉我，报价机已经不像它应有的模样。但是，只要报价机操作人员没问题，就没有必要着急。

22岁时的无知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过了几天，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在这里这样交易下去。原本应该帮忙的报价机却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但是，我没有追根究底，随它去。我还是老样子，时好时坏，直到钱全部被洗光。我到老富翁勒顿那里，让他给我500美元做赌本。然后我从圣路易斯回来，随身带着我从那儿的投机商号赚来的钱——这是我总是可以打赢的游戏。

我有一阵子玩得很小心，干得比较好。手头一宽松，我开始过得相当不错。我交了一些朋友，日子过得很开心。请记住，我还不满23岁，单身一人在纽约，口袋里装着轻松赚来的钱，心里装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我已经开始了解新的报价机了。

我在考虑我的单子 in 交易大厅里的实际执行情况时，开始留有余地，行动也变得更加谨慎。但我还是在读盘——也就是说，我依然忽视通则，只要我这样做，就看不出自己操作上的真正问题。

我们进入了1901年的大繁荣时期，我赚了许多钱——那是对一个少年而言。你还记得那段时光吗？国家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状态。我们不但进入了一个摧垮一切的产业合并和资本整合的时代，而且大众对股票也变得很狂热。我听说在过去的那些好日子里，华尔街曾号称日均交易量25万股，相当于价值2 500万美元的股票换手。但是到了1901年，我们的日均交易量达到了300万股，每个人都在赚钱。“钢铁帮”来了，这帮百万富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三章
我绝对正确——却赔得身无分文

翁跟喝醉了的水手一样，一点儿不在乎钱。惟一能满足他们的游戏是股票市场。我们见到了一些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的赌客，有张口就说“赌你100万”的约翰·盖茨和他的朋友们，诸如约翰·德雷克(John A. Drake)，罗伊·史密斯以及其他，雷德—里兹—摩尔(Reid-Leeds-Moore)那帮人卖掉手中的一部分钢铁公司的股票，然后公开买进著名的洛克岛(Rock Island)集团的过半数股票；还有许华柏(Schwab)、菲普斯(Phipps)和匹茨堡帮(Pittsburgh coterie)；更别提许许多多在这场股票换手大战中亏了钱、但在任何其他时候都会被称为大赌客的人。你可以买卖那里所有的股票。基涅炒热了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他高明的操作和大众疯狂的购买使他们在1901年4月30日以101½点卖出特别股，以55点卖出普通股，使公司的资本总额大约增加了1亿多美元，从而创造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股票市场。一天，有一个经纪人在几分钟内竟卖出了10万股！也有一些令人惊奇的炒作胜利。股票买卖不用交税！眼前看不到最后的审判日。

我从没有仔细想过，如果我当时了解游戏或者拥有现在的资本，究竟能赚多少钱。

多想有什么用？但是我犯了一个买进卖出的可怕的错误，而不是静观其变，毫不费力地让市场主动替我赚钱。

当然，过了一阵子后，我听到许多灾难来临的恐慌预言，一些老手说每个人——除了他们自己——都疯了。但是，除了他们之外，每个人都在赚钱。我知道涨势当然有个极限，疯狂买进任何一只股票的日子总会结束，我开始看空。但是每次我一卖出就亏钱，要不是我跑得快，我还得亏更多的钱。我希望股价会崩溃，但是我玩得很保险——买进时赚钱，放空时亏钱——所以我在这个大好时光中赚的钱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多，要是你认为当时我虽然年纪轻轻，交易量却非常大的话。

有一只股票我没有放空，那就是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我的读盘能力派上了用场。我想大多数股票已经到了涨停板，但是这只“小北太平洋”表现得好像要继续上涨似的。我们现在知道特别股和普通股都被昆恩—罗布—哈里曼帮(Kuhn-Loeb-Harriman)持续吸收。那我就做多1000股北太平洋的普通股，我不听交易所里每一个人的劝告，牢牢持有这些股票。当股价涨到110点时，我赚了30点，我赶紧抓住这次获利机会。这使我在交易所里的存款余额增加到5万美元左右，是我到那时为止能够积累下来的最大金额的钱。对于一个几个月前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交易亏得一

文不名的小伙子来说，这不算太坏。

哈里曼那帮人通知摩根和希尔，说他们打算加入伯林顿—北方大铁路—北太平洋这一帮，然后摩根这帮人首先指示基涅买进 5 万股北太平洋，以便把控制权牢牢抓在手里。我听说基涅告诉罗伯特·培根(Robert Bacon)，把单子改为 15 万股，庄家们照办了。总之，基涅把他的一个经纪人——埃迪·诺顿(Eddie Norton)，派到了北太平洋帮，这只股票他买了 10 万股。随后又下了一个买单，我想是另外又加了 5 万股，于是这场著名的垄断游戏开始了。1901 年 5 月 8 日股市收盘后，全世界都知道金融巨头的战役打响了。在这个国家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两大财团相互对峙的局面。哈里曼与摩根交锋——一股无法抵挡的势力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物体。

摊低亏损

就是这样，5 月 9 日早上我带了将近 500 美元的现金，没有股票。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看空股市，现在我的机会终于来了。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崩溃，之后又是捡便宜货的大好时机。会有快速的回升和巨大的调利——我指的是那些捡到便宜货的人。不是福尔摩斯也能推断出这一点。我们马上就有机会在股价涨跌当中赚大钱，稳稳当当地赚钱。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绝对正确——却亏得身无分文！某些不寻常的事情把我的钱洗光了。要是不寻常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差别，生活也就没什么乐趣了。游戏会变成只是加加减减而已，而我们则成了勤勤恳恳却又单调乏味的记账员。正是猜测让人的脑力发展。你只要想想必须得做些什么你才能猜对，你就明白这一点了。

就像我预见的那样，市场相当狂热。成交量大得惊人，震荡达到空前的幅度。我下了很多卖单。当我看到开盘价时，我心里一怔，股价崩跌得极为可怕。我的经纪人工作很到位。他们像任何同行一样能干又尽责，但是当他们执行我的单子时，股价又下跌了 20 点。报价纸带远远落后于市场，由于交易极为热络，回报单来得很慢。等到我发现，我在报价纸带显示的价位，比方说是 100 的时候，下单卖出股票，而他们却以 80 替我卖掉，比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三章
我绝对正确——却赔得身无分文



前一晚的收盘价整整下跌了 30 或 40 点，这对于我来说，我放空的价位使我卖出的股票变成了我原本打算买进的那种便宜货的水准。股市不会一直下跌，跌穿地球，跌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去。所以我立即决定回补空单做多。

我的经纪人替我买进，不是按我翻空做多时的价位，而是他们的场内交易人员得到我的单子时证券交易所的市价。他们付出的价格比我估计的平均价要高出 15 点。一天亏损 35 点，没有人能够受得了。

报价机落后市况这么多，它打败了我。我习惯于把报价纸带看做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是根据报价纸带来下注。但是，这次报价纸带欺骗了我。打印出来的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距把我给毁了。这是我以前失败的升华，是曾经击败过我的同样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很明显，不管经纪人如何执行单子，光读盘是不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看不出自己的问题和补救之道。

有缺陷的交易方法

我做的比看不出来还要糟，不管单子执行情况如何，我继续交易，买进卖出。你瞧，我从来都无法进行限价交易。我必须跟市场赌运气。这就是我试图击败的东西——市场，而不是一个特定的价格。当我认为我应该卖出的时候，我就卖出。当我认为股价会上涨时，我就买进。坚持投机的通则挽救了我。限价交易就是把我在投机商号的那套老方法经过无效的调整，拿来在著名的经纪公司里使用。这样我就永远学不到股票交易的真谛，却会继续赌有限经验告知我的稳赚的利润。

每次当我真的设法限定价格，好在报价机落后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市价交易造成的不利，我只是发现市场已离我远去。这事发生得太频繁了，我只好停止尝试。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年，才学会应该赌即将出现的大波动，而不是接下来的几个小波动。

5月9日灾难以后，我继续不依不饶地进行交易，采用了一种经过调整但仍然有缺陷的方法。要不是我有些时候赚了点钱，我可能会更快地获得股市的智慧。但是我赚的钱足够我过上好日子了。我喜欢交朋友，喜欢快乐时光。那年夏天，我在新泽西海岸避暑，就像几百个富裕发达的华尔街人士一样。要同时弥补我的损失和支付我的生活开支，我赚的钱仍不够花。



我继续照老样子交易，并不是因为我顽固不化。我只是无法说清自己的问题，当然，想解决问题也就完全没有希望。我不厌其烦地说这件事，目的是想让你知道我要经过什么样的历程，才可以达到真正赚钱的地步。我的旧猎枪和BB弹在射杀大猎物时代替不了高火力的连发步枪。

那年初秋，我不但又被洗得身无分文，而且对这种我不再能够打败的游戏感到厌恶之极，于是我决定离开纽约，到其他地方去尝试一点别的事情。我从14岁开始交易，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时，我赚得了我的第一笔1 000美元，21岁我又赚得了我的第一笔10 000美元。我不止一次赚赔了上万美元。我在纽约赚过几千美元，又把这些钱亏掉了。我最多赚到5万美元，两天后，又输了个精光。我没有其他的行当，也不知道别的游戏。几年后我又回到了起点。不对——是更糟，因为我已经养成了需要靠钱支撑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但是这一点不像一直犯错那样让我如此困扰。

我回家了。但是我一回去，就知道我的一生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取得赌本回到华尔街。哦，有很多原因！例如，这是全国我惟一能够进行大量交易的地方。有朝一日，等我的玩法完全正确时，我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一个人判断正确时，他会因为自己很正确而希望得到一切该得到的东西。

我不抱多少希望，但是我当然会设法重回投机商号。投机商号比以前少了，有一些由陌生人经营。那些记得我的投机商号不愿意给我机会，让我证明我回去并不是从事交易。我把真相告诉他们，说我在纽约把在家乡赚到的钱都赔光了，我不像自己过去那样懂得那么多，让我在他们那里交易现在应该算得上是一笔好生意。但是他们死活不肯。新的投机商号又不可靠。他们的老板认为，如果一个客户有理由认定他会猜对，那么他顶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多只能买 20 股。

我需要钱，一些大的投机商号从他们的常客的口袋里赚了不少钱。我叫一个朋友到某一家投机商号去交易。我只是闲逛进去，随便看看大家。我再度设法诱哄接单职员，收下我一张小小的单子，哪怕只是 50 股也成。他当然说不行。我和朋友草草设计了一套暗码，这样他可以按我的指令买卖股票。但那只是让我赚了一点小钱。不久投机商号开始抱怨接我朋友的单子。直到有一天，当他设法卖出 100 股圣保罗 (St. Paul) 时，他们制止了他。

后来我们得知，有一个客户看到我们在外面交谈后，就进去告诉投机商号，当我的朋友走到接单职员跟前，要卖出那 100 股圣保罗时，这个职员说：“我们不接任何圣保罗的卖单，不接你的单子。”

“为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乔？”我朋友问。

“不接生意，仅此而已。”乔说。

一位新朋友

“难道这些钱不好吗？看清楚一点。全在这儿。”我朋友把 100 美元递了过去——我的 100 美元——都是 10 美元的钞票。他想装出一副愤怒的样子，而我装得跟没事人一样，但是大部分其他客户都凑过来，围在争吵的人身边，每当有人大声说话，或者投机商号与客户之间有一丝丝争斗的迹象时，他们都会这样。他们想打听事情的是是非非，以便了解投机商号的偿付能力。

这个叫乔的职员好像是经理助理之类的，他从窗口后面走了出来，走到我朋友的跟前，看看他，再看看我。

“真好笑，”他慢吞吞地说——“太好笑了，你的朋友利文斯顿不在的时候，你在这儿从来都不做半点事情。你只是坐着看黑板，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屁都不放一个。但是他进来之后，你一下子忙乎起来了。或许你是在替自己干，但是以后不许再在这儿干了。我们不上利文斯顿替你通风报信的当。”

这样就断了我的财源。但是扣掉花费之后，我还赚了好几百。我不知道该如何花这些钱，因为赚足够的钱回纽约去的需要比以往更迫切了。我

觉得下一次我会表现得更好。我有时间安静地思考一下我的一些愚蠢的玩法,这样,隔着一点距离,你可以把整个儿局面看得更清楚。当务之急就是要赚到新的资金。

一天,我在旅馆大厅里跟一些认识的人谈话,他们都是铁杆交易者。每个人都在谈论股市。我发表言论说,由于经纪人单子执行得很差,没有人能够打败股市,特别是像我一样,用市价做交易的时候。

有个人开始说话,问我指的是哪些经纪人。

我说:“全美国最好的经纪人。”他问他们可能会是谁。我看得出他不会相信我曾经跟一流的交易所打过交道。

但是我说:“我是指纽约证交所的任何一个成员。”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诚实或者粗心,而是当你下单以市价买进时,在从经纪人那里拿到成交回报单之前,你从来都不知道这只股票到底得花多少钱。涨1点、2点的情形要比涨10点、15点的情形多。但是,因为执行单子的关系,交易者无法抓住小涨或下跌。我宁可每天在投机商号里进行交易,要是他们只会让人做大涨大跌的交易。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跟我说话的人。他的名字叫罗伯茨(Roberts)。他显得很友善。他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在其他交易所做过交易,我说没有。他说他认识一些公司,他们是棉花交易所、农产品交易所和一些较小的证券交易所的会员。这些公司非常认真,而且特别注意委托单的执行。他说他们与纽约证交所最大的、最精明的会员公司有着秘密的关系,通过个人的影响力,能够保证每月几十万股的生意,因此比起个体客户来,提供的服务要好得多。

“他们真的很适合小客户,”他说,“他们的特长是办理外地业务,对10股的委托单和10 000股的委托单都一视同仁。他们非常能干,又很诚实。”

“对。但是如果他们付给证券交易所固定的1/8佣金,他们的钱从哪儿来?”

“哦,他们应该付1/8的佣金。但是——你知道的嘛!”他朝我眨眨眼晴。

“是的,”我说,“但是证交所的会员公司有一件事不肯做,就是分割佣金。证交所主管们宁可会员公司犯谋杀、纵火和重婚罪,也不愿他们替外地人做生意时,收取的佣金低于1/8。证交所能不能生存,就得靠会员公

司不违反这条规定。”

他一定看得出，我和证交所的人交谈过，因为他说：“你听好！每过一阵子，就会有一家虔诚的证交所会员公司，因为违反这项规定而停业1年，是不是？给回扣的方法太多太多，因此没人可以告发。”他大概是看到了我脸上不信任的表情，因为他接着说：“除此以外，在某些业务上我们——我是指这些空中交易公司——在1/8的佣金以外，加收1/32的佣金。他们对这点很宽容。除非是很特别的情况，或者只有当客户的交易不活跃的时候，否则他们从来不会收取额外的佣金。你知道，不然的话，他们划不来。他们做生意可不是光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

这时候我知道他是替一些骗子经纪人招徕生意。

“你知道哪一家公司比较可靠？”我问他。

“我知道全美最大的一家经纪公司，”他说，“我自己也在那里交易。他们在美国和加拿大的78个城市都设有分公司。他们的生意做得非常大。如果他们不是绝对诚实，他们不可能一年到头干得很出色，对不对？”

“当然啦，”我同意他的说法，“他们交易的股票跟纽约证交所的一样吗？”

地下股票经纪公司

“当然了，也做场外交易以及美国和欧洲任何其他的交易。他们交易小麦、棉花、粮食，任何你想做的。他们到处都有联络员，而且是所有交易所的会员，要么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要么是秘密会员。”

这时我已经明白了，但我想我最好骗他继续说。

“对，”我说，“但是这不能改变单子得有人交易的事实，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市场会怎么变化，或者报价机的价格与交易所大厅的实际价格有多接近。你在这里看到报价，递交委托单，再打电报到纽约时，宝贵的时间已经流失了。我最好还是回纽约去，就算亏钱，也得找一家体面的公司。”

“我从不知道亏钱的事，我们的客户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他们都赚钱。我们负责这一点。”

“你们的客户？”

“我在这家公司有股份，如果我能给他们拉点生意，我就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一直公正地对待我，我靠他们赚了很多钱。如果你愿意，我会介绍你认识经理。”

“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我问。

他把名字告诉我，我听说过这家公司。他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扬客户根据他们提供的有关热门股的内幕消息，赚取了巨大的利润。这就是这家公司最擅长的地方。他们不是一般的投机商号，而是欺骗客户的股票经纪公司，他们声称自己是证券经纪商，却在交易单上做手脚，然而，凭借精心的伪装，他们让世人相信他们是正规的经纪商，从事合法的交易。他们是那类公司中最古老的一种。

他们是今年接连倒闭的几十家同一类型经纪商在那个时代的始祖。他们的一般原则和方法都一样，只是欺骗大众的一些特殊手段有点不同，因为老把戏已经广为人知，所以某些细节改动了一下。

这些人过去经常放风，可以买进或卖出某只股票——发出几百封电报，建议立即买进某只股票，又发出几百封电报，建议其他客户卖出这只股票，这是赛马场透露冠军马消息的老一套招术。于是买进和卖出的单子都会进来，公司通过一家可靠的证交所买进或卖出，比方说，1 000 股某只股票，拿到一张正规的回报单，要是有个家伙不礼貌，胆敢说他们在客户的单子上做手脚的话，他们就会把回报单拿给他看。

他们过去还经常在公司里组建自由加入的炒作小组，允许他们的客户书面授权他们，以客户的名义，用客户的钱，根据他们自认最好的判断，代客户进行交易，以此作为对客户极大的恩惠。这样，如果钱不见了，就连最爱吵架的客户也得不到合法的补偿。他们会在账面上做多一只股票，把客户拉进来，然后他们会采用老式的投机商号的冲洗手段，把几百个客户微薄的保证金洗光。他们谁都不放过，女人、小学老师和老人是他们最好的目标。

“我对所有的经纪商都痛心疾首，”我告诉这个黄牛，“我得好好考虑一下。”我离他而去，以免他再跟我多说话。

被屠宰的羔羊

我打听了这家公司，要找到一个曾经在那家公司赚到钱的人相当困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三章
我绝对正确——却赔得身无分文

难,但最终我还是找到了。我碰到一个家伙,他告诉我一则故事,他说,有一天他看到公司发出 600 封电报,建议客户买进某只股票,又发出 600 封电报给其他客户,大力敦促他们立即把那只股票卖掉。

“对,我知道这把戏。”我对那家伙说。

“不错。”他说。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电报给那些人,建议他们把所有的利润轧平,并且买进——或卖出——另一只股票。我问公司里的资深合伙人:“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前一部分我懂,你们的一些客户在账面上一定暂时能赚到钱,即便他们和其他人最终都会亏钱。但是,像这样发电报,你们只会把他们统统杀光。这是什么高招?”

“唔,”他说,“无论如何,客户肯定会输钱,不管他们买什么股票,怎么买,在哪里买,或什么时候买。他们的钱亏掉之后,我就失去了这些客户。我不妨尽量在他们身上多捞点钱——然后再找一批新的客户。”

我坦白地承认,我不在乎这家公司的商业道德。我对泰勒公司痛心疾首,这种感觉驱使我对他们实施了报复。现在我对这家公司已经没有任何这种感觉。他们也许是骗子,或者有可能不像所描述的那么黑。我不打算让他们替我做任何交易,或者遵照他们的内幕消息,或者相信他们的谎言。我关心的只是积累一笔资金,回纽约进行大笔交易。

不管怎么样,我已经下定决心,想看看这家公司在交易上比所谓的合法经纪商有什么优势。我没有多少钱能够当保证金,在单子上做手脚的公司在这方面自然要宽大得多,因此在他们公司里,几百美金可以好好玩一把。

我到他们那里,和经理本人谈了谈。当他发现我是一名交易老手,以前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里开过户,而且还把带去的钱全部亏光后,他不再保证如果我让他们代我投资,一分钟可以赚 100 万。他以为我是个永远的傻瓜、股痴之类的人物,总是在玩股票,总是在亏钱,是经纪商稳定的衣食父母,不管是在单子上作假的经纪商,还是乐于赚取佣金的经纪商,都是这样。

我只是告诉经理,我要找的是能正当地执行单子,因为我总是用市价交易,我不希望拿到的回报单上显示的价格与报价机的价格有半点或整点的差异。

他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任何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们都愿意做。他们想接我的生意,因为他们想让我见识一下,什么是高档的经纪商。他们

雇用了这一行最杰出的人才。事实上，他们以执行单子而闻名。如果报价机的价格与回报单的价格有任何差异，总是对客户有利，只是他们当然无法保证这点。如果我在他们那儿开户，他们可以用电报传来的价格买进卖出，他们对自己的经纪人非常有信心。

这样自然表明，我在他们那里交易，实际上就好像我在投机商号交易一样——也就是说，他们会让我以下一个报价进行交易，我不想表现得太急切，所以我摇摇头告诉他，我想我那天不打算开户，但是我会让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开户。他极力敦促我立即开户，因为当天的市况很好，可以赚到钱。对他们来说那天的确很合适，市场很沉闷，价格只有微小的波动，正是说服客户进场，然后放风炒作，造成价格剧烈波动，把客户全部洗光的那种市场。我有些脱不了身。

我把我的名字和地址留给了他，从那天起，我开始收到预先付了费的电报和信件，敦促我买进这只或那只股票，他们说，他们知道有一个内线集团正打算把股价炒高 50 点。

我忙着四处打听，想尽量多了解其他一些同一类型的经纪商。在我看来，如果我确定能从他们的手里捞到我赚的钱，那么积累大笔资金的惟一方法就是在这些附近的投机商号里进行交易。

遭受欺骗

我尽我所能了解了一切之后，我在三家公司开了账户。我租了一间小小的交易室，安装了与这三家经纪商互联的直通线路。

我进行小额交易，这样刚开始他们不会被吓跑。总体来说，我赚了钱，他们毫不迟疑地告诉我，对于那些有直接线路通到他们公司的客户，他们期待做大生意。他们不喜欢胆小鬼。他们想，我的交易量越大，我亏的钱就会越多，被洗光的速度就越快，他们赚的钱就越多。要是你想到他们必定是跟普通人打交道，而普通的客户从财务方面来讲从来都无法长久地生存下去，那么，这种推测是相当有道理的。破产的客户不能够交易，半死不活的客户会抱怨、指桑骂槐、惹是生非，影响业务。

我还跟当地一家公司建立了联系，他们有线路直通纽约的联络人，这些联络人也是纽约证交所的会员。我安装了一台报价机，开始保守地进行

交易。这很像是在投机商号里交易，只是速度稍慢些。

这是我能打赢的游戏，我的确做到了。我从来没有到过赌十次赢十次的完美境地，但我总体是赢的，一周又一周地赢钱。我又过得很好了，但总是存一点钱，积累资金，准备带回华尔街去。我又装了两条线路，直通另外两家这种类型的经纪公司，总共接了五条线——当然都是通到我的小公司。

有时候我的计划会出错，我的股票没有按照模式波动，而是与过去应有的表现正好相反。但是，他们没有让我遭受沉重的打击——他们做不到，因为我的保证金不多。我和我的经纪商之间的关系相当友好。他们的账户和记录并不总是与我的一致，而当中的差异恰好都对我不利。奇怪的巧合——绝不可能！但是我为自己争取，最终通常以我的方式计算。他们一直希望把我从他们那里拿走的钱再从我这里拿回去。我想他们把我赚的钱看做是暂时性的贷款。

他们真的不道德，因为他们靠设圈套或欺骗赚钱，而不满足证券经纪商应得的比例。由于傻瓜总是亏钱，当他们在股票上赌博时——他们从不搞真正的投机——你会认为这些家伙应该从事所谓的合法的非法经营。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抓住客户就能致富。”这句老话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好像从未听说过这句话，不满足简单的骗钱方法。

他们好几次都设法用老把戏骗我。有几次他们还真坑了我，因为我没注意。他们总是在我交易金额比平常多的时候坑我。我指责他们不道德或比不道德还糟，但是他们总是否认，结果我又恢复了平日的交易。与骗子做生意的好处是，只要你不停止与他做生意，他总是会原谅你抓他的小辫子。这种事对他来说没什么大不了。他非常愿意向你做出让步。真是宽宏大量的人！

轻微的惩罚

后来我下定决心，不能让这些骗子的把戏妨碍我积累资金的速度，于是我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我挑选了一只曾经炒作过的投机热门股，现在已经变得冷门的股票。如果我挑选一只从不热门的股票，他们就会对我起疑心。我向我的五家经纪商下了委托单，买进这只股票。他们接受单子之

后，等待报价纸带上出来的下一个报价，而我则通过我那家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发出一张单子，以市价卖出 100 股那只股票。我迫切要求他们采取快速行动。噢，你可以想像卖单到达交易所大厅时发生的情形，这是一只走势钝化的冷门股，一家有外地业务的经纪公司正打算马上把它抛掉。有人手上一定有成本低廉的股票，但是打印在报价纸带上的交易价格是我在五张买单上准备买进的价格。总体来说，我是用较低的价格做多这只股票。那家空中交易公司问我听到了什么，我说我听到了一个利多消息。就在市场收盘前，我发了一张单子给我的可靠的经纪商，让他们买回那 100 股，要求他们别浪费任何时间，说我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维持空头部位，并且我不在乎他们花多少钱。所以他们发电报到纽约，这张买进 100 股的单子很快就造成股价上涨。我当然也向我的五家朋友发出卖出 500 股的单子。这一招的结果很令人满意。

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没有采取补救措施，所以这招我在他们身上用了好几次。我对他们的惩罚不敢严厉到他们罪有应得的地步，因此，我每次只操作 100 股，很少超过 1 点或 2 点。但是这样做有助于增加我的积蓄，为我的下一次华尔街之旅作准备。我有时会改变操作程序，放空某只股票，不做过头。每次尝试，我都净赚 600 或 800 美元，对此我很满意。

一天，这招简直太管用了，股价居然波动了 10 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料。事实上，正巧我在一家经纪商那里操作 200 股，而不像平常那样操作 100 股，不过在其他四家，我只操作 100 股。这对他们来说有些太过分了。他们像小狗一样大为不满，开始在通讯线路里说三道四。所以我去找那位经理，就是以前急着要叫我开户，每次我抓到他对我耍花招时，都表现出如此宽容的那位经理，他当时说的话，以他的职位来讲，的确是很大言不惭。

“这只股票有人在市场上作假，我们不会付你一分钱！”他发誓。

“你们接受我的买单时，市场上可没人作假。当时你们让我进场，对吧，现在你们必须得让我出场。你们要是公平的话，可不能耍赖，对吧？”

“不，我可以耍赖！”他大声嚷嚷道，“我可以证明有人在搞鬼。”

“谁在搞鬼？”我问。

“某些人！”

“他们在搞谁的鬼？”我问。

“你的一些朋友一定有份。”他说。

但是我告诉他，“你很清楚我喜欢单干。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点。

自从我开始交易股票起，他们就明白这点。现在我想给你一些忠告：你派人去给我拿钱。我不想搞得不愉快。就照我的话去做。”

“我不会付钱。这笔交易有人作弊。”他嚷嚷道。

我无心再跟他谈下去。因此我告诉他：“你现在立刻把钱付给我。”

他又咆哮了一会儿，直截了当地指责我是骗子，但是他最后还是把现金给了我。其他几家公司没这么粗暴。在某一家公司里，经理一直在研究我操作这些冷门股的手法，当他接到我的单子后，他真的替我买了那只股票，然后私下里给自己买了一些，他赚了一些钱。这些家伙不在乎被客户起诉犯有诈骗罪，因为他们通常都准备了良好的专业法律保护。但是他们害怕我会断了他们的生财之道——他们在银行里的钱我查封不了，因为他们很小心，不会让任何资金暴露在那种危险中。让人知道他们很精明，伤害不了他们，但是赖账的名声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客户在他们的经纪商那里亏钱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但是，客户赚了钱却拿不到手，这可是投机客六法全书中最严重的罪行。

我从五家公司都拿到了钱，但是 10 点的暴涨结束了我对那些骗徒倒打一耙的令人愉快的消遣活动。他们密切注意寻找他们自己用来欺骗几百个可怜的客户的小花招。我又恢复了我正常的交易，但是市场并不总是配合我的操作系统——也就是说，由于他们限制我下单的金额，我无法赚到大钱。

一次有收获的中途停留

我就是这样干了一年多，在此期间，我用我能想到的每一个招术，在那些空中交易公司里炒股赚钱。我过得很舒服，买了一辆汽车，我不限制自己的开支。我必须赚到一笔资金，但同时我也必须得生活。如果我对市况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就花不完赚来的那么多钱，因此，我一直能存点钱下来。如果我判断错误，没有赚到钱，我也就没法花钱。就像我说的，我积蓄了一笔可观的钱，五家空中交易公司里也没有那么多钱可赚，于是我决定回纽约去。

我自己有一辆车，我邀请了一位也是交易者的朋友，一起开车去纽约。他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们就动身了。我们在纽海文(New Haven)停了下来

吃晚饭。在旅馆里，我遇到了一位以前在交易时候认识的老熟人，他跟我说了些事，其中提到镇上有一家空中交易公司，生意做得相当不错。

我们离开旅馆，继续往纽约赶路，但是我沿着那家投机商号所在的那条街开车，想看看它的门面到底如何。我们找到了那家投机商号，经不起诱惑，停下车朝里面看了看。这家投机商号不是很豪华，但是你可以看到熟悉的黑板、客户，投机游戏正在进行。

经理看上去好像曾经当过演员或是一名政治演说家，他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早上好的样子，就好像他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用显微镜去寻找早晨的美妙，结果找到了，并且把你和蓝天、阳光、公司资金都当成是他发现的礼物。他看到我们开了一辆气派的轿车，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年轻，又无忧无虑——我想我看上去还不到 20 岁——他自然断定我们两个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我没告诉他我们不是学生，他没给我机会说明，他开始发表演讲，说他看到我们很高兴，愿意找把舒适的椅子坐下来吗？我们发现那天早上的市场表现得特别博爱，事实上，市场正打出要增加大学生零花钱的口号，而有史以来，聪明的大学生的零花钱从来都不嫌多。但此时此地，靠着报价机的仁慈，第一笔小小的投资就可以让你收回几千美元。一个人的零花钱多得用不了，这正是股票市场所渴望的。

我想，既然投机商号里的这个好心人如此急切地想要我们做交易，如果不做就太遗憾了，所以我告诉他我会照他的话做，因为我听说好多人在股市里赚了很多钱。

我开始交易，非常保守，但是赚了之后便加大金额。我的朋友跟着我做。

我们在纽海文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 9:55 来到那家热情的投机商号时，那位演说家见到我们很高兴，揣摩着哪天风水可以轮到他。但是，我那天净赚了将近 1 500 美元。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投机商号，碰到那位伟大的演说家，交给他一张卖出糖业的单子，他迟疑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接了——一言不发！股票下跌了一点，我结束交易，把单子给他。我正好净赚 500 美元的利润，还有 500 美元的保证金。他从保险柜里取出 20 张 50 美元，非常慢地点了三遍，接着又当着我的面点了一遍。他的手指好像在冒胶水，以至于这些钞票紧紧地粘着他，但最终他还是把钱交给了我。他双臂交叉，一直紧紧咬住下唇，目不转睛盯着我身后窗子的顶部。

重返华尔街

我告诉他我想卖出 200 股钢铁。但是他一动不动。他没有听到我的话。我重复了一遍，只是把 200 股改为 300 股。他把头转过来。我等着他开口说话。但他只是看着我。然后他咂了咂嘴，咽了一下口水——好像准备攻击罪不可赦的反对党渎职政客 50 年来实施的暴政。

最后他冲我手上的钞票摆了摆手，说道，“把那些玩意儿拿走！”

“把什么拿走？”我说。我还真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们要上哪儿去，大学生？”他非常动情地说。

“纽约。”我告诉他。

“这就对了，”他说，点了大约 20 次头。“这就太对了。你们真应该离开这里，因为我现在知道你们两个的货色——两个学生！我知道你们不是，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哼！没错！就是这样！”

“是吗？”我很客气地说。

“没错。你们两个——”他停了一下，然后一改在国会发表演说时的口气，咆哮道：“你们两个是全美国最大的骗子！学生？哼！你们一定是一年级新生！哼！”

我们没睬他，走了，让他一个人自言自语。他可能不是那么在乎钱。没有一个职业赌徒会很在乎钱。游戏里有的是钱，风水一定会轮流转。他被我们愚弄了，这伤了他的自尊心。

这就是我第三次试图重返华尔街的情形。我当然一直在潜心研究我的操作系统，设法找出真正的问题，找出害我在富勒顿公司失败的原因。我在 20 岁的时候就赢得了我的第一笔 1 万美元，又把钱赔光了。但是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我不顾时机，一年到头都在交易，因为当我无法根据研究和经验得出系统的交易时，我仍然进场赌博。我希望赢，却不知道我应该在合宜的时候赢。当我 22 岁左右的时候，我把资金积累到了 5 万美元，却在 5 月 9 日那天全赔光了。但是我知道亏钱的确切原因和情况。原因是报价纸带落后实际价格，加上在那可怕的日子里，股价震幅空前剧烈。但是从圣路易斯回来后，或者 5 月 9 日恐慌以后，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输。我有一些理论——即我认为自己在操作中找到的一些毛病

的补救措施。但是我需要实际的操作。

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输得一文不名更能教你不该做什么。而当你知道不该做什么才不会亏钱的时候,你开始学会该做什么才会赢!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第四章 25 万美元的直觉

技术分析家对于拉斐尔在这一部分所叙述的许多内容大加赞赏，因为这些内容涉及解读报价纸带和使用图表的好处和缺陷。这些内容也非常有趣，因为它讲述了直觉如何使利文斯顿赚大钱的故事，与其他有关交易原则的故事有些相反。

报价纸带在 1867 年问世，之后经过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的改进，成为传送股票价格的主要工具。在几年之内，两种报价纸带同时并存，都传送纽约证交所的股票价格。第一种连接会员公司与纽约证交所的交易大厅，客户通过这种方式执行他们的委托单和接收成交后的回报单。采用这种方式的银行和经纪商被称为“空中交易公司”，他们通过报价纸带互相联系，进行交易。在文章发表后的几年内，国家城市公司(The National City Company)成了全国最大的空中交易公司，它是纽约国家城市银行(The City Bank of New York)的一家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向大多数小投资商出售股票。

第二种报价纸带向全国的股票经纪商和其他有资格的用户发送价格。这也是股票投机商号所需的那种，但是西联(Western Union)却不用。接收价格的打印机被称为报价机。利文斯顿在叙述中提到的是第二种类型，因为他和其他的读盘手必须在价格成交的时候才能分析出某只股票的好坏。

许多交易者还提到图表能描述某只股票价格的变化轨迹,就像如今一样。技术分析很盛行,因为这比了解公司业务或财务报告的基本情况要容易,尤其当财务报告的统一格式还未建立的时候,更是如此。被普遍认可的会计原理在 1934 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建立之后才被推广。这一事实使得利文斯顿所称的那些“股虫”所采用的图表分析和报价纸带解读的方法显得很明智,因为许多财务信息不是一直都能够相信的。有些时候,交易者对价格趋势的信赖可以超过对公司所透露的其自身的财务信息的信赖。

利文斯顿开始讲述雄心勃勃的交易者喜欢读的那种故事。故事中说到,他并不始终是一个赢家,而是不得不发展一套系统的交易方法。利维摩尔在他后来的生涯中发展了一套投机方法,就是赌客和交易者多年来一直在使用的那种操作系统。

查尔斯·盖斯特

我第二次见到劳伦斯·利文斯顿是在他家里。我们坐在他的图书室,他递给我一根雪茄。

“我不抽烟,”我告诉他,“但是我喜欢倾听。”

他点点头,点燃了一根雪茄,一言不发。我没打扰他。不久他开口说道:

一般的股痴——他们过去常常被称为股虫——会犯错,我想,过度专业化和其他原因一样重要。这意味着由于缺乏灵活性,他们必须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不管主要的法则有多僵化,投机游戏毕竟并不完全是数学或固定的规则。即便在我看盘的时候,也牵涉一些超出纯算术或规律的东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四章 25万美元的直觉

西。其中有我称之为股票行为的东西，就是股票的动作，它能让你判断股票会不会按照你观察记录下来的先前情况进行运动。如果某只股票表现不正常，你就不要去碰，因为如果无法精确说出哪里不对劲，你就无法判断它运动的方向。没有诊断，就没有推断。没有推断，就没有利润。

注意股票行为和它过去的表现，这是老生常谈的事情。这就好比赛马的成绩记录单。我第一次到纽约时，有一个法国人经常在一家证券商的公司里谈论他的图表。起先我以为他是公司好心养的怪人。后来我得知他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最能感动人的演说家。他说惟一不会撒谎的东西是数学，因为数学根本无法说谎。他根据自己的曲线图可以预测出市场的动态。并且他能够分析曲线图，说明——比如——为什么基涅在他著名的埃特奇森特别股（Atchison Preferred）多头炒作中表现得很正确，而在后来的南部太平洋集团（Southern Pacific）的炒作中却犯了错。在不同的时期里，一个又一个的职业交易手尝试了这个法国人的方法——然后又回到他们原有的不科学的方法赚钱。他们说，他们靠运气赚钱的方法比较便宜。我听那个法国人说基涅承认这些图表 100% 正确，但是又声称，这方法太慢，不适合在活跃的市场中使用。



图表与报价纸带

后来有一家公司专门保留日线图。只要一看，就可以知道每只股票几个月来的走势。比较个股与大盘的走势，然后记住一些规则，客户就能够

判断他们根据道听途说的消息买进的股票是否真的会涨。他们把图表当作一种补充信息的来源。如今，在数十家经纪商那里，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交易图表，都是统计专家事务所制作的现成图表，既包括股票，又包括商品。

我应该说，图表能帮助看得懂图表的人，或者说，能够帮助吸收图表信息的人。我自己喜欢看报价纸带。然而，普通的图表看客容易变得鬼迷心窍，认为底部和顶部就是股票游戏的一切。如果他把这种信心推到理智的极限，他势必会破产。有一个极其能干的人，曾经是一家著名的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的合伙人，他真的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数学家。他毕业于一家著名的技术学院。他根据对许多市场——股票、债券、谷物、棉花、货币等等——所作的非常认真又细微的研究，设计出了一些既合理又详细的图表。他回到很多很多年前，追溯了相关系数的周期性的运动——哦，一切他都研究到了。多年来，他在股票交易中使用自己的图表。他所做的其实是利用一些极其高明的平均法。他们告诉我，他经常赚钱——直到世界大战打破了所有的成规为止。我听说他和他的一大群追随者亏损了几百万，最后停止交易。但是在大势看涨或看跌时，就连世界大战也无法阻止股市成为一个多头或空头市场。一个人想赚钱，所需知道的一切就是评估大势。

我不是有意岔开话题，但是当我一想到我在华尔街的最初几年，我就会情不自禁。我现在知道当时不知道的东西。我想到了我因无知而犯下的错误，因为这些正是普通的股票投机客年复一年所犯的错误。

我回到纽约，第三次试图在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打败市场时，我交易得很热络。我不期待像在投机商号里表现得那么好，但是我想，过不了多久，我的表现会更出色，因为我可以用更大量的资金操作。然而，我现在可以看出我主要的问题，就是无法抓住股票赌博与股票投机的重大差别。尽管如此，由于我具备七年看报价纸带的经验以及玩这种游戏的某种天赋，我的赌本不只是真的替我赚了一笔财富，而是赚到很高的利率。我像以前一样有赢有输，但总体来说赚到了钱。我赚得越多，就花得越多。大多数人通常都有这样的体会，不见得赚钱轻松的人才会如此，而是每一个没有守财奴天性的人皆如此。像老拉塞尔·赛吉(Russell Sage)一些人，赚钱和存钱的天性发展得一样好，当然他们死的时候，富得要



命。

每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我一心一意从事打败股市的游戏，下午三点过后，我一心一意享受我的生活。请别误会。我从来不让享乐妨碍生意。我亏钱是因为我犯了错，不是因为我放荡不羁或挥霍无度。我从来不让精神恍惚或四肢麻木把我的游戏搞砸。我无法承受任何使我感到身心不健康的东西。即便是现在，我通常晚上十点前就上床了。年轻时，我从来不敢熬夜，因为睡眠不足，我就无法正确地做生意。我的表现比打平还好，这就是我认为无需剥夺我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原因。市场总是在那里源源不断地供应这些东西。我逐渐获得了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对自己的谋生手段的一种专业而冷静的态度。

空前的暴跌

我在操作中首先改变的是时间因素。我不能像在投机商号里那样，等待确定利润的到来，然后从中赚取1点或2点。如果我想在富勒顿公司抓住股价波动，我必须及早动手。换句话说，我必须研究会发生什么情况，预计股价波动。这听上去平凡至极，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我对游戏态度的改变。它一点一点地告诉我，赌股价波动和预测不可避免的涨跌之间、赌博和投机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

我必须花远远超过一小时的时间来研究市场——这种事我在世界上最大的投机商号里，从来没有学到。我对交易报告、铁路利润及财务和商业统计发生兴趣。当然我喜欢大额交易，他们称我为少年赌客，但是我也喜欢研究股价波动。对于能帮助我更明智地交易的东西，我从来不觉得厌恶。在我能够解决一个问题之前，我必须把它想得清清楚楚。当我认为我已经找到解决的方法时，我必须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我知道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证明，那就是用我自己的钱去证明。

现在看来我的进步似乎很慢，但是考虑到大致都能赚钱，我想我要尽可能地快速学习。要是我更多的时候亏钱，或许会鞭策我进行更持续的研究。我自然会找出更多的错误。但是我不敢肯定亏钱的真正价值，因为如果我亏得比较多，我就没钱来检验我在交易方法上所做的改进。

研究了我在富勒顿公司赢钱的操作方法之后，我发现，虽然我对市况

的判断经常是百分之百正确——我指的是我对市场情形和总的盘势的分析——我却没有赚到判断正确时应赚的钱。为什么我会赚不到？

从局部胜利中学到的东西跟从失败当中学到的东西一样多。

比如说，我从多头市场一开始就看好，我买股票证明我的观点。就像我清楚预测的那样，股价上涨了。到那时为止，一切都很顺利。但我还做了些什么？当然我听前辈们的话，抑制自己年少的冲动。我决心学聪明点，小心而保守地操作。每个人都知道，要这样做，惟一的方法就是赚取利润，然后在股价回档时买进你的股票。我就是这样做的，或者说，我设法这样做，因为我经常在获利之后，等待从没出现过的回档。我看到我的股票又上涨了10点，而我坐在那里，保守的口袋里稳稳地放着4点的盈利。他们说只要把钱赚到手，你就不会变穷。对，你不会变穷。但是，在多头市场只赚4点的利润，你也富不了。

我本该赚20 000美元的时候，却只赚了2 000美元。这就是保守给我的回报。当我发现自己所赚到的只是应赚的一小部分的时候，我发现了其他一些东西，那就是因为经验不同，傻瓜们也有差别。

新手一无所知，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明白这一点。下一级或第二级的傻瓜认为他知道很多，而且让别人知道他确实是这样。他是有经验的傻瓜，他做过研究——不是市场本身，而是更高级的傻瓜对市场所做的一些评论。第二级傻瓜知道如何在有些方面不像新手那样亏钱。就是这种半吊子的傻瓜，而不是百分之百的学徒，才是证券经纪公司一年到头真正的衣食父母。他平均可以熬三年半，相比之下，对于第一次攻击华尔街的人而言，他们一般只能维持一阵子，从3~30个星期。经常引用著名的交易格言和各种游戏规则的人，自然是那些半吊子的傻瓜们。他知道所有的禁忌事项——除了最主要的一条，那就是：不要当傻瓜！

这种半吊子傻瓜认为他已经长出了智齿，变聪明了，因为他喜欢在下跌时买进。他等待股价下跌。他根据股价从顶部跌了几点，来判断自己捡了多少便宜。在大牛市中，对规则和惯例一窍不通的十足的傻瓜会盲目地买进，因为他有盲目的希望。他赚到最多的钱——直到一次正常的回档一举把他的钱拿走为止。但是小心翼翼地偷懒的傻瓜所做的事情，跟我在自认为手法高明的时候一样——根据别人的智慧进行操作。我知道我需要改变自己在投机商号的交易方法，并且认为我正在利用变化的方法来解决我的问题，尤其是受到客户当中的交易老手推崇、具有极高价值的方法。

大多数人——我们把他们叫做客户好了——都很相似。你很难找到几个人能够诚实地说华尔街没有欠他们的钱。在富勒顿公司里，有你平日里见过的客户，各种等级都有！唔，有个老家伙跟别人不一样。首先，他比别人老得多；其次，他从不主动发表建议，也从不吹嘘他的盈利。他非常善于倾听别人的谈话。他似乎不太热衷去打听消息——也就是说，他从来不问说话的人听到什么或知道什么。但是如果有人给他消息，他总是非常客气地感谢提供消息的人。有时他会再三表示感谢——要是消息结果证明是正确的话。但是如果消息不对，他从不抱怨，因此没有人能够搞得清他是听从了消息，还是不予理会。公司里传说这个老家伙很有钱，可以做相当大的交易。但是从佣金来说，他没有对公司做出很多贡献，至少还没有到人人皆知的地步。他的名字叫帕特里奇（Partridge），但是他们在背后叫他火鸡，因为他胸膛很厚，而且习惯把下巴贴在胸口上，在各个房间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

阿默愤怒了

这些客户都乐于在别人的催促下，被迫做一些事情，好把失败归咎到别人身上，他们经常去找老帕特里奇，告诉他一个内线人士的朋友的朋友建议他们做某一只股票。他们会问帕特里奇说，他们没有听从消息去做，所以让他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但是，不管他们听到的是买进还是卖出的消息，老家伙的回答总是一样。

客户困惑地听完他的故事后，会问：“你想我应该怎么做？”

老火鸡会把头一歪，露出慈祥的笑容，凝视着他的客户朋友，最后他会很感人地说，“你知道，这是多头市场！”

我一再听他说“你知道，这是多头市场！”，就好像他给你一个用一张100万美元事故保险单包裹起来的无价之宝。当然我不懂他的意思。

一天，一个叫阿默·哈伍德（Elmer Harwood）的家伙冲进公司，写了一张委托单，把它交给职员。然后，他冲到帕特里奇先生身边，当时帕特里奇正很有礼貌地听约翰·范宁（John Fannings）讲一个故事，说那时他无意中听到基涅把一张单子交给他的一个经纪人，约翰跟着买进100股，赚了微不足道的3点，当然在约翰把股票卖掉之后，这只股票在三天内连涨了

24点。这至少是约翰第四次告诉他这个悲哀的故事，但是老火鸡照样同情地笑笑，就好像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阿默走到老头身边，没有跟约翰·范宁说一句道歉的话，就告诉老火鸡，“帕特里奇先生，我刚刚把克莱美汽车（Climax Motors）卖掉了。我的朋友说市场应该会回档，我应该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把它买回来。所以你最好也这样做。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持有这只股票的话。”

阿默疑惑地看着自己曾经给他原始消息叫他买进的这个人。

业余的或是免费提供消息的人总是认为，他拥有接收消息的身心，甚至在他知道消息真相之前，也是这样。

“是的，哈伍德先生，我仍然持有这只股票，当然如此啦！”火鸡感激地说道。看来他很感谢阿默能想到他这个老头子。

“唔，现在是你获利落袋，到下次回档时再买进的时候了。”阿默说，好像他刚刚给老头子填写了存款单一样。因为没有看到受益者脸上出现热切的感激之情，阿默继续说道：“我刚刚把手头的每一股都抛掉了。”



预感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四章 25万美元的直觉

从他的声音和讲话方式来看,每个人都会保守地估计,他卖了1万股。

但是帕特里奇遗憾地摇摇头,抱怨道,“不!不!我不能这样做!”

“什么?”阿默叫道。

“我就是不能这样做!”帕特里奇先生说。他感到非常为难。

“难道我没有给你消息,叫你买进吗?”

“你给我消息了,哈伍德先生,对此我非常感谢,我真的是非常感谢。

但是——”

“等等!让我说!难道那只股票在10天内没有连涨7点吗?难道没有吗?”

“是涨了,我很感激你,亲爱的小兄弟。但是我不能想着去卖那只股票。”

“你不能?”阿默问,自己也开始露出怀疑的神色。大多数提供消息的人到后来通常都会成为接受消息的人。

“不,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阿默凑得更近了。

“噢,这是一个多头市场!”老头这样说,就好像他给出了一个又冗长又详细的解释。

“这倒没错,”阿默说,因为失望,他显得有些生气。“跟你一样,我也知道这是个多头市场。但是你最好把你的那只股票脱手,然后在回档时再买进。你不妨摊低自己的成本。”

“亲爱的小兄弟,”老帕特里奇非常忧伤地说——“亲爱的小兄弟,如果我现在卖出那只股票,我会失去我的位置,那么我该上哪儿呢?”

阿默·哈伍德两手一摊,摇了摇头,走到我身边,想博取我的同情。“你吃得消他吗?”他低声问我,“我问你!”

我什么都没说。因此他继续说道:“我给了他一则有关克莱美汽车的消息。他买了500股,获得了7点的盈利,我建议他脱手,在回档时再买进,就是从现在来看,回档也是迟早的事。我告诉他时,你猜他说了些什么?他说,如果他卖掉了,他会失去工作。你懂这种话吗?”

“对不起,哈伍德先生,我并没有说我会失去我的工作,”老火鸡打岔道,“我是说我会失去我的仓位。等你像我这么老了,像我这样经历了许多好景和恐慌之后,你就会明白失掉仓位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就连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也一样。我希望这只股票会回档,

你可以在大跌的时候补仓，先生。但是我自己只能按照多年的经验进行交易。我为这些经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不想再浪费第二次学费。但是我仍然像钱存在银行里那样感激你。这是多头市场，你知道的。”他走开了，留下了一脸茫然的阿默。

老帕特里奇先生的智慧

老帕特里奇先生的话对我意义不大，直到我开始思考，许多次自己对市场总趋势做出如此正确的判断的时候，却没有赚到该赚的钱，此时我方明白他话中的含义。我越研究，越觉得这老家伙有多聪明。他在年轻的时候显然有过同样的缺点，知道自己的人性弱点。经验告诉他，这种诱惑难以抗拒，并且总是让他付出昂贵的代价，就像我一样，因此他不会去接受这种诱惑。

我终于明白老帕特里奇先生不断告诉其他客户“你知道，这是多头市场！”时，他其实想告诉他们，赚大钱不是看个股的波动，而是看主要的趋势——也就是说，不是靠解盘，而是靠评估整个市场和它的趋势，我想我在股票交易的教育中向前跨了一大步。

这里让我说一件事情：在华尔街呆了这么多年，赚赔了几百万后，我想告诉你的是：我的想法从来都没有替我赚过大钱，倒是我持仓观望，却赚了大钱。明白吗？持仓观望！对市场做出正确的判断一点也不算什么。你在多头市场总是能找到许多一开始就做多的人，在空头市场也是能找到一开始就做空的人。我知道许多人在最恰当的时机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们在价位显示最大利润的时候开始买进或卖出。他们的经验总是和我的吻合——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从中赚到真正的钱。既能做出正确判断又能持仓观望的人不太常见。我发现这是最难学习的一件事。但是，只有在股票作

手牢固地学会这点之后，他才能够赚大钱。交易者知道如何交易之后，赚几百万美元要比他在一无所知时赚几百美元来得更容易，这点可是千真万确的。

原因在于一个人可能看得直观而清楚，但是当市场从容不迫地打算朝他推断的必定的方向进行



时,他却开始变得不耐烦或怀疑起来。华尔街有这么多根本不属于傻瓜阶级,甚至不属于第三级傻瓜的人,却都亏了钱,原因就在于此。游戏并没有打败他们。他们打败了自己,因为他们虽然有头脑,却无法耐着性子持仓观望。老火鸡的做法和说法绝对正确。他不但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能够非常明智地、有耐心地持仓观望。

不理会大波动,设法抢进抢出,这些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没有人能够抓住所有的波动。在多头市场里,投资人的游戏就是买进后捂着,直到你认为多头市场已近尾声。要这样做,你就必须研究总体情况,而不是小道消息或影响个股的特殊因素。然后忘掉你所有的股票,忘掉是为了持有!耐心等待直到你看到——或者你想说,直到你认为你看到——市场状况转变,总体趋势开始反转。要这样做,你必须利用自己的头脑和眼光,否则的话,我的建议就会像告诉你低吸高抛那样,很白痴。放弃设法抓住最后一档——或第一档,这是任何人都能够学会的最有帮助的事情。这两档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他们让股票交易者付出了数百万美元的代价。这些钱累积起来已经多到可以造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水泥高速公路。

我在开始没那么不明智地交易之后,研究自己在富勒顿公司的操作时,注意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我最初的操作很少让我亏钱。那自然会让你决定一开始就做大。它使我对自己的判断深具信心,但有些时候,我会让别人的建议或自己的不耐烦破坏这一切。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心,他在这场游戏中是玩不了太久的。我学到的差不多就是这些——研究总体情况,建立仓位,并且坚持不动。我能够没有半点不耐烦地等待,也能够毫不动摇地面对下跌,因为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现象。我曾经放空10万股,并且看到马上会有反弹。我预计——并且预计得很正确——这种反弹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健康的,会给我的账面带来100万美元的盈利差别。然而我稳如泰山,看着我一半的账面盈利被洗掉,却未曾想到明智地进行补仓,反弹时再放空。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可能会失掉我的仓位,从而肯定会失去赚大钱的机会。只有大波动才能替你赚大钱。

市场教训

我之所以这么慢才学会这一切,原因在于我是通过错误学习的,在犯

错与意识到错误之间，总有一段时间要流逝，而在意识到错误与断定错误之间，流逝的时间更多。但同时我生活得很舒适，也很年轻，因此这一切弥补了失去的时光。在我的大部分盈利中，有些仍然是靠分析报价纸带获得的，因为当时的市场状况很适合我的方法。我也不像最初在纽约一样，经常亏钱，或亏得惹人生气。要是你想到我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破产三次，你就不会认为这是值得骄傲的事。而破产则是很有效的教育机构。

我没有迅速增加我的资金，因为我始终尽量享受生活，无愧于我所赚得的钱。我不愿剥夺像我这样的年纪和品位的人想要的许多东西。我有自己的汽车，当我能在股市中赚钱的时候，我看不出生活节俭有任何意义。股市只在星期日和节假日休市，一切就是这样。每次我找到亏损的理由，或者另一个错误的原因和情况时，我就在我的资产表上加入一个全新的禁忌事项。利用我每日增加的资产的最佳办法就是不节省我的生活开支。当然，我有一些有趣的经历，也有一些不太有趣的经历，但是如果我全部详细道来的话，我一定说不完。事实上，我能够毫不费力地想起来的一些事情，都是那些在交易中教了我有确定价值的东西的事情，以及一些增加我的股票操作知识——和了解自己的事情。

1906年春天，我在大西洋城度过了一个短短的假期。我把所有的股票都出了手，只想换着一换空气，好好休息一下。顺便提一下，我已经回到我最初的经纪商哈丁兄弟公司那里，我的账户变得相当活跃。我可以操作三四千股，这并不比我刚刚20岁时，在大都会公司操作的数目要大。但是，我在投机商号赌1点的保证金，与经纪商替我在纽约证交所实际买卖股票所需的保证金有一些差异。

当那次我在大都会公司放空3500股糖业时，我有一种预感，什么地方好像不太对劲，我最好结束这笔交易。我经常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一般也都服从这种感觉。但是有时，我对这种念头会嗤之以鼻，并且告诉自己，遵照任何这一类突然的盲目冲动颠倒自己的仓位，真的是愚蠢透顶。我把自己的直觉归因于雪茄抽太多、睡眠不足、肝气郁积之类所造成的精神不振。当我说服自己不理睬自己的冲动，并且坚持不动时，我总是有理由要后悔。我有十多次没有凭直觉卖出，第二天我会去市中心，市场可能表现得很强劲，甚至上涨，这时我就会告诉自己，如果我遵照盲目的冲动卖出，那该是多么愚蠢。但是再过一天，市场一定会跌得很厉害。什么地方一定出了点问题，我要是不那么聪明和理智，一定会赚钱。这显然不是生

理原因,而是心理原因造成的。

一种神秘的预感

有一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件事发生在 1906 年的春天,当时我正在大西洋城度假。有个朋友和我在一起,他也是哈丁兄弟公司的客户。我对股市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兴趣,正在享受休假。我总是能够放弃交易去游玩,当然除非市场异常活跃,或者我投入的资金量相当大。我记得当时是多头市场,总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股市放慢了脚步,但是人心很坚定,所有的迹象表明,股价会上涨。

一天早上,我们吃好早饭,读完纽约所有的晨报,看厌了海鸥抓起活蚌飞到空中 20 英尺处,然后再把蚌扔到又湿又硬的沙滩上,以便摔开后做早餐。我和朋友走到木板铺成的大道上,那里有我们白天干的最刺激的事情。

还没到中午,我们沿着木板大道慢慢地往前走,消磨时间,呼吸夹杂着咸味的空气。哈丁兄弟公司在木板大道上设有一家分公司,我们每天早上都会顺便进去一下,看看他们的开盘情况。这样做多半是出于习惯,因为我任何事情都不做。

我们发现市场强劲而活跃。我的朋友相当看好后势,手头持有一定量的股票,这是他在低好几点时买进的。他开始告诉我,持股等待更高的价格显然是很明智的做法。我没有太在意他的话,也懒得附和他。我正在看报价黑板,关注股价的变化——大部分股票都上涨——直到我的目光停在了联合太平洋(Union Pacific)这只股票上。我有一种感觉,我应该把这只股票抛掉。我无法陈述更多的原因,只是觉得想卖了它。我问过我自己为什么会那样想,却找不到任何放空联合太平洋铁路的理由。

我盯着黑板上的最后一个价格,直到黑板上不再出现这只股票的数字或任何其他有关的东西为止。我只知道我想卖出联合太平洋,却无法找到这样做的原因。

我看上去一定很古怪,因为一直站在我身旁的朋友突然用肘碰了碰我,问道,“喂,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



“困了吗？”他说。

“不，”我说，“我不困。我打算卖出那只股票。”我遵照自己的直觉总是赚钱。

我走到一张桌子旁，那里有几本空白的委托单。我朋友跟着我。我填了一张单子，以市价卖出 1 000 股联合太平洋，然后把单子交给经理。在我填单和他接单时，他始终都在微笑。但是当他看了单子之后，他的笑容不见了，他看着我。

“没问题吧？”他问我。但我只是看着他，他快速地把单子递给电报操作员。

“你在做什么？”我朋友问。

“我在卖这只股票！”我告诉他。

“卖什么？”他朝我大喊大叫。如果他是多头，我怎么可能是空头呢？一定有问题。

“1 000 股联合太平洋。”我说。

“为什么？”他非常激动地问我。

我摇摇头，表示我没有理由。但是他一定以为我得到了什么风声，因为他拽着我的手，把我拉到外面的走廊，让其他客户和爱管闲事的人看不到我们，也听不到我们谈话。

“你听到了什么？”他问我。

他很激动。联合太平洋是他心爱的一只股票，他看好这只股票，因为这家公司的利润和前景都很好。但是他愿意间接地听取利坏的消息。

“什么都没听到！”我说。

“你没听到？”怀疑的神情明明白白地写在他的脸上。

“我什么都没听到。”

“那你究竟为什么要放空？”

“我不知道。”我告诉他。我说的绝对是实话。

“哦，别装蒜了，拉瑞，从实招来吧，”他说。

他知道我一般都明白自己交易的原因。我卖出了 1 000 股联合太平洋，在如此强势的市场面前，我卖出那么多股，必定有非常正当的理由。

“我不知道，”我重复道，“我只是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无法给你任何理由。我只知道我想卖出那只股票。而且我想再卖出1 000股。”

我回到交易大厅,下单卖出第二笔1 000股。如果我卖出第一笔1 000股很正确,那么,我就应该多卖出一些。

潜意识的冲动

“究竟可能发生什么事?”我朋友追问,他下不了决心跟着我。要是我告诉他,我听到联合太平洋要下跌,他就会跟着卖出,连问都不会问我是听谁说的或者为什么。“究竟可能发生什么事?”他又问道。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我无法向你保证会发生哪种事,我也不会算命。”我告诉他。

“那你一定是疯了,”他说,“完全疯了,毫无理由放空那只股票,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卖出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确实想这样做,”我说,“我就是想这么做,跟任何事情一样。”这种感觉是如此的强烈,我又放空了1 000股。

对我朋友来说,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他抓住我的手说,“听着!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免得你把所有的股票都放空。”

我卖出的股票已经多到能满足自己的情绪了,于是我跟他出去了,不再等最后2 000股的回报单。对我来说,即便有最好的理由,放空这么多股,已经够疯狂了。

没有任何理由,尤其当整个市场如此强劲,没有迹象能让人想到放空的事情,并且放空这么多股,简直有些过分。但是我记得,以前有几次当我有同样卖出的冲动,却在没有卖出时,我总是有理由后悔。

我把其中的一些事情告诉朋友们,一些朋友告诉我,这不是第六感,而是潜意识的思维,是创造性的思维在发挥作用。正是这种思维让



艺术家做了一些伟大的事情，却不知道他们怎么会那样做的。或许对我来说，这是许多小事情积累后所产生的效应，这些小事情的个体并无多大意义，聚集在一起却很有力量。很可能我朋友的不明智的看多态度激发了一种逆反精神，我选中联合太平洋，是因为这只股票如此受人追捧。我无法告诉你第六感的原因或动机是什么。我只知道在股市上涨时，我放空了3 000股联合太平洋，然后走出哈丁兄弟公司在大西洋城的分公司。

我想知道最后2 000股卖出的价钱是多少。于是午餐之后，我们又来到公司。我很高兴看到整个市场很强劲，联合太平洋涨得更高了。

“我看你完了。”我朋友说。你可以看出他很高兴自己一股都没卖。

第二天，大盘又上涨了一些，我听到的只是我朋友说的一些幸灾乐祸的话。但是我确信自己卖出联合太平洋是对的，而我觉得自己正确时，从来不会变得不耐烦。有什么好不耐烦的呢？那天下午，联合太平洋不再上涨，到了收盘前，它开始下跌，很快就跌到我3 000股卖出的均价以下。我比以前更确信自己是对的，既然我那样想，我自然不得不多放空一些。于是，快收盘时，我又抛出了2 000股。

报价纸带会撒谎吗

我就是这样，凭着直觉放空了5 000股。就我能拿出的保证金来说，这是我在哈丁公司所能放空的极限。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我最好还是回到现场。

放空这么多股，对我来说有些过分，于是我放弃假期，当晚回到纽约。在那里，如果我有必要，我可以立即采取行动。

第二天，我们获得了旧金山地震的消息。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但是股市开盘时只跌了几点。多头力量正在发挥作用，公众没有对消息做出响应。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例如，要是多头的基础很牢固，不管同时是否有报纸称多头炒作在进行，某些消息传出时，不会像华尔街看跌时那样发挥应有的效应。

一切都得看当时公众的情绪而定。在这个例子中，华尔街没有评估灾难的程度，因为它不想这么做。当天收盘前，股价反弹了。

我放空了5 000股。灾难降临了，但是我的股票没遭殃。我的直觉是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四章

2.5万美元的直觉

一流的，但是我银行账户的存款却没有增加，甚至连账面利润都没有增加。我在大西洋城放空联合太平洋时，和我在一起的那位朋友感到既欢喜又忧伤。

他告诉我：“这种直觉的确很了不起，老兄。但是，比如人气和资金都在多头这一方时，对抗有什么用呢？他们肯定会赢。”

“给他们一点时间。”我说，我指的是股价。我不会回补，因为我知道地震造成的损失很惨重，联合太平洋一定是最糟的受害者之一。但是，看到华尔街这么盲目，实在是令人恼火。

“给他们一点时间，你的皮就会像所有其他的熊皮一样，摊在太阳底下晒干。”他向我保证。

“你会怎么做？”我问他，“就凭南太平洋和其他公司遭受几百万美元的损失，就买进联合太平洋吗？他们支付所有的损失之后，发红利的钱从哪儿来？你顶多可以说问题可能不像所描述的那样严重。但是光凭这条理由，你就能买进受到主要影响的铁路的股票吗？回答我这个问题。”

但是我所有的朋友都说：“对，听上去不错。但是我告诉你，市场不同意你的看法。报价纸带是不会撒谎的，对吧？”

“报价纸带并不总能立即说真话。”我说。

“听着，在黑色星期五之前不久，有人在跟吉姆·菲斯克(Jim Fisk)谈话，举出十大理由，说明为什么黄金一定会持续下跌。他说着说着，也受到了自己的话的感染，以至于他最后告诉菲斯克，他打算卖出几百万美元的黄金。吉姆·菲斯克只是看着他，说道，‘去！去卖啊！卖掉后请我参加你的葬礼。’”

“好，”我说，“如果那个家伙放空，看看他到底能赚多少！你自己也卖出一些联合太平洋吧。”

“我才不卖呢！我不是那种靠顶风作浪发大财的人。”

第二天，更加完整的信息传来之后，市场开始下跌，但即便到了那时，跌势也不太剧烈。我知道太阳底下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股价大幅下跌，于是我增加一倍的量，卖出 5 000 股。哦，到了那时，大多数人都认清形势了，我的经纪人也很愿意帮忙。这不是他们或我自己很鲁莽，也不是我对市场的估计很鲁莽。第二天，股市正式开始下调，大祸临头了。当然我竭尽全力，追求好运。我又增加一倍的量，卖出 1 万股。这是惟一能做的事。

我什么都不想，只想到自己是——百分之百正确——这是一个天

赐的良机。全看我自己如何把握。我卖出更多的股票。难道我不曾想到放空这么多股票,用不着一个大反弹,就会把我的账面利润、甚至可能把我的本金一洗而光吗?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就算我想了,对我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我并不是鲁莽地放空。我其实是很保守地在操作。我能够非常明白无误地分析报价纸带。任何人都无法不让地震发生,对不对?他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不花一分钱就让倒塌的房屋复原,不是吗?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内,就算把全世界所有的钱都拿来也无济于事,对不对?

警世之言

那不是豪赌,我不是在乱赌一气,也不是在进行鲁莽的交易。我不是一个疯狂的空头,也没有被成功冲昏头脑。我并不认为由于旧金山快从地图上消失了,整个国家都将变成一堆废墟。不,我的确不这么认为。我不指望会发生恐慌。第二天我发了财,赚得 25 万美元。这是我到那时为止所获得的最大利润,仅用了几天时间就赚到手了。第一天或第二天,华尔街没有注意这次地震。他们会告诉你,那是因为第一批消息不是那么令人担忧。但是我想,这是因为改变公众对证券市场的看法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甚至连职业交易手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反应迟缓、眼光短浅。

我无法陈述任何科学的或者幼稚的解释。我只是说我做了些什么,为什么那样做,以及结果是什么。我对第六感奥秘的关心程度,远不如我关心自己因此而赚到 25 万美元的事实。这意味着当时机来临的时候,我可以操作比以往更多的股票。

那年夏天,我到萨拉托加泉(Saratoga Springs)去。我照理应该是去度假,但是我密切关注市场。首先,我并没有疲倦到不愿多关心市场;其次,在那里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当时或曾经都积极投入股市。我们自然而然地会谈起股市,我注意到谈论和实际交易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其中一些人会让你想起那种像对待野狗一样跟脾气暴躁的老板谈话的胆大的职员——他跟你谈论股市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

哈丁兄弟公司在萨拉托加有一家分公司。他们的许多客户都在那里。但是我想,真正的原因是广告价值。在旅游胜地设立一家分公司仅仅是高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四章 25万美元的直觉

级的宣传广告。我经常进去,和其他人坐在一起。经理是从纽约总公司来的,人很好,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热心地帮助朋友和陌生人,并且要是可能的话,招揽一些生意。这是一个消息满天飞的好地方——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赛马、股市和跑堂的消息都有。公司知道我不听信任何消息,所以经理没有走到我跟前,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他刚刚从纽约总部得到什么秘密。他只是把电报递给我,说:“这是他们发过来的东西。”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当然,我关注着市场。对我而言,看报价黑板和阅读上面的标志是一种程序。我注意到,我的好朋友联合太平洋看起来好像要上涨。价格很高,但是这只股票表现得好像是有人在吃货。我观察了好几天,没有进行买卖,我越观察,越相信这只股票大致上有人在买进,这个人不是小角色,他不但拥有大笔的银行资金,而且对操作了如指掌。我想这是何等高明的进货手法。

我一旦确定这点之后,自然便开始买进,价位大约是在 160 点。这只股票继续表现得很出色,于是我继续买进,每次买 500 股。我买得越多,这只股票越强,却没有急速冲刺,我感到很安心。我看不出这只股票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再多上涨一大段,依我对报价纸带的分析来看,没有理由不上涨。

突然,经理走过来跟我说,他们收到一封来自纽约的电报——当然他们有直通线路——询问我是否在,当他们回答我在之后,又来了一封电报说:“留住他。告诉他哈丁先生想找他谈谈。”

我说我会等他,同时又买进 500 股联合太平洋。我想像不出哈丁能跟我谈些什么。我认为一定跟生意无关。我的保证金很充足,远远超过我买进所需的额度。很快,经理过来告诉我,哈丁先生想跟我通一个长途电话。

“你好,艾德。”我说。

但是他说,“你究竟怎么回事?你疯了吗?”

“是你疯了吧?”我说。

“你在做什么?”他问。

“你什么意思?”

“拼命买进那只股票。”

“怎么,难道我的保证金有问题吗?”

“这不是保证金的问题,而是你这么做,便成了一个十足的傻瓜。”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为什么拼命买进那只联合太平洋?”

“它在上漲啊!”

“上漲,見鬼吧!難道你不知道內線人士正在倒貨給你嗎?你在那里大概是最容易受騙的人。賭馬虧錢都比這個有意思。不要讓他們騙你。”

“沒人在騙我,”我告訴他,“我沒有跟任何人談起過這只股票。”

但是他反駁我說:“每次你做這只股票,你不能期待會有奇蹟來拯救你。趁你還有機會,趕快脫手,”他說,“在這樣的價位做多這只股票,根本是犯罪——這些黑幫正一噸一噸地倒給你。”

“報價紙帶上說,他們正在買進。”我堅持說道。

“拉瑞,當你的委託單開始湧進來的時候,我都快得心臟病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當傻瓜了。趕緊退出!立刻脫手!這只股票很有可能隨時崩潰。我已經盡到了我的責任,再見。”

一次便宜的教訓

艾德·哈丁是一個很聰明的傢伙,消息異常靈通,而且是一位真正的朋友。他不偏不倚,心腸很好。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以他的地位,他能聽到很多消息。我買進聯合太平洋,全憑我多年以來對股票行為的研究,以及我對某些跡象的領悟能力。經驗告訴我,這些跡象通常預示著大漲的出現。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麼變化,但是我想,我一定得出了結論:我通過研讀報價紙帶,認定這只股票正在被人吸進,而報價紙帶表現得不真實,完全是因為有一個很高明的內部炒作集團在做手脚。或許艾德·哈丁煞費苦心,阻止我犯他如此肯定的天大的錯誤,讓我動了心。他的頭腦和動機都不容置疑。不管是什麼讓我決定聽他的話,我都無法告訴你,但是我的確聽了他的話。

我賣出了所有的聯合太平洋。當然,如果做多不聰明,那麼不做空也同樣不聰明。所以在我拋出所有做多的股票之後,我反手做空 4 000 股。我出手的價位大多在 162 點。

第二天,聯合太平洋公司的董事會宣布,發放 10% 的紅利。起初,華爾街沒有人相信這個消息。這很像是走投無路的賭徒使出的亡命招術,所有的報紙都抨擊董事會。但是當華爾街猶豫不決的時候,市場沸騰了。聯

合太平洋率先以巨大的成交量创下了一个新的高价位记录。一些场内交易人员在一小时内赚了一大笔钱，我记得后来听说一个相当迟钝的专家无意中犯了一个错误，居然赚进了 35 万美元。第二个星期，他把席位卖掉，一个月后，他成了绅士农夫。

一听到宣布那史无前例的 10% 的分红的消息时，我当然意识到，不遵照自己的经验，听信消息人士的话，我活该倒霉。由于朋友的怀疑，我把自己的信念丢在一边，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不偏不倚，而且通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一看到联合太平洋创下了新的高价记录，我就对自己说，“这不是我应该放空的股票。”

我的所有家当都放在哈丁公司当保证金。知道这个事实，我既不高兴，也没变得顽固不化。情形很明显，我对报价纸带的分析很正确，却让艾德·哈丁动摇了我的决心，成了一个傻瓜。指责别人毫无意义，因为我的时间输不起。而且，一切既成事实，已经覆水难收。于是我下单回补空头部位。当我下单以市价买进 4 000 股联合太平洋时，股价大约是 165 点。照这个价格，我亏损了 3 点。经纪人替我完成回补时，有一些股票分别是以 172 点和 174 点买进。当我拿到回报单时，我发现艾德·哈丁的好心干预让我亏损了 4 万美元。对于一个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人来说，这个代价不算高！这是一次便宜的教训！

利文斯顿的交易方法

我并不担心，因为报价纸带依然显示价格会继续走高。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波动，董事们的行为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这次我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当我发出第一张单子，回补 4 000 股的空头部位时，我决定按照自己对报价纸带的分析来获利，所以我做多头。我买进 4 000 股，一直捂到第二天上午再卖出。我不但弥补了原来亏损的 4 万美元，另外还赚了大约 1.5 万美元。要不是艾德·哈丁想设法保全我的钱，我肯定发了大财。但是他帮了我一个大忙，因为我深信，正是那次事件的教训，让我完成了交易者的学业。

这并不是说我所需要学习的是不听利好消息，而是根据自己的当下之

意。我是说我获得了自信，最终能够摆脱旧的交易方式。那次在萨拉托加的经历是我最后一次撞大运的偶然事件。从那时起，我开始考虑市场的基本形势，而不是考虑个股。我在艰苦的投机学校里，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年级，这一步既漫长又困难。

我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告诉别人，我是看多还是看空。但是，我不会叫人买进或卖出某一只股票。在空头市场里，所有的股票都下跌，而在多头市场里，股票都上涨。当然我不是说，在战争造成的空头市场里，军火股就不会上涨。我指的是总体情况。但是普通人不希望别人告诉他现在是多头还是空头市场。他想让别人明确地告诉他，买进或卖出某一只股票。他想不劳而获，不希望工作，甚至希望不必思考。让他数一下从地上捡到的钱，他都嫌太麻烦。

我没有那么懒，但是我发现考虑个股比考虑大盘容易，继而考虑个股波动比考虑大盘走势要容易。我必须改变，最终我做到了。这件事说来话长，今天晚上是讲不完的。

利文斯顿结束了他的谈话，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

我说：“太好了。但是你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想问问你。你说你总是在上涨的市场里买进。我记得你说这是买进股票的最轻松的方式。”

“没错。但关键不在于尽可能以低价买进或以高价放空，而在于在适当的时候买进或卖出。当我看空卖出股票时，每次卖出的价格一定要比前一次低。当我买进的时候，情况正好相反。我必须得以不断攀升的价位接盘，股价下跌时，我不做多，我在股价上涨的时候买进。”

“为什么？”我问。利文斯顿继续说道：

让我告诉你我是如何操作的：假设我买进某只股票，在 110 点买进 2 000 股。如果我买进以后，股票上涨到 111 点，我的操作至少暂时是正确的，因为股价涨了 1 点，让我赢得了利润。由于我正确无误，我进场又买入 2 000 股。如果市场还在上涨，我会第三次买进 2 000 股。比如价格涨到 114 点，我想我暂时已经买够了。我现在有了可以操作的交易基础。我做多 6 000 股，平均买入价 $111\frac{3}{4}$ ，该股票目前的抛盘价是 114 点。那时我不会再买进。我会持仓观望。我认为涨了一段时间之后，肯定会出现回档。我想看看市场在回档之后会怎么表现。很可能会回档到我买进第三笔股票的价位。比如说，股价在走高之后，回落到 $112\frac{1}{4}$ ，然后反弹。就在股价

回落到 113¼ 时，我快速发出一张单子，买进 4 000 股——当然是以市价买进。如果我以 113¼ 买入那 4 000 股，我知道出问题了，我会发出一张试验性的单子——也就是说，我会卖出 1 000 股，看看市场怎么接盘。但是，假设我在 113¼ 的价位发出买入 4 000 股的单子，结果在 114 点买到 2 000 股，在 114½ 点买到 500 股，其余股票的买入价一路都在涨，结果我以 115½ 点的价位买进最后的 500 股。正是买进 4 000 股的情形让我知道在特定的时间买进那只特定的股票是否正确——当然我的操作始终有一个大前提——我已经很完整地检验过大盘趋势，基本呈现出利多的迹象。我从来不想太便宜或太容易买到股票。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有关怀特的故事，他当时是华尔街最大的股票作手之一。他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头，市场把他磨炼得很睿智，而且勇气十足。根据我所听到的，他在巅峰时期干过几件漂亮的事。我想我听说起过，你很了解他。那么我就用不着多介绍他了。

故事发生在早年，当时美国糖业是市场上最持续不断迸出火花的股票之一。公司老总哈维梅尔(H. O. Havemeyer)正处在权力的巅峰期。我从老前辈们的口中得知，哈维梅尔和他的那帮人拥有十分惊人的资金和才智，可以成功地炒作他们自己的股票，保证每一笔交易都赢钱。他们告诉我，哈维梅尔在那只股票上修理过的职业小交易手的人数，比任何其他内线人士在其他股票上修理过的人数要多。一般说来，场内交易人员会破坏内线人士的炒作，而不是帮助他们。

迪肯·怀特的消息

一天，一个认识迪肯·怀特的人冲进办公室，非常兴奋地说，“迪肯，你告诉过我，如果我得到任何好消息，就立刻来找你，如果你利用了这个消息，你就替我挂进几百股。”他停下来喘了口气，等待对方的确认。

迪肯以他惯有的若有所思的样子看着他，说道：“我不知道我是否确切地告诉过你那件事，但是我愿意支付我能够使用的消息。”

“噢，我为你带来了一条消息。”

“那很好，”迪肯说，他显得如此友善，于是那个通风报信的人壮着胆子的说，“迪肯先生，那我就告诉你。”然后他凑上前去，这样别人就听不见了，他

对迪肯说道，“哈维梅尔正在买进糖业。”

“是吗？”迪肯相当平静地问道。

那位通风报信者一听急了，他煞有介事地说，“是的，先生。他在拼命买进。”

“老兄，你确定吗？”老迪肯问。

“迪肯，我知道这是确切的消息。那帮内线炒作集团正在全力买进。这事跟关税有关，糖业的普通股会让人赚大钱。它会超过特别股的价钱。这意味着起码稳赚 30 点。”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老家伙从老式的银框眼镜上端看着他，他戴上这副眼镜是为了看报纸带。

“我这样认为？不，不是我这么认为，而是我确信是这样。绝对没错！哦，迪肯，当哈维梅尔和他朋友像现在这样买进糖业的时候，他们不净赚 40 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在他们买到足够的股票之前，看到市场随时违背他们的意志，暴涨起来，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经纪商手里的筹码已经没有一个月之前那么多了。”

“他在买糖业，对吧？”迪肯心不在焉地重复着他刚才的话。

“在买进？不，他在以最快的速度扫货，根本不限定价格。”

“真的？”迪肯就这么说了一句。

但是，这已经足以让那位通风报信者恼火了，他说，“这是真的，先生！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消息。绝对可靠。”

“是吗？”

“当然是，这消息应该非常有价值。你打算用吗？”

“哦，是的，我打算用。”

“什么时候？”那位通风报信者狐疑地问道。

“马上用。”迪肯喊道，“弗兰克！”这是他最精明的经纪人的名字，他当时正在隔壁的房间。

“来了，先生。”弗兰克应声道。

“我希望你到大厅，卖掉 1 万股糖业。”

“卖掉？”通风报信者大叫。他的声音如此痛苦，以至于急急忙忙往外走的弗兰克停下了脚步。

“怎么，是卖掉啊。”迪肯温和地说。

“但是，我跟你所说的是，哈维梅尔在买进！”



“我知道你是这么说的，老兄，”迪肯平静地说道，然后扭头对经纪人说：“快点，弗兰克！”

弗兰克匆匆去下单，通风报信者涨红了脸。

“我来这里，”他气呼呼地说道，“带来了我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消息。我告诉你这个消息，是因为我把你当作朋友，而且正直无私。我原本希望你根据这个消息操作……”

“我是在这么做。”迪肯用平静的口吻打断他的话。

“但是我告诉你，哈维梅尔和他那帮人正在买进！”

“没错。我是听你这么说的。”

“买！买！我是说买！”通风报信者尖叫。

“没错，买！我明白你说的话，”迪肯安慰他。迪肯站在报价机边上，在看报价纸带。

“但是你却是在卖出。”

“是的，卖出1万股。”迪肯点了点头说，“当然是卖出。”

迪肯采取行动

他不再说话，专心致志地看报价纸带，那个通风报信的人凑过去，看看迪肯究竟看到了什么，因为这老家伙很狡猾。当他正从迪肯的身后伸长脖子看报价纸带时，一个职员拿着一张单子进来了，显然是弗兰克送来的回报单。迪肯只是稍稍瞥了一眼。他已经从报价纸带上看出了他的委托单的执行情况。

看过报价纸带后，他对那个职员说，“叫他再卖掉1万股糖业。”

“迪肯，我向你保证，他们真的在买进那只股票！”

“哈维梅尔先生亲口告诉你的吗？”迪肯平静地问道。

“当然没有！他从来不会告诉别人任何事情。他连帮他最要好的朋友赚一分钱的事都不干。但是我知道这个消息是真的。”

“不要激动，我的朋友。”迪肯举起一只手。他正在看报价纸带，通风报信的人痛苦地说道：“要是我早知道你会跟我背道而驰，我就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但是如果你回补那只股票，损失惨重时，我也不会幸灾乐祸。我为你感到惋惜，迪肯，真的！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到别处去，根据我自己的

消息行事了。”

“我在根据你的消息行事。我想我对市场略知一二，可能不及你和你的朋友哈维梅尔了解得那么多，但是仍然知道一点。我现在做的，正是经验告诉我，根据你带来的消息采取明智的行动。一个人像我这样，在华尔街混了那么久之后，他会感激任何替他觉得惋惜的人。冷静一点，我的朋友。”

那个人只是干瞪着迪肯，他很崇拜迪肯的判断和勇气。

那个职员匆匆走开，通风报信的人只是嘴上咕哝着一些什么，看着这个头发灰白的老狐狸。

“我的朋友，”迪肯亲切地解释说，“我并不怀疑你告诉我的话像你亲眼所见那样真实。但是，即便我听说是哈维梅尔亲口告诉你的，我还会像刚才那样做，因为要想知道是否有人像你说的照哈维梅尔和他朋友那样在买进股票，那只有一种方法。第一笔1万股很容易就出手了，但还不能最后下结论。但是第二笔1万股也被持续上涨的市场消化了。从这2万股被人吸进的情况来看，证明确实有人愿意吸进所有的流通筹码。究竟谁在买进，这会儿并不是特别重要。所以我回补我的空头部位，做多1万股。我想从目前来看，你的消息还是很好的。”

“好到什么程度？”通风报信者问。

“给你500股，以这1万股的均价买入，”迪肯说，“再见，我的朋友。下一次镇定一点。”

“嘿，迪肯，”通风报信者说，“你在卖你的股票时，是否请你帮忙把我的也一起卖掉？我懂的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多。”

利文斯顿停了下来。我点点头，表示对这个故事的认可。他继续说了下去。

选择操作时机

道理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便宜买进股票的原因。当然，我总是设法有效地买进——有利于我操作的方向。至于卖股票，显然，除非有人想要那些股票，否则没有人能够卖掉。

如果你进行大笔操作，你必须一直都记住这一点。一个人研究局势，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四章 25万美元的直觉

认真计划如何操作,然后按计划行事。他操作一大笔股票,积累了一大笔利润——账面上的利润。但他不能随意卖出。你无法期待市场消化5万股就像吸进100股那样容易。他必须等待,直到有市场来接盘。时机总会到来,那时他认为需要的买盘出现了。当那种机会来临时,他必须抓住它。他通常都得等待时机的到来。他必须在能够卖出的时候,而不是在他想卖出的时候卖出。要了解时机,他必须观望和试验。知道市场何时能够承接你抛出的股票并没有什么窍门。但是在开始行动时,除非你确信情况完全正确,否则全部买进或卖出是很不明智的。记住,股票永远不会高到你无法开始买进,或者低到你无法开始卖出的地步。但是在第一笔交易之后,除非第一笔出现利润,否则不要做第二笔,要等待和观望。那就是你发挥报价纸带的作用的时候——让你能够决定开始操作的正确时机。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是否在完全正确的时机开始操作。

我的意思不是建议你持续加码。当然,如果你加码,你就能赚到大钱;而不加码,你就赚不到那些钱。但是我想说的是:假设一个人要操作500股,我的建议是他不应该一次全部买进。

假设他买了第一笔100股,立刻出现亏损。为什么他还要继续操作,买进更多的股票呢?他应该立即看出他错了,至少暂时是错误的。

当然,那真的是一种赌博手段。这就是我在棕榈滩格利德雷(Gridley's)赌博行的赌博机上干的事,这事我跟你提过。这是一种简单的算术,用来证明赢的时候下大赌注、输的时候只输小钱的做法是明智的。当然,如果按我说的方法下赌注的话,他总是能够赢得大赌注。

利文斯顿起身说,“够了,你一定听得烦透了。”

“难道你不能告诉我那个改变你交易方式的萨拉托加事件给你的教训吗?”

“首先它告诉我不要玩小钱,这为我赚大钱铺平了道路。要不是这样,我永远不可能赚到我的第一笔100万。”

“当时你多大?”

“26岁,好啦,下次再说吧。”

第五章 我的鼎盛时期

1907 年大恐慌是 20 世纪中一次主要的经济崩溃事件。流动的危机狠狠地打击了股票市场，从而引发了银行业危机。结果，空头和多头都遭了殃，直到摩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托马斯(R. H. Thomas)的请求下，决定出手帮助股市。市场稳定了，摩根被欢呼拥戴为股市救星，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本章中，利文斯顿揭示了他在大恐慌时期扮演的角色。在大恐慌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先后顺序有一些奇怪，尤其是若把利文斯顿和利维摩尔当作是同一个人。利文斯顿说道，在 1906 年，也就是发生大恐慌的前一年，他差不多 27 岁了，这就意味着他当时是 26 岁，出生于 1880 年。而利维摩尔出生于 1877 年，相差 3 年。在所有的系列文章当中，利文斯顿(人们知道他是利维摩尔)被描写成一个数字奇才，一个永远不会忘记价格或(言下之意)日期的人。如何解释两人年龄相差三岁的令令人感到困惑，除非这是由于拉斐尔的疏忽所造成的，他没有注意叙述的细节。或者他可能在使用交易老手故意混淆数字的把戏。

利文斯顿说，在恐慌时期，一位朋友带了一则消息来找他，这则消息来自华尔街一位资深的银行家，大概是摩根本人。自从市场处于不稳定状态以来，显然有一个很简单要求——不要再卖出股票。许多股票需要支撑。利文斯顿本人早已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所以他无需别人过多的劝说。

股票作手回忆录

我们可以假设，为了博得那位不知名的资深的银行家的欢心，他遵照要求行事。这要求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消除恐慌的行动主要是由摩根发起的。

摩根经常雇用交易者来帮助他进行投资银行操作，虽然很少有证据表明，他确实亲自跟他们谈过，甚至认识他们。在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组建以后，詹姆斯·基涅受到雇用，为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维持一个秩序井然的市场。基涅帮助摩根使股价保持高位，直到过了一阵子后最终崩跌，他通过自身的努力赚了100多万。

由于摩根与股票作手、投机客之间的直接联系无法最后被证实，演绎出来的故事只会增加他们的传奇色彩。在利文斯顿泄露了摩根幕后操纵的秘密后，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里外外的名声大振，被认定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多年后，这一切是否属实的问题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但他的名声却广为流传。

查尔斯·盖斯特

第五章 我的鼎盛时期





我去找劳伦斯·利文斯顿不仅仅是出于好奇。我之所以想知道他如何赚到他的第一笔100万，并不是因为这100万让他成了一个有钱人，而是因为这笔钱完全确立了他作为杰出交易者的地位。他最终找到了成功的股票操作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他是如何找到的呢？

我一见到他，就直截了当地问他，“自从1906年在萨拉托加发生的联合太平洋事件以后，你在交易方法上做了什么变化？”

利文斯顿略带不满地说道：

就那次事件对我的影响而言，我可能给你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那次事件只是让我比以前更不依赖秘密消息和传闻——也就是说，不管别人有多友好，或者有多大的能耐，我都不受他们的观点、猜测和怀疑的影响。事实替我证明，我比身边大多数人解读报价纸带更正确，这并不是我自吹自擂。同时，我比哈丁公司的普通客户更训练有素，因为我完全摆脱投机的偏见。对我来说，放空不再比做多更有吸引力，反之亦然，我惟一不变的偏见就是反对犯错。

即使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从所观察到的事实中得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我得出看法的惟一方法。我无法得出别人让我得出的看法。这些都是我的事实，你明白吗？如果我相信某些事情，你可以认为，这是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我做多股票，是因为我对形势的判断让我看多。但是你会发现，许多被认为是高智商的人因为手头持有股票而看多。我不允许我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持有的股票——或者我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替我思考。这就是我从来
不跟报价纸带争辩的原因。因为市场出其不意地、甚至不合情理地与你作
对，你就生市场的气，就像你得了肺炎，怪罪你的肺一样。

我在不断地进步，直到完全认识到，对股票投机而言，除了看报价纸
带，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因素。帕特里齐老先生坚持认为，在多头市场持
续看好是至关重要的，这无疑让我觉得，确定你做交易的市场性质比其他
任何事情都有必要。我开始更加明确地看到，赚大钱必定要在大幅波动中
赚。不管最初发起大幅波动的原因是什么，事实是大幅波动能够持续并不是内
线集团的幕后操纵或金融家的技巧造成的，而是取决于基本形势。不管谁
反对，大幅波动一定会根据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尽可能地快速朝前跑，并保持
趋势。

为大操作做准备

萨拉托加事件之后，我开始更加清楚地看到——或许我应该说，更加
成熟地看到——由于所有的股票都根据主要潮流波动，研究个别的方法
或者个股的行为，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必要。此外，由于考虑波动，交易就
不受限制。你可以买卖所有的股票。在某一些股票上，卖出的股票数量超
出股本的某个比例之后，持有空头部位就会有危险，当然，这个数量取决于
该股票是如何、何地、被谁持有。但是，他可以卖出 100 万股挂牌的股票
——如果他卖得动的话——他不会遭到轧空的危险。在早些时候，内线人
士经常从空头部位和他们精心培养的对垄断和轧空的恐惧中赚到大量的
钱。

显然，要做的事是在多头市场看多，在空头市场看空。听上去有些愚
蠢，对不对？但是我不得不紧紧抓住这个总体原则，这样我才看得出，要把
这个原则付诸实施，其真正的意义是要预测可能性。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学会按照这些原则交易。但是，为了对自己公平起见，我必须提醒你，到
那时为止，我的资金从来都没有多到可以用那种方式进行投机的地步。如
果你操作的资金大，大幅波动就意味着赚大钱，而想要大笔操作，你需要在经
纪商那里存一大笔钱。

我总是必须——或者我觉得必须——从股市中赚取日常生活费。这

一点妨碍了我增加资金根据波动进行交易的方法，这种方法利润比较高，却比较缓慢，继而交易成本立刻变得昂贵。

萨拉托加事件之后，我对自己的信心不但增强了，而且我的经纪人不再认为我是一个偶尔幸运的“少年赌客”。他们从我这里赚取了大量的佣金，但是现在我很可能成为他们的明星客户，这样的价值远远超过我的实际交易量。对任何一家经纪公司来说，赚钱的客户是一份资产。

一旦我不再满足于仅仅研究报价纸带之后，我不再只关心个股的波动，这种情况发生之后，我势必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这种游戏。我从研究报价回到研究首要原则：从研究价格波动到研究基本形势。

当然，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每日信息。所有的交易者都是这样。但是大部分信息都是小道消息，有一些是故意弄虚作假的，剩下的只是笔者个人的观点。著名的评论周刊在谈及基本形势时，不能让我完全满意。财经编辑的观点通常不是我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列举事实，从中得出结论，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对我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对时间因素的评估也有巨大的差异。对过去一周的分析不如对未来几周的预测那样重要。

多年以来，我一直很不幸地受到经验不足、年轻和资金不足的困扰。但是，我现在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发现者的喜悦。我对这种游戏的新态度说明了我一直没有能够在纽约赚到大钱的原因。然而，到了现在，有了足够的财力、经验和信心，我如此急于想试试这把新钥匙，以至于我没有注意到门上还有一把锁——时间之锁！这种疏忽完全是很自然的。我像平常一样必须付学费——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研究了1906年的形势后，认为资金前景特别黯淡。全世界许多现存的财富已被摧毁。每个人迟早都会感受到艰难，因此没有人能够向任何人提供帮助。这种艰苦的日子并不是源于拿1万美元的房子去换一车厢价值8000美元的赛马，而是房子完全被火烧毁，大多数赛马因火车失事而死亡。那种艰难是由于可靠的现金在布尔战争中随着炮火化为灰烬，我们把数百万美金耗在南非没有生产力的士兵身上，却无法像过去一样从英国投资者那里得到帮助。而且旧金山的地震和火灾以及其他的灾难波及制造商、农夫、商人、劳动者和百万富翁。铁路一定受灾严重。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股市发生崩跌。既然如此，那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卖出股票！

我告诉过你，在我决定交易方向之前，我早就注意到，我最初的那笔交易出现让我赚钱的倾向。现在当我决定卖出的时候，我就大量放空。由于我们会毫无疑问地进入一个真正的空头市场，我确信我应该赚到我入市以来最大的利润。

市场下跌了，接着开始反弹，又微跌了一点，然后开始持续走强。我的账面利润消失了，账面亏损增加了。一天，情况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空头能够活下来，讲述完全真实的空头市场的故事。我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就回补空仓。要是我当时没那样做的话，我会连买一张明信片的钱都没有。我失去了皮衣的一大部分，但是能够活下来，第二天再战，这还是不错的。

理论正确，实践错误

我犯了错误，但是错在哪里？我在空头市场看空，这点很聪明。我放空速度过快，这是正确的，但是代价昂贵。我的仓位正确，但是操作错误。然而，每过一天，市场就更接近无法避免的崩溃。于是我就等待，当反弹开始疲软，停顿下来，我在不幸减少的保证金的许可范围内尽量放空。这次我做对了——仅对了一天，因为第二天又出现了反弹。我又被狠狠咬了一口！于是我研究报价纸带，回补空仓，继续等待。到了适当时候，我又放空——股价又如我所愿下跌了，接着又恶劣地反弹了。

看上去市场正竭尽全力让我回到过去在投机商号交易的简单方法。这是我第一次按照绝对有远见的计划进行操作，考虑整个市场，而不是一两种个股。我认为，要是我坚持下去的话，就一定会赢。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形成我的加码方法，不然的话，我就会在下跌的市场中，放空



我的空头部位，就像我上次跟你说的
那样。那样我就不会亏掉这么多的
保证金。我本来应该只是犯错，而不
是受到伤害。你看，我注意到了某些
情况，但是没有学会去协调。我的观
察不完整，这样不但帮不上忙，实际
上反而起了阻碍作用。

我总是发现研究自己的错误很

管用。于是我最终发现，不在空头市场失去你的空头部位，这点非常正确。但是你自始至终都应该研究报价纸带，确定操作的最佳时机。如果你开始是正确的，那么，你就看不到你的获利部位受到严重威胁，这样你会发现持仓观望毫不费事。

当然，今天，我对自己观察的正确性有了更大的信心——不受希望和嗜好的影响——而且我拥有了更多的工具，可以核实我观察到的情况，以及利用各种方法检验我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是在 1906 年，接二连三的反弹行情损害了我的保证金，情况很危险。

我差不多 27 岁了，已经入行 12 年。但是，当我第一次迫于即将来临的危机进行交易时，我发现我一直在使用一架望远镜。从我第一次看到暴风雨前的乌云，到靠着大跌获利之间，距离显然比我想像的要远得多，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看到了自认为看得很清楚的东西。我们收到过很多警告，并且短期利率骇人听闻地上升。尽管如此，一些著名的金融家的言谈仍然很乐观——至少对新闻记者是这样——股市随之而来的反弹揭穿了灾难预言家的谎言。我看空后市，是不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或者开始太早放空，只是暂时性的错误？

操作正确，却破了产

我认定自己开始得太早，但是我真的是身不由己。接着市场开始遭到卖方打压。我的机会来了。我尽全力放空，接着股价又开始反弹，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我的钱被洗得一干二净。瞧我的模样——操作正确，但却破了产！

这事情的确太惊人了！情况是这样的：我看着前方，看到了一大堆钞票，上面竖着一块牌子，写着“请随意拿”大大的几个字。旁边停着一辆马车，车斗两旁漆着“劳伦斯·利文斯顿运输公司”。我手中握着一把崭新的铲子。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因此我在挖金矿时，没有竞争对手，这是比别人先看到那堆钞票的好处。如果别人停下来，或许也看到了那堆钱，但是他们当时想到的是，用这些钞票去观看棒球比赛、乘车旅行和买房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前面有一大堆钱，我自然就开始快速冲了过去。在我到达之前，风向突然转了，使劲朝我吹，我跌倒在地。那堆钞票仍然在那里，但是

股票作手回忆录

我的铲子不见了，马车也不见了。快速冲刺的代价竟然如此之大！我太急于向自己证明，我看到了真正的钞票，并不是幻觉。我看到了，我知道我看到了。一想到我卓越的远见将带给我的回报，我便不再考虑那堆钞票的距离。我本该走着去，而不是急速冲刺。

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静下来考虑，全力放空的时机是否合适。有一次，我本该借助报价纸带，却没有这样做。我就是这样才学会，即使在空头市场刚开始的时候，看空后市是正确的，最好也要等到没有引擎回火的危险时才开始放空。

那么多年来，我在哈丁公司交易了成千上万股，而且，公司对我有信心，我们之间的关系极其愉快。我想，他们觉得我一定很快又会变得准确无误，他们知道我有乘胜追击的习惯，我所需要的只是重新开始，不仅仅只是弥补损失，还将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从我的交易中赚取了大量的钱，并将继续赚钱。所以只要我的信用高，我在他们那里再度交易是没有任何问



第五章 我的鼎盛时期

题的。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我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和敢作敢为，或许我应该说，不再那样粗心，因为我当然知道我离崩盘的距离如此之近。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等着观望，就像我在放空之前也本该如此。这并不是亡羊补牢。只是下次我尝试的时候，一定要十分确定。如果一个人不犯错误，他在一个月之内就可拥有整个世界。但是，如果他没有从错误中获利，他就得不到什么好东西。

噢，先生，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来到了市中心，再次感到信心百倍。这次我没有任何怀疑了。我在所有报纸的金融版上都看到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强烈地预示着某些东西，然而我在放空之前却不够理智，没有等待这些消息。这是一则北方太平洋和大北方铁路发行新股的启事。为了方便股东，股票将按分期付款的形式来支付。此举在华尔街是桩新鲜事。在我看来，岂止是恶兆而已。

多年以来，大北方铁路特别股一直有一个可靠的利好题材，就是宣布又要切开一个甜瓜，幸运的股东有权以票面价格认购大北方铁路的新股。这些权力很有价值，因为市价总是远远高于票面价格。但是现在货币市场如此紧张，就连全国最有实力的银行也绝对不敢太确定，股东们能用现金去购买便宜货。而大北方铁路特别股的市价是 330 元左右！

我一到办公室就告诉艾德·哈丁，“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我重新开始的机会来了。看看那则启事，好不好？”

他已经看过了。我指出我对银行家那段自白的含义的理解，但是他看不出我们即将面临的大崩盘。他认为在放空大笔股票之前，最好先等等，因为市场总是习惯先有大反弹。如果我等的话，价格可能会走低，但是操作会比较安全。

“艾德，”我对他说，“开始的时机拖延得越久，市场崩溃就会越严重。那则启事是银行家们签了字的自白书。他们所害怕的正是我所希望的。这是让我们坐上空头马车的信号，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我有 100 万美元，这会儿我就把每一分钱都押上去。”

我不得不多费一些唇舌和他理论。他不太满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能够从那则奇妙的启事中所能得出的惟一推论。这则推论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但是对办公室的大部分人来说还不够。我卖出了一些，太少了。

几天后，圣保罗公司很善意地刊登了一则启事，宣布发行新股，好像不

是证券就是权利书，我具体记不得了。但是这关系不大。当时要紧的是我一看到这则启事，就注意到它的付款日期要先于大北方铁路和北方太平洋铁路早些时候宣布的付款日期。显然他们好像拿着一个麦克风，叫嚣着著名的老牌圣保罗公司设法击败另外两家铁路公司，夺取华尔街仅剩的一点流动资金。圣保罗的银行家们显然害怕没有足够三家公司的资金，他们并没有说“你先请，亲爱的兄弟！”要是资金早就缺乏了的话——你确信银行家们知道这点——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状况？铁路公司迫切需要资金，但却没有资金。怎么办？

放空！当然这样做！那些眼睛只盯住股市的傻瓜们看到的東西很少——眼前一周的情形。聪明的股票作手却看到了很多——整个一年的情形。这就是差别。

对我来说，怀疑和犹豫不决都结束了，我当即下定决心。就在那天早上，我根据此后所遵循的原则开始了我真正的第一场战役。我告诉哈丁我的想法和立场，对于我在 330 点左右卖出大北方铁路特别股，而且在高价位卖出其他股票，哈丁没有反对。我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更加聪明地放空。

我的名声和信誉一下子就恢复了。这就是在证券公司判断正确的好处，不管是不是碰巧造成的。但是，这次我异常冷静地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不是第六感或者善于研究报价纸带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分析了影响整个股市的情况。我不是在猜测，而是在预测不可避免的情况。卖出股票不需要任何勇气。除了价格下跌之外，我根本看不到任何别的状况，我必须按照这点采取行动，对不对？我还能怎么办呢？

关键的日子

整个股市显得如此疲软。不久出现反弹，人们过来警告我，说跌势已到了尽头。大户们知道未补抛空差额非常巨大，于是决定狠狠痛击一下空头，诸如此类的事。这会让我们这些悲观的空头吐出几百万美元。大户们的确不会心慈手软。我过去常常感谢这些好心的劝告者，甚至不跟他们争论，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会认为我不感激他们的警告。

那个和我一起在大西洋城的朋友感到很痛苦。他能够理解我在大地

震后的第六感，他不得不相信我的第六感的魔力，因为我凭借自己盲目的冲动很聪明地卖出了联合太平洋，赚进了25万美元。他甚至说，这是神的力量促使我在他看多的时候卖出股票。他也可以理解我在萨拉托加所做的第二笔联合太平洋交易，因为他能够理解任何受秘密消息影响的个股的交易，那些消息预先决定了股价的波动。但是，预测所有的股票一定会下跌的事情常常令他恼火。

那种消息对任何人有什么好处呢？你究竟如何告诉别人该做什么呢？

我回忆起老帕特里奇最爱说的话，“这是多头市场，你是知道的。”就好像对聪明的人士来说，这句话已经足够了，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很奇怪的是，遭受了暴跌15点或20点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后，人们依然恋恋不舍地迎接3点的反弹，并且确信底部已经到达，彻底的回升开始了。



一天，我朋友过来问我，“你回补了吗？”

“我为什么应该回补？”我说。

“为了天底下最好的理由。”

“什么理由？”

“赚钱。已经到底部了，跌下去的一定会涨上来。是不是这样？”

“没错，”我回答，“股价先跌到底部，然后再上涨，但不是立即涨上来。股票在好几天内一定会奄奄一息，仿佛死了一样，这些尸体不会浮到水面上，因为他们没有彻底死掉。”

一位老前辈听到了我说的话，他是那种总能想到一些事情的人。他说看空的威廉姆·特拉维斯(William R. Travers)曾经遇到了一位看多的朋友，他们交换了对市场的看法，那位朋友说，“特拉维斯先生，股市如此坚挺，你怎么会看空呢？”特拉维斯反驳道，“没错！坚挺得像一具僵尸！”特拉维斯曾经到一家公司去，要求查看账簿。公司的一位职员问他，“你持有



本公司的股份吗？”特拉维斯回答道，“应该说是的！我放空了2万股！”

反弹越来越弱，我拼命放空。我每次卖出几千股大北方特别股，股价就下跌几点。我觉得还有其他疲软的股票，于是也放空了一些。所有的股票都下跌了，只有立鼎公司(Reading)例外，很出乎意料。

当每一只股票都急速下跌的时候，立鼎公司却像直布罗陀海峡的岩石一样岿然不动。人人都说这只股票被垄断了，它的表现也的确如此。他们过去常常对我说，放空立鼎就等于自杀。证券公司里有一些人现在跟我一样，看空所有的股票。但是如果有人暗示要放空立鼎，他就会惊恐地喊救命。我自己放空了一些立鼎公司的股票，并且牢牢守住空头部位。同时，我自然喜欢寻找和打击疲软的股票，而不是攻击受到有力保护的特种股票。我在研究报价纸带的时候发现了其他一些容易赚钱的股票。

策划袭击立鼎公司

我听过很多关于立鼎公司多头炒作集团的事情，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首先，根据朋友们跟我说的话，他们拥有大量的低价股，因此他们的平均持股成本实际上是低于当前的价位。此外，炒作集团的主要成员跟一些银行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他们利用这些银行的资金，持有立鼎公司巨大的股份。只要价格居高不下，银行家们的友情就会牢固而坚定。其中一个成员的账面利润已经高达300万美元，哪怕股价下跌一些，也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难怪这只股票一直坚挺，公然接受空头们的挑战。场内交易人员不时地看看股价，咂咂嘴唇，继续用一两千股测试一下这只股票。他们动不了这只股票，因此他们回补空头，把目光投向别处，寻找容易赚钱的股票。每次我看着这只股票，我也再卖出一些——卖出的数量正好足以让自己确信，我确实是根据自己新的交易原则进行操作，不是在随心所欲。

早些时候，立鼎股票的强势可能骗了我。报价纸带不断地说，“别碰这只股票！”但是我的思维却不这么认为。我预计整个大盘会下跌，不管背后有没有炒作集团，任何一只股票都不例外。

我一直独立操作。我在投机商号就开始这么做，并且一直保持这种方式。这是我头脑工作的方式。我必须自己看，自己思考。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自从市场开始按照我的方向走的时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我有了

盟友——世界上最强大、最真实的盟友；基本形势。他们竭尽全力帮助我，或许他们在调动预备队方面有时慢了一些，但是他们很可靠，只要我不是太没耐心的话。我不是拿报价纸带的分析技巧或第六感来赌运气，我在遵照实际情况行事。我对事情必然性的思维定式在替我赚钱。

可靠的盟友在起作用

重要的是要做出正确判断，了解实际情况，并采取相应行动。总体形势——我真正的盟友——说“跌！”，立鼎公司却不理会这个命令。这对我们是一种侮辱。看到立鼎公司坚挺不动，就好像一切安然无恙，我开始有些恼火。这只股票应该是所有股票当中最好的放空对象，因为它还没有下跌过，而且炒作集团持有很多股票，要是资金紧缺越来越显著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持有那么多股票的。总有一天，银行家的这些朋友们不会比那些无亲无故的普通股民的日子好过。这只股票必定会随大流，如果立鼎不下跌，那么，我的理论就是错误的，我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错误的，逻辑也是错误的。

我想这只股票价格不下跌的原因在于，华尔街害怕放空这只股票。于是有一天，我同时向两家经纪商发出一张单子，卖出4 000股。

这是一只被人垄断的股票，即使当它遭到那些有力的卖单攻击的时候，冒冒失失地放空无疑就是自杀。我又放空了几千股，我开始卖出的价格是111点，几分钟之内，我以92点的价格回补了我所有的空头部位。

从那时开始，我的日子过得很愉快。我在1907年2月完成了所有空头部位的回补。大北方特别股下跌了60点或70点，其他股票也下跌了同样的幅度。我赚了不少钱，但是我回补的原因是，我认为下跌并不能代表近期的趋势，我预计股市会有较大幅度的回升，但是我看多市场还没有到扭转操作方向的地步。我不想完全失去我的仓位，现在不是我进行交易的时候。我在投机商号亏掉了我的第一笔1万美元，原因是我不管时机是否合宜，不管情况是不是正确，每天都在进行交易。我太早看到股市崩跌，并且在时机未到之前就开始放空。现在我赚了很大的一笔利润，我想落袋为安，这样我就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反弹曾经让我输得一文不名，我不想让反弹再次把我洗得一干二净。我没有坐着不动，而是去了佛罗里达。我

喜欢钓鱼,并且需要休息。在佛罗里达,这两个愿望都可以实现。除此之外,华尔街和棕榈滩之间有直通线路。

我在远离佛罗里达海岸的海面上航行,钓鱼真不错,我从股市中脱身,心情很轻松、愉快。一天,在棕榈滩外海,几个朋友乘着摩托艇过来,其中一个朋友带来一份报纸。我已经好几天没看报纸了,也没有任何想看的念头,我对报上刊登的消息不感兴趣。但是,我随便瞄了一眼我朋友带上摩托艇的那份报纸,结果发现市场大力反弹:10 点以上。

我告诉朋友们想和他们一道上岸去。偶尔有适度反弹很合理,但是空头市场还没有结束。现在,华尔街,或者愚蠢的大众,或者绝望的多头力量不管资金情况,把股价哄抬到合理范围之外,或者纵容别人这么干。这对我来说太过分了,我一定得去看看市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采取行动,但是我知道当务之急是要看看报价黑板。

我的经纪商哈丁兄弟在棕榈滩开了一家分公司。我走进去时,发现里面有很多我认识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发出看好之声。他们是那种根据报价纸带,希望采取快速行动的人。这样的交易者不喜欢看得很远,因为他们的操作方式不需要他们这样做。我告诉过你,我是如何在纽约的投机商号里出了名,被大家称为“少年赌客”的。当然,人们总是喜欢夸大别人的盈利和操作的规模。分公司里的那帮家伙听说过我在纽约做空,大赚一把,他们希望我会再次大力放空。他们自己认为反弹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们似乎认为对抗反弹是我的责任。

我本来是到佛罗里达钓鱼的,我前一阵子受到的压力很大,需要休假。但是当我一看到股价反弹这么高,就不想再休假了。我原来没想过上岸后要做什么,但是现在我知道必须卖出股票。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必须用惟一的老方法来证明这点——用钱来证明。放空整个股市是一种正确的、谨慎的、赚钱的甚至是爱国的行为。

对安纳康达产生的预感

我在报价黑板上首先看到的是安纳康达(Anaconda)即将突破 300 点。这只股票的涨幅很大,显然背后有一个大力做多的集团在支撑。根据我常用的交易理论,当一只股票首次突破 100 点、200 点或 300 点时,股价不会

在整数位停住,而是会继续走高一大段,因此,如果你在股价突破整数位的时候买进,你差不多肯定会赚钱。胆小的人不喜欢在股价创新高的时候买进,但是我有股价波动的经验,它能指导我如何操作。

安纳康达只是 1/4 面值的股票——也就是说,这只股票的面额只值 25 美元。需要 400 股才相当于 100 股面值为 100 美元的其他普通股票。我估计当它的股价突破 300 点的时候,它应该会继续上涨,可能一下子触及 340 点。

请记住,我仍然看淡后市,但是,我也是根据报价纸带进行交易的人。我知道,如果安纳康达按照我预计的方向走的话,它一定会行动迅速。我对任何的快速行动总是很感兴趣。我学会了耐心等待,以及如何持仓观望,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快速行动,而安纳康达绝对不是一只懒洋洋的股票。我在这只股票突破 300 点时买进,因为我想证实自己的观察,我的这种愿望一直很强烈。

就在那时,报价纸带告诉我买盘要强于卖盘,因此整个大盘可能会轻松地再反弹一段时间。放空前先观望一段时间的做法比较谨慎。尽管如此,我在等待的过程中不妨替自己挣一点工资。要实现这个目的,可以从安纳康达这只股票中迅速地赚取 30 点。看空整个股市,看多这一只股票!于是我买进 32 000 股安纳康达——实际等于是 8 000 股。这是一次小的投机行为,但是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并且认为从中赚取的利润将有助于增加后来用于放空的保证金。

第二天,由于美国北部有暴风雨或者其他类似的原因,电报线路断了。我在哈丁公司里等消息,大伙儿在闲聊,做出各种各样的猜测,股票交易者在无法交易的情况下通常都这么做。接着我们得到了一个报价——那天惟一的报价:安纳康达,292 点。

有个家伙跟我在一起,他是我在纽约遇见的一个经纪人。他知道我做多 8 000 股,我猜想他自己也持有一些安纳康达,因为当我们得到那个报价时,他显然大吃一惊。他无法判断这只股票当时是否又下跌了 10 点。按照安纳康达上涨的样子,跌个 20 点也不算什么不寻常的事。于是我对他说,“别担心,约翰,明天就会好起来的。”我的确也有这种感觉。但是他看着我,摇了摇头。他比我更清楚他是哪种人。于是我哈哈大笑,我在公司里等,猜想万一会有一些报价传过来。但是没有,先生。那就是我们惟一得到的报价:安纳康达,292 点。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将近 10 万美元的账

面亏损。我想要快速行动，这下我将如愿以偿了。

又过了一天，电报线路通了，我们像往常一样得到了报价。安纳康达以 298 点开盘，上涨到 302 $\frac{3}{4}$ ，但是它很快就开始走软。而且其他股票的表现也不像要继续反弹的样子。我下定决心如果安纳康达回到 301，我就得考虑整个盘势是个假行动。从一个合理的涨幅来看，安纳康达股价应该一口气涨到 310。如果情况正好相反，股价回档，这就意味着先前的一些例子欺骗了我，我犯错了。一个人犯错的时候，他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停止犯错，恢复正确。我买进 8 000 股，期待股价能上涨 30 点或 40 点。这不是我第一次犯错，也不是最后一次。

工作的安慰剂

安纳康达果然回跌到 301 点。一触及这个价位，我就悄悄走到电报操作员旁边——他们与纽约总公司之间有直通线路——我对他说，“把我所有的安纳康达的股票都卖出去，32 000 股。”我压低了嗓门说。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我的行动。

他抬起头，几乎惊恐地看着我，但是我点点头说，“全部卖掉！”

“是，利文斯顿先生，你不是指以市价卖出吧？”他看起来好像由于一位粗心的经纪人的胡乱操作，使自己亏损了好几百万美元似的。但是我只是告诉他，“卖了！不要多问！”

两个布莱克家族的成员——吉姆和奥利弗——也在公司里，他们离得很远，听不见操作员和我的讲话。他们俩是大作手，原本来自芝加哥，以炒作小麦闻名。现在则成了纽约证交所的大户，他们很富有，而且挥霍无度。

当我离开电报操作员，正打算回到我在报价黑板前的座位时，奥利弗·布莱克向我点头微笑。

“你会后悔的，拉瑞。”他说。

我停下脚步，问他，“你是什么意思？”

“明天你就会把它买回来。”

“把什么买回来？”我问。除了电报操作员之外，我可没告诉任何人我卖股票的事。

“安纳康达，”他说，“你将付出 320 点的代价买进。拉瑞，这个决定并

不漂亮。”他又笑了。

“什么不漂亮？”我看上去一脸无辜的样子。

“以市价卖出你的 8 000 股安纳康达，事实上，你还在坚持这样做。”奥利弗·布莱克说道。

我知道他应该很聪明，而且总是靠内部消息交易。但是，他怎么会这么清楚我的事，我就搞不懂了。我相信公司没有出卖我。

“奥利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他哈哈大笑，告诉我说，“我是从查理那里得知的。”他说的就是那个电报操作员。

“但是他一直都没离开过他的位置啊？”我说。

“我听不到你和他之间的悄悄话，”他轻声地笑，“但是我听到了他替你发往纽约总公司的电报中的每一个字。多年前，由于电报上发生了一个错误，我为此大吵了一架，之后我便学会了发电报。从那时起，当我像你刚才那样做的时候——用口头向操作员下单——我就想确定操作员是否按照我所说的发出讯息。我知道他以我的名义发出去的内容。但是卖掉安纳康达，你会后悔的。它将涨到 500 点。”

“这次不会，奥利弗。”我说。

他瞪着我说，“你过于自信了。”

“不是我，是报价纸带。”我说。

“我听说过那些家伙，”他说，“他们看着报价纸带，却看不到价格，相反，他们看到的是股票到站和离站的火车时间表。但是他们已经身处精神病院的软壁小室里，伤害不到自己。”

我没有作声，因为那时一个小伙计给我拿来一份交易备忘录，他们以 299¾ 的价位卖出 5 000 股。我知道我们的报价比市价稍稍落后。我下单给电报操作员卖出时，棕榈滩报价黑板上的价格是 301。我如此确定当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这只股票的实际卖出价比较低，以至于要是有人想从我手中以 296 的价位买走股票，我一定会欣喜若狂地接受。这



种情形告诉你，我从来都不限价交易是正确的。假设我把卖出价限定在300呢？我永远都脱不了手。不可能脱手，先生！你想脱手时就一定要脱手。

迎接暴风雨的到来

我买入的成本价约为300。他们替我卖出500股——当然是整股——299¾。接下来的1000股的卖出价为299¾，然后以299½卖出100股，299¾卖出200股，299¼卖出200股，最后一笔的卖出价为298¾。哈丁公司最聪明的场内交易人员整整花了15分钟的时间才卖出最后100股。他们不希望把股价一下子打压下去。

我一拿到最后一笔做多股票的卖出回报单，便开始做我上岸来真正想做的事——那就是卖出股票。我真的是不得已才这样做。市场在令人震惊的反弹之后，恳求大家放空。为什么？因为大家又开始发出一片看好之声。然而，报价纸带却在说，反弹已经到了尽头，放空很安全，不需要考虑。

第二天安纳康达的开盘价低于296。等待进一步反弹的奥利弗·布莱克早早来到了公司，想要在股价突破320时及时卖出。我不清楚他做多多少股，也不清楚他是否真的做多。但是当他看到开盘价时，他笑不出来了，当天股价又跌了一些，回报单到达棕榈滩，交到我们的手中，上面显示根本没有市场。

当然每个人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证明。我的账面利润每小时都在增加，它不断地提醒我，说我是正确的。我自然又放空了一些，直到把所有的股票都放空为止！这是个空头市场。所有的股票都在下跌。第二天是星期五，正好是华盛顿的诞辰纪念日。我不能呆在佛罗里达垂钓，因为我放空了很大一笔的空头部位。纽约需要我，谁需要我？当然是我自己！棕榈滩太远了，太偏僻了。电报发来发去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

我离开棕榈滩，前往纽约。星期一我必须在圣奥古斯坦呆上三个小时，等火车。那里有一家证券经纪商，我在等火车的时候，自然必须去看看市场的表现。自从上一个交易日以来，安纳康达又下跌了好几点。事实上，这只股票一直跌到那年秋天的暴跌为止。

我回到纽约，做空将近4个月。市场跟往常一样常常出现反弹，我不

断回补然后又放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没有持仓观望。还记得吗?我把在旧金山地震的暴跌中赚来的 30 万美元输得精光。当时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却还是破产了。现在我安全地操作——因为一个人在经历逆境之后,通常喜欢享受顺境中的喜悦,即使他还没有达到巅峰。赚钱的方法就是去赚钱。赚大钱的方法就是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正确的行动。在这一行中,一个人必须同时考虑理论和实践。投机客不应该只是一个学生,他应该既是学生又是投机客。

我干得很不错,即便从现在看来,当时的一些操作策略上有些欠缺。当夏季来临的时候,市场变得很沉闷。显然在深秋之前,不会有什么大动作。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打算去欧洲。我想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于是我清除所有的仓位,当我坐船去欧洲的时候,我净赚了 75 万美元多一点。在我看来,这是一笔很可观的盈利。

我在埃克斯莱班(Aix-les-Bains)玩得很开心。这次度假的钱是我赚来的。身边有很多钱,很多朋友和熟人,每一个人都想痛痛快快地玩一把,像埃克斯莱班这种地方真的是很不错,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华尔街距离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从未想起过它,这一点胜过美国的任何一个度假胜地。我不需要听有关股市的谈话,也不需要进行交易。我的钱足够我过上很长一段时间,除此之外,我知道回去之后自己该怎么做,把那年夏天在欧洲所能花掉的钱赚回来,并且还远远不止这些。

一天,我在《巴黎先锋报》(*Paris Herald*)上看到了一则来自纽约的重要消息,说炼铁公司(Smelthers)宣布发放额外的红利。他们把这只股票炒得很高,整个市场又开始强烈地反弹。当然,这则消息改变了我在埃克斯莱班的一切。这则消息根本就是指多头集团仍在与大势作垂死抵抗——跟常识和诚实作抵抗,因为他们知道将发生的一切,想凭借这种诡计炒高股价,以便在暴风雨袭击他们之前把股票脱手。或许他们真的跟我的想法不一致,认为危险没那么严重或迫在眉睫。华尔街的大人物们跟政客或普通的大众一样,经常会一厢情愿。我自己可不能那样做。这样的态度对一个投机客来说是致命的。或许发行股票的人或新企业的发起人有本钱沉迷于这种一厢情愿的狂热中。

不管怎么说,我知道所有的多头炒作在那次空头市场里都注定要失败。我一看到那则消息,就知道要想日子过得称心,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放空炼铁公司。为什么?在濒临资金恐慌的时刻,他们提高配股比

例,这些内线人士差不多是跪下来求我放空。这就像小时候别人找你挑衅一样,非常让你恼火。他们向我发出挑衅,要我放空那只股票。

走上正确的道路

我用电报发出了一些放空炼铁公司的卖单,并建议纽约的一帮兄弟也放空。当我从经纪商那里得到回报单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替我卖出的价格要比我在《巴黎先锋报》上看到的报价低6点。这就表明了当时的情形。

我原本计划在月底回到巴黎,大约3个星期后,坐船去纽约,但是刚收到经纪商发给我的电报回报单,我就回巴黎了。那天我一到巴黎,就到轮船公司去,发现第二天有一艘快船驶往纽约,我就搭乘了这班船。

我回到了纽约,比原定计划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因为纽约最适合放空股票。我有50多万美元的现金,可以当作保证金。我回来不是因为我看空,而是我很理智。

我又卖出了一些股票。随着银根越来越紧,短期利率越走越高,股价则越来越低。我已经预见到了这个情况。我的预测最初曾让我破产,但是现在我判断正确,财运连连。然而,真正的喜悦在于我感到作为一名交易者,我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但是我知道该怎么做。不再犹豫,不再采用半吊子的方法,研究报价纸带是游戏的一个重要部分,在适当的时机下手和坚持你的部位同样也很重要。但是我最大的发现是,一个人必须研究和评估总体情况,以便能够预测事态发展的可能性。简而言之,我已经知道必须为自己的钞票工作。我不再盲目地赌博,不再关心如何掌握游戏技巧,我只关心通过认真研究和清晰的思维来博取成功。我还发现没有人可以免于愚蠢操作的危险。愚蠢的操作让人得到的只是愚蠢的回报,因为发工资的人总是很细心,从来不会漏发你的工资。

我们的公司赚了很多钱。我自己的操作也极为成功,以至于别人都开始议论我的操作,当然都非常夸大其词。很多股票开始崩跌都得归功于我。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人常常过来向我表示祝贺。他们都认为最神奇的是我赚了那么多钱,却只字不提我第一次跟他们说到看空市场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疯狂的空头,是在报复性地发牢骚。他们也没把我资金问题的预见当回事。对他们来说,我的经纪商的会计仅用了没几笔,

就在我账簿的贷方写下了我所赚取的利润，这简直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朋友们经常告诉我，在许多投机商号里，别人都爱引用哈丁兄弟公司少年赌客的话——向多头集团发出各种各样的威胁，因为在市场早就明摆着想寻求更低部位的情况下，他们仍设法抬高各种股票的价格。直到如今，他们还在谈论我发起的袭击。

从9月下旬以后，货币市场向全世界大声发出警告。但是大家相信奇迹，不愿卖出手中剩下的投机仓位。对了，一个经纪人在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使我对自己的温和操作几乎感到羞愧。

资金调度站

你应该记得资金借贷过去常常是在交易所的资金调度站进行的。那些接到银行发出的偿付短期借款通知的经纪商们一般都知道，他们必须得借多少钱。就可贷资金而言，银行当然知道他们自己的部位，那些有资金可贷的银行会把钱放到交易所。这些银行的资金有几家经纪商来处理，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做短期贷款。当天的新利率大约在中午的时候会公布。这个新利率通常代表到那时为止的平均放贷利率。放贷业务一般是用公平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因此每一个人都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从中午到下午大约2点之间，基本没有什么贷款业务，但是在交割时间之后，即下午两点一刻以后，经纪商就会确切知道他们当天的现金部位如何，他们既可以去资金调度站把多余的钱借给别人，或者去借所需的钱。这项业务也是公开进行的。

10月初的某个时候，我跟你讲的那个经纪人来找我，告诉我经纪商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张，当他们有钱可放贷的时候，他们不去资金调度站，原因是好几家著名的经纪公司的会员们在那里虎视眈眈，打算把所有的资金抢先弄到手。当然，没有一个做公开放款业务的人能够拒绝借钱给这些公司。他们有偿付能力，并且有优质的担保品。但是，问题是一旦这些公司借了活期资金，放款人就没希望拿回这些钱了。这些公司干脆说他们无法偿付，放款人无可奈何，只好延长放款时间。因此，任何一家有资金可以借给同行的证券交易公司常常会派人去交易厅，而不是去资金调度站，他们会低声跟好朋友说“想要100吗？”，意思是“你想借10万美元吗？”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五章 疲弱的鼎盛时期

替银行做代理业务的资金中介商当时也采用同样的放款方式，资金调度站的情况简直是惨不忍睹。你可以设想一下！

对了，他还告诉我，在10月份的那些日子里，由借方自行决定利率，已经成了证券交易所的规矩。你看，利率在年利率的100%~150%之间波动。我想通过让借款人决定利率，放款人就不太觉得自己像高利贷者。但是你可以肯定，他得到的回报跟别人一样多。借款人自然不会想到不付高利率，他公平竞争，别人付多少利率，他也付多少。他需要的是钱，并且能够拿到钱就很开心。

情况越来越糟，可怕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多头们、乐观主义者、一厢情愿的人，以及那些拥有巨额股份的人，一开始惧怕小额亏损带来的伤痛，现在却要在没有任何麻药的情况下，遭受完全切除手术。1907年10月24日，这一天我永远都无法忘记。

借钱的那帮人传出来的消息很早就表明，借款人必须偿付放款人认为合适的利率。各处可以提供出借的钱都不够。那天，借钱的人要比平时多得多。那天下午交割的时间到了，资金调度站那里应该有上百个经纪人，每个人都希望借到他公司急需的资金。没钱的话，他们就得卖出用保证金买进的股票——不计价位在市场抛售，而市场里购买股票的人跟资金一样，非常稀少——那会儿根本看不到任何钱。

我朋友的合伙人和我一样，看淡后市。因此，他的公司用不着借钱，但是我以前跟你提过的那位经纪人朋友跑来找我，他第一次看到资金调度站那里出现了一张张憔悴的脸。他知道我在大量放空整个股市。

他说：“天哪，拉瑞！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样子，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得做点让步。在我看来，每个人好像都立刻要破产了。你无法卖出股票，市场里绝对没有一分钱。”

“你什么意思？”我问。

但是他居然这么回答：“你有没有听说过学校里把老鼠放在玻璃罩里的试验？当他们开始从玻璃罩往外抽空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只可怜的老鼠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两侧的肋骨像抽动过度的风箱一样拼命起伏。你看着老鼠窒息，一直到它的两只眼睛几乎从眼眶里爆裂出来，不断喘气，快死了。当我看到资金调度站的人群，想到的就是这种场面。到处都没钱，因为没人买，股票都卖不掉。若你问我的话，我会说整个华尔街在这一刻都破产了。”

我不由得思索起来。我预见过会有暴跌，但是我得承认，我并没有想

到会出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慌。这可能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

最后形势很明显，在资金调度站等钱一点用都没有。那里没有一分钱
了。接着大灾难就发生了。

当天晚些时候，我听说证券交易所主席托马斯先生了解到华尔街的每
一家公司都面临灾难，就出去寻求援助。他去拜访詹姆斯·斯蒂曼先生，
他是城市国民银行(the National City Bank)——全美最有钱的银行——的
董事长。这家银行宣称借款利率从来都没有超过6%。

当了一天的国王！

斯蒂曼听了纽约证交所主席的一番话后，说道：“托马斯先生，我们去
找摩根先生商量一下此事。”

他们两人希望能够消除美国金融史上最严重的恐慌，于是一起去了摩
根公司，找摩根先生。托马斯先生把问题摊在他面前，等他说完，摩根先
生就说，“回到交易所，告诉他们会有钱给他们的。”

“钱在哪儿？”

“在银行！”

在那种危急时刻，所有的人对摩根先生抱有的信心是如此的强烈，以
至于托马斯没等进一步细说，便火速赶回交易所大厅，向他那些已经判了
死刑的同伴们宣布缓刑的消息。

接着，在下午两点半之前，摩根派出范恩伯—阿特伯里公司(Van En-
burgh & Atterbury)的约翰·阿特伯里(John T. Atterbury)到借钱的一帮
人那儿去，大家知道他跟摩根公司关系密切。我朋友说，这位老经纪人快
速地走到资金调度站。他像复兴大会上的倡导者那样，举起了手。公众起
初由于听了托马斯主席的一番话而略显镇静，但现在开始害怕救援计划落
空，最糟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然而，当他们看着阿特伯里先生的那张脸，
看到他举起了他的右手，他们立即呆住了。

接下来全场死一般的静寂，阿特伯里先生说，“我获得授权，借给你们
1 000 万美元，放松点！有足够的钱借给你们每一个人！”

然后他开始行动了。他没有把放款人的名字告诉每一个借款人，只是

记下了借款人的名字和借款的数量,并且告诉借款人说,“有人会告诉你钱在哪儿。”他指的是借款人可以稍后拿到钱的银行。

一两天之后,我听说摩根先生只是放话给惊慌失措的纽约银行家,说他们必须提供证交所所需的资金。

“但是我们没钱,我们已经放款到了极限。”银行家们抗议道。

“你们有准备金。”摩根厉声说道。

“但是我们早就低于法定限制了。”他们嚎叫。

“拿出来用! 准备金就是派这个用场的!”银行只好服从命令,动用了大约 2 000 万美元的准备金,从而挽救了股市。银行一直到第二个星期才发生恐慌。摩根是一位勇士,银行家们都无法与他相比。

在我作为一名股票作手的生涯中,这一天我记得最清楚。就在这一天我的盈利超过了 100 万美元。这一天同时宣告了我精心策划的交易活动圆满结束。我所预见的情况最终发生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疯狂的梦想实现了,我当了一天的国王!

市场颠覆

我当然会解释! 我来纽约两三年之后,经常自己琢磨,我 15 岁时在波士顿的投机商号里运用的那套游戏规则,为何在纽约证券公司里却不管用,其原因究竟何在? 我一直设法寻找答案。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找到错误所在,这样我就不会再犯错了。到时候我不但拥有想正确操作的意愿,而且还具备了确保操作正确的知识。这一切代表了无穷的力量。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并不是一个故意放大的梦想,也不是源自于狂妄虚荣的空想。这是一种感觉,认为那个曾经在富勒顿和哈丁公司让我感到如此困惑的同一个市场,总有一天会对我俯首帖耳。我只是感到这一天一定会到来。1907 年 10 月 24 日,这一天真的来临了。

我会告诉你这么说的原因:那天早上,一位经纪人和华尔街一家最有名的银行的合伙人一同开车,那位经纪人替我的经纪公司做了很多业务,并且知道我在大量放空。我的经纪人朋友告诉银行家我的交易量有多大,因为我确实在尽全力赌博。如果你无法从中尽可能地捞到所有的好处,操作正确又有什么用呢? 或许为了让故事听起来很重要,那位经纪人有些添

油加醋；或许我的追随者的人数比我知道的还要多；或许银行家对于形势的危急远比我了解得更清楚。总而言之，我朋友对我说：“我跟他讲，你说只要再推一两下，当真正的卖压开始时，市场就会出现一些状况。”他对我的一番话颇感兴趣。当我讲完以后，他说过一会儿他可能有些事情让我做。

突然的转变

当经纪公司发现无论出多少价也贷不到一分钱的时候，我知道时机已经来临。我把经纪人派到各处的人群中去。哇！联合太平洋曾一度没有一张买单，不管什么价位！想想看！其他股票也如此。没有资金可以支撑股票，没有人去购买股票。

我拥有巨额账面利润，并且确信要想进一步打压股价，我只需下单卖出联合太平洋和其他五六种红利好的股票，每种分别卖出 1 万股，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凄惨的景象。在我看来，突如其来的恐慌一定来势凶猛，证交所理事会可能认为还是关门大吉比较好，就像在 1914 年 8 月世界大战爆发时的做法。

这将意味着账面盈利急剧上升，同时也意味着这些盈利无法兑换成现金。但是，还有其他事情需要考虑，其中一件就是：如果发生进一步崩盘，那么，我已经开始预计的市场复苏就会推迟，市场复苏原本可以在大放血之后补充元气。这样的恐慌将对整个国家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做出了决定，认为既然继续大力放空不明智、不令人愉快，那么，我再这样做就非常不合逻辑。于是我调头开始买进。

在我的经纪人开始替我买进后不久——顺便提一下，我以最低价位买进——那位银行家就把我的朋友找了去。

街头行乞

“我找你来，”他说，“是因为我想让你告诉你的朋友利文斯顿，我们希望他今天不要再卖出任何股票了。市场无法再承受更多的压力了。情况

就是这样，要扭转毁灭性的恐慌，这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种时候，每个人都必须为大家的利益着想。他怎样回答，你要让我立即知道。”

我的朋友立即过来找我，他很老练。我猜想他认为我既然已经决定摧垮市场，就会认为他的要求就相当于白白舍弃赚取大约 1 000 万美元的大好机会。他知道我对一些大户痛心疾首，因为他们千方百计想把许多股票倒给公众，而他们跟我一样很清楚即将发生的一切。

事实上，大户们也是极大的受害者，我在最低点买进的许多股票都是金融界著名人士名下的股票。当时我并不知情，但是这一点不重要。我实际上已经补回了所有的空头部位，在我看来，我有机会廉价买进股票，同时又可以帮助股价及时回升——要是没有人打压股市的话。

于是，我跟朋友说，“回去告诉布兰克先生，我同意他的话，并且在他找你之前，我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今天我非但不会抛出任何股票，反而会进场尽全力买进。”我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当天买进 10 万股，想长时间做多。在日后的 9 个月内，我再没有放空过任何一只股票。

亏损 100 万

我刚才跟你说，我的美梦成真，我过了一把国王的瘾，原因就在此。那天的股市在一段时间里的确任人宰割。我没有把自己想像得很伟大，事实上，别人指责我袭击市场，华尔街的流言蜚语总是把我的操作夸大其词，你知道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毫发无损地脱身了，报纸上说少年赌客拉瑞·利文斯顿赚取了好几百万美元。但是那天交易结束后，我的身价超过了 100 万。然而，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钞票，而是无形的东西：我做对了，我朝前看，并且遵照明确的计划。我已经知道想赚大钱必须要做的事情，我永远脱离了赌客的阶层，我最终学会了如何聪明地进行大笔交易。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利文斯顿不再往下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又慢吞吞地把烟圈吐了出来，眼睛盯着天花板边上的一块地方。

“你就是这样学会正确操作股票投机游戏的吧？”我说道。

“没错。”利文斯顿简短地回答。

“你已经告诉我，你是怎么赚取第一笔100万的，”我说，“现在我想听听你又是怎么亏损的。”

“改天吧！”利文斯顿起身朝窗口走去，久久地往窗外凝望。

“我会一直等到明天。”我非常客气地跟他说。

“唔？是的，我把100万赔光了！如果我还是按照当时的做法的话，这次还会亏的。犯傻会让人付出很大的代价。”



第六章 迄今为止无人能与股市匹敌

利文斯顿向拉斐尔透露，股票交易要比商品期货交易复杂。在他看来，商品价格只受制于供需规律，这就使得农业产品的交易比股票交易更简单。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一样，都需要研究报价纸带，但是能够影响股票的许多其他因素通常不出现在期货市场。

依照利文斯顿的经验，商品交易者非常能够把握未来趋势，而股市则不允许有这样的奢望。当一种粮食的交易将要平息下来的时候，交易者只是跑到商品交易所的另一个交易场地，开始交易另外一种更加活跃的商品。在这些市场里，从一件商品跳到另外一件商品是司空见惯的事，聪明的作手们认清趋势后，会迅速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

某些商品的个体交易者有时被称为“棉花之王”或“小麦之王”，他们在集团炒作时尤其成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利维摩尔的主要对手是亚瑟·克特恩，他把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赚取的盈利投入到纽约证交所，进行股票交易，而在此之前，他早就被册封为好几种商品之王。然而，拉斐尔在文章中的采访对象不太可能是克特恩。他出生于安大略省，于 1897 年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买了一个席位，开始积极投入交易。然而他是如此的守口如瓶，以至于几乎不向报纸透露任何有关他个人的事情。《谁是谁》(Who's Who)一文收录的有关他的信息加起来不过两行字。如果有人

谈论一位股票作手的事，那肯定不是说他。

利文斯顿说，在一次特别大的操作之后，他被冠以“棉花之王”，这个荣誉称号是一些报纸给的。他向拉斐尔说了一些奇怪的话，称“美国人没钱去购买诸如《纽约世界报》之类的版面，或者没有人具备足够的影响力，可以刊登此类报道。或许我没有必要告诉你这些事，但当时我的名声完全是白捡的”。在1922年，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是就在几年前，类似的评论文章可以被认为是虚假的，因为金融圈从未听说过这些虚假的新闻报道和文章。一些报纸实质上专门撰写一些文章，吹捧华尔街和许多公司。弗兰克·门塞(Frank Munsey)——在20世纪之交发行的《门塞杂志》(Munsey's)的老板——或许是最臭名昭著了。人们普遍认为，他受摩根公司间接雇用，该公司专门收购并封杀一些对银行不利的报纸。他的杂志既刊登有利于华尔街的文章，又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对华尔街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

利文斯顿叙述完了本章的内容，在本章中，他将开启一扇更富魅力的大门——他是怎么亏损100万的。对于那个时代的交易者来说，为了日后能赚回那笔钱而输得一文不名，这差不多可以赢得一枚荣誉勋章。

查尔斯·盖斯特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股票作手回忆录

股市显得如此沉闷，无精打采，让你想到一位筋疲力尽的老人坐在椅子上打瞌睡。股价几乎一动不动，报价纸带记录了时断时续的喘气，而不是波动。这着实很难让人相信这只瞌睡虫曾经像魔鬼一样，举止疯狂——它让乐观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这方面来看，它绝对是个天才。但是现在，每当一只股票上涨 $1/8$ 点，就会出现停顿，直到另一只股票无力地下跌 $1/8$ 点。接着这只股票就不情愿地又下跌 $1/8$ 点，然而趋势似乎过于明朗，用不着表现得谨小慎微。这只股票在反弹之后，当天就决定休息了。

市场表现出一付优柔寡断的样子，把经纪公司那些神经高度紧张的客户们都快逼疯了。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做，投机客遭受的磨难



第六章
迄今为止无人能与股市匹敌

之一就是：呆坐在报价黑板前，不知所措。不管是买进、卖出、持股还是看空，都赚不到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然而当你这么认为的时候，却又偏偏不发生。当一切都没动静的时候，经纪商和客户这一次可谓是患难与共：一方没有业务却还要继续开销；另一方则不能指望不劳而获了。到处都是无所适从的人。

就在那天，我迫不及待地在营业时间去拜访劳伦斯·利文斯顿。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对股市的计划、打算，甚至是观点之类的问题，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如此友好。我对于他对未来所作的推测尤其不感兴趣，但是我非常想听听他作为一名股票作手的成长史。这就是我找他的原因。

他非常专注地在研究报价黑板，好像市场还是很活跃地朝前走。在我看来，他似乎在观察他应用于市场的某种测试的效果，密切注视一些征兆性的回调，告诉他时机究竟是否成熟。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他在观察股市的微弱变化，我在一旁看着他。即便在股市死气沉沉的时候，他的眼睛看到了——他的眼神证明了这一点——某些像我这样的人绝对看不到的东西。也许我看得不够远，也许我没有积累在发展成多头或者空头市场前类似的沉闷表现。如果你费神寻找的话，你会发现市场表现出来的沉闷具有质的区别。

跟往常一样，一旦报价纸带不动了，利文斯顿对市场的兴趣也顿消。我急切地想听到下一章的回忆录。

我一开头就问他，“讲到股市中犯错的问题，依你之见，一个人是否只能从他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还是可以从他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想到了这些文章的读者们。

“我想这是因人而异的，”利文斯顿回答，“承认自己的错误应该不会比研究自己的成功对我们更有帮助。但是所有的人天生都有一种逃避惩罚的倾向，当你把某些错误和失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渴望再犯第二次错误。当然，所有的股市错误都会伤及你两处脆弱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六章 迄今为止无人能与股市匹敌

地方——钱袋和虚荣心。但是我会告诉你一些奇怪的事情：一个股票投机客有时会犯错，并且知道自己在犯错。犯了错误之后，他会问自己为什么会犯错。等惩罚的痛苦过去之后，他会长时间地冷静思考，随后可能会知道自己是如何犯错的，在什么时候及交易的哪个特定时刻犯了错，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会犯错。然后，他只是痛骂自己一顿，就此作罢。”

“你的意思是，你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犯错，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

“正是如此，”利文斯顿说，“如果一个人既聪明又幸运，他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他会犯下跟原始错误非常相似的千千万万个错误当中的任何一个错误。错误的家族成员非常庞大，以至于当你想看看你有什么傻事可做的时候，你的身边总会出现一个错误。”

“让你亏损 100 万的那个错误究竟怎么回事？”我问他。

“你是指让我第一次亏损 100 万美元的那个错误吧，”他郑重其事地纠正道，“你知道吗？在我看来，你对我的错误相当感兴趣。”

“我们主要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说，“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犯错误，那么，我们就必须借鉴他人的错误教训。”

“你从来都没犯过错误吗？”利文斯顿问。

“利文斯顿，”我说，我确信自己的语气非常诚恳，“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我一生当中，从未犯下过让我付出 100 万美元代价的错误。但是你曾跟我说，你有过这种经历。”

“没错，”他承认，“当我回想起——”

“等会儿，”我打断了他，“从 1907 年 10 月股市大跌之后谈起，那会儿你刚赚了第一笔 100 万美元。当一名百万富翁有何感受？”

“随着交易继续进行，拥有 100 万仅仅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储备金。金钱无法给予交易者更多的安慰，因为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他都会犯错，而犯错总是一件不舒服的事。当一个百万富翁操作正确的时候，金钱仅仅是他的一个奴仆。亏钱是我最小的麻烦。我接受事实之后，不会再因此而烦恼，我睡一觉就忘了。但是坚持错误——不接受亏钱的事实——会让你的钱袋和精神同时受损。你应该记得狄更斯·瓦兹(Dickson G. Watts)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人极其紧张，因此朋友问他

究竟怎么回事。”

“我睡不着。”紧张不安的家伙回答道。

“为什么睡不着？”朋友问。

“我持有的棉花太多了，以至于老想着这件事，睡不着，这都快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了。我该怎么办？”

“卖到睡得着的程度。”朋友回答。

“刚才我问你当一名百万富翁的感觉的时候，我并不是指从一个投机者的角度，而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我跟利文斯顿解释。

商品交易

他点点头，说道：“人通常很快就能适应情况，因此会丧失洞察力。你不会感到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你无法清楚地记得当一名百万富翁的感觉。你只记得以前办不到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办到。一个相当年轻的正常人用不了很长时间便可以丢弃穷日子的习惯，而要忘记过去有钱时候的那段经历则需要更长一些的时间。我想那是因为金钱会创造需求，或者刺激需求的增加。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在股市赚了钱之后，很快就会丢弃不花钱的习惯。但是在亏钱之后，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改掉花钱的毛病。

“1907年10月，我在回补空头做多之后，决定放松一会儿。我买了一艘游艇，计划去南部水域巡航。我非常热爱钓鱼，并且早该好好享受一下了。我一直在期待，希望有一天可以出发，但是没能如愿，市场不放我走。”

“但是，我想你在全年的低谷时期买入股票，你不可能亏损。”我说。

“对，没亏。但是我的玉米亏了。”利文斯顿解释道。

“我不知道你曾经交易过谷物，”我说，“并且，就报价纸带的分析而言，两者是否存在根本性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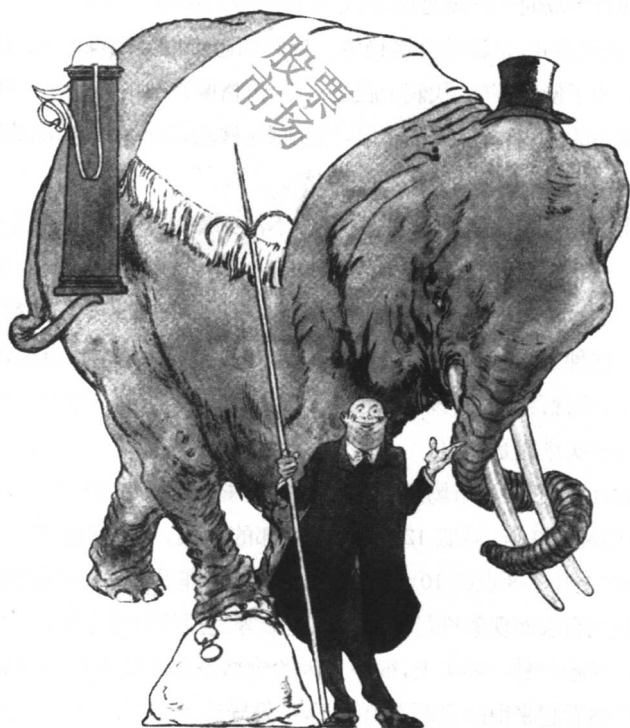
利文斯顿开始了他的不紧不慢的叙述。

哦，是的。我一直兼做商品和股票交易，我年轻时在投机商号里就开

股票作手回忆录

始了。多年来,我总是在研究这些市场,不过没像对股市那样投入。事实上,我宁愿做商品,而不是做股票。商品交易的合法性似乎更大,这点毫无疑问。商品交易比股票交易更具商业冒险的特性。你可以像对待任何商业问题一样对待商品交易。或许你可以用虚假的论证支持或反对商品市场的某种趋势,但是成功只是暂时的,因为事实最终一定会战胜一切,所以交易者就像做正常生意那样,通过研究和观察获得利润。他可以观察和斟酌各种情况,而且跟其他人了解得一样多。他无需提防内线集团。在棉花、小麦或玉米市场上,不会突然一夜之间通过分红方案或者增加配股配息。从长远来看,商品价格只受制于一个法则——现在或预期的供需经济法则。商品交易者不需要像做股票一样,沉湎于对许多情况的种种猜测。商品交易总是很吸引我。

在所有的投机市场,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报价纸带上的信息是一样的。对于任何肯花时间思考的人来说,这一点很明显。他会发现,如果他问自己一些问题,并且考虑各种情况,那么答案就会直接出来。但是,当然喽,人们从来不愿花时间问自己一些问题,更不用说找答案了。美国人普



第六章 迄今为止无人能与股市匹敌

遍都生性多疑,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去证券商那里看报价纸带,不管是股票还是商品。股票和商品交易是所有的游戏当中真正需要在上手之前研究的一种游戏,然而美国人在此时此刻却一反常态,他们不再多疑,不再非常明智地采取一些预防性的前期措施。他会把一半的家产拿来在股市冒险,所做的考虑还不及选择一辆中等价位的车那么多。

分析报价纸带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复杂。当然,你需要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记住某些基本原理。分析报价纸带并不是替自己算命。报价纸带不会告诉你下周四 13:35 之前你的身价一定会是多少。分析报价纸带的目的首先是确定如何交易,其次是何时交易。也就是说,卖出比买进是否更明智。不管是股票、棉花、小麦、玉米或燕麦,道理完全一样。

最小阻力线

你注意市场时——就是说,注意报价纸带记录的价格——心中只有一个目标:确定方向,也就是价格趋势。我们知道价格会根据遇到的阻力上下波动。为了便于解释,我们干脆这么说,价格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移动,哪儿省事,便往哪儿移动,因此如果上涨的阻力小于下跌的阻力,价格就会上涨,反之亦然。

当市场步入态势之后,没有人会分不清到底是多头市场还是空头市场。对于一个思想开明,目光相当清晰的人来说,这种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让一个投机者把他观察到的事实硬套到他的理论上,这从来都不是明智之举。这种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当时是多头市场还是空头市场,假如他知道这点,他就会知道应该买进还是卖出。因此在行动一开始,一个人就该知道应该买进还是卖出。

例如,让我们假设市场像往常一样处在两个大波动之间,在 10 点的区间起伏,最高 130 点,最低 120 点。在底部的时候,市场可能看上去很疲软,或者在上升了 8 点或 10 点的过程中,市场可能看起来极其强劲。一个人不应该光看表面现象进行交易。他应该等到报价纸带呈现出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开始交易。事实上,很多人因为价格看起来便宜而买进股票,或者因为价格看起来很昂贵而卖出股票,结果导致了千百万美元的亏损。投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六章
迄今为止无人能与股市匹敌

机客不是投资者。他的目标并不是靠高利率让自己的资金获取稳定的回报，而是靠投机物价格的上涨或下跌获利。因此，在交易一开始就应该确定最省力的投机路线，而他应该等待的则是路线自行确定的时刻，因为这是他开始忙碌的信号。

分析报价纸带只是能让他看出在 130 点的时候，卖盘比买盘强劲，价格回档是很自然的事。在卖盘盖过买盘的时候，看盘功力浅的人可能会断定价格不会在 150 点之前停顿，于是他们买进。但是在回档开始之后，他们会继续持股，或者以小额亏损的代价抛光股票，或者他们放空，看淡后市。但是在 120 点的时候，跌势遇到比较强的阻力。买盘盖过了卖盘，出现反弹，空头又开始回补。公众如此频繁地陷入两面受挫的境地，不由得让人对他们的执迷不悟啧啧称奇。

一些事情最终发生了，这些事情增加了上涨或下跌的驱动力，而且最大阻力点向上或者向下移动——也就是说，在 130 点时，买盘首次比卖盘强劲；或者在 120 点时，卖盘比买盘强劲。价格会突破旧的障碍或波动极限，继续朝前走。通常在 120 点时，由于市场看起来如此疲软，总会有一群交易者放空，或者在 130 点时，因为市场看起来如此强劲，他们就做多，过了一會兒，当市场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迫改变主意，立即掉头，或者被迫轧平。不管怎么做，他们都会协助更清楚地确立价格的最小阻力线。因此，耐心等待这条阻力线确定的聪明的交易者就会借助基本的交易形势，以及正好猜错、现在必须纠正错误的那帮人的势力。纠正错误往往会把价格推到最小的阻力线。

在此，我会说，虽然我不把它当成是数学上的一个必然性，或者是一条投机公理，我的经验告诉我，意外事件——也就是突发或者不可预见的事件——总是有利于我根据最小阻力线而建立的市场部位。你是否还记得我跟你提过发生在萨拉托加的联合太平洋事件？我做多是因为我发现最小阻力线是向上的。我本来应该坚持做多，而不是让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内部人士正在抛售股票。董事们心里在想些什么并不要紧，何况这些事我也根本不可能知道。但是，我能够并且确实知道报价纸带说“上涨！”，接着配股比例就突然之间提高，股市上涨 30 点。在 164 点的时候，股价看上去非常高，但是正如我以前跟你说的，股票永远不会高得无法买进，或者低得无法卖出。股价本身跟我确立最小阻力线一事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按照我的说法进行交易，你会发现实际操作中，股市收盘和

隔天开盘之间发布的任何重要消息通常都配合最小阻力线。在消息发布前，价格趋势已经确立。在多头市场中，利空消息会被忽视，而利好消息会被夸大，反之亦然。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市场处在非常疲软的状态。接着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政策，我当时放空 15 万股，但并不是因为我知道会发布这个消息，而是因为我沿着最小阻力线操作。就我的操作而言，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当然我利用这种形势，当天就回补空头。

推市场一把

我说你只需观察报价纸带，然后确立你的阻力点，并且一旦确立后，就得准备好沿着最小阻力线进行交易，这一切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一个人必须警惕许多事情，而最重要的是要警惕他自己——也就是说，要警惕人的本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行动正确的人总是有两股势力在帮助他——基本情况和犯错的人。在多头市场中，利空因素会被忽视。这就是人的本性，然而人们却对此感到震惊。他们会告诉你小麦遭殃了，因为有一两个地区天气非常恶劣，一些农民也跟着遭了殃。等到整个作物收割、所有小麦产区的农民开始把小麦送到谷仓的时候，多头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小麦的受损程度很小。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是帮了空头的忙。

一个人在商品市场操作时，千万不能固守成见。他必须思想开明、灵活善变。不管你对作物情况或者可能的需求有什么看法，漠视报价纸带信息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我记得我曾经错过了一次大的操作，仅仅是因为我一直在期待开始的信号。我对形势如此有把握，以至于我认为没有必要等待最小阻力线的自行确立。我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帮助确立那条阻力线，因为看起来它只需要一点协助而已。

我非常看好棉花。它的价格一直在 12 美分左右徘徊，涨跌幅度不大。我看得出它的价格处于一定的范围之内。我知道我其实应该等待。但是，我居然想到如果稍微推它一把，价格就会超过高位阻力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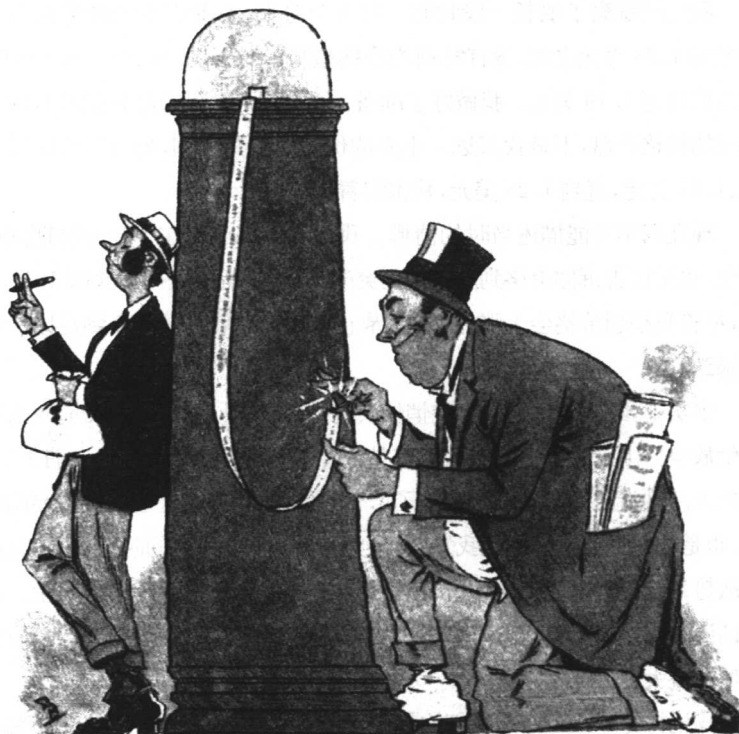
我买进 5 万包棉花后，价格当然就上涨了。而当我一停止买入后，价格果然也就停止上涨了。接着又开始回到我买进时的价格，我一退出，价格就不再下跌。我想我现在离开始信号更近了，很快我就认为应该再度出发。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抬高价格，结果发现我停止买入的时候，价

股票作手回忆录

格下跌了。我反复做了四五次，直到最终愤然退出，亏了大约 20 万美元。过了不久，价格开始上涨，并且持续攀升到足以让我发大财的价位——要是我没那样急着开始的话。

太多交易者拥有太多次这样的经历，因此，我可以给出这样一条规则：在一个波动幅度狭小的市场中，如果价格的起伏微不足道，但却在一个狭窄的区间波动，这时候，预测下一次大波动到底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是毫无疑问的。你应该观察市场，解读报价纸带，从而确定走势不明显的股票的价格上下限，并且要下定决心，直到股价突破任何一个方向的极限时才采取行动。投机客必须关心从股市里赚钱，而不是坚持认为报价纸带必须跟他的看法一致。永远不要跟报价纸带理论，或者从报价纸带上找理由或者说明。股市的“事后诸葛亮们”得不到任何利润。

不久前，我跟一群朋友们在一起。他们都在谈论小麦。其中一些人看多，另外一些人看空。最后他们问我的看法。我对市场的研究已经有好一阵子了。我知道他们不想要任何数据或情况分析。于是我说：“如果你们想从小麦上赚点钱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做。”



第六章
迄今为止无人能与股市匹敌

他们都说想赚钱,因此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确信自己想在小麦上赚钱,只要进行观察。一旦小麦的价格突破 1.20 美元,你们就买进,然后很快便可以得到不错的回报!”

一个例证

“为什么不在目前 1.14 美元的价位买进?”其中的一个朋友问。

“因为我还根本不知道小麦价格在上涨。”

“那么为什么要在 1.20 美元的价格买进? 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你是想盲目赌博,期待赚取巨大的利润,还是想聪明地投机,得到比较小、但是可能性大得多的利润呢?”

他们都说想得到比较小但更确定的利润,因此我说,“那么,照我的话去做。如果小麦突破 1.20 美元,就赶紧买进。”

我已经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几个月来,小麦的卖出价都在 1.10 美元与 1.20 美元之间,没有特别的价格趋势。对了,先生,有一天小麦的收盘价超过 1.19 美元。我做好了准备。不出所料,第二天小麦以 1.20½ 美元的价格开盘,于是我买进。小麦的价格一路攀升,1.21 美元、1.22 美元、1.23 美元,直到 1.25 美元,我也跟着加码。

现在我不可能描述当时的情形。我无法解释小麦在小幅波动期间的表现,也无法告诉你价格到底是往上突破 1.20 美元还是往下跌破 1.10 美元,尽管我猜想价格会上涨,因为世界上小麦的数量并没有多到足以让价格暴跌。

事实上,欧洲人似乎一直在悄悄买进,许多交易者在 1.19 美元左右的价位放空。由于欧洲人的买入和其他的原因,许多小麦从市场上消失了,结果大波动就开始了。价格突破了 1.20 美元的关卡。这是我最重要的观点,也是我所需要的一切。我知道当价格超过 1.20 美元的时候,一定是因为涨势最终蓄足了能量,推动价位突破极限,而且有些事必定会发生。换句话说,突破 1.20 美元就意味着小麦价格的最小阻力线确立了。以后的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

我记得有一天正好是我们的节日,美国所有的市场都停业。在加拿大

的温尼伯(Winnipeg),小麦以每蒲式耳上涨 6 美分开盘。第二天,当我们的市场开盘的时候,每蒲式耳也上涨 6 美分。价格只是沿着最小阻力线前行。

刚才我跟你说的这番话包含了我的交易系统的精华部分,而我的交易系统是建立在对报价纸带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我只是去了解价格最有可能移动的方向。我用额外的测试手段去检验自己的交易,从而确定心理上的关键时刻。在开始操作之后,我是通过对价格走势的观察来实现这一点的。

摸清趋势

我说当我买进做多时,我喜欢付出高价,而当我卖出时,我必须以低价卖出,否则根本不放空,奇怪的是竟然那么多经验丰富的交易者听了我的这番话后,露出难以置信的样子。如果交易者始终紧紧拽住他的投机武器——也就是等待最小阻力线自行确立,只有当报价纸带说上涨的时候才开始买进,或者在报价纸带说下跌的时候才开始卖出——那么,赚钱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应该一路加码。例如先买五分之一,如果没赚到利润,那就千万不能再增加筹码,因为显然他在开始时已经犯错了。但他只是暂时犯错,在任何时候,犯错都不会带来盈利。报价纸带说上涨,并不一定是在撒谎,原因很简单,它现在只是说“还没到时候”。

很长时间以来,我在棉花上的交易一直都很成功。对此我有独到的见解,而且绝对遵照自己的理论行事。假设我已经决定买进 4 万到 5 万包棉花,我就会像告诉你的那样研究报价纸带,观察买进或卖出的机会。假如



最小阻力线显示多头趋势,我就会买进 1 万包。我买完之后,如果市场比我最初买进的价格上涨 10 点的话,我就会再买进 1 万包。接下来是相同的做法,如果我能获得 20 点的赢利,或者一包赚 1 美元的话,我就会再买进 2 万包。

这样我就有了可以操作的量——我的交易基础。但是，如果在买进第一笔1万包或2万包之后，我出现了亏损，那我就会退出。我错了，也可能是暂时错了。但是，就像我跟你说的，任何事情一开始就犯错的话，就不会有回报。

我按照自己的系统进行操作，结果每次棉花出现大波动的时候，我的手头总是持有一些棉花。在积累筹码的过程中，我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操作，可能因此损失了5万或6万美元。这种试验看起来代价很高，其实则不然。在真正的波动开始后，我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赚回所投入的用于确定加码的正确时机的5万美元？根本不需要时间！一个人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正确的行动总是能赚钱。

我想以前也曾跟你说过，这一点详细地说明了我自己所谓的下注方法。只有当你赢的时候才下大赌注，或者输的时候只亏损一笔试探性的小赌金，要证明这么做很明智，好像只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如果一个人按照我描述的方式进行交易，他总是能够在赌注中获利。

专业交易人员的某些方法总是以他们的经验为基础，并且受制于他们的投机态度或欲望。我记得我在棕榈滩遇见一位老人，他的名字我忘了，或者不能立即想起来。我知道他在华尔街混迹多年，一直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时期。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怪老头，经历过无数次繁荣和恐慌时期，因此，他总是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至少股市里没有。

老家伙问了我很多问题。等我跟他讲完我平常的交易方法后，他点点头，说：“好！好！你是对的！你加码的方式和思维的方式使你的操作系统变成了一个对你有利的系统。把你的想法付诸行动其实很容易，因为你投进去的钱是你最不关注的东西。我想起了帕特·赫恩(Pat Hearne)。听说过他吗？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赌客，在我们公司开过户头。这家伙聪明大胆，在股市里赚了不少钱，因此人们经常向他讨教。然而，他从来都不愿向别人提供任何建议。如果人们直截了当地问他对买股票的看法，他就会用他喜爱的赛马场的名言来回答：“只有下了注方能见分晓。”他在我们公司交易。他会买进100股某个热门股，如果股价上涨了1个百分点，他就会再买进100股。再涨一个百分点，再买进100股，依此类推。他过去常常说他玩股票游戏并不是为了替别人赚钱，因此，他的止损单上的价位总是比最后一次的买入价低一个百分点。当价格持续上涨的时候，他只是把止损价位跟着往上移。遇到1%的回档时，他就停损出场。他宣称，不管

是他的原始保证金或是他的账面利润，亏损一点以上都是没道理的。

粗心的代价

你知道，职业赌徒不追求长线，而是想赚有把握的钱。当然，如果能赚钱的话，做长线也不错。在股市中，帕特不追求小道消息，也不是为了抓住每周 20 点的涨幅而操作。他是想赚到足够的钱，让自己过上好日子。我在华尔街遇到过的数千名局外人士当中，只有帕特·赫恩把股票投机仅仅当作纸牌或轮盘赌那样的碰运气的游戏。但是，他头脑清醒，坚持采用一种比较合理的赌博方法。

赫恩死后，我们这里有一位客户，他原来总是与赫恩一起交易，并且采用他的交易方法，他在拉卡湾纳(Lackawanna)股票上赚了 10 万多美元。然后他改做别的股票，由于他已经赚了一大笔，因此无需再坚持用帕特的方法。当一次回档出现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停损，反而让亏损越来越大——他似乎把亏损当成了盈利。当然，他输得一文不名。当他最后退出的时候，还欠了我们几千美元。

他晃悠了两三年，在钞票全部亏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股票依然很狂热。但是只要他守规矩，我们并不反对他在我们这儿交易。我记得他过去常常坦率地承认自己愚蠢至极，竟然不坚持采用赫恩的操作方式。一天，他来找我，显得异常兴奋，并请求我能让他在我们的公司里放空某只股票。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当年也是一个很好的客户。我告诉他，我个人愿意替他的账户担保，让他放空 100 股。

他放空了 100 股休尔湖(Lake Shore)，当时是 1875 年，正值比尔·特拉维斯打压市场的时候。我这位叫做罗伯茨的朋友在最恰当的时机放空休尔湖，在一路下跌的过程中，他不断放空，就像他在过去成功的日子那样，随后他抛弃了帕特·赫恩的方法，听命于运气。

经过四天成功的加码放空后，罗伯茨的账户出现了 15 000 美元的盈利。我注意到他没有递交止损单，于是就跟他说起了此事，他告诉我崩盘还没有完全开始，他不想因为任何一点的回档而出局。那是在 8 月份。在 9 月中旬之前，他向我借了 10 美元买婴儿车——这是他的第四个孩子。他没有坚持采用自己那套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方法。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问

题所在。”老家伙朝我摇了摇头。

他说得对。我有时候认为投机肯定是一件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普通的投机客违背了自己的本性。所有的人都容易犯的毛病对于投机成功来说是一种致命伤——通常就是这些毛病会让投机客变得跟其他人没什么差别，或者说，投机客在其他投机活动中会特别注意防范这些弱点，而这些投机活动倒不如从事股票或商品交易那样充满风险。

无法击败的游戏

投机客的主要敌人总是从内心出现，希望和恐惧与人性是分不开的。在投机中，当市场对你不利的时候，你会希望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要是你没有依赖希望的话，你本不该亏那么多——你的希望是如此强烈，好像可以把大大小小的开国元勋和先驱成功地调集在一起。当市场朝着对你有利的方向发展时，你害怕第二天你的利润会被拿走，于是你退了出来——速度太快了。恐惧使你赚不到应赚的钱。成功的投机客必须与这两大根深蒂固的本能作斗争，必须改变你称之为天性冲动的东西。在充满希望时，他必须感到害怕；在害怕时，他必须充满希望。他必须害怕亏损会越来越大，希望利润会变得更大。采用普通人一样的方式进行股票赌博，这绝对是个错误。

我从14岁开始就从事投机游戏，这是我做过的惟一的事情。我想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经过近30年的持续交易，不管是靠微薄的保证金还是有几百万美元做后盾，我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可以在某个时刻击败一只股票或一类股票，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击败整个股市！一个人可以在棉花或粮食的个别交易中赚到钱，但是没有人能够击败整个棉花市场或者粮食市场。

拉瑞·利文斯顿结束了讲话，看着我。我就趁机向他表达了感谢，“利文斯顿，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高兴。长期以来，我一直喜欢在公众场合大声宣扬这个观点。如果这个观点是出自一个当代最成功的股票作手之口的话，那它应该更有分量，你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真是感激不尽。你现在是否介意告诉我，你在1907年10月发现自己是一

个百万富翁之后，做了些什么？”

利文斯顿点了点头，毫不费力地接着落下的话题往下讲。

我买了一艘游艇，做好充分准备，打算离开纽约，到南部海域去巡航。我对垂钓真的是很着迷，这次我终于如愿以偿，可以驾着自己的游艇去垂钓，想到哪儿，或者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随我的兴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在股票中赚了大钱，但是在最后关头，玉米却拖了我的后腿。

我必须解释一下，在那次让我赚到第一个 100 万美元的资金恐慌之前，我一直在芝加哥从事谷物交易。我放空了 1 000 万蒲式耳小麦和 1 000 万蒲式耳玉米。我对谷物市场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跟我看空股票一样，我也看空玉米和小麦。

这两种谷物都开始下跌，但是当小麦持续往下跌的时候，芝加哥最大的作手——我在此叫他斯特拉顿(Stratton)——突然决定要垄断玉米。我把所有的股票都脱手，准备驾着我的游艇去南方的时候，我发现小麦让我赚到了一笔很可观的利润，但是在玉米上，斯特拉顿抬高了价格，我亏损相当大。

我知道全国的玉米产量比价格显示的要多得多。供需法则一直在起作用。但是需求主要来自于斯特拉顿，而供应则根本没有出现，因为在玉米的运输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道路堵塞情况。我记得我过去经常祈祷天气会骤冷，这样路面结了冰后，就可以通行，能够让农夫把玉米运到市场上。但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靠策略挽救

就是这样，在我正打算实行自己的快乐垂钓旅行计划的时候，玉米的亏损却拖了我的后腿。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市场。当然，斯特拉顿非常密切地关注着空头利润。他知道已经把我逮着了，并且我自己也和他一样清楚。但是就像我所说的，我希望我或许能够说服天气，让天气开始忙碌起来，帮帮我。然而，我感觉到天气和任何一个好心创造奇迹的人一点都不注意我的需求，于是我只好研究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摆脱困境。

我轧平自己的小麦部位，获得了较好的利润。但是玉米的问题要困难得多。如果我能够以当时的价格回补 1 000 万蒲式耳的玉米的话，我恨不

得立刻就这么做。虽然这样做亏损会很大。但是，当然啦，我一动手买进玉米，斯特拉顿就会带头拼命轧空我，我不再喜欢通过自己的买入而抬高价格，就像我不喜欢拿刀子割自己的喉咙一样。

虽然玉米仍然走强，我去钓鱼的愿望却更为强烈。因此，我得立即找到脱困的方法。我必须做一次战略性的撤退，必须把放空的 1 000 万蒲式耳买回来，把我的损失尽量降低到最低点。

碰巧斯特拉顿当时也在操作燕麦，并且牢牢地掌握了市场。我一直在追踪所有的谷物市场，包括收集庄稼的收成情况和小道消息。我听说颇具实力的阿默集团(Armour)在市场上对斯特拉顿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当然，我知道斯特拉顿不会让我买到我需要的玉米，除非以他的价格买进。但是，当我一听说有关阿默集团与斯特拉顿作对的传闻后，我突然想到我可以指望芝加哥的交易者来帮我忙。让他们卖给我斯特拉顿不肯卖的玉米，这是他们能够帮我的惟一途径。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首先，每次下跌 1/8 美分，我就下单买进 50 万蒲式耳玉米。这些单子发出去之后，我就向四家经纪商分别发一张单子，同时以市价卖出 5 万蒲式耳的燕麦。我想这样做应该会让燕麦急速下跌。我了解交易者内心的想法，他们很可能会立即想到，阿默向斯特拉顿开火了。看到打压燕麦的行动开始后，他们会很自然地断定下一个打压对象是玉米，于是他们会开始卖出玉米。如果玉米的垄断被粉碎了，那利润一定会非常惊人。

我对芝加哥交易者的心理状态的判断绝对正确。当他们看到各地的卖单纷至沓来，燕麦开始下跌，他们立即转向玉米，踊跃抛售。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我买到了 600 万蒲式耳的玉米。我一发现他们停止卖出玉米的时候，我回过头又以市价买进 400 万蒲式耳。当然，玉米的价格再度上涨，但是我这样操作的结果是，我把 1 000 万蒲式耳全部补了回来，价格要比我一开始趁其他交易者卖出之际进行回补的市场价高出 0.5 美分。我放空 20 万蒲式耳燕麦，促使其他交易者卖出玉米，等我回补这些空单之后，我只亏损了 3 000 美元。这是相当便宜的空头诱饵。我在燕麦上赚到的利润抵消了我在玉米上的大部分亏损，因此，那次我在谷物交易上的总亏损额只有 25 000 美元。后来，玉米涨到了每蒲式耳 25 美分。斯特拉顿无疑就可以任意摆布我。

如果不考虑价格就开始买进 1 000 万蒲式耳玉米，真不知道我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一个人花了许多年干一件事后，不可能像普通初学者那样，没有养成一种习惯性的态度。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的差异就在这里。一个人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了他在投机市场中赚钱还是亏钱。大众对自己的操作一般持业余人士的观点。这种自我主义过度妨碍了他们自身，因此他们的思维不够深入和全面。专业人士关心如何把事情做对，而不是赚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其他事情都做好了，利润自然会出现。交易者在玩这种游戏时应该像职业台球手那样——也就是说，他不是考虑眼前这一杆，而是看到前面好几杆。交易者在操作中应该考虑自己所持的部位，这点必须变成一种直觉。

内部消息

我记得曾听过一个有关爱迪生·柯马克(Addison Cammack)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根据我听到的一切，我自然会认为柯马克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有能耐的股票作手之一。他不是像很多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个死空头，但是他感到做空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并且通过利用两大人性的特点——希望和恐惧——来使自己达到目的，他觉得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他编了一句警世名言：“当元气还在上升的时候，不要卖出股票！”老前辈们告诉我，他最大的一些盈利都是做多赚来的，因此很显然他不是根据自己的偏见，而是根据形势在操作。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极其高明的交易者。有一次，距离多头市场正式结束还有一些时日，柯马克似乎开始看淡后市，财经作家和评论家亚瑟·约瑟夫知道了这件事。然而，在一些多头领袖和报纸的乐观报道的刺激下，市场不但表现得强劲，而且还在继续上涨。约瑟夫知道利空消息对于像柯马克这样的交易者意味着什么，一天，他带着好消息急匆匆地来到了柯马克的办公室。

“柯马克先生，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是圣保罗公司里的交割职员，他刚才告诉我一些事情，我认为你应该要知道。”

“什么事情？”柯马克冷漠地问道。

“你已经转变方向了，对吧？你现在看淡后市了吧？”约瑟夫问道，他想证实这件事。如果柯马克没有兴趣的话，他不打算浪费宝贵的弹药。

“是的，有什么好消息？”

“今天我到圣保罗公司去兜了兜，一般我每个星期要去兜两三次，采集一点新闻。那里的一位朋友跟我说：‘老头子正在卖股票。’他指的是威廉·洛克菲勒。‘真的吗？吉米。’我问他，他回答道，‘真的，每上涨 $3/8$ 点，他就卖出 1 500 股。这两三天我一直在替他交割股票。’我毫不迟疑就直接跑过来告诉你这件事。”

柯马克不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并且各式各样的人经常疯狂地冲进他的办公室，给他带来各式各样的消息、传闻、谣言、谎言，对此他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也就变得不再相信这些话了。他只是说，“你确定你听到的是真的吗？约瑟夫。”

“我确定？我当然确定啦！你认为我是个聋子吗？”约瑟夫说。

“你相信你的朋友吗？”

“绝对相信！”约瑟夫大声说，“我认识他已经好多年了。他从来没有对我撒过谎。他不会这样做！没问题！我知道他绝对可靠，我愿意拿我的生命担保他所说的话。我了解他，如同我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远比你相识这么多年后，你对我的了解要深。”

“相信他？”柯马克又看了一眼约瑟夫。接着他说，“噢，你应该知道。”他把自己的经纪人惠勒(W. B. Wheeler)叫来。约瑟夫希望听到他下单卖出至少 5 万股圣保罗。威廉·洛克菲勒正利用市场的强劲走势抛出他手头的圣保罗股票。无论这是投资股还是投机股，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那帮人当中最高明的股票作手正在出脱圣保罗。要是普通人从一个可靠的来源得到这个消息，他会怎么做？这根本无需多问。

但是当年最高明的空头作手柯马克那会儿正看淡后市，他对他的经纪人说，“惠勒，到大厅去，每涨 $3/8$ 点就买进 500 股圣保罗。”当时这只股票的价格在 90 多美元。

天才的策略

“你不是说卖吗？”约瑟夫急忙打断他。他在华尔街不是一个新手，但是他从报社记者的角度来考虑市场，顺便提一句，这也是大众考虑市场的角度。在内线人士抛盘消息的作用下，价格当然应该下跌。而任何的内线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六章 迄今为止无人能与股市匹敌

卖盘都无法与洛克菲勒的卖盘相提并论。标准石油正在出脱，而柯马克却在买进！怎么可能！

“不，”柯马克说，“我是说买进！”

“难道你不相信我？”

“当然相信！”

“难道你不相信我的消息？”

“相信。”

“难道你没看空？”

“我看空啊。”

“那为什么买进？”

“这就是我买进的原因。听我说，你跟那位可靠的朋友继续保持联络，向上卖出一旦停止，就立即告诉我！明白了吗？”

“我明白，”约瑟夫说完就走了，柯马克买进威廉·洛克菲勒抛出的股票，动机何在，这一点他吃不大准。正因为他知道柯马克看空整个市场，所以他觉得柯马克这样的操作方式更难以解释。然而，约瑟夫去找那位当交割员的朋友，告诉他说，当老头子全部抛光的时候，他想得到消息。约瑟夫一般每天两次到他的朋友那儿问情况。

一天，这位交割员告诉他，“老头子那里再也没有任何股票过来了。”约瑟夫向他表示了感谢后，就立即带着消息去找柯马克。

柯马克认真地听着，然后转过身问惠勒，“惠勒，我们公司里有多少圣保罗股票？”惠勒查了查，汇报说他们吸进了大约6万股。

因为看淡后市，柯马克早在买进圣保罗之前，就已经在放空其他的一些农业股以及其他行业的各种股票。他现在已经大量放空。他立刻命令惠勒卖出做多的6万股圣保罗，并且还多卖出了一些。他把自己在圣保罗的多头部位当作操作工具，以此来打压整个大盘，使他的空头操作大大获利。

在那轮行情中，圣保罗一直跌到44点才停。柯马克狠狠地赚了一笔。他的技术无可挑剔，从而获利。我想说的是他对交易的习惯性的态度。他不必思考，就能立即看出对他而言远比个股获利更重要的事情。他看出天赐良机，让他不但能够在恰当的时机开始大规模的操作，而且在操作一开始便有一股恰如其分的动力。圣保罗的消息促使他买进而不是卖出，原因在于他立即看出这个消息为他的空头操作提供了大量的最佳弹药。

回头说说我自己的事情。我结束了小麦和玉米的交易之后，便驾着自己的游艇去了南方。我在佛罗里达海域航行，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垂钓真是其乐无穷，一切是那样的美好。我无牵无挂，也没有任何的期盼。

一天，我在棕榈滩上岸。我遇到了许多华尔街的朋友，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都在谈论当时最奇特的棉花投机客。从纽约来的报道说，波西·托马斯(Percy Thomas)亏得一文不名。这不是商业上的破产，只是这位世界闻名的作手在棉花市场上遭遇第二次滑铁卢的谣言。

你肯定知道他，对不对？那么，我认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最有说服力的演说者，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我总是很崇拜他。我是在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当时谢尔顿·托马斯证券公司(Shelton & Thomas)正好倒闭，托马斯想垄断棉花。然而，谢尔顿却不具备他的合伙人的那种远见或勇气，在离成功仅一步之遥的时候，他胆怯了。至少华尔街当时是这么说的。不管怎么样，他们非但没有赚大钱，反而遭遇了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次失败。我记不清他们欠了几百万。公司关门了，托马斯一个人出去单干。他把精力都放在棉花上，不久，他又东山再起。他连本带息还清了债务——在法律上他不必清偿这些债务——此外，他自己还剩下100万美元。他重返棉花市场这一壮举，如同迪肯·怀特在一年之内清偿100万债务的著名的股市业绩一样非同凡响。托马斯的勇气和头脑使我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七月棉花的一次交易

在棕榈滩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托马斯在三月棉花交易中彻底崩溃的事情。你知道谣言是怎么散播的，你听到的多半是错误消息、夸大其词或添油加醋的东西。我曾经亲眼目睹有关自己的一则谣言急速膨胀，以至于在不到24小时内，当这个谣言传回到最初的编造者的耳朵里时，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波西·托马斯最近的不幸遭遇让我的心思从垂钓转到了棉花市场。我拿到了一大堆交易报告，进行了仔细研究，想了解一下情况。当我回到纽约后，我潜心研究市场。人人都看空，人人都在卖出七月棉花。你知道人们都是怎么回事。我想正是这种传染性强的跟风行为使得一个人会因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六章 迄今为止无人能与股市匹敌

为他身边的人怎么做而采取相同的做法。或许这是从众心理的某种体现或变异。不管怎么样，在几百个交易者的心目当中，卖出七月棉花是一件明智而正确的事情——并且还很安全！你不能说这种集体抛盘行为很鲁莽，这个词过于保守。交易者们仅仅看到了市场的一面和巨大的利润。他们当然预计价格会崩溃。

当然，我也看到了这一切，但是，我突然想到那些放空的家伙没有许多时间可以进行回补。我越研究形势，就看得越清楚，直到我最终决定买进七月棉花。我开始操作，很快买进 10 万包棉花。我毫不费力就买进了这些棉花，因为有这么多人卖出。在我看来，我本可以悬赏 100 万美元，抓捕任何一个没有卖出七月棉花的交易者，不管是死是活，但没有人会来领赏。

应该说，这件事发生在五月下旬。我不断买进，而他们也不断卖给我，直到我得到所有的流动合约，拥有了 12 万包棉花。我买进最后一批棉花后，过了几天，价格就开始上涨了。价格一旦上涨，市场就表现得十分友善，真的一直都保持良好的态势，也就是说，每天上涨 40~50 点。

某个星期六，大约在我开始操作后的第 10 天，价格开始往上攀升。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在卖出七月棉花。这得靠我自己去发现，于是我一直等到最后 10 分钟。我知道那些家伙经常在那个时候放空，如果当天收盘上涨，他们就会被我牢牢钓住。因此，我发出四张不同的单子，同时分别以市价买进 5 000 包。那样便把价格拉高了 30 点，空头们正竭尽全力想脱身。市场以最高价收盘。请记住我所做的就是买进最后 2 万包。

第二天是星期天。但是到了星期一，利物浦应该高开 20 点才能配合纽约的涨势。结果利物浦高开 50 点，这意味着超过了我们涨势的 100%。利物浦的涨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表明我的推断很正确，并且我是沿着最小阻力线进行交易的。同时，我没有忘却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有好大一笔棉花要脱手。市场可能会急速上涨或者逐渐攀升，却不具备吸纳超过一定数量的抛盘的能力。

当然，利物浦的电报让我们的市场疯狂了。但是，我注意到价格涨得越高，七月棉花似乎越少。我一点都没有放空自己持有的棉花。总而言之，那个星期一对于空头们来说是一个刺激但并不快乐的日子。虽然如此，我却觉察不到任何空头恐慌即将来临的迹象，也没有空头开始盲目地争先恐后地进行回补的迹象。我手头持有 14 万包棉花，我必须得为它们找到销路。

一个星期二的早上，我正往自己的办公室走的时候，我在大门口遇到了一位朋友。

“今天早上刊登在《世界报》(World)上的消息真是惊人，”他笑着对我说。

“什么消息？”我说。

“什么？你是说你看到没有看到这则消息？”

“我从不看《世界报》，”我说，“到底是什么消息？”

“哦，都是有关你的消息，说你垄断了七月棉花。”

“我没看到这则消息。”我说完便离开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信我说的话。他很可能会认为我没告诉他事情的真相，对他很不够意思。

我回到办公室后，派人去买了一份《世界报》。果然，在报纸的头版上有一行斗大的标题——拉瑞·利文斯顿垄断七月棉花。

当然，我立即知道这篇报道会完全扰乱市场。如果我刻意去研究出脱14万包棉花的最佳方法和手段的话，就不可能再找出更好的方案了，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全国各地的人在那一刻都看到了刊登在《世界报》或摘引在其他报纸上的这篇报道。并且这篇报道还被电传到了欧洲，从利物浦的价格显然可以看出这一点。市场根本就是疯了。有了这样的消息，难怪会这样。

快速行动的时机

当然，我知道纽约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我应该怎么做。这里的市场在10点开盘。在10点10分的时候，我一包棉花都没有了。我把14万包棉花如数倒给了他们。我大多数部位的卖出价格结果证明是当天的最高价。交易者为我创造了市场。我所做的只是看到了出脱棉花的天赐良机。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因为我只能这么做，不然我还能怎么做呢？

我知道这个问题一定得花很多心思去解决，没想到竟然就这么意外地解决了。如果《世界报》没有刊登那篇文章，我绝对不可能在不付出绝大部分账面利润的情况下出脱我的仓位。卖出14万包七月棉花，又没让价格下跌，这并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世界报》的那篇报道却让我有了一个很好的转机。

我没法理解《世界报》为何刊登这一消息，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猜想棉花市场的某位朋友跟文章作者通风报信，这位作者还以为捕捉到了一条独家新闻。我没见过他，也没见过《世界报》的任何一个人。那天早上直到9点以后，我才知道这条消息刊登了出来。要是我朋友没提起这件事，我当时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如果没有这则消息，我就找不到一个足够我全部出脱的市场。这就是大规模交易的一个问题。你无法像做小笔交易那样可以偷偷脱手，也无法在你想卖或者认为该卖的时候卖出。你必须在你能够出手，在市场能够吸收你全部仓位的时候脱身。不能抓住机会脱身，可能会让你付出几百万的代价。你不能迟疑不决，否则的话，你就会输。你也不能用竞价买进的方式拉高价格轧空，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会降低买盘的能力。我想告诉你的是，捕获你的机会不像听起来那样容易。你必须保持十分的警觉，当机会往门里探进脑袋来的时候，你必须得抓住它。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这次幸运的意外事件。就那种事情来说，华尔街和其他地方都一样，任何让一个人赚大钱的意外事件都会被人用怀疑的目光看待。当意外事件没有带来利润的时候，它就不会被当作是一个意外，而是你贪婪或者自我膨胀的结果，情况总是这样。但是如果有了利润，他们就管它叫掠夺财富，大谈什么厚颜无耻有好报，保守和正派没好报。

纯属运气

那些居心不良的空头们由于自身的鲁莽而遭到了惩罚，他们心里隐隐作痛，指责我有意策划这场突然袭击。不光是他们，其他人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一两天后，全世界棉花市场最厉害的一个人物见到我时说，“利文斯顿，这次的确是你完成的一次最高明的交易。当时我在想，若你把那些棉花卖到市场上，不知会亏掉多少。你知道这个市场不够大，无法在不压低价格的情况下吸纳5万包或6万包以上的棉花。我开始觉得好奇，不知道你将怎样在不损失所有的账面利润的基础上卖出剩下的仓位。我没想到你会用这样的策略，这的确很高明。”

“我跟这件事毫无关系。”我尽可能诚恳地向他保证。

但是他只是一味地说：“高明至极，朋友，高明至极！不必这么谦虚嘛！”

那次交易之后，一些报纸称我是棉花之王，但是，就像我曾说过的那样，其实我根本不配拥有这顶王冠。人们应该知道，在美国没有谁的钱多得足以买到纽约《世界报》的专栏，也没有谁的个人影响力大得足以确保此类文章的刊登。那个时候，这篇文章完全让我白捡了一个名声。

我之所以叙述这件事，并不是替有时强加给一些名不副实的交易者身上的头衔辩护，也不是为了强调要千方百计抓住机会，不管它何时或如何出现。我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那就是由于我在七月棉花上的交易，各种报纸上数量惊人的报道使我名噪一时。要不是这些报道，我永远都无法遇见那个非凡的人——波西·托马斯，并且我确信你会希望我告诉你，我是如何遇见他以及见面时的情景。

劳伦斯·利文斯顿停止了谈话，望着我，好像要我证实他的猜想。但是我跟他说：

“我对波西·托马斯的兴趣，不如我对你劳伦斯·利文斯顿的兴趣大。”

“但是你说过，你想知道我亏掉第一笔100万的那件事。”

“我是说过。”我说。

“对了，那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但今天就不讲了，我们现在出海去兜一兜。”

“你全部亏掉了么？”我满怀期待地问。

“今天不说了，跟我来！”劳伦斯·利文斯顿戴上了他的帽子。

“但你是不是全亏掉了？”

“是的，并且超过了100万。”利文斯顿回答道。

“好吧！”我说，“我这就跟你去！”

我兴高采烈地跟他出海了，原因有二：首先，任何人对一个好故事都会翘首以盼，利文斯顿输得一文不名并且还欠了债的故事肯定也很有意思；其次，他不仅弥补了自己的损失，而且东山再起后，实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好故事在等着我们。

第七章 无意中给别人占了便宜

在这一部分里，利文斯顿讲述了无意中给别人占了便宜而输了钱的滋味。他所讲的大部分内容是心理方面的，同时也对鼎盛时期的经纪业的运作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本部分采访有趣之处在于，利文斯顿讲述他从一位旅行推销员手里购买了几本书的经历，这种事他以前几乎从未干过。他之所以同意购买，是因为推销员的软磨硬泡，而不是因为需要读物。此事给人的启示是，即使成功的交易者，有时也会背离其惯常的做法，而这种背离无疑会导致最终亏钱。

当利文斯顿倒霉时，其同事甚至是竞争对手曾给予其极大的同情和理解，现在的读者定会对此感到惊讶。在本章和下一章中，利文斯顿讲述在他走背运时，证券经纪业仍极愿为他提供最高的信贷和便利。在这慨然相助的背后是佣金。利文斯顿在投机商号交易之后首次来到了纽约。由于他不是任何交易所的成员，所以他在经纪公司里做交易。经纪商都极其愿意为他们这类人服务，希望投机高手们的交易佣金会给他们带来十分可观的收入。交易者是输是赢无关紧要，只要频繁交易便可。

尽管利文斯顿怀疑经纪公司所提供的保证金信贷的数额实质上是诱饵，但他从不说频繁交易是否有折扣。既然保证金准备靠经纪商，所以，吸引交易者的频繁交易自然就是经纪商最成功的买卖了。统一的保证金准备直到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The Security Exchange Act)授权联邦储

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设定保证金比例后才固定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年中,保证金比例在交易量的 10%~25% 区间波动。精明的经纪商需要的不只是那些小有名气的投机客,因为他们想吸引高层次的投机客。

马克·吐温曾对债务有过一个经典的评论:“你若欠银行 1 美元而还不起,那是你遇到了困难;你若欠他们 100 万美元而还不起,那是银行遇到了困难。”这里所讲的故事可作为这个评论的极好例证。经纪商们意识到,不走运的投机客,如果他们擅长投机游戏,是不难脱离困境的。很明显,给投机客提供信贷是以其名声而定的。

查尔斯·盖斯特

一天晚上,在他的寓所中,利文斯顿继续讲述他的投机生涯:

我的七月棉花交易结束时,要比我预期得更加成功。不久,我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要和我进行会晤。信的署名为波西·托马斯。我当然马上答复,说我愿意在我的交易室见他,随便什么时候都行。第二天,他来了。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既然你认识他,我就没必要多说。

我一直认为,托马斯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交易。他是一位真正的投机客,一位具有幻想家远见与斗士勇气的思想家——一位消息极为灵通且通晓棉花交易理论与实践的人。他喜欢倾听别人的想法,也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理论以及高深见解,与此同时,他对棉花市场的实情或棉花投机客的心理几乎了如指掌。因为他已交易多年,赚过无数也赔过不少。

在他原先的交易公司谢尔顿·托马斯倒闭后的几年里,他重返江湖,



几乎轰动一时。我记得《太阳报》报道说，他起步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偿清债权人的债务，其次是雇用一位专家来研究并决定他投资 100 万美元的途径。这位专家研究了她的财力并分析了数家公司的财务报告，然后建议他购买特拉华—哈德逊股票。

输了几百万，又带着几百万回来后，3 月份的棉花交易使他彻底输光，分文不剩。他到来后不久就建议我们组建一个操作联盟。他解释说，他已发展了一个极其有效的组织，来收集棉花作物的信息和数据，以及——并对此强调——传播市场新闻和看法。他有一大批种植棉花和经营大宗棉花原料的客户；另外，他与棉纺厂和出口商有密切联系。他认为他的棉花作物报告比政府的更准确，他不仅记录着本国的生产，而且还记录着全球的消费。

单枪匹马闯荡华尔街

托马斯提议他应继续传递他的看法、估计和预测，并收集有关棉花作



物的信息。无论得到什么信息，他都会立即先转给我，然后才将其公布于众。我的角色就是做实际的交易，他认为我对此有特殊才能，而他没有。他觉得他的信息和商情报告对我的交易有巨大的价值。

此事对我没有吸引力有诸多原因。我坦白地告诉他，我认为两人不能够一起干，而且我也不想用心去学。但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组合，没办法，我只好果断地说，我不想与左右别人的交易有任何瓜葛，他这才作罢。

我告诉他，“如果我做了蠢事，我自己一个人兜着，并会马上付账。决不会久拖不还，或者让人为难。我是自愿单枪匹马一个人干，而且也因为这是一种最明智也是最经济的投机方法。我觉得与那些投机客——那些我从未见过，从未说过话，从未对买卖有过建议，也从未想过与他们见面或认识的人——斗智是一种乐趣。我赚钱是靠自己的判断力。我不想出卖或利用这种判断力来牟利。如果我用其他方法做交易，我会觉得没赚钱。你的建议我不感兴趣，因为我只对交易游戏感兴趣，我做交易游戏是为了我自己，而且是用我自己的方式。”

他对我的想法感到遗憾，并极力让我相信，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般商人其产品做广告时所用的方案，拒绝它是错误的。但我仍坚持己见。余下的交谈是快乐的。我告诉他我知道他会回来的，而且如果他愿意让我在经济上帮助他，我定会认为这是一种殊荣。但他说他不能够接受我的借贷。然后，他问我7月份的交易情况，我毫无保留地全部告诉了他：我如何进行交易，购买棉花的数量、价格以及其他细节。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然后他走了。

不久前，我对你说过投机客有一大批敌人，许多敌人成功地从人的内心滋生出来，我当时的想法有许多错误。我现在已经明白，人即便可能拥有创造性头脑和贯穿一生的独立思维，但仍难抵挡说服力极强者的攻击。我尚能抵抗那些诸如恐惧和希望此类的较为普通的投机病。然而，作为普通人，我觉得自己非常容易犯大错。

在这个特定的时候，我本应警惕，因为就在此事以前不久，我有过一次经历。这次经历说明人很容易被说服，进而失去判断力，做有违自己意愿的事。此事发生在哈丁的交易公司。可以说我拥有一个独立的交易室——一个他们允许我独自使用的房间，交易期间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找我。我不想有人来打扰，而且我在做大宗交易，盈利入账率很高，所以我倍

加提防。

一天，刚收盘，我听到有人说：“下午好，利文斯顿。”

我转身看见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大约 30 岁或 35 岁的家伙。我不清楚他是怎么进来的，但他的确进来了。我断定他与我的生意已得到批准。但我一句话也没说。我只是看着他，不一会儿他开了口：“我来见你是为了瓦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显然他有点紧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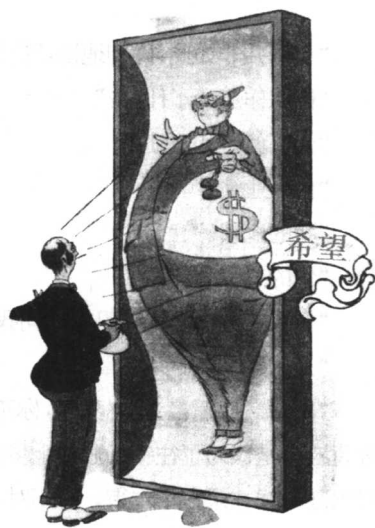
他是一位图书代理商。此时此刻，他举止并不得体，而且言语笨拙。他的外表也不具特别魅力。不过，他确实很有个性。他说他的话，而我觉得我在听，但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我想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即使在当时也不会。完成了他的独白，他先递给我一支水笔，接着递给我一张空白表格。我在表格上签了字。那是一份合同，购买一套 500 美元的斯科特的作品。

签字的一刹那我才明白过来。但他已经将合同放在口袋里了。我不想要这些书。我没有地方放这些书。这些书对我没有任何用处。没有谁需要我把这些书送给他们。

利用错误赚钱

输钱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我从不考虑我犯错误的那一面。首先我想知道自己的局限以及思维习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人只有利用错误在今后赚钱，才能原谅他的错误。

嘿，犯了 500 美元的错误，又不能确定错误所在，所以，我先只是瞅着这个家伙想对他有个认识。这家伙确实是对着我微笑——他的微笑虽不明显，但显得通情达理，我绝没瞎扯！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我似乎觉得没必要对他解释什么；这道



理我不说他也明白。所以，我跳过解释和套话，问他：“这 500 美元的订单，你能拿多少佣金？”

他立刻摇头，说：“我不拿佣金！对不起！”

“你拿多少钱？”我坚持问。

“1/3。但我不拿佣金。”

“500 美元的 1/3 是 166 美元 66 美分。如果你给我那份已签字的合同，我就给你 200 美元现款。”于是，为了证明这是真的，我从口袋里掏出了钱。

“我告诉你了，我不拿佣金。”他说。

“你所有的客户都出相同的价钱吗？”我问他。

“不是。”他回答。

“那你为什么这样肯定我会出此价钱呢？”

“你这种对输钱有特定看法的人会出此价钱的。你是一流的输家，这也使你成为了一流的投机客。我非常感谢你，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这样做。”

“好吧，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愿赚高于佣金的钱呢？”

在画点的线上签字

“事情并非如此，确切地说，”他说，“我工作不只是为了佣金。”

“你工作还为了什么？”

“为了佣金和业绩。”

“什么业绩？”

“我的业绩。”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只为钞票而工作吗？”他问我。

“是的。”我说。

“不对。”他摇着头。“不对，你不是。你从中绝不会得到足够的乐趣。你肯定不是仅为了往银行账户上多加几美元才工作，而且也不是因为喜欢轻松地赚钱才呆在华尔街。对不对，我这儿也一样。”

我未再与他争辩，而是问：“你如何得到你的乐趣？”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七章 无意中给别人占了便宜

“这个，”他坦然地说，“我们都有一个弱点。”

“那你的弱点是什么？”

“虚荣。”他说。

“那好，”我告诉他，“你让我签了合同。现在我想中止合同，而且我打算为你 10 分钟的工作支付 200 美元。难道这还不够满足你的自尊吗？”

“不够，”他答道，“要知道其余所有的人在华尔街干了几个月了，都未赚到费用。他们说产品推销区域不好。所以公司派我来证明，问题出在他们的推销技术上，而不是书和区域。他们拿 20% 的工作佣金。我在克里夫兰，两周卖掉 82 套。我在这儿，要卖掉许多套，不但要卖给那些没有从其他图书推销商购买的人，还要卖给他们甚至没见过的人。这就是他们给我 33%，即 1/3 的原因。”

“我真想不通你是怎么卖给我这套书的。”

“这又不难，”他用安慰的口气说，“我还卖给了 J. P. 摩根一套。”

“不可能。”我说。

他没生气，只是说：“说实话，我真的卖给他一套！”

“卖给 J. P. 摩根一套瓦尔特·斯科特，它不仅装帧考究，而且也可能收藏有某些小说的原稿？”

“瞧，这是他购买约翰·汉考克的合同。”于是他很快将一份有 J. P. 摩根签字的合同在我面前亮了一下。那很有可能不是摩根先生本人的签字，但当时我并未出现怀疑的念头。他不是口袋里同样装着我的合同吗？我只是觉得好奇。所以我问他：“你是怎么闯过图书管理员这一关的？”

“我根本就没看见任何图书管理员。我看到的是老头本人。在他的交易室里。”

“太夸张了！”我说。人人都知道，空手进入摩根先生的私人交易室要比带着一个发出滴答声像闹钟似的包裹进入白宫还要难。

但他宣称：“我进去了。”

“可你是怎么进入他的交易室的？”

“我是如何进入你的交易室的？”

“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我说。

“嗯，进入摩根的交易室与进入你的交易室使用的是同样的方法。我只要与那个门口负责不允许我进入的人说一声就行了。我让摩根签字的方法与让你签字的方法也是相同的。他也不会签字买一套书。他只是用

我给他的水笔，按照我要求的去做。这与你毫无差别，如出一辙。”

过了约3分钟，我带着怀疑的语气问他：“还有，那真是摩根的签字？”

“当然！他从小就学会如何写自己的名字了。”

“那么，这就是所有的奥妙？”

“没了，就这些，”他一边回答，一边起身要走，“我完全懂得我在做什么。那就是所有的奥妙。我非常感激你。再见，利文斯顿先生。”然后，他拾起帽子，迈步向门走去。

“等等，”我说，“我一定要让你从我这儿赚得200美元。”然后，我递给他35美元。

他摇了摇头，然后说：“不行，我不可以那样做。但我可以这样做！”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合同，撕成两半，把碎片给了我。

我数了200美元，然后拿到他面前，但他又一次摇头。

“这不是你的意思吗？”我说。

“不是。”

“那么你为何撕掉合同？”

“因为你没有抱怨，而是接受了这份合同，好像是我代替你接受了这份合同。”

“但我是自愿付给你200美元的。”我说。

“我知道，可金钱不是一切。”

他话语里的意思让我说：“你说得对，金钱不是一切。那么，现在你想让我为你做些什么？”

“你反应真快。你真愿意为我做点事吗？”他说。

“愿意，”我告诉他，“不过，我是否愿意要看你想让我做什么事。”

“带我去埃德·哈丁的交易室，告诉他让我和他谈3分钟。然后，让我单独和他在一起。”

我摇摇头，说：“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50岁了，是一位股票经纪商。”这位书商说。

他说得一点儿没错儿，所以我就带他到了埃德的交易室。我再也没有收到或听到那个图书推销员的信息。然而，大约几周后的一个傍晚，我正要到城外去，就在第六街L地铁上，我遇见了他。他非常礼貌地举起帽子，我也点了点头。他走了过来问我：“你好吗，利文斯顿先生？还有，哈丁先生好吗？”

个性的高昂代价

“他很好。你为什么要问？”我觉得他话里有话。

“那天你带我到他的交易室，我卖给他价值 2 000 美元的图书。”

“他从未提起过这事儿。”我说。

“不会的，他这种人是不会提的。”

“哪种人不会？”

“那种从不因生意惨淡而犯错误的人。那种人总是知道自己的需要，无人可以对他指手画脚。那种人正是我的孩子在学习的人，也让我的妻子觉得有趣。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利文斯顿先生。在我不要你急于给我的那 200 美元时，我就已经预料到了。”

“不过，要是哈丁先生不给你订单呢？”

“嗯，可我知道他会的。我已经看出他的个性。他是个守信的人。”

“没错。但假设无论什么书他都不买，你该怎么办？”我坚持说。

“我就会回来再向你兜售点东西。再见，利文斯顿先生。我要去见市长。”于是他站起身来。

“我希望你卖给他 10 套。”市长阁下是坦慕尼协会成员。

“我也是个共和党。”他说，然后就不慌不忙地出去了，他相信火车会等，火车就真的等了。

我非常仔细地给你讲了这个经历，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出类拔萃的人，他让我购买了我不愿意买的东西。他是让我做这种事的第一人。本来绝对不会有第二次，但还是有了。谁也不会料到世上竟有这样一个出类拔萃并且绝无仅有的人物，也没有想到完全会拜倒于其个性魅力之下。

波西·托马斯离开我的交易室时，在我和颜悦色但绝对谢绝同他组成操作联盟后，我真的想发誓，再也不和他见面做生意了。我没把握是否还会遇见他。可就在第二天，他写给我一封信，感谢我给予的帮助，并邀请我去看他。我回信说我会的。他又写了信。我打了电话给他。

我常见到他。听他说话我总感到是一种愉快，他懂得很多，而且讲得很有趣。我觉得他是我遇见过的最富魅力的人。

由于他是位博学的人，所以我们谈到了许多事儿。令我吃惊的是，他

通晓多门知识，同时具有超凡的概括才能，说起话来妙趣横生。他言语间流露出的智慧，令人钦佩。我已经听说许多人对波西·托马斯提出过指责，指责的事很多，其中包括不真诚，但我有时候想，他首先完全说服自己，从而使他的说服力大增，然后让别人信服，我不知道这一事实是否是他具有出色说服力的理由。

当然，我们详细地谈论了行情问题。我认为棉花不会有上涨行情，而他认为棉花要走牛。我看不出走牛做多的任何迹象，而他却看多。他拿出的事实和数据之多，足以令我心悦诚服，但是我没有。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可能否定这些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我就不能够证明它们的错误，而是这些事实和数据没有动摇我对自己学问的信念。但他还是坚持说服我，直到我不再对我从证券交易文章和报纸中所获得的信息有把握为止。那意味着我无法亲自看清这个行情。不能够说服一个人违背自己的信念，但能够把他说服到不确定与犹豫不决的状态，这更加糟糕，因为那意味着他不能够信心十足地做交易。

我不能确切地说我大脑一片混乱，但我失去了立场；更确切地说，我不再独立思考。我不能详细地对你讲述使我付出了高昂代价的这种心理演变的各个阶段。我觉得这是由于他相信为他所独有的数据的准确性，并且也相信我的数据的不可靠性，我的数据非我独有，而属于公众。最终，我开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七章 无意中给别人占了便宜

始跟着他读起市场行情来——因为他把书举在我面前，这样我们俩就同读一本书的同一页。他头脑的逻辑思维很强。一旦我接受了他的数据事实，那么，按照他的这些数据事实所得出的结论，肯定会与他的结论一致。

在他开始与我谈论棉花的走势时，我不仅看空，而且缺乏棉花市场的眼光。渐渐地，就在我开始接受他的事实和数据时，我开始担心我以前一直持有的观点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当然我不能这样想，也不能补进；而且我一旦因为托马斯认为我有错而补进了，那我只有做多了。这是我的思维方式。你知道，我一辈子都是在做股票和农产品交易，我自然认为如果看空是错的，那么，看多就是对的。而且，如果看多是对的，就必须买进。我在棕榈滩的老朋友说过，帕特·赫恩过去常说：“你只有下了赌注才知道！”我必须证明我对行情的判断是否正确；而那些证明只有到月底在我的经纪商的结算单里才能看得到。

我着手买进棉花，而且不大一会儿就买进了我通常的数量约 6 万包。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愚蠢的赌注。我的成败不是自己观察和推断的结果，而只是在用别人的信息投机。最恰当的说法是：我愚蠢的投机竟然未就此结束。我不仅在无理由看多时买进，并且也未根据经验教训加码。我的交易做得不对。听了他的话，我迷失了方向。

行情并不按我的方式涨跌。我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时，从不害怕，而且有耐心。不过，即便托马斯是对的，行情也不会按本来的方式涨跌。走错了第一步，我又错了第二步、第三步，这当然让我乱无头绪。我让自己相信我不仅不会承担损失，并能通过大量买进防止价格的下跌。那就是不符合我本性以及有违于我的交易原则和理论的投机风格。即便我是投机交易公司里的伙计，也早已不该再上当了。

我不仅棉花做多头，而且大量持有小麦。小麦做得不错，有望给我带来丰厚的利润。而我坚持持有棉花，这一愚蠢之举已让我的棉花增加到了约 15 万包。我不妨告诉你，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我说此话并非想找个借口来掩饰我的大错，只是想说明有关的事实。我记得我去了贝沙(Bayshore)疗养。

在那儿期间，我做过一番思考。我似乎觉得，我的仓位太重了。通常我是不怕的，不过，我感到紧张，这促使我决定减轻我的负荷。为此，我要么必须全部抛掉棉花，要么必须彻底抛掉小麦。

似乎不可思议的是，我熟谙股票之道，做得也不错，而且具有 12 年或

14年投机股票和农产品的经历，但还是不折不扣地犯了错。看棉花亏钱，我却拿着不抛。看小麦赚钱，我却抛了出去。这是彻头彻尾的愚蠢投机。在所有的投机大错中，没有比企图卖掉盈利的股票或农产品以提高亏损股票或农产品的价格更大的错误了。过了不长时间，我的棉花交易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看亏损就抛出，看盈利就持有。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最聪明的做法，我也深谙其理，甚至到现在对我的反常之举，还是深感惊讶。

就这样我抛出了小麦，主动终止了其中的盈利。此后，小麦的价格不停地上涨，每蒲式耳涨了20美分。如果我继续持有，我可能会赚到800万美元。既然已经决定坚持我亏钱的主张，所以我买进了更多的棉花！

我记得很清楚，每天是如何买进更多的棉花。那么，你觉得我为什么买进棉花呢？竟然是想阻止价格下跌！这不是超级笨蛋投机，又是什么呢？我只是不停地往里加钱，钱加得越来越多——最终亏掉的钱也越来越多。我的经纪商与我的好朋友对此不理解，而且到今天为止还是不明白。当然，如果交易结果不同，那我就是神人啦。但我仍然买进棉花，以阻止价格继续下跌。我甚至在利物浦买进了棉花。直到我累计买进了44万包，才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不过，那时已经太晚了。最后我抛掉了手中持有的棉花。

我几乎亏掉了其他所有股票和商品中赚得的所有利润。虽然没有亏个精光，但也只剩下几十万了，比几百万少多了，我差一点违反了所有的法则，经验教导我，我需要遵守所有这些法则才能成功。

了解一个人无缘无故做愚蠢投机，可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亏损几十万使我学到，投机客的另一个敌人就是他的易感性，即易感于极富魅力者的怂恿之辞，尤其是才智超常者的花言巧语。然而，我似乎觉得我只亏掉100万就能充分地吸取经验教训了。但命运女神不会总让你规定学费。她出重金办教育，并亮出自己的账单，知道不管数目多少，你都得付账。明白了我所做的荒唐事后，我了却了这档子怪事。波西·托马斯退出了我的生活。哦，对了，还有一些细节，不过要是我把它们都讲出来，你就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转瞬即逝的财富

正如吉姆·菲斯克过去常说的那样，超过9/10的赌注泡了汤，处境极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七章 无意中给别人占了便宜

为困难。我成为百万富翁甚至还不满一年。我的几百万的财富是用脑子并得助于运气赚来的，又借相反的过程将它们失去。我卖掉了我的两艘游艇，决定在生活方式上不再奢侈。

然而，这一打击只是个开始。运气不再青睐于我。家人的疾病、灾祸以及烦心事儿常让我不得安心。这些烦心事最终以急需 20 万美元现钞来帮助我的一位家人而告终。几个月前，这个数目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如今这点儿钱几乎就是我那转瞬即逝财富的所有残余。我许诺要出这笔钱，我得守信。问题是：我去哪儿弄这笔钱？我不想把自己留在经纪商那儿的结存取出来，因为如果我取出来，我就没有多少垫头继续交易了；而且如果我要想尽快赚回几百万，交易设备对我来说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了。我发现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让股市拿出这笔钱！

我觉得千错万错，来到纽约后做出的那个决定最错，这个决定最大、最不可原谅、最愚蠢。我决定从股市赚回这笔钱。

简直难以想像！如果你对一般经纪公司里的普通顾客了解得多一些，你就会赞同我的看法，即让股市偿付你的账单是华尔街亏钱最多的原因之一。你如果坚持你的决定，就会输掉所有的财产。

这并不奇怪，一年冬天，在哈丁的交易行里一小撮富有抱负的人花三四万美元买一件外套——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盼望穿这件大衣。非常凑巧，一位名声显赫的场内经纪商——位领取 1 美元象征性薪俸，并从此闻名于世的人——驾临纽约证券交易所，身穿一件用水獭毛皮作里子的皮外套。当时，在皮毛涨到天价之前，那件外套仅值 1 万美元。还有，哈丁交易行的一个伙计，名叫鲍勃·基翁(Bob Keown)，决定弄一件用俄罗斯黑貂作里子的外套。他询问了价格，差不多都是 1 万美元。

“该死，需要这么多钱。”其中一个伙计抱怨道。

“噢，不多！不多！”鲍勃·基翁用温和的语气承认。“大约一周的薪水——除非各位伙计认为我是交易行里最好的人，答应将它作为一件表示真诚敬意的小礼物送给我。发表馈赠演说吗？不发表？很好。我要让股市替我买！”

“你为什么想要一件貂皮外套？”哈丁问。

“我这等身材的人穿上特别好看。”鲍勃站起来回答。

“那么，你说你怎么去买它？”吉姆·墨菲(Jim Murphy)问，吉姆·墨菲是位交易行的信息探寻猎手。

华尔街瘟神

鲍勃知道，吉姆只想要点信息，因此，他回答道：“通过一位临时人物——詹姆斯。这就是方法。”

果然不出所料，吉姆问：“你打算买什么股票？”

“按惯例思考就错了，朋友。现在不是买股票的时候。我建议卖掉 5 000 股钢铁股。钢铁股应该至少会下跌 10 点。我只拿 2.5 点净利。这是不是有些保守？”

“你听到钢铁股的什么消息了吗？”墨菲急切地问。墨菲是个瘦高个儿，一头乌发，由于害怕在关键时候失去信息而从不出去吃午饭，因此，看上去很是上进。

“我听说那种外套最好看，我一直想弄一套。”鲍勃转向哈丁：“埃德，按照尽可能合算的价格抛掉 5 000 股美国钢铁普通股。就今天，亲爱的！”

鲍勃是位赌客，而且说话喜欢幽默。这是 he 向人们展示他有胆识的方式。他卖掉了 5 000 股钢铁股，接着，这只股票立刻就涨了上去。他说话时似乎是个大笨蛋，但实际上他没那么笨，鲍勃止损了 1.5 点，并在私下对交易行里的人说，纽约的气候温和极了，没必要买皮外套。皮外套不利于健康，是浪费。其他伙计都觉得好笑。不过，不久其中一位伙计买进了联合太平洋股票，购买了那种外套。他损失了 8 000 美元，并且说黑貂皮很适合做女人围巾的面子，但不适合做衣服的里子，给一个谦逊且高智商的人穿。

此后，为了买这种皮衣，伙计们逐个地竭力巧借行情，买卖股票。一天，我说我要买这种皮外套，以便不让交易公司破产。但他们都说这样做不公平；如果我想买这种外套，我应该通过股市赚钱来买。然而，埃德·哈丁十分赞同我的想法，于是当天下午我就到皮货商那儿买那件外套，结果发现来自芝加哥的某君已将其买走。

这只是一个例子。在华尔街，企图通过做股票来购买汽车、手镯、汽艇或绘画作品，任何人都亏过钱。我可以掏钱建一所医院，而股市却十分吝啬，连献上生日礼物都不肯。事实上，我觉得在华尔街所有的厄运中，促使股市充当恩德仙女的决心是最富活力和最顽强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七章 无意中给别人占了便宜

如同所有名副其实的厄运,这种厄运有它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开始让股市行情为他支付急需时,他怎么做呢?嘿,他满脑子都是希望。他赌博。因此,他冒的风险就太多了,如果他动脑筋思考,再配合对潜在的股情加以客观冷静的研究,然后得出看法或观点,那风险就小多了。首先,他在追求近期利润。他迫不及待。如有行情,行情也必须立刻青睐于他。他自以为并没有要求过高,而只是押了同额赌注而已。由于他准备快进快出——如下跌两点止损,而他所希望的盈利就是两点,所以他觉得有五成的把握就可冒险了,这其实是一种谬见。我了解到,任何人在这种交易上,尤其是不加以适当的思考就在牛市的最高点进行的交易,都要亏掉成千上万美元。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能交易的。

这是我做股票投机客以来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也是我最终倒大霉的原因。这个错误彻底搞垮了我。我亏掉了棉花交易所剩下的那一点钱。由于我继续交易——并继续亏损,因此,此错误给我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我坚持认为在股市最终能赚钱。然而,摆在我面前的惟一结局是财力的彻底枯竭。我开始负债,不仅欠主要经纪商的债,并且还欠其他交易公司的债,这些交易公司在我未支付一定的保证金情况下接受了我,让我交易。我不仅欠了债,而且从那时起就一直债务缠身。

情况就是这样,我又破了产,这一次很糟糕,而且交易中存在着绝对的错误,这是当场就认识到的一个更大的错误。我生了病,神经紧张,心情极其糟糕并且不能心平气和地思考。也就是说,我的心境是一个投机客在交易时不应有的心境。我的一切都出了问题。我开始觉得我不会恢复过去曾有过的区别轻重缓急的能力。由于我已经习惯大宗交易——例如 10 多万股,因此,我担心我对小规模交易的判断不准确。如果你只持有 100 股股票,那么,判断对了似乎也价值不大。习惯于大宗交易的盈利模式后,我没把握是否知道小宗交易何时盈利最妥。我无法向你描述当时无计可施的心情。我的境况的确很糟。

再度破产,无力采取有效攻势。身负债务,一败涂地!由于错误对长年累月的成功的淡化——当然错误确实可以用来为更大的成功铺平道路,所以,我当时的景况比当初在投机商号里还要糟。我学到了许多股票投机的把戏,但对人性弱点的作用学之甚少。人的头脑绝非机器,你不能什么时候都相信它的工作效率。当时,我认识到,我不能相信自己在任何时候均不受人和厄运的影响。

败于投机业

对于输钱，我从来就没有过丝毫的担忧。而其他的麻烦却能够让我担忧，而且确实让我担忧了。我研究了 my 灾祸，当然，毫不费劲地就弄明白了我错误的所在。我确定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如果一个人想在投机市场上获得成功，就必须完全认识自己。弄清楚我犯蠢的步骤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我有时想，对于投机客来说，没有比学习这一点即防止成功冲昏头脑付出的代价更高的了。才华横溢者的大量破产，可以直接在狂妄自大——一种到处都有，人人都有，尤其是投机客都有的昂贵疾病——的思想中找到根源。

基于这种心情，我在纽约并不愉快。我不想做交易，因为我的状态差，不适合做交易。我决定离开，到其他地方寻觅股本。我觉得换一换环境能让我找回感觉。因此，我又一次因投机败北而离开了纽约。我比破产还糟糕，因为我欠很多经纪商的债，加起来共 10 多万美元。

我去了芝加哥，在那儿我找到了一笔股本。这笔股本数量不是很大，这就意味着我将需要多一点时间才能赢回我的财产。我曾与之有过生意往来的一个交易公司曾对我的交易能力有过信心，所以，他们允许我在他们的交易室进行小规模交易，愿意以此来确证这一看法。

开始时，我很保守。我不知道假使我呆在那里，我怎么能熬过去。然而，我职业生涯中又出现了一件出奇的经历，缩短了我在芝加哥的逗留。这件事几乎令人难以想像。

一天，我收到了卢修斯·塔科尔(Lucius Tucker)的电报。他在证券交易公司里的交易室当经理时，我就认识他，我有时候给他一些生意做，但以后我就一直失去了与他的联系。电报说：

马上来纽约。

L. 塔科尔

我知道他从其他朋友那里得知了我所受到的惩罚，因此，我敢肯定他有妙策。然而，我没有钱也没必要把钱仍在去纽约的路上，所以，我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做，而是给他打了个长途。

“我收到了你的电报，”我说，“电报的意思是什么？”

“电报的意思是，一个大银行家想见你。”他回答。

“他是谁？”我问。我想像不出他是谁。

“到了纽约我告诉你。否则别想知道。”

“你说他想见我？”

“他想见你。”

“见我有什么事？”

“如果你给他机会，他会亲自告诉你的。”卢修斯说。

“你不能给我写信吗？”

“不行。”

“那你再给我讲得明白点。”我说。

“我不想说。”

“那好，卢修斯，你只要回答我一句话：我会白跑一趟吗？”

“当然不会。来一趟肯定对你有好处。”

“你不能给我透露一点吗？”

“不行，”他说，“这对他不太公平。而且，我不知道他为你做的事究竟有多少。不过，听我的：来，而且尽快来。”

“你肯定他要见的人是我？”

“除了你，别人不行。最好来，听我的话，没错。打电报给我，告诉我你乘坐的火车车次，我会在车站接你。”

“那很好，我去。”说完，我挂了电话。

回到纽约

我不太喜欢神秘，但我知道卢修斯是好意，他那样对我说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芝加哥做得不很出色，因此，离开芝加哥没什么舍不得的。根据我的交易速度，过了很久我才会攒齐足够的钱以原有的规模交易。

我回到纽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说真的，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害怕什么也不会发生，而且我还损失了交通费和时间。我不会料到我就要经历终身最出奇的事了。

卢修斯在车站接我，并立即告诉我他应著名的威廉姆逊—布朗证券交易公司的丹尼尔·威廉姆逊(Daniel Williamson)先生的急切要求一直在

派人找我。威廉姆逊先生让卢修斯告诉我，他有一笔交易让我做，他相信我会接受，因为这笔交易利润很丰厚。卢修斯发誓说，他不知道这笔交易是什么。公司的特点是保证不向我要求任何不适当的东西。

这家公司是由埃格伯特·威廉姆逊(Egbert Williamson)早在20世纪70年代创办的，丹尼尔·威廉姆逊是这里的老职员。布朗家族的人一个也没有，公司里很多年前就没有布朗家的人了。在丹尼尔的父亲时代，交易公司曾非常显赫，丹尼尔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没有从事多少场外交易。他们有一位顾客，抵得上很多普通顾客，他就是阿尔文·马昆德(Alvin Marquand)，他除了担任几家大公司的经理外，还对切萨皮克一大西洋铁路设施兴趣极大。

卢修斯对我说他已经接受了威廉姆斯—布朗里的一个职位——一个为他设计的职位。据说他是什么流动总交易接纳人。这家公司从事总佣金交易，卢修斯劝威廉姆逊开两三家分公司，一个开在城外的一所大旅馆中，另一个开在芝加哥。我倒觉得他们会在第二个地方给我一个职位，可能当交易公司经理，这种事我不会拒绝。我没有怪卢修斯，因为我想最好等到提供了位置再拒绝也不迟。

卢修斯将我带进了威廉姆逊的私人交易室，并将我引见给他的上司，便离开了房间。

威廉姆逊先生非常平易近人，是一位十足的绅士。他举止优雅，面带和蔼的微笑。我能够看出他容易交朋友，而且不会忘掉朋友。他身体健康，所以心情非常好。他有很多钱，因此，不会让人怀疑他有卑劣的动机。所有这些，再加上他的教育和社交修养，使得他不仅有礼貌而且友好，不仅友好而且乐于助人。

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不出要说什么，此外，我总是让别人说完我才开口。有人告诉过我，已故的国家城市银行的总裁詹姆斯·斯蒂曼习惯于安静地倾听任何给他奉献提案的人，而且脸上不带任何表情。献提案的人全部说完后，斯蒂曼先生继续看着他，仿佛这人还未说完。因此，这人感到斯蒂曼要他多说点东西，于是他就会多说一点。仅仅通过看与听，斯蒂曼常常能够让献提案的人提出更多对银行有益的条款。

我在单劝别人提供较为合算的交易时，不会一言不发，只是因为我喜欢知道交易的所有事实。通过让一个人全部说完，你就能够马上做出决定。这是一件节省时间的事，避免了得不出任何结论的争论与耗时的讨

论。就我加盟到这个公司而言,通过我的同意或否定,几乎每一个拿到我这儿的交易提案都能得到解决。不过,如果一个完整的提议未摆在我面前,我是不会说同意或否定的。

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丹尼尔·威廉姆逊说,我听。他说已经久闻我在农产品上的投机,并表示很遗憾我的投机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在棉花上摔了一跤。不过,是我的厄运得以使他有幸与我会面。他认为我的专长是在股市,并说我生来就是搞股票的,我不应该离开股市。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他愉快地总结道,“我们愿意与你做生意的原因,利文斯顿先生。”

“怎么做生意?”我问他。

“做你的经纪商,”他说,“我的公司愿意让你做股票交易。”

“我愿意为你做股票交易,”我说,“但是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他问。

“我没钱。”我回答。

“这你放心,”他友好地笑着说,“我提供资金。”他取出一本小型支票簿,开了2.5万美元,然后递给了我。

“这是干嘛?”我问。

“给你存在自己的账户上。你可以用自己的支票取钱。我想让你在我们的交易公司做交易。我不在乎你是赢还是亏。如果这一笔用完了,我会再给你另一张个人支票。所以你大可不必太节约这笔钱。明白了吗?”

我知道这家公司资金实力极其雄厚,生意极其兴隆,无需任何人的交易,也不大需要给人资金作为保证金。而他却对此十分认真!他没有给我交易公司的信贷,而是给我实实在在的现钞,他自己知道这个钱从哪来,唯一的条件是,如果我进行交易,就需通过他的交易公司做。而且许诺说如果这笔款子用完了,还会给我!这一定也是有原因的。

“你有何打算?”我问他。

“打算很简单,我们希望交易公司里有一位客户,以大而活跃的交易而出名。人人都知道你短时间内做大宗交易,这是我对你特别喜欢的地方。

你是位勇敢的投机客，名声在外。”

“我还是不太明白。”我说。

“我愿意坦率地对你说，利文斯顿先生。我们有三两位非常有钱的客户，他们大规模地买卖股票。我不想让华尔街在我们每次抛掉一两万股股票时，怀疑他们抛出的是多头股票。如果华尔街知道你在我们公司交易，那么，他们就搞不清楚是你的空头抛出，还是其他客户的多头股票正在抛出了。”

我马上明白了。他想借用我勇敢者的声誉来掩盖马昆德的交易！碰巧我在一年半前看空作了一次最大的打压，当然，华尔街议论纷纷，那些散布谣言的蠢货已经养成了习惯，一有下跌就指责是我打压的。至今，如果行情疲软，他们还会说我在打压。

我没必要多想。我一眼就看出，丹尼尔·威廉姆逊是在给我快速重返华尔街的机会。我接过支票，并把钱存入了银行，在他的公司开了一个账户，开始交易。行情非常活跃，交易品种特别多，没必要局限于一两个品种。正如我向讲过的，我原本担心我已经失去准确操盘的本领。但似乎并没有失去。过了三周的时间，我用丹尼尔·威廉姆逊借给我的2.5万美元赚回了12万美元。

我去了他那儿，说：“我来还你2.5万美元。”

“不要，不要！”他说着并挥手示意我回去，好像我在给他一杯蓖麻油鸡尾酒。“不要，不要，老兄。等你的账户达到一定数目再说。现在为时尚早。你在那儿只赚到一点小钱。”

我本应该坚持让他收下这笔钱。我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而不是失去，我的速度很快。我三周内的平均利润率为150%。从那时起，我的交易就以稳步的规模上升了。然而，我并没有让自己从所有的义务中解脱出来，我听任他的想法，没有硬让他收下那2.5万美元。当然，若他先不取出2.5万美元给我做底，我想我是不会获取利润的。我非常感激他，但是我非常自觉，不喜欢欠债或欠人情。我不但要还钱，而且同时认为，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你很可能发现这些道德义务有时会非常昂贵。再者，根本不存在时效问题。

我没有动用这笔钱，又开始了我的交易。交易进展非常顺利。我稳定的状态正在得到恢复，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定会恢复到1907年的信心，又可以熟练地交易了。一旦我得到恢复，我惟一的要求就是，行情能够

持续一阵子，我极想弥补我的损失。不过赚钱或不赚钱对我影响并不大。让我高兴的是，我正在改变出错与不自信的习惯。这种习惯给我带来了灾难，不过，我已经吸取了教训。

大约就在那时，我转向熊市思维，开始做短线，抛掉了好几种铁路股。其中就有切萨皮克一大西洋。我想我在这只股票中投资的是短线，大约8 000股。

感激的羁绊

一天早晨，我到了市中心，就在股市开始交易前，威廉姆逊把我叫到他的私人交易室，对我说：“拉瑞，当前不要做切萨皮克一大西洋。放空8 000股非常失算。我今天早晨在伦敦为你补进了这种股票，并做长线。”

我相信切萨皮克一大西洋要下跌。我的报价纸带显示得非常清楚；此外，我对整个行情看空，不是绝对地或无理智地看空，而是空不过头，空得适中，短线操作，见好就收。我对威廉姆逊说：“你为什么要补进？我对整个行情看空，所有股票都要下跌。”

而他只是摇头，然后说：“我做这只股票是因为我碰巧知道了切萨皮克一大西洋的信息，而你是不可能知道的。我给你的建议是，不要抛空这支股票，等我的消息，到了安全时再抛。”

我该怎么办？这不是来自一个低手的忠告。丹尼尔不但是阿尔文·马昆德的挚友，而且对我一直很好，很大方。他对我表示信任并相信我是守信之人。我要感谢他就不能不听他的。因此，我的感情战胜了我的判断，我让步了。让我的判断屈从于他的愿望是我失败的原因。感激是一种正派人不得不考虑的事，但是一个人要防止它成为完全束缚人的东西。我知道的第一件事是我不但丧失了所有的利润，而且还额外欠这家公司1.5万美元。我感到非常痛心，可丹尼尔告诉我不要担心。

“我会帮你脱离困境的，”他允诺，“我知道我会的。不过只有你允许，我才能这样做。你得停止自担风险的交易。我不能帮你，然后让你为了你的利益而坏了我的事。不如这样，你停止交易，给我个机会为你赚点钱。怎么样，拉瑞？”

我又问他我该怎么办。我想到了他的好意，我不能做任何可能被认为

是没良心的事。我已慢慢地对他有了好感。他非常和蔼友好。我记得我从他那儿得到的所有东西就是鼓励。他一直在鼓励我，到头来一切都会好的。一天，大约是半年后，他满面笑容地来找我，并给了我几张信用传票。

“我说过我会帮你脱离困境的，”他说，“我已做到了。”接着我发现他不但还掉了所有的债务，而且我还额外有了信贷平衡。

我本来认为我会毫不费劲地将盈利数字迅速做大，因为行情不错，但是他对我说：“我为你买进了1万股中部大西洋。”我碰巧知道那是马昆德感兴趣的另一只铁路股票。

如果一个人为你做了丹尼尔·威廉姆逊为我所做的事，你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谢谢”——无论你对市场行情有何看法。你可能相信自己是
· 威廉姆逊已为我下了赌注——用他的钱。

咳，中部大西洋下跌了，而且不停地下跌，我的10万股亏钱了，我忘记亏了多少，然后丹尼尔替我抛了出去。我欠他的比以往更多了。但是，一生中你从来不会见过颇讨人喜欢的或者说不令人讨厌的借贷人。从来就没有听到过他一句抱怨的话，而是鼓励的话，以及劝我对借贷不要担心的话。

亏损的启示

他没有讲任何细节。那些账都编着号。丹尼尔·威廉姆逊习惯上只是对我说：“我用这只股票的其他交易弥补了中部大西洋的损失。”他还会告诉我是如何抛掉7.5万股其他股票，并从中大赚一笔的。我可以实实在在地说，到我得知那笔债务被一笔勾销时，才真正知道我的那些交易的一点好消息。

这种事发生几次后，我觉得不对劲，于是我开始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审视我的事。最后，我明白了。很清楚，我已被丹尼尔·威廉姆逊利用了。我将整桩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后，便立刻找到丹尼尔·威廉姆逊，告诉他我不干了，于是我离开了威廉姆逊—布朗证券交易公司。我没有与威廉姆逊以及他的合伙发生过半句争吵。不知这件事将会对我有什么好处？不过，我愿意承认我感到窝火——不仅对威廉姆逊—布朗，也对自己。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七章 无意中给别人占了便宜

亏钱对我没什么。无论什么时候我在股市亏钱，我总会认为我输而不亏，能学到东西；如果我亏钱，我可以获得经验，这样，亏的钱就成了学费。人得有经验，而且得花钱来学。但我在丹尼尔·威廉姆逊证券交易公司的那段经历中有损害整个命运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大好机会的丧失。人亏钱没什么了不起；他可以赚回来。然而，我当时遇到的机会并不是天天有的。

你知道，当时的市场行情一直是适合交易的行情。我没错；我的意思是，我对行情的看法是准确的。赚数百万的机会是存在的。可是，我放纵了我的感激之情，影响了我的交易。我把自己的双手绑了起来，不得不去做丹尼尔·威廉姆逊施怀好意时希望我完成的事。总体来说，这比与亲戚做买卖还要令人不满意。糟糕的买卖！

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最糟糕的情况是，在此之后，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机会赚大钱了。行情变得死气沉沉，情况越变越糟。我不仅亏掉了所有的钱，而且再度负债——债务超出以往任何时候。1911年至1914年，这几年几乎常年没有收益。没有钱可赚。机会就是没有，因此，我当时是历来最贫困的。

颗粒无收的5年

要是亏钱没有伴随着对往事的惨痛回忆，还不至于那么让人受不了。我老是回想，无法克制，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状况，当然，这使得我更加不安。我听说投机客易产生的弱点几乎数不清。作为一个人，我在丹尼尔·威廉姆逊交易公司的表现是妥帖的；但作为投机客，让自己受某种动机的影响做出有违于自己判断的行为，是不妥的和不明智的。贵人行为理应高尚——但在股市则不然，因为报价纸带是吝啬的，而且也不会回报以忠诚。我意识到我本不应表现不同。我并不是因为我想在股市交易，才改变自己。但是交易总是交易，所以作为投机客，我的交易总要支持我自己的判断。

这是一次令人深感奇异的经历。我把对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告诉你。丹尼尔·威廉姆逊第一次见到我时所说的话是十分真诚的。他的公司每次买卖任何一只股票几千股，华尔街都得出结论，认为阿尔文·马昆德在

买进和抛出。应该说，马昆德是这家交易公司最大的投机客，他所有的交易均在这家公司做；而且，他是华尔街最好、最大的投机客之一。唉，我被用来当作烟幕，尤其是为马昆德的抛出。

他们让我负债，然后将债还清，这样做，要比我在其他交易公司以空市思维活跃地进行的交易成本低得多。若不是我耽于感情，坚决不容许自己任由丹尼尔·威廉姆逊体面地摆布，百分之百那就是我一直做的事了。

我一直在想，作为一名股票投机客，这是我所有经历中最有趣、最不幸的事。作为一次教训，我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并将我的东山再起推后了好几年。

我还年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丢失的几百万再赚回来。但对于一个过苦日子的人来说，五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无论年轻还是年老，眼巴巴地等着总不是个事儿。我没有游艇能够对付，但没有行情的出现却很难忍受。一生最大的机会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可我失去了钱袋子。我无法出手来做这波行情。

利文斯顿谈完后看着我。

“你们还友好吗？”我问。

“我们当然友好，”他回答，“为什么不呢？”

我看着他。

“你们当然友好。”我回应道。

华尔街的任何理由都在使他们必须友好。

第八章 100 万美元的债务， 100 万美元的回报

在 20 世纪，脱离债务相对前些年要更加人道。到 1800 年国会推出第一部破产法时，债务人服刑是那些欠债还不起的人的规范。当华尔街股市开在户外时，出现了第一次股灾。威廉·杜尔——前财政官和独立战争期间的爱国者，为了帮助平抑股灾，由于借贷过多而最终破产。他被关在债务人监狱，并于 1799 年在那里辞世。一年后，国会通过了第一部破产法。

利文斯顿回忆了他是如何通过精明的交易最终还清债务的。他买进卖出的股票是大盘龙头股，例如伯利恒钢铁—水蟒铜，这些股票市场流通性好。他还公开了他是如何在伍德罗·威尔逊的休市提议被报道时利用跌价赚取利润的，如何通过低价回补赚得巨额利润的，因为正如他指出的，“休市是个空头条款”。当虚假信息澄清时，他的多头与空头观点让他净赚约 300 万美元。先多头、后空头是这个策略的一部分，因为“人没必要将行情的一方面结合起来，到死才将它们分开。”

利文斯顿所获得的利润挽救了他，1917 年，他还清了 100 万的债务，尽管他未透露这一真实情况，即在休市提议公布前，市场的确知道有关他的情况。他偿还的最后一个债主是向其讨债最厉害的一个：一个利文斯顿仅欠其 800 美元的人。还清所有的债务，他又开始了投机交易，不过与过去相比略有差别。

利文斯顿告诉拉斐尔，他利用一部分利润为他的家人购买了年金保险。这位老投机客性格成熟了一点。如果再有灾难发生，他的家人至少会安然生活。拉斐尔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得到的回答既简单又似乎有预见性。“只有这样做，我的妻子和孩子才会安全，不受我的影响。”他坦然地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西·利维摩尔于1940年在纽约饭店的衣帽间自杀了。他留下一张自杀遗言字条，把他的人生说成是一个“失败”。市场心理学指出，从事投机业必定要付出代价。

查尔斯·盖斯特

一位华尔街的老朋友那个星期预测了7次，只对了2次，他坚决要我同他一起去一家预测专家经常光顾的城外饭店吃饭。他的话题集中在猜中的2次上，而不是猜错的5次上，他一直在激发自己潜在金融天才的幻想，而我只能听他吹牛。一个人经过我们的餐桌时，向我点头，并停了下来。

我说：“你好吗？”

他答道：“好极了！”

我想我在华尔街生活期间就一直认识他，但是我记不得他的名字。我那位健谈的东道主那个星期预测了7次，猜中2次，不过只记得那2次，他看到这位陌生人并喊：“你好，查理！一个人用餐？”

“是的。”

“请坐。”



查理坐了下来。

我知道我这样说没错：

“我多年没见你了。”

“嗯，”查理默许道。“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

“听这个人说话时，尽量不睡着。”我回答。

我能够看出他和我一样都记得对方的脸，其他的都不记得了。侍者把菜单拿给了他，他看菜单时，我转向我的朋友，略动嘴唇，悄声问道：“他是谁？”

“查理·韦德呀！”我的朋友低声说，并用双手做了一个动作，意思是“喝多了吧！”

我一直认识韦德。他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位经纪商——几百位中的一位。而现在他已经破产——几千位中的一位。



客串内幕人士



我的朋友一直在谈论某个墨西哥石油股，他继续说：“这不完全是运气问题。这是必然——因为我动了脑子。利润不是自愿落到我的口袋里的。我一看到那只股票突破160点，我就知道胆小鬼补进是不可能的，但某些大鱼就要上钩了。我愿意同这些陷入困境的内幕投机客坐在船中，而不愿意在大海里，赚点小利作为目标。情况就是这样。”

他看着我，一位谦逊的人不得不倾听

聪明听众的掌声。

“这是你今年的第一个鸽的吗？”我问。

“本周第二次暴利了。”他自豪地回答。

然而，我兴致盎然地说：“两发两中。百分之百的精明。我听说约翰·W. 盖茨曾说，他5次当中只要求3次准确，或者60%准确。”

“而我要求的是，”我的朋友说，“5次中能有1次准确就够了。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要是错了，我就快点出来；要是我对了，我就得寸进尺。我每次犯错至多损失5 000美元。也就是说，错4次最多也就是2万美元。可我要是对了，赚不到10万美元我是不会收工的。这就是原因。”

“非常不错的原因。”我说。

不过，我本不应该笑的，因为他带着讥讽的口吻说：“这就是你的朋友拉瑞·利文斯顿的做法。”

查理·韦德已经把菜单交给了侍者。他问我：“你看过《周六晚间邮报》上有关他的文章吗？”

“他就是写这些文章的人。”我的朋友插进来说，意图报复我。

“啊，是你吗？”查理说。

“你知道，他在我们交易公司有一个账户。”

“什么时候？”我问。

“噢，那是15年前的事了。不过，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是怎么到我们这儿来的。”

“我想听听这段经历。”我说，就指刚说的这事儿。

查理露出感激的神情，然后开始说。

“有一段时间我的父亲一直在说他要退休，而我却不想让他认为，对于他的离任我很高兴，与此同时，我极想找个机会让他看看如果我当了老板会怎么做。如果你全然记得我的父亲，你会想起他是个非常出色的经纪商，如果我说得没错的话。他并不见得完全知道所有的事情该怎么做，但比他强的人不多。他在经纪商席做了大量的两美元交易，但他绝不会对交易公司所有的顾客无拘无束地讲话。因此，我只要求得到一个机会，按照本来恰当的经营方式来经营我们的交易公司，不会让他不满意。我做得相当不错，但我有许多障碍。请想一想！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八章 1000万美元的债务，1000万美元的回报

老家伙不让我在交易公司安装报价黑板！他认为这事儿大不上档次了，太像一个投机商号了！”

“我雇用了一位交易公司经理，一个名叫吉丁斯(Giddings)的伙计。一天，我与他谈到有关建立几个真正活跃的交易账户的好处，以便能使我们感谢那些每月交易几百股的人。我知道他是拉瑞·利文斯顿的一个朋友，哈丁交易公司的那位少年赌客。因此，我对吉丁斯说：‘你为什么不设法把利文斯顿的账户弄来？’”

“‘我有，’吉丁斯说。”

“‘他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

“‘你的意思是说他既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

“‘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弄到他的交易。’”

“‘你没有向他要一部分？’我问。”

“‘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吉丁斯说。”

“‘唔，那么，’我说，‘你的话婉转到什么程度？’”

“‘我并没有婉转地向他要过。但他知道我在这家公司干，并且他也知道我们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做股票佣金生意。如果他想通过我们做，我们没必要请他。’”

“‘但是如果你向他要过，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否有机会弄到他的交易。’”我说。

“‘查理，我不能，我也不愿意，’吉丁斯说，‘他与我非常友好。不过，要他加入这个交易公司，惟一的办法必须是他自己愿意并主动过来。我从未与他谈过股市行情，他也没有。我总认为那不明智。’”

“‘我不相信，不过我没有什么理由要求他来。我对你说过，我父亲不愿意安放报价黑板。他认为交易室里有两个报价机足以让先生们充分了解行情，所以不需要其他的東西放在旁边。嘿，与吉丁斯谈完后没几天，我站在一个报价机旁，这时一个人走了进来。他个子高高的、腰板直直的，脸刮得光光的、头发黄黄的。’”

“‘他向吉丁斯点了点头，说：‘你好！’立刻，他向另一架报价机走去。这时候交易室里没有别人。吉丁斯非常真诚地说：‘早上好，拉瑞。你好吗？’但利文斯顿对他一点儿也没注意，他在看报价纸带。’”

“没多久，他抬起头来突然问：‘你们这儿的交割是哪一种？’”

“‘你从任何人那儿都可得到。’吉丁斯回答。”

“利文斯顿立刻将左手伸进他的裤兜，掏出几张票据。他数了5张，递给了吉丁斯。这些票据每一张都是1 000美元。接着他又拿起报价纸带来。没多久他将右手伸入他的表袋，掏出一块秒表，说：‘给我买500股合成汞！’”

“吉丁斯快速将买单送入经纪商行情室。他一定是告诉这位老先生赶紧送，因为一会儿我们就拿到了他的交易单。吉丁斯冲到里面，告诉利文斯顿我们已拿到500股合成汞。”

“利文斯顿停止了秒表，看了看，没说话，把秒表放回了口袋，继续看报价纸带。没过多久，他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摸出几张票据，眼睛盯着报价纸带，将其递向吉丁斯。然后，他再次掏出秒表，说：‘再买500股！’”

少年赌客在拼命

“我们拿到他的交易单时，他看了看秒表，看看我们究竟用了多长时间为他买进股票，当然，他还比较了一下价格。显然，他很满意，因为他摘掉帽子，抛给了吉丁斯，吉丁斯将帽子挂在了搁架上。”

“利文斯顿一句话也不说。他只是看着纸带，并且不停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雪茄。到那天股市收盘前，他买进并抛出的股票在3 000~4 000股之间，而且赚了钱，我记得，他在那天的交易中净赚了两三千美元。股市一收盘，他走向门旁的帽架，拿起他的圆顶高帽，并非常认真地把帽子戴上，就好像他患了头疼病，不愿让头疼加重似的。他站在门口对吉丁斯说：‘你给我弄一个独立的交易室，可以吗？’”

“‘好的，’吉丁斯立刻回答。”

“利文斯顿点点头。‘晚安。’他说完便走了出去。”

“我安排让人把另一个报价机放在我父亲的独立交易室，我们为拉瑞占了这个交易室。我们把交易室打扫干净并把里面的东西整理了一番，所以等第二天利文斯顿来交易时，他发现一切都为他准备好

了。”

“他第二天9:50来了。吉丁斯把他带进了独立交易室。利文斯顿坐了下来，看了所有的消息和公告，不过未做任何评论。报价机一开始旋转，他就起身站在旁边并说：‘你们应该安装报价黑板。’”

“‘我们会安装的。’吉丁斯说，他对我解释说，利文斯顿交易时既要看报价黑板，也要看报价纸带。”

“嘿，老兄，利文斯顿来我们交易公司的第一周就买进抛出7万股股票。我记不清他在这儿呆了多久，不过大概有几个月。他似乎对这里的交割满意。然后，他预先也没打声招呼或给个提示，一天下午，他说：‘我要离开这儿！’并要求开一张结存支票。他结了账，以后再也没有到我们交易室来。吉丁斯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我们，我也从来没让吉丁斯去找他做过解释。我很了解利文斯顿，他这种人从不会毫无理由地做事，也不会将生意与感情混在一起。我觉得请他回到我们这儿来毫无意义，因此，我从来就没试过。交易期间，我们获得了一大笔利润。一天，我们收进了5000多美元的佣金。他确实是位少年赌客。我们喜欢他。我从未见过他表现出生气或不耐烦——而且也未见他开心。但是，吉丁斯过去常给我讲，在华尔街以外的地方利文斯顿讲话妙趣横生，性格开朗。毫无疑问，他思想高度集中的习惯使得他在我们交易公司变得寡言少语。”

“你的汤凉了。”我的朋友说，查理·韦德停止了回忆。

直到第二天下午股市收盘时，我才看到利文斯顿。我告诉他我想得到更多的回忆录，几乎没费劲，他又开始了回忆：

我想起来总感到痛心，离开威廉姆逊—布朗交易公司后，行情蛋糕没了。我们进入了漫长的萧条时期，尝到了没钱的滋味儿；整整4年，颗粒无收。没赚一分钱。正如比利·亨利奎兹曾说过的：“这个行情连臭鼬都不可能感兴趣。”

天意不饶人

老天似乎总和我过不去。对我的惩戒很有可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说

真的，我心里丝毫没有为这样的失败而得意。我没有犯任何投机罪，即投机客必须抵偿借方的账。我也不因典型的上当受骗交易而内疚。在华尔街，这是荒唐的，也是奢侈的。不过，到目前为止，此事最糟糕的方面，就是那种往往使人不允许在报价机周围保持人情味儿的倾向。

我离开了威廉姆逊交易公司，试了试其他的交易公司。无论在哪一个交易公司我都亏钱。真是活该，因为我在强迫行情给我它不能给我的东西——即赚钱的机会。我没觉得获得信贷很费劲，因为认识我的那些人都很信任我。要是我告诉你在我最最后停止用信贷交易，并欠债远超过 100 万美元时，你就能够对他们的信心有个了解了。

问题不在于我已经失去魅力，而在于在那惨淡的 4 年中，赚钱的机会就是没有。虽然如此，我还在苦苦挣扎，还想赌一赌，其惟一的结果是增加负债。我由于不愿意继续欠我朋友的钱而停止独立交易后，我就替那些认为我熟悉交易甚至能在熊市中赚钱的人管理账户，以此来赚点生活费。对于我的服务，我按利润——要是有的话——的百分比收取提成。这就是我的生活之道。对了，也可以说那就是我维持生活的方式。

我讲这些东西用了不少时间。我不总是输，但是我从没赚足钱，让我在物质上减少我的债务。最后，随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我人生中第一次开始感到了泄气。

似乎我的一切都出了问题。我没有因为从拥有几百万美元和游艇，一下子跌落至债务缠身并过着艰苦的生活而悲伤不已。我虽然不喜欢这种情形，但我不是全是自怜自哀。我不打算耐心地等待时间和上帝终止我的不幸。因此，我研究了我的问题。很明显，走出困境的惟一办法就是赚钱。要赚钱，我只需要成功交易。我以前是这么交易的，我必须再一次这样交易。过去不止一次我将小额资本运作成数十万。行情迟早会给我机会的。

我说服了自己，一切都是错在我而不是行情。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用自己一直研究交易问题的各个阶段相同的态度来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平静地思考这个问



题，并得出了结论：我的主要问题是来自于对我所欠钞票的忧虑。我一直想着这事儿，从来就没把它放下。我必须向你解释，这不仅仅是债务意识问题。任何投机客在交易时均会有负债。由于交易环境不利，我的大部分债务的确只有交易债，这与商人如遇到不合时令的反常天气持续一段时间时的情况一样糟糕。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我不能偿还，我对欠债开始感到不太乐观了。我愿作解释：我欠债超过100万——记住，都是股市的亏损。我的大多数债权人都很好，没有为难我；但是有两个的确纠缠过我。他们常常跟着我。每次我赚了钱，他们俩就都等在旁边，想知道赚钱的所有细节，并一定要把债立刻还给他们。其中的一位，我欠他800美元，还威胁要告我，扣押我的家具，等等。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认为我会藏匿资财，除非是因为我看上去不大像一位快要死于贫困的叫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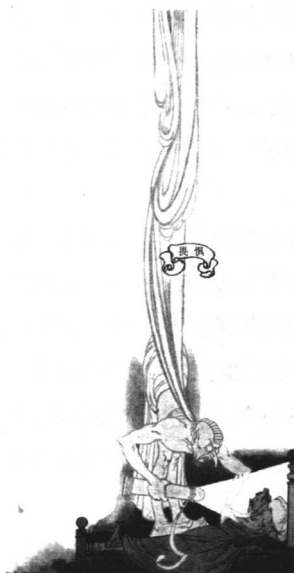
我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发现这不是一个需要看懂报价纸带的事儿，而是一个认清自我的事儿。我非常冷静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只要我着急，我将永远不会做成任何有用的事。同样明显的是，只要我欠钱，我是说，只要债主有权惹我，或者还没等我能够像样地大赚一把，就缠着我还钱，我必定要着急。这都很明显，所以我心里想：“我必须申请破产。”要不然怎么才能解脱呢？

这听起来既轻松又理智，对不对？可这非常令人不快，真的。我极不愿这样做。我极不愿走到被人误解与看错的份儿上。我本来就不是过分爱钱的人。我从未认真地想过，觉得这事儿值得说谎。但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当然我也知道，如果我翻了身，我会偿清所有债务，因为合同仍然存在。不过，若不用老办法交易，我永远也无法还清那100万。

100万美金的债务

我振作精神，拜访了我的债主。对我来说，这事儿很难办，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我的私人朋友或老相识。

我非常坦诚地把情况给他们做了解释。我说：“我并不是不想还你们钱才走这一步，而是为了既对我自己也对你们公正起见，我必须让自己有



条件赚钱。我已断断续续想这事儿两年多了，但总是没有勇气露面坦诚地对你们这样说。如果我早说出来，不知对我们大家会有多好。总结为一点就是：有这些债务的烦心或困扰，我实在是不能够成为过去的我了。我已决定去做一年前就应做的事。我这样做除了刚说过的这个原因外，再无其他原因。”

第一个人说的话实际上就是他们大家说的话。他是在代表他的公司说话。

“利文斯顿，”他说，“我们理解。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我告诉你我们的想法：我们就想让你解脱。让你的律师准备好任何你希望的文件，我们签字。”

这基本上是所有大债主所说的话。这就是华尔街对你的一种态度。这不仅仅是自然流露的好人情或好风格。这也是极为明智的决定，因为这明显是一种上等交易。我既欣赏善意又喜欢交易才能。

这些债主让我对总计达 100 多万的债放了心。然而，有两个小债主拒不签字。其中一个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个 800 美元的债主。我还欠一个经纪公司 6 万美元，这家公司已经破产，而且破产管理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一直缠着我不放。即使他们愿意照着我的大债主去做，我想法院也不会允许他们签字。无论如何，我的破产报表只相当于约 10 万美元，尽管我说过，我欠的债远超过 100 万。

全新的开始

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报道，令我着实感到不快。我总是全额还债，而这一新体验让我非常难堪。我知道只要我活着，总有一天会还清大家的债务，可他们不知道，认为报纸上说的是真的。我看了报纸上的报道后，羞愧难当，不敢出去。不过这只是短痛，我无法告诉你，我知道我不会再受人折磨，我解脱的快感是多么强烈，那些人不明白一个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八章 1000万美元的债务，1000万美元的回报

交易中——如果他想在股票投机中获得成功。

有了成功的希望，我的头脑现在可以轻轻松松进行交易了。下一步就是要再做一把交易。这家证券交易公司从1914年7月31日到12月中旬关门不交易，华尔街处于沉闷状态。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没有任何交易了。我欠着我所有的朋友，我不能因为他们对我特别好，我就好意思再请他们帮忙，而我知道人是不能够没完没了地帮助别人的。

做一笔像样的交易非常难，由于这家证券交易公司的关门，我就不能请哪位经纪商帮我忙了。我试了好几个地方。没用。

最后，我去找丹尼尔·威廉姆逊。这是在1915年的2月。我告诉他，我已经卸掉了债务的重压，愿意一如从前进行交易。你会想起，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向他提出，他就给我2.5万美元让我使用。

既然现在是我需要他，所以他说：“你要是发现值得买的股票，并且想买500股，你就买吧，我这儿没问题。”

我谢过他之后就走了。他一直不让我赚大钱，因此，交易室失掉了许多佣金。我承认，想起威廉姆逊—布朗交易公司没有让我从事像样的交易，我就有点心酸。我打算开始交易保守一点。若我一开始交易就不只500股，那么，我的财力会恢复得更容易、更快一些。我意识到，尽管情况一般，但是我的机会还是有的。

我离开丹尼尔·威廉姆逊证券公司并研究了总体形势，尤其是我的问题。这是个牛市。这一点我和其他投机客都很清楚。但是，给我提供的交易仅限500股。也就是说，这样的限制，我是毫无余地的。起初，我不敢出一点儿差错。我必须用我最初的交易积累股本。首次交易的500股必须赚钱。我必须真正赚钱。我知道，若是没有充足的资本，我是不会判断正确的。没有足够的保证金，就不可能会对交易持冷静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要求交易者具备承担数次小亏损的能力，就像我过去放心大胆地做大笔交易之前，为了试验行情而会遭到一些小损失。

我现在认为，我当时看清了作为投机客的我在职业生涯最为关键时刻的处境。如果我这次失败了，即便再有机会，也无法预料何时何地，才会得到另一次交易再试一次了。很清楚，我只有也必须等待这一最佳心理时刻的到来。

我不接近威廉姆逊—布朗交易公司。我的意思是说，我有意避开他们六个星期，不经常关注行情。我担心如果去了证券公司，得知我可

以买 500 股股票，很有可能会经不住诱惑在错误的时间买进错误的股票。投机客要研究这些基本东西，记住行情惯例，同时还要将经纪商的限制和容易轻信的公众装在脑子里。除此以外，还需要了解自己，预防并克服自己的缺点。做人需保持平常心态。我已渐渐地感到，知道如何认识自己的必要性不亚于知道如何看报价纸带。我已研判了自己对活跃行情的特定冲动或不可避免的诱惑，我此时的心境与态度完全与我刚刚考虑过棉花状况或刚刚分析过收入报表时的心情没什么两样了。

观望与等待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破了产的我，心里着急，很想恢复交易。我在另一家交易公司的报价黑板前坐了下来，在这家交易公司里，我连一股都不能买卖。我看着行情，不放过报价纸带上的任何一笔交易，观察等待着最佳心理时刻的到来，以便一举成功。

由于众所周知的限制，在 1915 年初的那些关键日子里，我看涨的牛股是伯利恒钢铁。我确实相信这只股票会上涨，但为了确保我首次交易的成功（因为我必须成功），我决定等到这只股票涨到超过平均量。

我觉得我和你讲过，无论什么时候一只股票首次涨过 100 点、200 点或 300 点，它还能继续上涨 30~50 点——而且过了 300 点要比过了 100 点或 200 点涨得更快。我首次大获成功的举动之一是在水蟒铜上，我买进时它突破了 200 点，过了一天我在 260 点将其抛出。我这种突破平均量买股票的做法起始于我在投机商号的时候。这是一种老交易原则。

你可以想像得出，我是多么想重新以我过去的规模进行交易。我非常渴望开始交易，所以其他的事我都不能考虑；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我看着伯利恒钢铁天天涨，攀升得越来越高，正如我所料，而我还是稳住不动，控制住了跑回威廉姆逊—布朗交易公司买进 500 股的冲动。我懂得我一定得尽最大努力将首次交易做到近乎万无一失。

这只股票每张一点就意味着我少赚 500 美元。首次 10 点的上涨意味着如果我进行金字塔式交易，追加买进了这只股票，我当时就不是仅持有 500 股了，而可能是 1 000 股，这样一点就能赚 1 000 美元。然而，我坐下来

静观其变，并未听命于叽里呱啦的希望与喧闹嘈杂的信念，我只听从我的经验发出的冷静平稳的声音以及判断力的告诫。一旦我等到一次最合算的交易，我就敢冒险了。不过没有交易时，冒险——甚至是极小的冒险，都是难以欲求的奢望。六周的耐心啊——但是，最终判断力战胜了贪婪与希望！

这只股票涨到 90 点时，我的确开始坐不住了，心情十分着急。想想看，我如此看牛，竟然没买进股票！于是，这股票到了 98 点时，我想：“伯利恒钢铁要突破 100 点，而且一旦它突破 100 点，就彻底破了关键点位！”报价纸带也非常明确地显示同样的信息。事实上，报价纸带的信息已如高音喇叭的声音那么清楚。我给你说，我在报价纸带上看到了 100 点，而行情自动收录器只打印出 98 点。所以我知道这不是我希望的声音或者欲望想像的景象，而是我对纸带阅读直觉的确信。因此，我想：我不能等它过了 100 点。我现在就该买。实际上，它等于过了平均量。

伯利恒飞涨

我急匆匆地回到威廉姆逊—布朗交易公司，下单买进了 500 股伯利恒钢铁。这时的行情是 98 点。我在 98~99 点买进了 500 股。此后，它急速上扬，那天晚上，我记得它的收盘价为 114 点或 115 点。我又买了 500 股。

第二天，伯利恒钢铁涨到了 145 点，我有了自己的股本。但这是我赚来的。等待适当时刻到来的六个星期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最劳累的六个星期。但我得到了回报，因为我现在有了足够的本钱进行大量的交易。要不然，我仅靠 500 股股票，永远不会走出困境。

无论做什么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伯利恒钢铁的交易后，我做得很好，真的很好，你都不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在做交易。事实上，我不是同一个人，因为过去的我一直被骚扰，所以出错，而现在的我却心情平和，不做错事。没有债主的搅扰以及不缺影响我思维的本钱，而只听从我的经验发出的真实的声音，所以，我开始持续不断地赢钱。

突然，正当我十拿九稳地去赚一笔财富时，我们听到了卢西塔尼亚号

遇难^①的消息。偶尔有人会被刺痛心窝，或许是在提醒他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即无人能够始终一致地将行情判断准确，就如同无法得知永远不可预知事故一样。我听人们说没有一位职业投机客一定会受卢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中消息的沉重打击，而且他们继续说，在华尔街受打击前早就得到了这个消息。我虽然事先得到了消息，但一时糊涂未撤出，我只能告诉你，由于我因卢西塔尼亚号遇难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一两次因大意而未预料到的不走运，我发现到1915年底，自己在经纪公司的结存大约是14万美元。那是我实际所赚的钱，尽管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直是判断准确的。

次年，我做得较为成功。我很幸运。在行情狂涨不止的牛市中，我毫无顾忌地做多。情况当然对我有利，因此，要做的事只有赚钱。这使我想起了已故的标准石油公司的罗杰斯的一句话，其大意是，有时人的财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就如同出门赶上暴风雨而未带伞，想不被淋湿也没办法。这是有史以来最清晰可见的牛市行情。人人都清楚，同盟国在美国购买的各种军需品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我们拥有并出售别国没有的东西，并且很快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现金。我的意思是，差价很大的世界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国家。通货膨胀在所难免，而且，当然，这意味着一切都会涨价。

所有这些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因此几乎用不着或根本无需对股票市值的增长进行操作。这就是为什么准备工作相对其他牛市行情之少的原因。并且，不仅战争新娘^②的繁荣与其他繁荣期相比会得到更加自然有序地发展，而且这个时期公众得到的利润也是空前的。也就是说，1915年股市的获利分布与华尔街历史上其他的繁荣期相比，更加广泛。公众没有将所有的账面盈利兑换成实实在在的钞票，或者他们没有长期保留实际获得的利润仅是历史自身的重复。历史这种如此经常或如此相同地耽于重复的现象，只有在华尔街才有。如果你阅读如今有关繁荣期或恐慌期的报道，触动你最大的，也是最能说服你的一件事就是今天的股票投机和股票投机

① 1915年5月7日，英国的卢西塔尼亚号客轮被德国的U20潜艇发射的一枚鱼雷击沉，造成1200人死亡，其中有美国人128人。5月13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德国发布第一次照会。6月7日，威尔逊发布第二次照会，由于国务卿威廉姆斯·詹宁斯·赖恩持中立立场，故拒绝签字，并辞职。他警告威尔逊总统这种对抗会导致战争，就此威尔逊总统与赖恩的执政组合彻底破裂。

② 这里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女子与美国士兵相爱并结婚的史实。

客，与以往几乎没有差别。游戏没变，人的本性也没变。

我没有错过 1916 年的上涨行情。我与别人一样做多，但我非常警觉。我知道，别人也是这样想的，行情总有结束的时候，我在注视着这个警示信号。我对猜测消息会来自哪一来源并不特别感兴趣，因此，我并不只盯着某一点。我不会，也从没有觉得我会持久地执著于行情的任何一方面。无论是牛市行情已在我的银行账户上增添了数字，还是熊市行情特别地慷慨大方，在我得到离开的信号后，我都不会考虑充足的理由坚持留在牛市或熊市。人不能宣誓永远忠诚于牛市或熊市。人的考虑取决于正确性。

熊市的初现

不过还有一件事要记住，那就是行情不会以一种夺目的辉煌而告终，也不会以情形逆转而结束。行情可能也的确经常不再走牛很长时间后，股价才总体上开始下跌。当我注意到那些行情的领头股票从最高点开始下跌——很多个月首次出现——并不再回头时，我早已预期的警告就来临了。这些股票的下跌势头明显很快，这一点清楚地说明我有必要调整我的交易策略。

说起来很简单。在牛市行情里，价格的趋势是向上的，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无论何时，一只股票背离了总趋势，你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个特定的股票出了问题。有经验的交易者足以从中看出其问题来。他决不希望报价纸带变成一位老师。他的工作是听报价纸带说“离开！”，而不是等它呈交一份法律案情摘要以获得批准。

如前所说，我注意到行情大涨的领头股票已停止上涨。这些股票跌了 6~7 点并停在那里。与此同时，其他股票在新旗手的带领下继续上涨。由于公司本身未产生问题，因此要到别处找原因。那些股票已跟随趋势数月。如果这些股票停止跟随趋势——尽管牛势仍然强劲，就意味着对于这些特定的股票而言，其牛市行情已结束。对于其他的股票来说，其趋势仍是明显上升的。

没必要对此困惑而束手束脚，因为更本就不会有相互矛盾的趋势。当时，我对行情的看法没有转熊，因为报价纸带未提示我这样做。牛市行情的尾声并未到来，尽管它就在叫一声就能听得见的地方。在等待它到来之

际，仍有钱可赚。情况就是如此，我只对那些已停止上涨的股票看空；而对那些仍有潜力上涨的股票，照常买卖。

我抛掉了那些停止领头的股票。每一种股票我投资 5 000 股做短线，然后，我继续跟随新的领头羊。我的短线股票获利有限，但我的长线股票却一直在上涨。要是这些股票依次最终停止上涨，我就将它们抛掉并做短线——每种股票 5 000 股。到此时为止，我与其说是看多，倒不如说是看空，因为很明显下一次的大钱一定要在低迷的行情中赚了。在我肯定未等牛市真正结束，熊市就已真正开始的同时，我就知道野熊的时机并未到来。当保王分子而不做国王，毫无意义，尤其在时机远未成熟之际。报价纸带只是显示，熊市主力的巡逻部队已疾驰而过。该做准备了。

一次补仓的机会

我不停地买进抛出，这样一直交易了约一个月后，我短线抛出的股票有 6 万股——每种股票 5 000 股，共 12 种不同的股票，这些股票在年初受人们青睐，因为它们是大牛市的领头羊。持仓并不很重，但别忘了行情并非明确是熊市。

后来有一天，整个市场变得相当脆弱，所有股票的价格开始下跌。我在 12 种做短线的股票中每种股票赚 4 点时，我就知道没有做错。报价纸带提示我现在做空很安全，因此我马上补仓一倍。

我有自己的立场。在一个明显熊市的行情中我做短线。我没有必要离开。行情注定对我有利，因为我知道，我等得起。加仓一倍后，我很长时间再没交易。在我加满仓的七周后，裂缝消息传来了，股票随即大跌。据说有人事先从华盛顿得到了消息，说威尔逊总统要签署一个正式公报，要将和平鸽立刻带回欧洲。当然，战争新娘高峰期已经开始，战争使其延续，因此，和平是熊市消息。一位交易厅最聪明的投机客被指责通过事先得知的消息获取利润时，他只是证实他抛股票不是因为任何消息，而是因为他觉得牛市行情已经过去。我自己在七周前将仓位增加了一倍。

听到股市大跌的消息，我自然要加仓。这是惟一可行的交易。要是在你制定计划时发生了你未料想到的事，你就有必要利用命运赐予你的这个好机会。首先，面对这样的大跌，你有一个大市场，一个你有回旋余地的市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八章 1000万美元的债务，1000万美元的回报

场，而且这是你将账面盈利转换为真正钞票的时候。即使在熊市，人们也不能总是买进 12 万股股票，而漠视价格的作用。他必须等到行情允许他不损害账面上的利润时，再买进那么多数量的股票。

我想向你说明的是，我不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也不以这个特殊的原因来指望这次特殊的下跌。但是，正如我以前谈到的，我当投机客 30 年的经验是，这样的灾难所根据的是一种几乎不抵抗的原则，这种原则也是我在行情中交易的依据。另外应记住的事是：永远不要试图在最高点抛出。下跌后如果没有反弹就要抛掉。

1916 年只要是牛市行情持续我就看牛做多，后来熊市行情开始，我转熊作空，这样一来，我当年净赚约 300 万美元。正如我前面所讲，人没必要盯着一种行情，一直到死。

那年冬天我去了南方，到了棕榈滩，这是我通常度假的地方，因为我非常喜欢钓海鱼。股票与小麦我都抛空，两个品系都有丰厚的利润。我没有什么心烦的事，所以我玩得很开心。当然，我要是不去欧洲，我就不会真正与股票或商品市场失去联系。例如，在阿迪郎达克山脉（the Adirondacks），就有从经纪商交易公司到我家的直通线路。

在棕榈滩，我经常去我的经纪商下属的交易公司。我注意到，我不感兴趣的棉花，涨势强劲。大约就在那个时候——那是 1917 年，我常听说威尔逊总统正在致力谋求和平。这些报告来自于华盛顿，都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和出自棕榈滩的朋友的私人建议。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我得出一个想法，即各种行情的发展反映了对威尔逊先生的成功的信心。据称随着和平的逼近，股票与小麦应该下跌，而棉花应该上涨。我只投资了股票和小麦，而对棉花已有一段时间没有过问了。

那天下午 14:20，我连一包棉花都没有，但在 14:25，我对和平即将来临的看法促使我第一把就买进了 1.5 万包。我打算用我的老方法——即满仓买进，这我已经给你讲过了。

就在当天下午，股市收盘后，我们收到了无限制战争期票。除了等待第二天开市外，无事可做。我想起那天晚上在戈瑞德莱交易公司有一位全国最大的企业巨头要以低于当天下午收盘价 5 个点出让美国钢铁，数量不限。听说在场就有好几位匹茨堡百万富翁。没人接受这位大亨的出价。他们清楚开市时定有暴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股市与期市里一片哗然，你可以想像得

到。有些股票以低于前一天晚上收盘价 8 点开盘。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是一个补进我抛空的股票并赚大钱的天赐良机。如我前面说过,熊市行情中,如果突然出现了大跌,补进永远是明智之举。如果你持仓量很大,这是惟一将你的账面利润变为真正钞票的办法,既快又不造成令人遗憾的损失。比如,单是美国钢铁我就抛空 5 万股。当然,我还抛空了其他股票,并且我要是发现有行情可补进,我便补进。我的盈利约达 150 万美元。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簿记问题

我在前一天最后交易半小时做多买进 1.5 万包棉花,开盘下跌了 500 点。某些股票暴跌!这意味着一晚上损失了 37.5 万美元。虽然十分清楚对股票与小麦的惟一明智的操作是补进,但我不太明白应该如何操作棉花。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所以尽管在我相信自己失误的一刹那就接受损失,但那天上午我不愿意承担那个损失。后来我经过一番深思后,我去了南方钓鱼,玩得很开心,并没有认真研究棉花行情的走势。再者,我在股票和小麦上获利非常丰厚,因此,我决定接受棉花损失,我估计我的盈利为 100 万多一点,而不是 150 多万。这完全是个簿记问题,因为要是你问得太多了,出资人就会和你说的。

1917 年我回到了纽约,偿清了所有的债务,总额是 100 多万美元。我还清了债务,十分开心。我本来可以早还几个月,但因为一个小原因我没能这样做。我正在不停地交易,而且非常成功,需要所有这些资本。我觉得那些尊敬的债主以及我自己应该充分利用 1915 年和 1916 年的喜人行情。我知道我会赚很多钱,并没有因为让他们(许多债主从来就没想收回贷款)多等几个月收回贷款而感到着急。我不想将我的义务一点一滴地、一次一个人地偿清,而是一次全部还清。因此,只要行情对我有利,我就不停地以我资金允许的规模交易。

我希望付利息,但所有在免除债务协议上签字的债主根本不愿意要。我偿还的最后一位是我欠他 800 美元的家伙,他让我不堪生活,一直烦我,弄得我不能交易。我让他一直等待,让他听到我已还清所有其他债主。然后,他拿到了他的钱。我想教教他,下次要体谅欠他几百美元的人。

“这就是我回来的过程。”劳伦斯·利文斯顿说完后，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宛若他不大能肯定是否忘记给我讲一些重要细节一般。

为琐事而掏钱

我一边看着他，一边思考他的重大发现：当他债务缠身时，他无法交易。他走破产程序，是为了从令人不安的思想困扰中解脱出来，去掉自己不赢利的心态——他一直想着如何成功，以便摆脱那些完全相同的烦人义务。依我看，他对自己需要的认识更多的是一种技艺，而非对报价纸带的独具慧眼的观察。要想在交易中取得巨大成功，人必须既要懂交易，又要了解自己。而这个人一定懂得两者。

我问他：“你是在还清债务以前还是以后积累了你朋友说起的几百万？”

“是在我全部偿清债务以后。我将一大笔钱存入了年金保险。”利文斯顿回答。

他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他拿出了500万的4%。我没问是多少，因为这并不使我感兴趣，即使这是他的理由。

“为什么？”我问。

然后他回答：“我下决心不再让自己陷于困境而难受，并减少点股本。”

“但是，”我提出不同看法，“年金到死就停止了，而你还有一个家庭。”

“没错，”利文斯顿说，“我结婚后就为我的妻子存了一部分钱作为给她的财产。然后，我有了儿子，我还为儿子存了一些钱作为给他的财产。”

“那么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我问。

“只能这样做。”他说。

“是因为你觉得这些钱有可能在股市上输掉？”

“这我懂，”利文斯顿严肃地说，“一个人会花掉他所有的钱；而且可能会失去每一分钱。但是我这么做，我的妻子和孩子就安全了。”

我笑了。他皱起眉头。我对我的笑作了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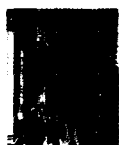
“利文斯顿，你做得对，而且你证实了我的一个特别理论。但是，我记得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在第一次婚姻失败后是如何结婚的。他在棉花市场上又赚一笔财富时，我对他说：‘你以前破产时，你是单身。你怎么活关系不大。但现在还有别人依靠你养活。你绝对有把握永远不会再破产或者你会想办法防范这种可能性吗？’我记得我们的朋友笑着认为，我应把他看成是自负的蠢货与自私鬼的混种才对，他告诉我说，他为他的妻子存了80万美元作为她的财产。我尚不知道这笔钱的下落。”

劳伦斯·利文斯顿的脸刷地红了，明显生气了。但他不是直接生我的气，他说话的时候我能看出来。

“没错，”他激动地说，“但那个人需要钱的时候哄骗他的妻子签了字。然后就将这笔钱输掉了。但我已安排好了，无论我需要多少钱或我的妻子需要多少钱，都不能动用这笔钱。这笔钱绝对安全，我们俩谁都不能随便动它；即便交易需要也不能动；甚至是为了贤妻之爱，也不能动。我现在决不冒险！”

“你很明智。”我实在没必要说这句给予他肯定的话。

他什么也没说，但脸上的表情很奇怪。这种表情是一种微笑与讥笑的惊人混合——我觉得他似乎不认识股票投机客必须对付的一切敌人。



第九章 黑猫吉运与无法抑制的冲动

在这一部分，利文斯顿讲述他的感觉大多是基于他对报价纸带的研读而非出于突发奇想的来龙去脉。他承认靠感觉做的那几笔交易真的是他对报价纸带的指示的快速反应。然而，研读纸带绝非他所谈到的某些事的全部。

利文斯顿讲述了一只股票——圭亚那黄金，在场外证券市场交易了一段时间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纽约时报》以及其他报纸更加客气地将这个户外证券集团称为“场外市场”。根据利文斯顿的讲述，这只股票上市时，其价格破位大幅下跌，空头客有所获利。据他所说，这只股票破位的原因是公司勘探到的是灰突突的岩石而非黄金，这事牵涉到了公司高官以及其他基本问题。但部分内情略去未讲。

大约与此同时，《周六晚间邮报》发表了数篇文章，说至少一位股票经纪商被控操纵市场。在这件事中，此经纪商接受了某家公司的偿金，他保证这只股票在场外市场交易后能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现在一样有一系列上市条件，他答应保证这家公司符合标准。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股票价格。纽约证券交易所不允许低名义价格股票进行交易，所以新股票必须以美元高价上市。此经纪商答应操控这只股票的价格，将其价格控制在高位，直到交易满意为止。

任何熟悉此经纪商操作手法的人都相信，新上市的股票，一旦在证券交易所挂牌并披露了更多的公司消息，尤其如果该股票自从场外市场出来，其价格上升就特别高时，一定会破位下跌。正如利文斯顿所说，他寻找内幕买入，但没有发现。“这足以说明他们的上市计划很明显不包括此股票上涨的进一步操作。”他一边回忆，一边指出他非常明白这种原本对于除专业经纪商以外的人所不熟悉的技巧。

查尔斯·盖斯特

一天晚上，在我的报社，我正想听人讲点什么，这时一个曾认识劳伦斯·利文斯顿的人突然问我：“拉瑞跟你说过南尼·马丁黛尔(Nanny Martindale)吗？”

“没有。”我答道，并打算继续听下去。

“让他给你讲一讲。”

这人的名字叫塔科尔(Tucker)，是一位出色的证券经纪商。他笑容温和，相貌端正，双目有神，令人难忘。在他和蔼的表情里透出了无限的智慧；这种表情迅速并准确无误地讲述着他敏捷的反应和耿耿的忠心，即他是那种与所有顾客交朋友，并不厌其烦地为朋友效劳的人。

“用不着；如果无妨，你讲给我听好了。南尼是位吵吵闹闹的女人，还是一位温柔乖巧的女人？”

“都不是。我的顾虑是我觉得我得让自己进到故事中去。我想说



股票作手回忆录



明的是，利文斯顿不仅是当今股票投机业中最勤奋的学生，也是有史以来最专业的报价纸带的解读者之一，而且，除此以外，他还具有让人无法分析的能力。你可以称他为心理分析师或者你愿意的话，其他什么都行，不过，我只能说这个人获得预感的方法是最特别的，我从未见过。他的行为与他神秘的冲动并行不悖，十次中有九次他会在十分精准的时刻从行情中获利：几乎精确到了秒。这不仅仅是技巧，也不仅仅是知识。它只凭感觉。可说的还有一大堆，我不能一一概述。”

黑色吉祥物

我能够看出塔科尔早就不想去解释根本解释不清的东西，而且也明白他觉得——事先就觉得——我是白费脑筋。因此我说：“已故的诺曼·B. 里姆(Noman B. Ream)是我所见到的最聪明的投机客之一，他过去常对我说他从不做任何事，因为他骨子里就有感觉。他说感觉可能只是风热病。他看不出行为与预感并行不悖有什么智慧。”

“也许他没有……”塔科尔刚开始说，却又突然停了下来，好像他不愿意放肆无礼。

“他的钱很多，足以留下几百万，多于10个手指的数目，”我说，

第九章
黑猫吉运与无法抑制的冲动

“不过我愿意承认他听不进没有说服力的忠告。给我说说利文斯顿吧。”

“我得先给你讲一讲我自己。”塔科尔说，他看上去很抱歉，怕我担心他会使我厌烦。

可我却用鼓励的语气对他说：“一段儿好的故事是最值钱的。”

“好，事情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到一家证券交易公司工作，我从未在任何其他交易公司干过。到我 23 岁时，我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华盛顿分部的经理了。我们的顾客非常多，交易非常火爆，所以我不需要鼓励免费交易的想法。然而，即使这些事听起来荒唐，但事实就是事实，要是你将这些事讲给人们听，他们不会相信的，因为他们当时不在场。”

他停了下来，我赶紧鼓励他说：“我相信。发生了什么事？”

“一天，我碰到一只黑猫。它瘸了，看上去像一只得了病的流浪猫。我把它哄回了家，因为我非常可怜它。然后我把它的瘸腿包扎起来，并给它东西吃，弄得它舒舒服服。嘿，先生，我讲不出理由，也无法解释，我拒绝发表看法。我惟一要说的是，从那天起我的运气一改以往一直不好不坏的局面，突然变得好了起来。我迅速赚了大量的钱，

我花起钱来就好像我拥有很多钱一样。要是钱来得容易，往往去得也快。股市的利润不会老攥在你手里，因为你没有付出足够的汗水。我本应该懂得多余的钱应存起来，可我没有考虑将来。看来我好像不会在任何交易中输钱。当然，我非常谨慎，所以我想只要我在交易中不草率，我就没必要攒钱。你知道，我一直在赚钱。在我的钱多到可以满足我所有的需要并有剩余时，我结了婚。我购置了一套豪宅，并将其进行了豪华装修和布置。一天，这只黑猫死了，运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九章

黑猫吉廷与无法抑制的冲动

气也变了。噢，猫死后，我就是赚不了钱。无论我怎么做，我都是输。我用来交易的行情消息不再有用。我忽视的行情消息却赚钱。我不仅失去了钱，而且还丢掉了生意。世界上某些最稀奇古怪的事发生在了我身上——而且代价总是很昂贵。牛市在我这里渐渐消失；本应活到100岁的顾客死掉了；一位从不给我出错点子的人给我仔细讲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合并，三天后，我还在想我要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我的朋友被送进了疯人院。不久我输掉了所有的钱。而且以后过了不久我输掉了不属于我的15万美元。”

“完蛋了，我的信贷用完了，降到了底线。到了这种地步，我卖掉了黑猫活的时候购置的漂亮房子，并租了一套普通房子，但我付不起租金。我清楚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我拖欠三个月的房租，房东已不再是君子。当我拿到了通知，说如果我再不付房租就让我搬走时，我觉得很伤心。我上街想法筹钱好不让房东实施他的威胁。每个人，每个地方；朋友，对手；富人，穷人；以及政府雇员，我都一一试过。一分钱都没借着！”

“当然，我妻子不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么糟糕。我一直对她说，生意做得不好，并说要省着点儿用，节约开销。她看到我着急也很难过，所以我坐在椅子上深思的时候，她踮着脚走，并形成了习惯。”

抓门的声音

“最后，房东下了驱逐令，我孤注一掷，出去做了最后的努力。我打算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我就一分一角地来筹集。那天晚上我口袋空空地回到了家，我第一次感到我已是穷困潦倒。我坐在桌子旁，强迫自己吃饭，我可怜的妻子并不知道第二天我们得去另找一处家具齐全的房子了。”

“突然，我听到前门上有抓挠的声音，接着隐约地听到‘喵’的一声。我妻子刚刚拿回一条烤蓝鱼来。哎呀，我跳了起来。”

“‘出什么事了？’我妻子叫道。”

“然后我对她喊：‘是一只黑猫想进来！’说完，我抓住蓝鱼的尾巴，

冲到了前门。我打开门。不出所料，那儿蹲着一只可怜巴巴的小黑猫。我把香喷喷的蓝鱼放到它面前，它走过来闻了闻。我慢慢的一步一步后退，它跟着我一步一步进入了餐厅。在那儿我喂了它。”

“我告诉妻子，这只猫会给我们带来好运。虽然她怀疑地笑笑，但她并没管我。第二天早晨，我出门时特别叮嘱我妻子不要让黑猫走了。我到了市中心，得到了一个购买马林黛尔股票优先权的消息。我开市时能够买 100 股。你还记得普通股与优先股的交易和运作方式吗？它们要是赢了专利诉讼大案，就会上涨。嘿，就是那一天。我两次用了金字塔式的交易方法，在中午之前赚了 1 600 美元。但我很保守，很快就抛掉了。那天晚上我以一个赢家的姿态回了家——不仅赢得了钞票，而且也恢复了士气，这是我萎靡不振的七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当然，我特别爱护那只猫。我给它取名为南尼，为了纪念自它的前辈去世以来的首次幸运交易，我们给了它一个姓，叫马丁黛尔，南尼·马丁黛尔就是它，一直叫到今天。”

“它不仅是家里的吉祥物，而且毫无疑问也是圈在家中的最大的股市晴雨表。它的预报百分之百地准确。每一次它产小猫，行情就变。我的意思是说，它家庭的扩大始终会预示牛市的终结，或是熊市的结束，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很准确。这是我改变做法的一个绝对可靠的提示。好几年来，它一直在尽职地提示我，从未失职过。”

他看着我，真诚地希望以数据的绝对真实性打动我，因此，我认真地给予了他肯定：“这就是我所称的最理性的方法，因此也是为赢得原本无法胜出的交易所设计。”

“我给你所讲的，”他着重强调，“的确是发生过。不过，我还是把利文斯顿拉到故事中来，以满足你的好奇。就在国会刚刚决定要几乎永久地征收我们的交易税时，他来到了华盛顿。拉瑞来到华盛顿时想说服一些提议部分收税的短视的议员。自然人们对他感兴趣。他的个人所得税很大，但他真正考虑的是较为一般的、非利己的行业。我给他引见了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他本人是我们大交易室的明星客户之一，几年来我跟他交往甚密。我知道他是个看牛做多者，但我知道这事是因为他长线重仓持有股票；要知道，他住在我家。他每天早上常和我一起去交易公司，但他很少看报价黑板，我从未听他说起过

他对行情的看法。他的脑子里装的都是税收提议，我尊重我的客人的沉默。”

利文斯顿的奇怪行为

“一天早上，他走进饭厅吃早饭时，我发现他在生气，但我想像不出是什么原因。他一句话也没说，因此，我也没开口。他皱着眉头坐了下来。不一会儿，南尼·马丁黛尔进来了。如果你真熟悉拉瑞，你一定知道他非常喜欢孩子，而且他喜欢家养宠物。那时，他没有自己的孩子，于是他与南尼交上了朋友。这天早上，我注意到这猫向他走去，并跳到他的大腿上，开始抓拉瑞的膝盖。他喂南尼，但它还是不停地抓。”

“从他的表情上看，我觉得他不高兴了，所以我起身说。‘拉瑞，我想把猫抱出房间。’”

“但他大声对我说：‘不要管它！它在跟我说话！’”

“他脸部表情紧张，我发现他心不在焉地用食指捋自己的鼻子，他一沉思就会做这个动作。我不止一次地注意过如果行情走向令他不解，他的表情就会紧张，他就会捋鼻子。知道了这种表情的含义，我就



再没说过第二句话，而且他也没说话。吃过早饭后，我们像往常一样一起出去了，但还是没话。他的一部汽车停在外面的马路上，等着他——他到华盛顿来带了好几部车。”

“我朝车走去，但他大声对我喊：‘我们走着去！’”

“我说‘好吧！’，然后我们就沿着马路走了下去。我们刚刚走了几个街区，这时他突然喊‘我们乘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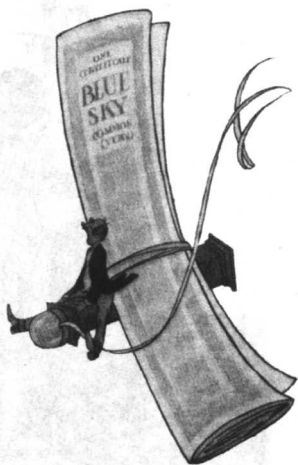
“于是，我们招手拦下了一辆有轨电车，然后上了车。我们乘了一小会儿，然后他站了起来，示意售票员在下一个拐角停下来。我们下了车，并默默地走向我的交易公司。你知道，他烟瘾很大。我递给一根雪茄，他喜欢的那种雪茄。他抽过好几十根这种雪茄。他摇摇头。”

“我肯定感到惊奇，因为他不耐烦地说：‘你抽卷心菜算了！’我大概是笑了笑。他补充道：‘我去弄几根好一点的！’”

“我们继续走。不久，他在一家饭店前停了下来，想了一会儿，然后走了进去，在大厅的售货点买了一根雪茄。我们到了交易室。在那里，他不再随便向四周看，然后徒步去与国会议员约定见面时间，这是他曾华盛顿逗留期间的每一个早上要做的事，就是坐下来盯着黑板看。股市还未开盘，所以他正等着。那个星期他是第一次坐下来等股市开盘。十点钟到了，报价机开始发出了滴答声。他站起身来走到了报价机前。他站在那儿的样子，就如同我在他自己的交易室看到的一样，他的眼睛看着纸带出来，然后移到黑板，然后又回到纸带，用食指捋着鼻子，就如同以前他要是没有决定该怎么办时，用食指捋鼻子一样。很快，他转向我，并开始递给我卖单。”

“行情非常强劲。牛市的结束似乎遥远。我知道他获利很大，因此，我当然不责怪他，但我想问他是否认为大涨已接近尾声。他继续抛出，直到抛出了7万多股美国钢铁，获利115万，还有3.5万股其他股票。他总共净赚约200万。”

“行情遭受第一次5万股钢铁抛售的冲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他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九章 黑猫吉运与无法抑制的冲动

股票在牛市的走势中几乎卖到了最高价。现在你把它叫做什么呢？如果他在纽约自己的交易室里，接触一些市场事务，听一些内幕消息，甚至听一些谣言，那我就不会怀疑了，因为我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牛市要结束的迹象。然而，他呆在华盛顿的一整个星期里，从未对我们来自纽约的任何电报表现过丝毫兴趣；他一次也没与别人讨论过行情问题。他来的时候是看牛做多，他没做过或见过任何让他改变做法的事。事实上，我从没见过他对行情的走势不太感兴趣。他似乎惟一关心谈论的就是股票买卖收税的一些提议的荒谬。然后，没有任何理由，还没等他看到一个报价，他就突然想抛出去了。税收的事使得他恼火和不安，所以他只有抛掉持有的每一只股票。我把这叫做预感——一种奇怪的生理现象。你把它叫做什么呢？”

“我将其称为一个动听的故事。”我说。

“这与《福音书》一样真实，”塔科尔自信地说，“每一句话都言之确凿。”

“我知道。”我说。

此时进来一些朋友，于是，我们停止了谈论拉瑞·利文斯顿以及他交易依靠的一时之念。

实 情

那天晚上在拉瑞·利文斯顿的家中，我与他谈起了预感一事。在他本人给我所讲的所有经历中，我能够看出一个惟一真正的预感来——一个真正无法解释的，在面对现实条件的行情时做出正确选择的一时之念，而这一预感就是还没等得知洛杉矶地震的消息，他就抛空了联合太平洋。其他预感只是他对报价机所作的一系列观察所致——是经验教训使然，虽然每一次教训很小，但合在一起足以使他引以为鉴。

他点头默认。然后我把从他华盛顿的朋友那儿所听到的故事讲给他听。据塔科尔说，利文斯顿所做的一切是借幸运黑猫的预感并获利两三百万的。

“噢，那是塔科尔的一桩奇闻轶事。”利文斯顿急切地开始了他的
辩解：

根本没那么一回事！我的确有时会出现无法抗拒的冲动念头，在行情
中做点事。我是做多还是做空并不是主要的。我必须出去。我出来了才
感到舒服。我自己对这事看法与你的看法一样。我看出了许多警告信
号。或许没有一个信号是那么强、那么清晰地成为我正当而明确的理由，
足以使我去做我突然想做的事。我觉得，那就是你所称的报价机感觉的一
切，这也是你所说的詹姆斯·基涅以及他之前的其他投机客所培养起来的
素质。我承认，最终证明警告通常不仅准确而且时机一分不差。但是，塔
科尔给你讲的那个奇特故事不是有关预感的。我当时一点预感也没有，不
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他所说的那天早上我起床后很生气，我想可以用失望
加以解释——如果我真生气的话。我知道我没有说服那些和我交谈的议
员。委员会对向华尔街收税一事与我看法相左。我并不想阻止或逃避股
票交易的税收，作为一名有经验的投机客，我只是想建议一种我认为既公
平又聪明的税收办法。我不想让山姆大叔用公平的手段杀死可以产这么
多金蛋的鹅。大概是我未得成功一事的缘故，因为这事不仅让自己生气，
也让我对未来收税不公平的交易变得悲观了。不过我会告诉你真实情况
的。

牛市行情刚开始时，我非常看好钢铁交易与铜市行情的前景，所以我
对两种系列的股票均看多。因此，我开始累计买进一些股票。我是以买进
5 000 股犹他铜开始的，然后停止买进，因为它走势不好。也就是说，犹他
铜的走势不像它本来应该的走势，不足以让我感到买它是明智的。我想价
格大约是 114 点。几乎与此同时，我还以相同的价格开始买进了美国钢
铁。因为它走势好，第一天我总共买进了 2 万股。我仍用我曾向你讲过的
方法。

美国钢铁继续上涨，因此我继续加仓一直加到我总共持有 7.2 万股。
但是我持有的犹他铜是我的首买。我对它的持有从未超过 5 000 股。它
的走势不鼓励我对它做多。

你知道发生的情况。我们有大牛的行情走势。我知道行情会上涨。
形势非常有利。即使股票上涨幅度很大，而且我的账面利润也不能小看，
报价纸带还是不停地喧叫：“尚早！尚早！尚早！”我到了华盛顿，报价纸带
仍然不停地对我说同样的两个字。当然，即使我依然看多，我也无意在那

天的下半晌继续加仓。与此同时，行情明显对我有利，根本没有机会让我整天坐在报价黑板前时刻盼望着得到消息好出局。在要求撤退的号角吹响前——阻止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行情就会犹豫，或出现相反的情况，为我准备一个投机形势翻转的局面。那就是我为什么乐意与国会议员交涉的原因。

然而，价格继续不停地上涨，这意味着牛市的结束就要来临。我没有专门寻找牛市结束的固定日期，因为那超出了我的能力，是我无法决定的东西。但是，我无需对你说我等待秘密消息。无论如何，我一直就是这样。这种预感已成为我交易习惯的要旨。

将账面盈利兑现

我不能断定就是这样，但是我相当怀疑在我抛出去的前一天，我看到价格居高不下，让我想到了我所持的仓位和大量的账面盈余，后来又想到了我谏劝我们的立法者要公平合理地对待华尔街却无功而返的事。那可能就是播在我身上的种子的方式与时间。潜意识的心理整夜在呵护着种子的发育。早上我考虑行情，并开始琢磨当天行情的走势。我通常去交易公司，在那里我看到的不仅是居高不下的价格，以及令人满意的盈利，而且还看到巨量吸纳股票的大行情。这样的行情我卖多少股票都没问题；当然，要是一个人持有满仓的股票并获利丰厚，他必须时刻等待机会将他的账面利润换成现金。对换期间他应尽量想办法减少自己的利润损失。我给你说过好多次，经验告诉我一个人总能找到机会把他的利润变为现金，这种机会通常在一波运作结束时出现。这不是预感，也并非是对报价纸带的观察。

当然，那天早上当我发现我能够将所有的股票毫不费劲地统统抛出时，我就把它们全都抛了出去。在你抛出时，抛掉 50 股不比抛出 5 000 股更加明智或勇敢；但是 50 股你可以在最低落的行情中抛掉，而 500 股单种股票就是另一回事了。虽然 7.2 万股美国钢铁可能不是巨单抛出，但你不能总是不损失一点利润就抛出那么多，你账面上算出的这点利润看上去很不错，但如果将宛若实际存于银行的这点利润损失掉，也是令人十分心痛的。

我获得的利润大约 150 万美元,我是在最佳时期赚取这笔利润的。然而,这不是认为我抛得对的主要理由。是行情给了我明示,而且对我来说行情确是我满意的信息来源。情况是这样的:我以离当天以及上冲的最高价仅差一点的平均价格全部抛出了 7.2 万股美国钢铁。行情肯定了我十分精准的判断。不过就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在我逐次抛出 5 000 股犹他铜时,犹他铜下跌了 5 点。想想看,我同时买进了这两只股票,并且非常明智地将美国钢铁的仓位从 20 000 股加到 50 000 股,同样明智的是没有将犹他铜原有的 5 000 股再加仓。以前我没有抛掉犹他铜的原因是我对铜交易看多,觉得现在是牛市,即使在犹他铜上赚不了大钱,也不会对我造成多大损失。但说到预感,根本就没有。我抛股票的一个理由是我一直认为最好的理由。我的全部投机生涯向来只有学习——即学习使自己适合发挥我朋友所称的某些预感,以及学习他们认为大大出乎他们预料的难以解释的东西。

凭经验兑现

学习股票投机就像学习医学。内科医生需要用多年的时间学习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以及十几门相关学科。他们学会理论,然后开始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实践。他们观察并将各种各样的病理现象分类。他们学习诊断。如果他们的诊断是正确的——这要依他们观察的准确性而定,他们必定会有出色的治疗效果。当然,永远要记住的是:人性的不可靠性不会让人百分之百地正中鹄的。从此,随着经验的积累,他们不仅学会做正确的事,而且学会快速地做事,如此一来,许多人会认为他们是在本能地做事。实际上这不是本能。他们是根据多年来对此类病例的观察来诊断的;所以,他对病情诊断后,自然只能用从经验得来的正确方法去治病。你可以传播知识——即你收集的特殊卡片目录实情,但不能传播经验。人可能知道该怎么办,但如果他不当机立断,他会输钱。

观察、经验、记忆和数学——这些是成功投机客必须依靠的东西。他不仅要观察准确,而且要时时刻刻记住他所观察的东西。无论他个人对不合理性的信心有多大,或者无论对常出现的没有预期的东西感到多么肯定,他都不能在不切实际的和没有预期的东西上下赌注。他必须在可能性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九章 黑猫吉运与无法抑制的冲动

上下赌——即尽量对可能的事进行预想。多年的交易实践，不断的学习，多年的记忆，使得投机客能够既在不可预测之事发生时，又在可预测之事出现时采取果断行动。

一个人可能具有极强的数学运算能力和准确观察事物的非凡才能，然而，假使他不具备经验与记忆，投机时他仍然会失败。此外，与紧跟科学发展的内科医生一样，明智的投机客从不间断对大势的研究，以不落后于各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可能抑制或推动不同行情的走势。经过几年的交易后，保持信息灵通会成为一种习惯。他几乎是自动地做出决定。他学得珍贵无比的职业态度，这种职业态度让他有能力偶尔在交易时立于不败之地！专业投机客与业余的或偶尔做一把的投机客之间的这种差别不能够过分强调。例如，我发觉记忆和数学对我帮助很大。在华尔街赚钱，数学是基础。我是说在华尔街是以事实与数字赚钱。

当我告诉你一个投机客必须保证获得准确的消息，以及对所有的行情与变化持纯职业的态度时，我只是想再一次强调预感和神秘的报价机感觉与成功并没多大相关性。当然，投机客来不及事先给出所有的理由也是常有的事——但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可靠的、充足的理由，因为它们是基于他多年的工作、思考以及从职业投机客的视角看问题而收集的实情，对他来说一切均会变成对他有利的东西。让我讲一讲职业态度的含义。

我一直跟踪农产品行情。这是多年的习惯。你知道，政府报告说明冬小麦行情与上一年基本持平，春小麦行情好于1921年。行情较为乐观，我们的收成较以往也要早一些。当我拿到行情的数字并看到我们所希望的大概利润——数学——时，我也立刻想到了煤矿工人的罢工和铁路维修工



的罢工。我禁不住要考虑这些事,因为我的脑子里总是考虑一切与行情相关的变化。罢工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已经阻碍了各地货物的运输,他一定不会对小麦的价格造成不利影响。我是这样计算的:由于罢工造成了运输设备的瘫痪,所以冬小麦运往市场的时间一定要被推延,到运输设备恢复运营的时候,又该准备运输春小麦了。这意味着当铁路能够成批运输小麦时,两种小麦——推迟的冬小麦和第一期春小麦——将会同时上市,这意味着大量的小麦会一下子涌入市场。这就是实情——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投机客们同我一样会了解和计算,他们不会有片刻的看多。如果价格不下跌至非常值得投资的数字,他们是不愿意购买的。市场没有购买力,价格一定下跌。我的确这样认为,所以我必须弄明白我是对还是错。正如老帕特·赫恩过去常说的:“你下了赌才知道。”是看空还是抛出,无需浪费时间。

行情萌兆

经验对我的启示是,行情的走势是投机客最好的向导。这好比测量病人的体温与脉搏或记录眼球的颜色和舌苔的厚度一样。

当时一个人通常应该能以 0.25 美分以内的价格买进或卖出 100 万蒲式耳小麦。在那一天我抛出了 25 万蒲式耳,以测试一下行情是否适合买进。然后,由于测试的反应未明确地对我想知道的东西做出答复,我又抛掉了 25 万蒲式耳。我注意到零星地有人在吸纳——即以 1 万或 1.5 万蒲式耳的量买进而不是以 2 万到 3 万的量交易,这种交易量也属正常。除了购买量微小外,我抛出的小麦价格下跌了 1.25 美分。市场对我所抛小麦的吸纳情况及其价格的逐波下跌的方式告诉我,那里毫无购买力,现在我没必要浪费时间对此说明。这就是实情。怎么办呢?当然,更多的抛售是惟一的办法。听从经验的指令,有可能让你不时地感到摸不着头脑。但是不听经验的指令,又一直让你犯错误。因此,我抛掉了 200 万蒲式耳,结果价格又下跌了一些。过了几天,行情的走势迫使我实实在在地抛掉了 200 万蒲式耳,价格继续下跌。又过了几天,小麦开始破位下跌,每蒲式耳暴跌了 6 美分。而且下跌并不就此停止。价格继续下挫,虽有回稳也只是昙花一现。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九章 黑猫吉运与无法抑制的冲动

接下来,我没有紧跟预感。无人对我指点。是我自己对农产品市场习惯的或职业的心态才让我获利。我学习是因为交易是我的本行。我的任务是:报价纸带一提示我没有脱离正道,我就加仓。我做到了。那是惟一能做的事。

我已发现在交易中经验往往是稳定的股息支付人,而且,观察为你提供惟一最可靠的信息。有时候你需要的一切就是某一股票的走势。你对它进行观察。然后,经验引导你如何通过化腐朽为神奇获取利润——即通过转化可能性而获利。例如,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遵循一种走势,而且也知道所有的同类股票在牛市行情中均会上扬,在熊市行情中均会下跌。这是投机常碰到的一种情况,也是所有独立消息中最为普通的一种,证券经纪公司对此非常熟悉,会将其传给自己但尚未想到它的顾客;我指的建议是买卖那些落后于同类股票中其他股票的股票。因此,如果美国钢铁上扬,那么,自然就可以推断出坩埚钢、合众国钢铁或伯利恒钢铁会跟着上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交易状况与预期应在所有同类股票中是相同的,活跃的交易应为所有股票共有。就无数次被经验验证的说法——即行情风水轮流转而言,散户会购买 A. B. 钢铁,因为它还未涨过,而 C. D. 钢铁和 X. Y. 钢铁已经上涨过了。

如果一只股票在某种行情中的走势没有表现出它本来应有的走势,即使是牛市行情,我也不会买它。我有时候在确定无疑的牛市行情期间买进一只股票,结果发现同一板块中的其他股票走势并不很牛,于是我又抛掉这只股票。为什么呢?经验告诉我,违背我所称的明显的板块效应是不明智的。我不能仅指望确定性。我必须依靠可能性——并对可能性有预期。一位老经纪商曾对我说:“假如我沿铁路线向前走,我看到一列火车以每小时 60 英里的速度向我开来,我还继续在枕木上走吗?朋友,我跨一步避开了。我甚至不会表扬自己如此明智和谨慎。”

汽车板块中的跛脚鸭

去年,尽管大牛市的走势如火如荼,但我注意到,某一板块的一只股票未随同板块的其他股票涨跌,而在这个板块中除了这只股票外,其他股票却与行情同步。我长线持有布莱克伍德汽车,数量还不少。人人都知道这

家公司汽车销售量很大。价格一天之内上涨1~3点,股东户数越来越多。注意力自然会集中到汽车板块上来,然后各类汽车股接二连三地开始上涨。然而,其中一只股票一直不涨,这只股票就是切斯特汽车。它落后于其他股票,因此不久就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切斯特的低价位及其无动于衷,与布莱克伍德以及其他汽车股的坚挺和活跃形成了对照。按惯例,散户听信了秘密消息探听者、内部信息兜售者以及自恃明白者的谎言并开始买进切斯特汽车,以为它一定会马上启动,随同板块中的其他股票一同上涨。

事实上,切斯特并未因散户们少量的买进而上涨,而是下跌。这样一来,考虑到同板块中的一只股票布莱克伍德已成为大行情的出色领头羊之一,因此,要想将这只股票做上去已绝非易事了。其他汽车股随布莱克伍德上扬,同时我们听到的惟一消息是市场对各种汽车的需求量以及产量在大幅增加。

因此,切斯特的内部集团很明显并未做内部集团在牛市行情中通常做的事。对于这种该做而不做的行为可能有两种解释。也许因为内部集团想收集更多的股票才不把它拉上来,但如果你分析切斯特的交易量和交易特点,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他们不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他们做了,就害怕被套住,因此,尽管所有股票特别是汽车板块的走势是上升的,他们也不会以现在流行的价格购买。

既然别人该买一只股票却不买,我又何必买呢?我想无论其他汽车公司可能多么的繁荣,做空抛出是必然的。我从经验中学到,买进一个拒绝随同板块的领头羊涨跌的股票,需要谨慎才是。

我轻易就证实了这个事实,实际上,不仅没有内部买进,反而有内部抛出。虽然我惟一想要得知的是其市场走势的不一致性,但还有其他不买切斯特的警示先兆。报价纸带又一次提醒了我,要我撤离,那就是为什么我做空抛出切斯特的理由。过不了多长时间,这只股票终有一天会破位暴跌。后来我们听说——可以说是官方消息,内部集团的确一直在抛售这只股票,他们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好。按惯例,股票破位下跌了消息才披露。但是警告在破位之前就出现了。我不防备破位,我防备警告。我不知道切斯特出了什么问题,我也没有依靠预感。我只知道一定有问题,因为报价纸带说:“抛掉!”

圭亚那黄金沉浮记

只有在那天我们才看到圭亚那黄金激动人心的走势。以 50 美元或接近 50 美元的价格在场外进行交易后，圭亚那黄金进入了证券交易所。在交易所里，圭亚那黄金以 35 美元开盘后就开始下跌，最终跌破了 20 元。

迄今我都不会把这种破位称为激动人心，因为这是完全预料中的事。这个公司的历史你本来是可以了解到的，而你却没有要求采访。知道这个公司历史的人不计其数。我所听到的情况是：六位极其著名的资本家和一家地位显赫的银行组成了一个辛迪加。其中的一位成员是贝尔岛勘探公司的总裁，他提供了 1 000 多万美元的现金，他的回报是债券和圭亚那黄金矿业公司总股本的 25 万股，总股本为 100 万股。股票以支付股息为基础上市流通，并进行了大量的广告宣传。贝尔岛公司的人认为能赚大钱，所以把他们的 25 万股股票的优先购买权给了银行家，然后，银行家来安排销售这只股票以及他们所持有的股份。他们计划委托一位行家操作营销，他的费用是每股 36 美元以上出售的 25 万股股票的利润的 1/3。我明白协议已草拟完毕，并准备签署，但是在最后的一刻，那些银行家们决定自己承担销售，以节省费用。所以他们组织了一个内部销售联营股份。银行家们对所持有的 25 万股贝尔岛公司的股票以 36 美元的价格拥有购买优先权。他们将价格定为 41 美元。也就是说，内部联营者开始需要支付自己银行同事 5 点的利润。我不清楚他们是否知道这事儿。

银行家们自己操作这只股票的销售看来是必然的事，毫无悬念。我们的股市现在是牛市，圭亚那黄金所属的板块排在行情领头羊的前列。其公司盈利巨大，并经常发放股息。再加上承销商极高的声誉，几乎使得公众都视圭亚那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我听说约有 40 万股卖给了公众，价格一路攀升到了 47 美元。

黄金板块长势非常强劲。但圭亚那开始拐头向下，下跌了 10 点。如果是联营股份销售股票，根本不会出现问题。然而，很快消息传到华尔街，情况最终不尽如人意，资产状况不能支持承销商很高的预期。这样一来，下跌的原因当然就很清楚了。不过在我得知消息前，我就发现了提示，并一步一步地测试圭亚那的行情。这只股票的走势与切斯特汽车极其相似。

价格下跌了。我又抛出了很多。价格继续走低。这只股票重复着切斯特以及我记忆中分析过的其他五六个股票。报价纸带清楚地告诉我有问题——促使内部人不买的问题，内幕人士清楚地知道牛市行情中他们不买自家股票的原因。另一方面，不知情的场外人仍然在买，因为曾以 45 美元或更高的价格销售，现在这只股票是 35 美元或低于 35 美元，看上去便宜多了。股息仍然在发放。这只股票成了廉价股。

接着传来了消息。同以往一样，消息还没传到公众那里，便首先作为重要消息传到了我这儿。报表证实，公司采掘到的是光秃秃的岩石而非含量极高的金矿石，我从这个消息中找到了前面内幕抛售的理由。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自己并没有抛售。很久以前，当我发现这种走势时，我就抛空了。我对这只股票的考虑不乐观。我是一名投机客，因此我寻找一个信号——内幕买进。内幕却没人买，我没有必要知道内幕人士不看好他们自己的股票在下跌时买进的原因。有一点很清楚，他们的营销计划里不包括把股票继续做上去的内容。这必然会导致卖空。公众已购买了将近 5 000 万股，惟一可能的换手是，一批不知情的公众愿意抛售股票以止损，另一批不知情的公众可能买进以图赚钱。

我说这话并非想通过他们购买圭亚那让公众的损失赋予道德的色彩，或者卖掉我所持有的股票来赚钱，而是想强调研究板块的重要性和那些大大小小的、炒股知识贫乏的公众不把损失当一回事的情况。另外，报价纸带不仅在股市里提醒你而且在粮食与棉花市场里同样提醒你，其提醒的声音响似笛声。

我曾在棉花市场上有过一段有趣的经历。我看空股票，所以只做少量的短线。与此同时，我做空抛出 5 万包棉花。我的股票交易盈利颇丰，所以没在乎棉花的收益。我说过，我的股票交易非常有趣，我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不想放弃股票而做农产品。想到棉花的时候，我心里就合计：“我要等回跌并补仓。”价格跌了一点，但还没等我决定弥补损失补仓时，价格又回升并涨得很高了。所以我决定再等一等，于是就回来一心一意地做我的股票交易。最后，我以丰厚的利润平了仓，然后去了温泉疗养度假。

负债 100 万

这是我第一次轻松地处理棉花亏损的问题。我的交易很不顺利。有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九章 黑猫吉运与无法抑制的冲动

时候看上去我几乎要获利。我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有人大量地抛出,就会有回跌。但是价格几乎立刻就回升,并创新高。

最后,在温泉的几天,我亏掉了 100 万,回升时根本没有机会补仓。我回忆了我所做的一切和没做的事,心想:“我一定做错了!”对我来说,去感受自己的错误和决定摆脱困境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因此我补了仓,损失了大约 100 万。

第二天上午,我打高尔夫球,没考虑其他的事。我做了棉花交易,我犯了错误。我为错误支付了学费,并收起了印有收讫的单据。我对棉花行情不再关心,与现在没有什么两样。在我回饭店吃午饭时,我在证券交易公司停了下来,看了看报价黑板。只是习惯。我看到棉花已下跌了 50 点。这还不是一切。我还注意到与从前下跌几周后的表现习惯不同,这一次它没有反弹。我想我对你讲过是怎么回事,我做空棉花,只有使棉花形成巨大压力的某一抛盘被消化后才会立刻反弹。盘面显示最小阻力线是向上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周,直到让我损失了 100 万才不再考虑它。

然而,这会儿曾让我承担巨大损失并回补的理由不再是一个合适的理由,因为一直没有迅速有力的反弹。因此,我抛掉了 1 万包并观望。很快行情下跌了 50 点。我又观望了一会儿,没有反弹。这个时候我已经很饿了,于是我到餐厅要了午饭。还没等服务员把饭端上来,我就腾地站了起来,奔向证券交易公司,发现一直没反弹,于是我又抛掉了 1 万股。我等了等,庆幸地看到价格又下跌了 40 点。这表明我的交易是正确的,于是我回到餐厅,吃了午饭,然后又回到证券交易公司。那天棉花没有反弹。就在当天晚上,我离开了温泉。

本来打高尔夫球很不错,但我抛售并回补棉花的交易一直犯错误,我只好回去继续工作,回到我能够舒适地从事交易的地方。行情第一次夺去我 1 万包的走势让我又一次抛掉了 1 万股,让我第二次抛掉 1 万股的行情走势让我确信,机会来了。这一次的走势不同。

我到了华盛顿,回到了证券交易公司,这个交易公司的负责人是我的朋友塔科尔。我在那期间,行情又下跌了一些。当时我已不再认为以前一直在犯错误,我更加相信我是对的。因此抛掉了 4 万包,行情下跌了 70 点。这说明那里没有支撑力。那天晚上行情以更低的价格收了盘。原先的购买力明显已经撤离。无法预料未来在什么点位再聚集人气,但是我相信我的眼光。第二天早上,我开车离开了华盛顿赶赴纽约。无需匆忙赶

路。

我们到了宾夕法尼亚，我开车到了一家证券交易公司。我发现棉花行情大有赚头。价格已经下跌得非常厉害，市场略有恐慌。我等不及回到纽约。我拨长途接通了我的经纪商，补进了我抛售的棉花。我拿到交割单一看，我已全部挽回了以前的损失，我马不停蹄地继续开车回纽约去看更多的牌价。

利用行情赚钱

与我一起在温泉的朋友至今还谈论我腾地一下从饭桌上站起来又一次抛掉 1 万股的情形。不过，我还得重复一下，这明显不是预感，是信心，是来自对当时抛售时机把握的冲动，不论我以前的错误多大。我得利用它。这是我的机会。大概潜意识思想一直在工作，为我得出结论。在华盛顿的抛售决定是我观察的结果。几年的投机经验告诉我，最小阻力线已经从向上变成了向下。

我不怨行情让我损失了 100 万，我也不恨自己犯错误的那种水准，而是为我在宾夕法尼亚回补并弥补了损失而感到骄傲。我的交易头脑关心的是交易问题，我有理由坚信，我弥补了我的第一次损失是由于我的经验和记忆。

历史本身在华尔街屡屡重演。你记得我对你讲过的一段经历，在斯特拉顿大量囤积玉米的时候，我回补了空头卖出的股票吗？实际上在股票市场我使用的是同样的策略。那只股票叫热带贸易。我在这只股票上做多赚了钱，做空也赚了钱。这只股票的交易一直很活跃，是冒险投机客最喜欢的股票。其内幕投机客不止一次地受到报纸的抨击，说其过分看重股票的上涨，而不鼓励长期投资。那天，一位我认识的最有能力的经纪商断言，即使伊利的丹尼尔·德鲁，或者休嘉的哈佛梅耶都没有那么完美无缺的方法利用行情，像马利根总裁和他的朋友在热带贸易中那样游刃有余地赚钱。许多次他们一直鼓励看空者做空抛掉热带贸易，然后认真而有条不紊地打压做空者。再也没有比这更加恶毒的方法了，就是用圆锯锉人也不过如此而已——而且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生气的了。

由于内幕投机客的操纵，交易室投机客的经常失败就是必然的了，那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九章 里猫吉运与无法抑制的冲动

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投机呢？哦，一个原因是他们喜欢赌博，所以他们当然要在热带贸易中下注，不必忍受令人难耐的等待。不必探询理由，也没有理由可探询。不浪费一点时间。无需竭尽耐心去等待消息刺激行情上涨。总是有行情可以运作，但必须有足够的短线效益让他们觉得值得一做。人命由天啊！

不久前，我碰巧在佛罗里达例行度冬假。我在那儿钓鱼，开心地游玩，丝毫没有考虑行情问题，除了看看收到的一摞报纸。一天上午，半个星期的邮件送来了，我看了看牌价，发现热带贸易的卖出价是 155。我最近一次在报价黑板上见到其价格大约是 140。我的看法是，我们要进入熊市，我要等待时机再做空。然而，并没有大的增量资金介入。那就是我为什么在钓鱼，而不再关注行情的原因。我知道要是的确有电话打来让我回去，我会回去的，也知道我做的事或未做的事均没有一点儿让我有着急赶回去的必要。

空方打压热带贸易

根据那天上午我收到的报纸，说热带贸易的走势代表着行情的突出特点。应该明确我的总体熊市策略，因为我觉得热带贸易的内幕投机客面对大盘缓慢的走势而抬高其价格是特别愚蠢的。有时候必须暂停利用技巧赚钱。在投机客的计算中，反常的事经常不作为一个合理因素来看待，对我来说，标高这只股票的价格似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无人能犯如此之大的错误而不受损失；至少在股市里没有。

看完报纸后，我回去继续钓鱼，但是我一直在想热带贸易的内幕投机客正在做的事。他们注定要亏钱，这是确定无疑的，就好像一个人要是没有降落伞从 20 层楼房的顶部跳下一样。我只能考虑这事儿，其他的什么也想不起来，最后，我停止了钓鱼，给我的经纪商发了电报，按当时的行情抛掉了 2 000 股热带贸易。发完了电报，我就能够去钓鱼了。我玩得非常愉快。

当天下午，我收到了急件快递送来的电报回复。我的经纪商向我汇报说他们以 153 的价格抛掉了 2 000 股热带贸易。至此一切顺利。我在下跌行情中做空，这似乎是必然。不过我不能继续钓鱼了。我开始考虑由内幕

操控的热带贸易不涨反跌的所有原因，然而我离报价黑板太远了。我呆在钓鱼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更糟，因此我返回了棕榈滩；或者更确切地说，直接回到纽约。

我一到棕榈滩就看到误入歧途的内幕投机客们仍然在交易，我又抛给了他们 2 000 股热带贸易。汇报返回，他们又接受了我 2 000 股的卖单。行情表现好极了——我的抛单一出就下跌。一切令人满意，我出去找了个座位。但我并不开心。我觉得抛出的量少了，越想越高兴不起来。因此，我回到经纪公司，又抛掉了 2 000 股。

只有把这只股票全部抛掉我才会高兴。很快我抛空了 1 万股。然后我决定回纽约。我有交易要做。钓鱼之事只能放在下次了。

回到纽约时，我下决心要弄清楚这家公司的交易，现在的和预期的，从而坚定我的信念，相信内幕投机客在做高股价时选择了一个大行情的走势和公司业绩都不能支持其高价的时间，这比粗心大意还要糟糕得多。我开始抛空，是因为经验告诉我内幕投机客在做蠢事。我继续抛空是因为这家公司的状况一定得让股价下跌。

反弹，尽管不符合逻辑，也不合时宜，但吸引了公众的跟盘，这无疑促使了内幕投机客继续他们的策略。因此，我又抛掉了更多的股票。内幕投机客停止了他们的愚蠢行为。这样我根据自己的交易方法反复测试行情，一直到最后我抛空了热带贸易公司 3 万股的股票。到那时为止，价格是 133。

有人已经提醒我说，热带贸易的内幕投机客准确地知道每一只股票的底细以及短期利润的精确范围和特点，也知道策略运用的重要意义等其他现实情况。他们是精明强干、善于出谋划策的能人。总体来说，这样一种逆现实而上的组合是危险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所有组合中最强大的是现实的各种组合。

当然，从 153 点一路下跌至 133 点，空头利润越来越大，如往常一样，回跌时买进的公众开始议论：这只股票在 153 点或更高时一直被认为是非常好的买点。现在跌了 20 点，应该更是一个不错的买点了。同一只股票，相同的分红率，相同的报价，一样的交易。真便宜！

公众的买进减少了流通股股数，内幕投机客知道交易室的投机客在做空，所以他们认为打压的时机已到。价格及时地反弹到了 160 点。我敢说有大量的补仓涌入，但我坚持不补。我为什么不补呢？内幕投机客可能明

白 3 万股的做空量一直没被骗进来,但让我感到担心的原因是什么呢?迫使我在 153 点抛空和一直让我一路抛售到 133 点的理由不仅仍然有效,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足了。内幕投机客可能十分希望迫使我补仓,但他们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来。现实在为我斗争。保持无畏与耐心的心理现在并非难事。我曾给你讲过投机客必须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已故的前纽约棉花交易所的总裁,著名的《投机:一种绝妙的艺术》(*Speculation as a Fine Art*)一书的作者迪克森·沃茨(Dickson G. Watts)说,投机客具有的勇气只是实施其头脑中的决定的一种信心。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害怕出错,因为我只有证明自己错了才认错。事实上,如果我不利用我的经验,我不会感到舒服的。行情的走势未必证明我是错的。是上涨的特征——或是下跌的特征——决定我对行情立场的正确或错误。我只有凭知识发迹。如果我亏本,那一定是自己犯了大错。

利文斯顿的策略分析

从 133 点到 150 点回稳的特征中没有任何东西让我担心,从而让我补进。正如所料,这只股票很快就开始下跌了。还没等内幕集团开始给予支撑,这只股票就跌破了 140 点。对这只股票走牛的传言不胫而走,恰好这时他们买进了这只股票。我们听说,这家公司可以赚取巨额利润,这一巨大的收入在定期的分红中得到了证实。而且,据说短线利润非常丰厚,本世纪最黑的打压就要兑现了,空方总体上要受到打击,特别是对某个投资过大的投机客打击更大。他们把价格推升了 10 点,我简直无法把我听到的一切都讲给你听。

这只股票受操纵,我感到特别惊讶,但是当股价触及 149 点时,我判定让华尔街接受流传的有关看涨的所有谣言就不恰当了。当然,无论是我还是圈外的显赫人物,都没有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可以说服心惊肉跳的做空者或者说那些佣金所的顾客们按照传闻交易。对传言惟一最有效而客气的回击是报价纸带上的白纸黑字。如果人们不相信任何活人的誓言,那么,对于做空抛售 3 万股的人的誓言就更不会相信了。因此,我用我在斯特拉顿囤积玉米时所用的策略,当时,为了让投机客们看空玉米,我抛空了燕麦。这靠的又是经验与记忆。

在内幕投机客们抬高热带贸易的价格想吓唬看空者的时候，我并未抛出股票来试验其上涨。我已抛售 3 万股热带贸易，3 万股的数量占流通股不小的比例，这个比例让我觉得做空是明智的。我不主张接受别人拱手相让的东西以陷入别人的圈套；第二次止跌反弹确实非常诱人。热带贸易触及 149 点时，我所做的事是抛掉大约 1 万股赤道商贸公司股票。这家公司持有大宗热带贸易股票。

赤道商贸不像热带贸易那么活跃，随着我的抛出，其股价大跌，这在预料之中，当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投机客们——以及听了热带贸易不可否认的上涨信息的经纪商客户——发现赤道商贸有巨量抛出并大跌的同时，热带贸易在上涨，此时，他们自然会得出结论认为，热带贸易的坚挺仅是一种障眼法，一种迷雾屏障，一种受操纵的佯涨，明显是用来使赤道商贸——热带贸易最大的股东——的内部清算更加容易的做法。这一定是赤道商贸的长线股票和内幕股票，因为没有外部交易商会在热带贸易走势如此坚挺的情况下想抛出这么多的股票。这样一来，那些聪明的投机客看到赤道商贸放出了巨量卖单，就立刻抛出了赤道商贸，并查验热带贸易的上涨，内部投机客不大愿意承接这一巨量抛盘。就在内幕投机客撤出时，价格就开跌。投机客和主要的佣金交易所现在也开始抛售部分赤道商贸，而我以微薄利润短线抛出了这只股票。我抛出这只股票不是为了从交易中获利，而是查验热带贸易的上涨。

热带贸易的内幕投机客及其推销人再一次不择手段或随处散布牛市行情的消息，图谋抬高价格。他们每这样做一次，我就做空抛出赤道商贸，并在热带贸易回跌并带动赤道商贸下跌时将其补进。操纵者猝不及防，功亏一篑。热带贸易的价格最终跌到 125 点，积累了大量的短线利润，因此内幕投机客就无法将股票推升 20 点或 25 点。这个时候短线利润极其丰厚，具有做短线获利的想法是非常合理的；然而，尽管我预料到下跌会有反弹，但由于我不想改变立场，所以我没有补进。还没等赤道商贸拉升以配合热带贸易的上涨，我就抛空了大量的热带贸易——其结果同以往一样，证明了热带贸易要上涨的传言是虚假的，热带贸易在最近轰轰烈烈地上涨之后，对其议论已是沸沸扬扬了。

到了这个时候，大行情已变得十分弱。我给你讲过，我是在佛罗里达钓鱼时就相信我们处在熊市，并促使我开始做空抛售热带贸易的。我还做空其他许多股票，但热带贸易是我最看空的一个。大势证明，内幕投机集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九章 里猫吉运与无法抑制的冲动

团根本顶不住，热带贸易最终急剧下滑。几年来首次跌破 120，然后跌破 110，再跌破票面价值；不过我还是不补。有一天，整个股市到了极其疲软的状态，热带贸易跌破了 90，在这种人气极其低迷时候，我进行了补仓。同样是原来的理由！我有了机会——大行情，疲软以及卖方远远超过买方。即使你认为我似乎在一个劲地吹嘘自己聪明，我也要告诉你，我确实是在热带贸易价格跌到最低的时候买进了 3 万股。但我不打算在底部补进。我打算将我的账面利润转换成现金，以便在行情变化时少受点儿损失。

我自始至终不改变看法，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立场没错。我不会逆行情的趋势而动，或者违背基本的走势，而是顺势而为；而这正是使我相信过分自信的内幕投机集团失败的理由。他们所做的是，前人已经做过并一直是失败的。频频的下跌反弹，我和别人一样都知道是预料中的事，不会让我们害怕。我知道我最终胜出是因为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没有再在价格的高位补仓做短线。通过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看法，我赚了 100 多万。我并未借助预感、熟练的行情纸带研读以及固执的勇气。判断中的信念为我带来股息，而不是靠我的聪明或虚荣。知识就是力量，力量无需害怕谎言——即使是白纸黑字印在行情纸带上也不怕。谎言很快就不攻自破了。

一年后，热带贸易涨到了 150 点，并在那儿横盘走了几个星期。整个行情已具备像样的下跌动能，因为它经过了不断的上涨，牛市行情已经到头。我知道是因为我测试过。现在热带贸易所属的公司生意一直不景气，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继续看多那些股票，即使其他股票一定上涨，但实际上并未涨。因此，我开始抛出热带贸易。我打算总共抛出 1 万股。我看不出有任何的支撑。接着突然买盘的性质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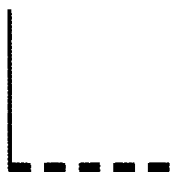
我可以保证辨别买盘的支撑什么时候到来，不过我不是企图证明我是个奇才。如果这只股票的内幕投机客从未感到有道德义务保持这只股票的价格上涨，现在却面对下跌的大行情再买进这只股票的话，我立刻就会想到这里必有原因。他们不是无知的傻瓜蛋，也不是慈善家，更不是那些在通过经纪商交易时把价格保持在高位以保证安全的银行家。尽管我有我的抛售，也有别人的抛售，价格还是上涨。我在 153 点时补进了 1 万股，156 点时我实际上做了长线，因为那时报价纸带提醒我最小阻力线是向上的。我对整个行情看空，但是我现在面对的是某一股票的交易状况，而不是总体上的投机理论。价格涨到了 200 点以上，令人目眩。这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大事。口头与书面的报表都显示我已净赚 800 万~900 万美元，我

确实感到十分满意。事实上,我并没做空热带贸易,而是一路做多。我持股时间略微长了一点,损失了一些账面利润。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吗?因为我认为假使我和热带贸易的内幕投机客换个位置,他们同样会做我做的事。然而这与我无关,无需动脑筋,因为我的正事是投机——即抱定眼前的事实,而非汲汲于考虑别人应该做的事。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第十章 咖啡垄断与定价委员会

《股票作手回忆录》受人欢迎的部分原因是书中讲了有关后来被证券交易委员会禁止的内幕消息传递与证券情报贩子们的故事。人人都知道这些做法是聪明投机客的诡计，想让别人跟风，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也曾怀揣一两招妙策。

利文斯顿透露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农产品交易十分感兴趣。价格涨到了天上，因为食品和粮食的需求巨大，尤其是欧洲，所以农民和商人不会忘记那是他们最好的几年。

由于这种特别需求，买方觉察到了价格会上涨，所以他们大量囤积食品和粮食，做空的卖方也转空为多。但有一种农产品卖得不好——咖啡。战争时期海上运输模式发生了变化，南美咖啡的运输变得暗淡不明。使事态更加严重的是，战时企业委员会宣布某一投机客长线做咖啡交易，以图抬高价格，同时宣布在战争时期价格上涨会被认为是牟取暴利。对于投机客而言，在这样的行情里做长线也就没有利润可言了。

因为委员会还宣布这个投机客就是“利文斯顿”，所以他被迫停止了立场，没赚到利润。咖啡的价格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一样是固定的，进一步的投机与获利很难。尽管其他一些农产品超过战前价格显示出盈利，但是咖啡没有，预期的丰厚利润等于零。所发生的事竟然无人预料到。

另外还透露了更加吸引人的故事，当时利文斯顿的妻子取出 500 美

元,按照某大公司的 CEO 所提供的内部消息将钱投资了股票。利用“供她专享”消息,她付了 500 美元定金,买进了 100 股价格为 108 美元的一只股票。经纪公司给她不到 5% 的利润。她买进后,这只股票自然马上就下跌了。给她“消息”的人显然想让她丈夫买进这只股票以撑住股价;接近她是接近利文斯顿的一种迂回方式。然而,这种策略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尽管利文斯顿未提及报复,但他的确回忆说,这事过后他对这只特定的股票非常关注。

利文斯顿说:“小说家、牧师和女人喜欢将华尔街的日常交易比喻为非法牟利者的战场,华尔街的日常交易是一场战斗。听起来很富戏剧色彩,但纯粹是误解。”在这一部分里,读者们在读了他的一些讲述后,可能会想,利文斯顿是否包括了他本人所下的定义——游击战。

查尔斯·盖斯特

股市行情正经历着财经记者所喜好称呼的形势逆转。牛市行情已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因此乐观主义已经变得积习难改,从而毫无差别,与往常一样,亏钱者甚至此时还在汲汲于借口而非原因。

我在金融区有交易,在去那里的路上,我碰到了好几位朋友,他们点点头就匆忙离去了。因此,我意识到令人费解的下跌正在无情地延续。

我开始想这一天的下跌是否与我偶遇一位华尔街最早的相识——一位以前避暑时的邻居,他一直从事马来股票的交易,而当时我在处理普里茅斯条纹矿石的下跌——时所显示的表面迹象一样严重。



股票作手回忆录



这位老相识不但停了下来，而且事实上坚持要我陪他。

“来，到我交易室来，”他催我，“我们好好唠一唠过去的事。”

我想当时股票正在大跌，他却未受到影响，想到这儿我感到很高兴，于是我说：“真高兴！你想它们，对吗？”

“想谁？”

“往事。”

“噢，这笔交易糟糕透了！”他说，“你聪明过人，退休了。”他看我的目光绝不是一种羡慕；而是一种恶狠狠的嫉妒，而我立刻就意识到他说“退休”的用意，他实际上是怪我突然来了个杀跌。我没有提前想过如何使用那笔特定交易的利润，不过通过这事，我能够形成一种极为明智的胆怯理由并离开华尔街。

昂贵的第八

假使一个人知道不满意佣金是经纪商的典型特点，偶尔并频繁的交易让他几乎赚足了钱而退休，那么，他就无需成为夏洛克·福尔摩斯，通过说话声音来判断出这些东西来。倘若不是因为“仅仅再赚几万我就退休”，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几百个会员就不会嫉妒“退休”的聪明同行们了。最后的第八极其昂贵。

以前与我在一起的理财能手用一种自责的酸楚语调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你若退休，你肯定就是聪明的。”

由于我不知道他想的是他自己的哪一笔交易，所以我关心地问他：“是哪一只股票？”

第十章
咖啡垄断与定价委员会



自从我们上一次见面以后，他的头发白了不少，我一直很喜欢他。我的关心是真诚的，因为我不考虑任何其他的事了。

“你问哪只股票是什么意思？”他皱着眉头说。

“那个让你亏钱的股票，那些亏掉的钱本应是你养老的钱。”

“噢，不是什么股票，是生活。华尔街已不像从前啰。”

“唉，没变呀，和以前一样。”

“变了！”他生气地否定了我的回答。

“老朋友，”我用安慰的语气说，“你无需责怪自己；至少没必要为失去上一次机会而怪自己。这很正常。不过要是为了华尔街不像从前而怪自己，你就错了。华尔街一直与以往一样。它开始时是这样，结束时也这样。变化的是你自己的心态。很明显，你开始意识到这里的交易十分难做，还意识到一个人退休的时间是在一波大行情过后，市场处于低迷的状态，这时他赚了比他计划用来养老多一倍的利润的时候。你不能否认你自己多年来一直想着度过一个安宁舒适的晚年，但是每次你的交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你的退休价格就增加，因此你继续坚持——以后再骂自己。”

“噢，瞎扯！”他否认说，“今儿赚够就……”

“噢，瞎扯！”我否认说，“如果你今天赚了钱足够今天退休的话，你会等到明天，因为你会认为你有义务为了防止下一场战争期间生活费用增加而多赚一点利润才会更为安全。你的毛病是上了岁数的经纪商的通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轻松地赚了一辈子钱，但从未一下子赚足过。你患有抑制性迷恋症(arrested suckeritis)。你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很难成为一个十足的股痴，也不足以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我的意思是，当行情以不同的方式剧烈波动时，你自己会觉得害怕参与大的投机，而且你没有意识到人会老得那么快。事实上，最容易在华尔街赚足钱然后退休的办法是成为一名真正的股痴——即在适当的时间成为股痴。不要看上去这么不耐烦。请想一想是谁在大行情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章 咖啡垄断与定价委员会

期间赚大钱——是股痴。但他们不是股痴，因为在大行情期间他们是仗着愚勇而投机才赚大钱的。他们只有变得非常聪明，将股票一直持有到行情结束才能成为股痴。你已在牛市行情中逗留超过了至少30年了。”

“说还不容易嘛。”他讥笑道。

“不容易；跟你这样的人说不容易呀。你的病只治愈了一半，因为你只知道一半。你觉得这里的交易令人大惑不解。你没有意识到这儿的交易很难赚钱。你记得张三或李四把钱取了出去，不记得许多人已去了蒙特卡洛，放弃了一晚上赢钱的时间。他们吹牛说在轮盘赌中大获全胜，你知道他们可能只赢了200法郎。但是你也知道没人会在轮盘赌中赢钱。然而，股市却不同。你知道你的客户赚不了钱，但你认为你会赚钱。真是个聪明鬼！”

“我明白你还在干！”他开始带着笑容说话。我这人好侃，所以这一顿侃把他给逗乐了。

“这有什么好笑的？”我问。

“前后矛盾。有人从华尔街取走了钱……”

“在蒙特卡洛就一晚上，”我打断说，“如果他们第二天晚上再去，他们就会输钱了。”

“这就对了，可我看过你有关拉瑞·利文斯顿的文章。”他回应道，“你说交易十分难做，但后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说他如何辛辛苦苦地赚了几百万。这是他一生赚得最多的，他有游艇、马匹和一切。”

“而他自己却说这里的交易很难做。”我坚持说。

“可他是个百万富翁。”我的朋友笑了，神情显得十分怡和。

“如果你带着自己的理解或是带着别人的理解来读这些文章，你就会发现他的成功表明谁也无法在股市中赢钱。”

“如果赢不了钱的股市会让我拥有利文斯顿的大量财富，那么我宁愿不去赢。”他愉快地说道。

“你在华尔街已经大约30年了！”

“39年了。”他自豪地纠正了我的说法。

在这个普通人的一生中，好不容易迎来了一段愉快的时期，即在交易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他感到自负，这与一个在恐怖时期保住脑袋

的老法国贵族的自负别无两样。

“大部分人学会准确地概括他们在交易上所花的时间比你更长，”我用安慰的语气对他说，“有几个人能坚持 39 年而没有损失呢？再说了，无论哪一行都一样。”

追随利文斯顿

我们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与那位老合伙人握了手——我跟他很熟，并和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合伙人握了手，好让这位新合伙人知道我是谁。我的朋友略带歉意地说：“这就是那位在《周六晚间邮报》上撰写那些文章的人。”

“啊，是你，”这位新合伙人兴致盎然地说，“利文斯顿现在对行情怎么看？他说他看多，可他却抛空股票。”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从没问过他正在做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已经做过的事。过去已经是历史，所以我们可以研究事实。未来是猜想，那不是我今天想要出版的东西。”

新合伙人盯着我看，显然感到不解。不让他产生疑虑纯粹是个礼貌。不过他马上愉快地点了点头。

“啊，我明白了！”他说，“你说得对。那是他的问题。照他做的人都会破产。”

“我对此不理解。”我承认。

“我认识好几个人，与他很熟。很亲密！他们亦步亦趋，紧随不舍。每当他们一次又一次买进利文斯顿看多的股票，或是抛出他看空的股票，他们都亏钱。利文斯顿的朋友没有责怪他误导了他们，但他们不再跟着他做了。他经常瞬间改变看法。你还在看跌 20 点



时,他就补仓了。然后,据说他经常看错——错到损失几百万的地步。”

“他撤出得很快,”我说,“他观察报价纸带,没有任何偏见。”

“他不一定总赚几百万。”新合伙人说。

“事实上,每次他判断失误,他都亏损很大,对此他毫不掩饰。”我肯定了他的话。

“如果他经常出错,就是他对了你也不能跟着他做,这如何解释呢?”新合伙人问。

我笑了。新合伙人皱起了眉头。他很年轻,很认真,也很聪明。

我彬彬有礼地解释道:“小伙子,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有笑的时候。他们无法抑制。刚才我对你们这儿上了年纪的合伙人说利文斯顿没有全胜的把握,他不相信,他在华尔街的时间比你的年龄还大呀。现在你对利文斯顿的这些看法以及他那些在股市中跟着他做的朋友的事倒让我想起了詹姆斯·基涅的嫡系经纪商,那些跟着他做的人常常骂这种赌钱的方法。损失最厉害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责骂他——总是背着他,说他欺骗他们,而实际上基涅却根本没意识到他们在市场中跟着他做是在为他增光。”

迷惘的追随者

我能看出新合伙人今天在思考这件事,昨天考虑的不是这件事,是另一件事。他非常客气地说:“当然在利文斯顿这件事上,我只是依据他朋友的话而判断的。我平生从未与他说过话。”

“说不说都没用,你就是一天里跟他上说上1 000次话也无济于事。”我说。跟着利文斯顿级别的超级投机客的人赚不了钱有好多原因,即使听说或者看到利文斯顿给经纪商的买卖单,他也赚不了钱。大投机客没有让他最亲的朋友输过钱的例子我连一个都想不起来。我听他们事后开玩笑地说起过这种事。已故的哈佛梅耶的一个近亲当着我的面对他说,做糖业交易最便宜的地方就是投机商号,在那里一位正派的先生宁愿为下跌一点累得筋疲力尽,也不愿意在证券交易所里做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糖业托拉斯的总裁所做。一位我认识的最聪明的股票经纪商曾对我说，基涅对我很好，所以6个月以内我该破产。我说：“我没必要听他的消息，对吗？”然后他说：“不是他的消息。更确切地说，是活人难以抗拒的超级消息。头儿不会告诉你买卖某一股票。在交谈的过程中，他只会承认他长线持有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在这两只股票上，他准备在圣诞前净赚10点。知道了基涅能够将任何看多的股票做成功，你或任何人怎么能按捺住冲动不长线持有这只股票呢？我告诉你，你肯定会跟着他做。想通过基涅赚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走到他面前，让他收下你的钱，然后告诉他只要他觉得不错，他买哪个股票都行，并告诉他把股票做完了再和你联系。不过，他可能会把你的赌本输掉；但如果他输了，也大可不必想自杀。”我笑了，可他认真地说：“他不是有意这么做的。而是他出了错，跟别人一样。我记得有一年他交易几十万股股票，在交易场上让他没有彻底破产的一只股票是多米诺。其实，像他这样的投机客在他们判断正确时赚得很多，然后他们犯一系列的错误才能再多赚一点。”那个人告诉我说那是当时最精明的经纪商之一。我笑的原因是，你开始说要给我讲一个与华尔街一样老的故事，而你却只讲了一个8年或10年前的故事。”

新合伙人极有礼貌地笑着点了点头。很明显他并不相信。历史的重复仅扰乱年轻人的思想。他只明白利文斯顿总体上是赢家。一个追随者，如果他非常执著，总体上也一定会赢。争论、分析或引用那些可使责任减轻的情形是徒劳的。

那天我见过的顾客，以及新合伙人和老合伙人对利文斯顿均持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即他们都认为他的盈利大小是他获胜惟一的衡量尺度。他交易成功了，因此盲目的赌徒是可以赢钱的。前提条件包含基本的市场环境知识，所有投机市场的经验、智慧、逻辑、勇气的结合，以及迅速的协调能力，所有这些东西在谈到利文斯顿的成功时是不考虑的。

从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我一直觉得我带着希望听别人给我讲投机或交易哲学的总结概括——希望以后聆听究竟如何才能赚钱，以作为对他们乐观的一种报答。即使是专业的投机客，当然范围更大一点还包括一般经纪公司里的普通客户，如果他们必须听对诸如基涅、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章

咖啡垄断与定价委员会

沃利士欧福尔或利文斯顿等人——有时候——赚几百万的分析，也会犯困的。但是当你具体地谈起一个人如何从每股 66 点的价格的 100 股股票开始，然后运用金字塔式的交易法一直积累到 1 万股股票，他靠着这 1 万股最后在 7 周内赚了 23 点利润时，他们就会用报价机让他们牵魂的心情和上帝赋予他们的听觉来洗耳恭听。而且你如果告诉他们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被困在交易公司电梯里，而这时他正在去经纪商那儿抛掉他持有了几个月的股票，因为有人大量收集这只股票，这是最后一天，这一耽搁不能让他迅速交上交割单，等到他出来时只剩一分钟就要结束了，而这位电梯受害者却在这最后一分钟赚了 3.8 万美元，挽回损失 2 万美元，你的每位听众都会低声但毫不掩饰地祈求上苍将来某一天要对他们多多地施恩了。我知道抽象地讨论利文斯顿的基本交易原则和规律时，听众不感兴趣。当我讲到他是如何以 2 万股股票的仓位赚了 35 点利润时，听众都带着羡慕的神情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决心按同样的方式去做。

离开我朋友的交易室后，我邂逅了好几位利文斯顿的密友，他们都极愿告诉我利文斯顿没有给我讲过的骄人业绩。这倒不是说他们想通过别人的荣耀来给自己抹金，而是向世人——向他们自己——证明利文斯顿和他们所从事的交易是有巨大回报的。

这些文章的读者应该明白，他们意在证明股市交易没有全胜的把握。他这个时代最成功的投机客认为，我也这样认为，没有人能获全胜。他的经历使他相信他是对的。他那几百万就是证明。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讲述了成功与失败这类具有教育价值的东西（即那些一般人在交易中极易犯错误的东西）。他研究了所有的农产品市场。一天，他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知道有关利文斯顿看多白银——金属——而获得巨大利润的时间和白银上涨的时间。我问利文斯顿在那个市场里的经验，他说：“哦，没什么。当然，很明显白银注定要上涨，我只是多买了一些。那笔交易中没什么可学的东西；没有对你的读者有价值的东西。这与其说是投机，还不如说是商业交易。”

同样，他叫我不要刊登所有其他交易的细节。这些交易别具一格，利润丰厚，作为获得财富的冒险经历，它们非常吸引人。但利文斯顿坚持认为缺乏有教育意义的成分，因而，刊登它们没有实效理由。

我请他继续讲述他的股市经历。

“1917年你全部偿清你的债务后，你做什么了？”

“在所有投机的风险中，无法预见的事——我甚至可以把它说成是不让人称道的事——的发生名列前茅。有许多风险就是最谨慎的人都有理由去尝试——如果他不只是想做一个贪财的软体动物，他就必须去冒这种风险！”利文斯顿以这样的开场白开始了他的叙述。

让人无奈的赖账者

正常的交易风险与一个人出门上马路或乘火车出发所冒的风险没什么两样。如果我由于某些无人能料及的事态出现而输钱，我不把它看做是一件坏事，我只把它看成是在特定时刻发生的暴风雨。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赌博，事实上，因为我不具备第二视觉的天赋，所以我能保持泰然自若。但是作为投机客，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即当时我判断正确，交易也未出差错，然而，我还是被一些人格低下的对手运用卑劣的手段骗走了利润。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章

咖啡垄断与定价委员会

面对骗子、胆小鬼和利益集团的违规行为，反应快的投机客或有远见的投机客能够保护自己。除了在一两所投机商号以外，我从未真正有过不诚实，因为即使在那儿诚实仍是上策。赚大钱靠的是公平合法，不是靠违规欺骗。无论在哪儿交易，你必须盯着经纪商，如若不然他就有可能施行欺骗，这种交易我从不认为是令人愉快的交易。对那些哼哼唧唧的赖账人，体面正派的人是无能为力的。公平交易就是公平交易。我可以给你讲出一打事例来，在这些事例中，我一直是自己信念的受害者，即我相信诺言或君子协定的神圣性。我绝不会再这样傻了，因为这样做毫无结果。

小说家、牧师以及女人喜欢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场比喻为非法牟利者的战场，华尔街的日常交易是一场战斗。听起来很富戏剧色彩，但纯粹是误解。我认为我的交易是争斗与竞争。我从未与任何个人或投机集团有过战斗。我只是看法有异——即我对市场环境的研究方面的看法不同。戏剧家们所称的商战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斗。这些做法只是交易观点的试验。我想追求的是实情，只是实情，并以此来控制我的行为。这就是伯纳·巴鲁克成功赢得财富的诀窍。有时候我不能够清楚地或较早地看明白实情——所有的实情，因此也就不能做出合理的推断。这种情况无论何时发生我都吃亏。我判断错了。判断错了总要我输钱。

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会认为犯错误就要付出代价。犯错误是没有优先债权人的，也没有例外或免除的。但如果我判断对了，我是不愿输钱的。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因为某些特殊交易的规则变化了，所以我在那些交易中才亏钱。我头脑中一直装着一定的交易风险，它经常提醒人们，利润只有存到你个人的银行账户上才算保险。

大战在欧洲爆发后，预期的农产品的价格开始上涨。预料这种上涨与预料战时通货膨胀一样容易。当然，总的上涨趋势随着战争本身的延长而继续。你可能还记得，1915年我急急忙忙地赶回纽约那件事。股市涨势正酣，利用股市的大行情是我的职责。我最安全、最容易、最快的大交易是在股市，我很幸运，这你知道。

到1917年7月，我不仅能够清偿所有的债务，而且还净赚了不少。这意味着我当时有时间、有钱并有意考虑既做股票又做农产品。多年来我一直养成了研究各种市场的习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超过战前水平，从100%涨到400%。只有一种农产品例外，那就是咖啡。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战争的爆发意味着欧洲市场的关闭，大量的货物被运往这个国家，这

是个大市场。这就及时地引起了这里的咖啡原料的过剩，继而使得价格偏低。在我开始考虑咖啡的投机可能性时，它卖出的价格实际上低于战前。如果这种反常的理由是明显的，那么，同样明显的就是，德国和奥地利潜艇的频繁与越来越有效的行动就一定意味着他们一定大批减少了商业运输的船只。从而最终会导致咖啡进口的减少。由于进口的减少和消费量的不变，过剩的存货必须消化掉，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咖啡的价格必然要走其他农产品的老路，即上涨。

利文斯顿的咖啡交易

不需要一个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人来分析形势。为什么大家都不买咖啡，我对你讲不清楚。我决定买咖啡时，我没考虑要投机，而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投资。我知道赚钱需要时间，但我也知道投资咖啡一定能赚大利润。这就成了一种保守的投资交易——一种银行家的行为而非投机客的冒险交易。

我开始买进交易是在 1917 年。我买进了大量的咖啡。然而市场毫无反应。咖啡仍然呆滞，至于价格并未按我早先的预料上涨。惟一的结果是我白白地持了长达 9 个月的仓。当时我的合同到期了，所以我全部卖掉了我的期权。在这次交易上，我惨遭巨额损失，尽管如此，我敢肯定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的错出在对时间的判断上，但我相信咖啡与其他农产品一样定会上涨，因此，我刚卖出就又买进了。这次我买进咖啡的数量是上一次在令我失望的 9 个月期间所持有的并使我损失巨大的数量的三倍。当然，我买的是递延期权——最长的期权。

那时我不会有什么大错。我刚刚买进三倍的仓位，行情就开始上涨了。所有的人似乎突然意识到这是咖啡市场一定要发生的事。我的投资似乎已开始显现出巨额的利润率。

与我订合同的卖主是一些烘焙者，很多名字是德文并附带着祖辈的名字，他们在巴西购买了咖啡，非常有信心将咖啡运到这个国家来，但是没有船来运。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利的境地，咖啡运输遥遥无期，所以他们做空咖啡并抛给了我。

请记住我起初开始看多咖啡时，咖啡的价格实际上处于战前的水平，

不要忘记我买进后，持有了大半年，然后我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对出错的惩罚是输钱；对判断正确的奖赏是赢钱。由于明显判断正确并持有重仓，我有理由希望获得暴利。不需要涨多少就能获得盈利让我满意，因为我持有几十万包。我不想用数字谈论我的交易，因为有时候数字听起来吓人，人们可能认为我在吹牛。事实上，我是按照自己的财力交易的，总会留有很大的安全余地。这次交易我非常保守。我如此随便地购买期权，是因为我看不出怎样才能输掉。大势对我有利。我不得不等了一年，现在该是我等待和判断正确收获的时候了。我能够看见利润在向我走来——而且走得很快。对此我没有什么技巧，只是我不盲目而已。

不可预知之事

那笔几百万的利润确实实很快。但是从来就没有到我口袋里。这不是因为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出了问题。行情没有经历形式上的突变。咖啡没有大量运进这个国家。怎么回事呢？不可预知的事！任何人经历中没有遇到过的事；因此也是我没有理由防备的事。在我诸多的一览投机风险中我又加了一种，我必须将这些投机风险时时刻刻放在面前。事情很简单，卖给我咖啡的人知道了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所以跑到华盛顿寻求并得到了帮助。

也许你记得政府推出了各种计划来禁止在必需品上进一步牟取暴利。你知道这些计划大多数是如何实施的。嘿，这些卖咖啡的人来到战时企业委员会的定价委员会——我觉得这是官方的名称——的面前，以爱国的名义向这个委员会呼吁，要保护美国用餐者的利益。他们声称一个叫做利文斯顿的职业投机客已经囤积，或者就要囤积咖啡。如果不制止他的投机计划，他就会利用战争创造的条件，美国人就不得不为每日的咖啡花高价。他们代表咖啡贸易，不代表咖啡投机客，而且他们愿意协助政府制止现实与可能的牟取暴利的行为。

现在我非常反感告状的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定价委员会处理牟取暴利和浪费是不公正的，而是说没必要阻止我表达意见，即委员会不可能深入调查咖啡市场的特殊情况。委员会定出咖啡原料的最高价格，同时也定出现存合同的期限。当然，这个决定意味着咖啡交易必须退出市场。我只

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全部卖掉我所有的合同，于是我就卖掉了。那些我认为与我以前一样注定要赚得的几百万利润未能如愿以偿地变为现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与别人一样强烈反对在生活必需品上牟取暴利，但是，此时定价委员会只对咖啡规定价格，所有其他的农产品的价格却从250%上升到400%，高于战前的价格，而咖啡原料实际上低于战前持续了几年的平均价。我认为谁持有咖啡并没有真正的区别。价格一定会涨；原因并非是不道德的投机客所为，而是由于进口量的减少使得库存量减少的结果，继而也是由于世界的船只被德国潜艇摧毁所受到的重大影响的结果。委员会没有等待咖啡开始买卖；他们强行踩住了刹车。



作为政策问题与权宜之计，当时叫停咖啡交易是一个错误。如果委员会不管咖啡，其价格无疑已上涨了，原因就是我已经说过的，与声称的囤

积毫无关系。而高价格——不会涨得过高——会成为吸引咖啡供应市场的动力。我已经听伯纳·M. 巴鲁克说战争企业委员会已经考虑到了这个固定价格的因素——保证供应，由于这个原因，一些对某些农产品的高度限制的抱怨就不公正了。后来，咖啡交易所恢复交易时，咖啡卖到了23美分。美国人以这个价格购买咖啡，因为供应量小，供应量小的原因是价格定得太低了。

我一直认为咖啡交易是我所有农产品交易中最合法的。我把它当作一种投资，而非投机。我在咖啡交易市场里交易了一年多。如果说存在什么赌博的话，应该是那些爱国的烤培者干的。他们在巴西弄到咖啡，然后在纽约卖给我。定价委员会只给那些没有上涨的农产品定价。他们在买卖开始前保护公众，防止有人牟取暴利，但不防止随后不可避免的价格上涨。不仅如此，而且甚至如果新咖啡在每磅9美分左右徘徊，烤培的咖啡就会随其他农产品一起上涨。受益者只有烤培者。假使新咖啡的价格上涨每磅两三美分，那就意味着我就有几百万的收入了。并且也就不会有后来咖啡上涨时公众多花钱的事了。

归咎于空方的打压

对投机的事后剖析是浪费时间。这种剖析不会让你有什么收获。但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章 咖啡垄断与定价委员会

是这次特殊的交易则有一定的教育价值。如同我每次进行的交易，这次交易的量很大。上涨确定无疑，并顺理成章，我认为赚几百万应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我没赚到。

对于其他两次机会，我因交易委员会的政策，即事先没有警告地制定改变交易规则而遭受损失。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尽管我的交易观点从技术上讲没错，但从商业角度考虑，咖啡投机就不是相当正确了。在投机交易中，你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有十足的把握。是我刚才给你讲的经验使得我把不可预知的事加到了我的风险一览表中，并放在了未预料之事一览表中。

咖啡这一档子事过去后，我的其他农产品交易很成功，股市的做空投机也很顺利，结果我遭到了愚蠢的流言蜚语的攻击。华尔街的职业人士与报纸的记者养成了攻击我的习惯，他们指责我的巨量抛售非常可疑，怀疑我的抛售与不可避免的价格大跌有关。有时我的抛售被称为是不爱国的举动——不管我是否真的抛售。夸大抛售量和我的交易所产生的影响的理由，我想是出于为了满足公众渴望知道每次以及整个价格波动的理由的需要。

我已经说过一千次了，绝没有任何操纵可使股票下跌，能把股票价格打压下去。这没有什么神秘的。理由很明显，任何人只要认真想半分钟就能想得通。假设一个投机客大量抛售一只股票——即将价格打压至低于实际价值，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抛售者会面对最佳的内幕买入。知道某一股票有价值的人会一直以极低的价格买进。如果内幕投机客不能够购买，那原因就是大势不适合他们自由地控制自己的资源，而这样的大势不是牛市行情。人们谈到大量抛售时，他们的结论是，抛售是无法容忍的；这几乎等于犯罪。但大幅低于股票价值的抛售是极其危险的交易。特别要记住的是，一个被大量抛售的股票如果没有下跌反弹，那就说明这只股票没有多少内幕买盘，在有大量抛盘的点位——即不能容忍的空头抛盘，通常就有内幕买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股价不会持续下跌。我必须说，在 99% 的下跌中，所谓的空方打压的确是合情合理的下跌，也许是加速下跌，但基本不是投机客的交易所致，无论他能够抛空多大的量。

婆罗洲锡逸事

有人认为大多数股票的突然下跌，特别是急跌是不顾一切的投机客的交易所致，他们编造这一理论也许只是想把它作为一种容易的办法解释给那些只相信传言而不动一点脑子的，纯属盲目交易的赌博性投机客听而已。由于巨量抛售造成损失一说的不幸的投机客经常从经纪商和金融小道消息散布者那里听到的说法，因此，这是地地道道的颠倒黑白的消息。这种黑白消息的区别在于：熊市消息是明确的，正确的建议是做空抛出。而颠倒的消息——即不加以解释的理由，只是作为使你不能理智地卖空的手段。如果一只股票大跌，通常的做法是将其抛掉。这样做有一个理由——一个不明的理由但却是一个好理由；因此退出。但如果大跌是由投机客的大量抛空所致，那么，退出就是不明智的了，因为他一止损，价格就会反弹。颠倒的消息！

消息！人们多么渴望消息！人们不仅渴望得到消息，而且还透露消息。这里涉及贪婪，还有虚荣。有趣的是，非常聪明的人有时候也会打探消息。透露消息者无需考虑消息的真实性，因为消息打探者不追求真实消息，而是只要有消息就行。如果消息是真的，那就更好了；如果不真实，下一次再碰运气。我在研究一般经纪公司的一般顾客。有一类出资人或股票操控者从一开始到最后一直相信消息。他认为不断的传播消息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宣传工作，是世上最好的假情报宣传，因为消息打探者和消息接受者自然就是消息传递者，所以传播消息成为了一种无止境的广告链条。消息贩子错误地认为如果消息传播得当，正常人就不会拒绝。消息贩子研究传播消息的艺术。嘿，我曾经……

利文斯顿停了下来，突然笑起来。我当然会问他：“是谁透露给你那条消息？”

“每天我从各种人那儿能得到几百条消息。”他回答。

“我是说你想起来会让你发笑的那一条。”我追问道。

“他们没有透露给我。也许是我妻子利文斯顿夫人得到的一条消息。”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章 咖啡垄断与定价委员会

“她投机了吗？”我问。

“我给你讲这段儿事。”利文斯顿接着往下说。

那只股票是婆罗洲锡。你还记得这只股票上市的时间吗？是在行情高涨的时候。推销商的集合基金成员听了一位聪明的银行家的建议，决定立刻在公开市场发行这个新公司的股票，而不是让一家包销辛迪加慢慢地销售。这建议不错。集合基金的成员惟一的缺陷是缺少经验。他们不懂在行情狂涨时股市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他们在大量运作股票时显得不明智。他们一致认为销售股票有必要标出股价，但是他们开始交易的价格是交易人和投机客不愿意接受的价格。

按理，推销商应该很难推销的，但是在狂涨的牛市行情里，他们的贪婪最后证明是非常保守的。任何股票只要其消息有正当理由，公众都会买。市场不需投资，只需轻松地赚钱，即十拿九稳的投机利润。由于大量的战备物资的购买，黄金涌入了这个国家。他们对我说，推销商在计划推出婆罗洲锡时，将开盘价标高三倍才正式开始他们的第一次交易。

曾经有人与我洽谈要我加入集合基金，于是我研究了这只股票，但我没有接受，因为如果有行情可做，我愿意自己做。我靠自己的判断来交易，并用我自己的方式。婆罗洲锡上市交易时，由于我对集合基金的资料以及他们计划要做的事很熟悉，而且也知道公众的能力，所以我在其上市的第一天第一个小时买进了1万股。婆罗洲锡的首日交易基本上是成功的。事实上，推销商发现交易非常活跃，觉得这么快就失去了如此多的筹码，结果他们犯了错误。他们最后发现，就在他们明白如果标高价格25点或30点，他们就可能卖掉所持有的所有筹码的同时，我已经买进了1万股。因此，他们总结认为我的1万股可赚得几百万的利润太大了，他们觉得这几百万足以成为庄家了。这样他们就停止向上做行情，开始震仓，想把我震出去。而我却毫无反应。见此招不奏效，他们放弃了，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这次行情。然后，他们开始拉升股价，不想再丢掉任何筹码。

他们看到其他股票处于极高的点位，所以他们开始做赚几千万的梦了。在婆罗洲锡涨到120点的时候，我把我的100万筹码抛给了他们。他们研究了拉升的情况后，集合基金的经理人放慢了拉升的进程。等到下次下跌反弹一开始，他们就想假意使这只股票活跃起来，几乎没有抛出，但是此时的股价已经很高。最后他们将股价推升至150点。但是大盘已经走软，因此集合基金不得不在一路下跌中抛出筹码，把筹码抛给那些大

跌后愿意接盘的人。他们错误地认为一个曾经卖到 150 点的股票在 130 点时一定很便宜,120 点就更是特价了。此外,他们把消息传到场内经纪商那儿,这些人经常能够制造暂时的活跃假象,然后又将消息传到了经纪公司。点滴皆有用,集合基金能用的方法都用了。问题是牛市行情已过。容易上当的投机客已易主了。持有婆罗洲锡的一伙人不明白这一点或是不愿意动这个脑子。

餐桌上的消息

我和妻子去了棕榈滩。一天,我在格里德利交易公司赚了点钱,回到家后我从中拿出一张 500 美元的钞票给了利文斯顿太太。说来也怪,真是巧合,就在当天晚上,在一张餐桌旁她遇见了婆罗洲锡公司的总裁,叫什么维森斯坦,他已成为这只股票的集合基金经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这位维森斯坦有意调整了餐桌,坐在了靠近利文斯顿夫人的餐桌上吃饭。

他摆出对她特别关心的样子,非常主动地与她交谈。最后,他非常诡秘地对她说:“利文斯顿夫人,我要做一件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我非常愿意做这件事,因为你确切地知道它的意思。”他停下来,焦急地看着利文斯顿太太,相信她不仅聪明而且谨慎。她可以从他的表情中看出,清清楚楚,犹如写在脸上一样。可是她所说的惟一的话却是“是的”。

“是的,利文斯顿夫人。见到你和你的丈夫非常荣幸,我想证明我说这些话是真诚的,因为我希望经常能见到二位。我相信我没有必要对你说,我所说的话是绝对保密吧!”然后,他低声说:“如果你买进一些婆罗洲锡,你会赚很多钱的。”

“你说的是真的?”她问。

“就在我离开饭店时,”他说,“我收到了一些电报,上面的消息至少几天之内公众不会知道的。我准备尽最大的努力收集筹码。如果你明天开市时买进的话,你就与我同时同价买进了这只股票。我向你保证婆罗洲锡一定上涨。这件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绝对只有你一个!”

我妻子感谢了维森斯坦,然后对他说,她对投机股票一点也不懂。但维森斯坦让她放心,只要知道他向她讲的就足够了。为了确保她准确地听



清楚了他所说的话，维森斯坦向她重复了他的忠告：“你惟一要做的事就是你愿意买多少婆罗洲锡就买多少。我向你保证，如果你买了，你不会损失一分钱。我活了这么多年以前从未告诉过任何女人——而且也没告诉过男人——去买什么东西。不过，我对这只股票非常有信心，觉得它不会不到 200 点就停止上涨，所以我想让你赚一点儿钱。我一个人买不进这么多筹码，你知道，所以如果我身边有人能受益于这只股票的上涨行情，我宁愿是你，而非陌生人。真的！我相信你才告诉你的，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说出去的。相信我好了，利文斯顿夫人，买一些婆罗洲锡吧！”

他对此事表现得非常认真，成功地打动了她，于是她心里有了谱儿，她已为我当天下午给她的 500 美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使用途径。那点钱对我没什么损失，是她的生活费以外的零用钱。换句话说，如果她运气不好，丢了也无妨。但她说她一定能赢。她能独立地赚钱是件好事——过后给我说说就行。

维森斯坦的失算

于是，就在第二天早上，开市前她到了哈丁的交易公司，对经理说：“哈勒先生，我想买一些股票，但是我不想用我平时的账户，因为我赚了钱才想让我的丈夫知道。你能帮我买一下吗？”

哈勒经理说：“噢，没问题，我们可以给你特价优惠。你要买哪只股票，你想用多少钱买？”

她将 500 美元递给了他并说：“请听我说。我只能输掉这些钱。如果这些钱输掉了，我不会追加再投资；而且记住，我不想让利文斯顿知道这件事。开市的时候，给我买婆罗洲锡，仅这些钱，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哈勒接过了钱，并告诉她绝不会与任何人讲的。于是，开市时哈勒为她买进了 100 股。我觉得她是在 108 点买进的。那只股票当天很活跃，收盘时上涨了 3 点。利文斯顿夫人对自己的业绩感到非常满意，她惟一想做的事就是不让我知道。

说来也巧，我对大行情看得越来越淡。婆罗洲锡的异常走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这个时候不是股票上涨的时机，像这样的股票更不该上涨。就在当天我决定开始做空，我着手卖掉了 1 万股婆罗洲锡。如果我不抛的

话,我相信这只股票会上涨 5~6 点,而不是 3 点。

就在第二天,我在开市时抛掉了 2 000 股,闭市前抛掉 2 000 股,于是这只股票跌到了 102 点。

第三天早上,哈丁兄弟的棕榈滩分所的经理哈勒正在那儿等着她的电话。如果我有事做,她通常在 11 点左右散散步去看看股票情况。

哈勒把她让在一旁,说:“利文斯顿夫人,如果你想让我为你保住 100 股婆罗洲锡,你就得给我更多的定金。”

“可我再没有了。”她对他说。

“我可以转到你平时的账户上去。”他说。

“不行,”她拒绝说,“因为那样会让拉瑞·利文斯顿知道的。”

“但账面已经有了损失……”他开口就说。

“我可清楚地对你讲过,我只能输这么多钱。我甚至都不想输掉这些钱。”她说。

“我知道,利文斯顿夫人,但是没征求你的意见前我不想把它抛掉,现在如果你不让我继续持有,我就得把它抛掉了。”

“可我那天买的时候它的走势很好,”她说,“我不相信它会这么快就走坏。你相信吗?”

“不相信,”哈勒回答,“我不相信。”在交易公司里干,说话需要讲究策略。

“哈勒先生,这股票出了什么问题?”

哈勒知道,但他没法儿跟她说,说了的话就暴露了我,顾客的买卖是神圣的。于是他说:“我没听说有什么任何特别的事。它就是这样的走势!走得这么低!”接着他用手指着报价黑板。

利文斯顿夫人看着正在下跌的股票喊:“啊呀,哈勒先生!我不想输掉我的 500 美元!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利文斯顿夫人,但如果我是你,我会问利文斯顿先生。”

“啊呀,不好!他不想让我独立投机。他嘱咐过我。如果我告诉他,他会为我买卖股票的,但是我以前从未做过交易,他对此一点也不知道。我不敢告诉他。”

“没关系,”哈勒安慰地说,“他是一位出色的投机客,他知道该怎么办。”看到她使劲地摇头,哈勒出了个坏点子,补充道:“要么你就再加 1 000 ~2 000 股来摊低婆罗洲锡的成本,继续持有。”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章

咖啡垄断与定价委员会

哈勒的提议立刻让她做出了决定。她留在交易所没走，但随着行情变得越来越弱，她走到了我坐的地方，报价机旁，跟我说她有话要和我谈。我走进独立交易室，她跟我讲了实情的整个过程。我就对她说：“傻姑娘，你不要再管这笔交易了。”

她答应不再管了，于是我又给了她 500 美元，她高兴地走了。这个时候那只股票的价格与其价值相等。

我明白了其中的实情。维森斯坦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算计着利文斯顿夫人会把他的话告诉我，我就会研究这只股票。他知道股票的活跃会吸引我，并知道我的大宗交易很成功。我想他原以为我会买进 1 万~2 万股。

这是我听说过的设计最巧妙的、最富艺术魅力的消息之一。但这个巧妙设计的消息出了问题，而且一定会出问题。首先，就在当天夫人额外得到了 500 美元，因此她的情绪与平常相比更具冒险性。她希望单靠自己赚点钱，女人的好奇夸大了这种诱惑，使得这种诱惑极具吸引力，无法抵制。她知道我对场外人投机股票的看法，所以她不敢对我提此事。维森斯坦没抓住她的心理。

定期放纵希望

维森斯坦对我是何种投机客的判断同样出了错。我从不相信消息，我对整个行情看空。他觉得他设计的策略会非常有效地吸引我购买婆罗洲锡——即股票的活跃和 3 点的上涨，没想到他这一策略使我选择了婆罗洲锡作为我决定抛空所有股票的开始。

听说了利文斯顿夫人的事后，我卖掉婆罗洲锡的愿望更加强了。每天早上开市，每天下午闭市，我都让他得到一些筹码，直到我发现了机会可以赚得可观的利润时，我才进行了回补。

我似乎一直认为按消息交易是最愚蠢的。我想我的性格与那些接受消息的人的性格是两样的。我有时候认为追逐消息的人是醉鬼。有一些人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渴望，总是希冀于那些他们认为是快乐不可或缺的酩酊之乐。竖起耳朵让消息进入耳朵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准确地按消息行事就是快乐，用这样一种方式你可以很容易地服从，继而成为你第二大

快乐——这是为满足你心愿迈出的第一大步。这与其说是由于渴望而让贪婪蒙蔽了双眼，还不如说是由于希望被执拗的绷带捆扎而无法开动脑筋。

还有，你不仅在公众股痴中可以发现顽固不化的消息接受者，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厅的专业投机客同样痴迷不悟。我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我的判断永远是错误的，因为我从没向任何人透露过消息。如果我告诉一个普通人说：“卖掉你手中的 500 股钢铁！”他当场就会抛掉。但如果我对他说我对整个行情看空，并仔细地讲明我的理由，他很难继续听下去，等我说完了话后，他会瞪着我，埋怨我浪费他的时间讲什么大势，而不给他透露一点直接的和具体的消息，像这种类型的慈善家在华尔街数不胜数——这类人喜欢把几百万放在朋友、熟人和陌生人等人的口袋里。

人都相信奇迹，这是人过度地放纵自己的希望所导致的结果。有人不停地希望有定期的狂喜，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有长期的希望醉鬼，可作为乐观者的典范。

我有一熟人，一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员，他认为我是自私而冷酷的人之一，因为我从来没有透露过消息或让朋友了解消息。一天——这是几年前的事了，他在与一位报社记者谈话，这位记者无意中提到，说他得到了可靠消息，G. O. H. 要上涨。我的经纪商朋友马上买进了 1 000 股，看到价格在快速下跌，他退了出来，输了 3 500 美元才彻底止损。一两天后，他碰到了那位记者，他一直没忘这事。

“你给我的是什么狗屁消息。”他抱怨说。

“那消息是什么？”记者问，他早已忘记说过的话了。

“是 G. O. H.，你说过你的消息来源很可靠。”

“的确可靠。一位公司经理，也是金融委员会的成员，他说的。”

“是哪一位？”这位经纪商恶狠狠地问。

“如果你一定想知道，”记者回答，“是你的岳父，维斯特莱克先生。”

感激的约翰·盖茨

“你为什么在黑兹时不告诉我是他呢！”这位经纪商嚷道。“你让我输掉 3 500 美元！”他不相信家人提供的消息。消息来源越陌生，越可靠。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章 咖啡垄断与定价委员会

老维斯特莱克是位富裕、成功的银行家和推销商。一天，他与约翰·盖茨邂逅。盖茨向他打听消息。“如果你按照我的消息去做，我就向你透露一条消息。否则，我就不告诉你。”老维斯特莱克快快不乐地回答。

“当然，我会按照你的消息做的。”盖茨激动地答应。

“抛掉雷丁！它肯定有 25 点的下跌空间，甚至更多。但是 25 点是绝对肯定的。”维斯特莱克有板有眼地说。

“太感谢你了。”如获至宝的盖茨热情地握着维斯特莱克的手，然后朝他的交易室走去。

维斯特莱克专门研究雷丁。他对整个公司了如指掌，并与内幕投机客沆瀣一气，所以这只股票的行情他一望便知，没有人不知道的。现在他在建议这位西部鲁莽的投机客做空抛掉这只股票。

雷丁根本就没有停止上涨。几个星期它大约上涨了 100 点。一天，老维斯特莱克在马路上碰巧遇到了约翰·盖茨，但他假装没看见盖茨，继续向前走。约翰·盖茨追上他，满脸堆笑地伸出了手，老维斯特莱克惊慌地握了握盖茨的手。

“我想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提供有关雷丁的消息。”盖茨说。

“我没有给过你任何消息。”维斯特莱克皱着眉头说。

“你给过我。而且还是一个绝好的消息。我赚了 6 万美元。”

“赚了 6 万美元？”

“没错！你不记得了？你告诉我抛掉雷丁，所以我就买进了雷丁！我听了你的消息后，反向操作，总能赚钱，维斯特莱克。”约翰·盖茨得意地说，“总能！”

老维斯特莱克看着这位粗率的西部人，立刻称赞道：“盖茨，我要是有你的头脑，我不知会有多么富裕！”

那天我碰到了著名的卡通画家罗杰斯，他的华尔街画作深受经纪商的青睐。他每日刊登在《纽约信使报》(New York Herald)的卡通画多年来给数千人带来了快乐。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与西班牙发生战争以前。一天晚上他与一位经纪商朋友待在一起。他走的时候从衣帽架上取下了他的圆顶帽，至少他认为这是他的帽子，因为这帽子与他的帽子形状一样，戴上也挺合适。

当时华尔街所有的人都在思考与谈论战争。会出现哪一种情况呢？如果发生战争，行情会下跌；下跌主要不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抛空，而是由于

掌握我们安全的欧洲人的压力。如果是和平，必然要买进股票，因为闹得沸沸扬扬的黄皮文件使得股票一直在下跌。下面是罗杰斯给我讲的这件事的后半部分：“那位经纪商，就是我前一天晚上与他呆在一起的那位朋友，第二天站在交易室里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不知站在多空双方的哪一边。他将赞成和反对的说法在头脑中过了一遍，发现很难区分谣言与事实。根本找不到真实的消息来引导他。他一会儿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会儿他又几乎说服自己战争根本不可能爆发。他的困惑一定引起了体温的升高，因为他摘下他的圆顶帽来擦脑门。他弄不清是买还是抛。”

“他碰巧往帽子里看了看。发现里面有金字，是战争二字。这是他惟一需要的预感。这不是上帝通过帽子给我的消息吗？于是他抛出了大宗股票，战争爆发了，大跌后他进行了回补，获利丰厚。”接着，罗杰斯最后说：“我找不到那顶帽子了！”

不过，我记忆中的这个珍贵消息的故事与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位最有影响的人有关。你认识他——胡德。一天，另一位场内投机客——伯特·沃克，告诉他为大西洋南方的著名经理做了一件好事。作为回报，感激的内幕投机客告诉他购买 A. & S.，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经理们打算将这只股票拉伸 25 点。所有的经理不参与交易，但他们绝大多数会根据需要投票的。

伯特·沃克总结说股息率将被提高。他对他的朋友胡德说，他们每一个人都购买了几千股 A. & S.。这只股票在买之前与买之后的走势都很弱，但胡德说这很明显是以伯特感激的朋友为首的内幕投机集团在收集筹码。

在下一个星期四闭市后，大西洋南方的经理们碰面分派股息。第二天，这只股票在开盘后的前 6 分钟内跌了 6 点。

再遭亏损

伯特·沃克非常生气。他给那位感激的经理打电话，这位经理感到很是痛心，非常后悔。他说他忘记了他曾让沃克买股票的事了。那就是他没打电话告诉沃克的原因，他说董事会主流派的计划发生了变化。这位十分懊悔的经理急于补偿他的过失，又透露给伯特一个消息。他非常客气地解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章 咖啡垄断与定价委员会

释说，他的几位同事想买便宜股票，粗暴地反对他的判断。他没办法只能屈从，投了赞成票。不过，既然他们已经收集够了筹码，谁也阻止不了股票的上涨了。现在购买 A. & S. 绝对有把握，十拿九稳地赚钱。

伯特不但原谅了他，而且还与这位高傲的金融家热情地握手。伯特自然赶紧找到了他的朋友和受害同伙胡德，把这些喜讯告诉了他。他们准备大赚一把。

这只股票以前曾受消息影响而涨过，他们买进过。现在这股票低于当时 15 点。这是个很好的买点。所以他们用联合存款账户买进了 5 000 股。

宛如他们摇铃使这只股票开跌一般，该股票直线下跌，很显然是内幕抛盘所致。两位专家感到欣喜，他们的怀疑被证实了。胡德抛掉了他们的 5 000 股。他抛完后，伯特·沃克对他说：“要是那个该死的人渣前天没去佛罗里达，我定会好好收拾他的。会的，我会收拾他的。不过你跟我来。”

“去哪儿？”胡德问。

“去电报室。我想给那个卑鄙小人发个电报，让他永远记住。快点儿。”

伯特走在前面，胡德在后面跟着到了电报室。由于他们在 5 000 股的股票上损失惨重，所以伯特气昏了头，他在电报室拟了一篇绝妙的辱骂之词。然后，他读给胡德听，读完后，他说：“这基本上可以让他知道我对他的看法啦。”

他正要把它交给等待着的电报员，这时胡德说：“等会，伯特！”

“怎么了？”

“我不想发了。”胡德提议说。

“为什么不？”伯特急促地问。

“这会让他像魔鬼一样痛苦的。”

“这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吗？”伯特边说，边惊讶地看着胡德。

而胡德却摇头，表示不赞同，并非常严肃地说：“如果你发了这份电报，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得到他的消息了！”

职业投机客实际上说过这话。现在谈论追随消息的股痴有何用呢？人们追逐消息不是因为他们是讨厌的蠢货，而是他们喜欢我说过的那些希望鸡尾宴。老巴朗·罗思查尔德的赚大钱的妙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合投机。有人问他在布尔斯赚钱是不是一件难事，他回答说，他认为恰恰相反，在那儿赚钱很容易。

评说阿奇逊

“那是因为你非常有钱。”这位采访人表示不赞同。

“根本不是因为我有钱。我找到了一种容易的方法，并坚持用这种方法。我赚到钱来简直不由自主。如果你愿意听，我就给你讲一讲我的秘诀。是这样的：我从未在底部建仓，并总是没涨到最高点时就早早地抛出了。”

投资者是不同类型的人。大部分投资者整天关心的是财产目录，收益统计以及各种数学数据，宛如这意味着事实和必然。按惯例最大限度地淡化人的因素。很少有人喜欢买进一个人组成的企业的股份。但是我认识一位最聪明的投资人，他开始时是位宾夕法尼亚的北欧移民，接着他来到了华尔街，并经常与拉塞尔·赛吉见面。

他是位执著的研究者，一位孜孜不倦的密苏里人。他善于向自己提出问题，注重研究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他并不引人注目。这是几年前的事了。他持有阿奇逊的股票似乎并不多。不久他开始听到了这家公司以及其管理方面的令人忧虑的报告。有人告诉他这家公司的总裁赖恩哈特先生不仅不是人们相信的那样是位给公司带来利润的奇人，反而是位在生活中奢侈浪费的经理人，他敷衍塞责的管理方式很快就使公司陷入了混乱。准有一天结账时会倒霉的。

这确实是这位宾夕法尼亚的北欧移民最需要的消息。他赶紧到了波士顿见赖恩哈特，并问了他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重复他所听到的对阿奇逊的指责，以及询问阿奇逊的总裁、托皮卡和圣菲莱尔罗德这些事是否属实。

赖恩哈特先生不仅坚决否定了这些指责，而且他还说：“我准备用数字证明这些指责人在恶意地造谣。”这位宾夕法尼亚的北欧移民要他出示准确的信息，这位总裁向他出示的信息显示了公司的业务以及公司准确的财务状况。

这位宾夕法尼亚的北欧移民谢过赖恩哈特总裁，回到了纽约，立刻将持有的所有阿奇逊股票悉数抛出。大约一周之后，他用闲置资金购买了大量的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

几年过后，我们在谈论幸运的交易时，这位宾夕法尼亚的北欧移民引用了他自己的实例。他解释了抛出的理由。

“是这样，”他说，“赖恩哈特在写下数字，并从他的红木卷盖式书桌里取出信纸的时候，我观察了他。那是很重的亚麻纸，信笺抬头很漂亮，印有两种颜色。用这种纸不仅昂贵，而且更让人觉得不合适——用这么贵的纸没有必要。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数字，让我看看公司各部门的盈利状况，又给我证明他们削减开销的办法或减少运营费用，然后他把这张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不大一会儿，他想让我清楚地知道他们实行的节约措施，他就伸手抽出一张漂亮的，印有两种颜色信笺抬头的空白信纸。写几个数字——嘿，扔进了废纸篓！不假思索就又浪费了资金。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是，如果总裁是这样一种人，那么，他就几乎不可能要求雇用或奖赏节约的下属。因此，我决定相信那些告诉我其管理浪费的人，而不相信总裁的解释，于是我抛掉了持有的阿奇逊。”

“过了几天，碰巧我有机会去了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的办公地点。老塞姆·斯隆(Sam Sloan)是总裁。他办公室的入口最近，办公室的门敞开着。那些日子没有人能够进入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的办公室，没有人看见过这家公司的总裁坐在桌旁。如果他有生意做，任何人都能够走进去并立刻与他做生意。财经记者们过去经常对我说，与老塞姆·斯隆打交道从不用兜圈子，只要提问题，无论其他经理的股票行情的急迫要求可能多么强烈，都可以得到直截了当的肯定或否定。”

塞姆·斯隆的搏节

“我走进进去的时候，看到老头正忙着。我原以为他在打开一份邮件，但我往里走靠近桌旁时，我看清了他在忙什么。过后我了解到这是他每日必做的事。邮件被分类并被拆开后，他并不把空信封扔掉，而是放在一起，然后把它们带到办公室。他有空的时候，就将信封周围撕开，撕成两小块纸，每一块纸都有空白的一面。他把这些块纸叠起来，并把它们分类，用来替代便条纸，他用这些信封纸记录数字就相当于赖恩哈特用印着信笺抬头的信纸给我写数字。一个空信封也不浪费，而且总裁的空闲一点也不浪费。一切均得到了充分利用。”

“我的印象是，如果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选这样一个人当总裁，那么，这家公司的各个部门一定实行的是节约化管理。总裁会监督的！我把所有的闲钱都买了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从那时起这家公司的股本扩张了两倍，然后又到四倍。我每年的股息与我原先的投资持平。我现在仍然持有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而阿奇逊却被收购，这事就发生在我看到其总裁将印有两种颜色信笺抬头的亚麻纸扔进废纸篓，用数字向我证明，表明他浪费后的几个月里。”

这个故事的美，在于它的真实性。在这位宾夕法尼亚的北欧移民购买的股票当中，没有哪只股票最终证明像特拉华、拉克尔瓦纳和万斯滕那样具有投资价值。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The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第十一章 为什么公众老输钱

过去的股市不是一个容易赚钱的地方，尤其对信息闭塞的小投资者来说更是如此。股市中的成名发财之路崎岖坎坷，障碍重重，这里不仅有对行情运作方式的认识不足，也有不恰当的交易策略。1922 年的情况比 19 世纪好吗？

拉斐尔承认，他撰写这些文章的首要原因是想证明“无人能完胜股票投机交易”。像利文斯顿这样聪明的投机客有时候为了学到成功的投机客总体上讲赢多输少的道理也不得不输掉一切，不过要坚持严格的策略，即下不为例。真正的股痴认为他们实际上可以通过不断地赢钱来完胜投机，但现实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输个精光，再也回不到当初就不明白的市场了。

这一节中最有启示的部分是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市场的变化。正如利文斯顿所讲，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在 1901 年增加了三倍，美国钢铁就是在这一年上市，在 1922 年这一年里，这些故事就形成了。股市的流动性变得更大，股票覆盖面更宽，没有了原来的投机客以及他们的操纵技巧，股市成了一个更加成熟的投资市场。然而，与现代的股市相比，当时的这个市场仍然还是西大荒的翻版。投机客每日所用的技巧，在后来会招致牢狱之灾。

这部分中引人注目的引述之一证实了利文斯顿在这些文章中从头至

尾所表述的观点都不那么直接。这与证券投机客所操纵的出版物和舆论有关。“证券批发商、操纵者、集合基金以及个人所持有的股票远远超出他们长期投资想要的数量，”他特意说，“所以他们使用各种伎俩助其以尽可能最高的价格抛空他们所持的筹码。最恶劣的是通过报纸和新闻自动收报器传播看多消息。”对于投机客来说，谣言和间接的消息是投机客以高价减少手中的股票，卖给那些没有防备心理和消息不灵通的、渴望得到来自内幕新消息的公众的一种好方法。20世纪20年代与前些年毫无差别。不过十年中积累的不良交易方式会促使华尔街孕育一场比130年的股史所经历过的更大的改革。

查尔斯·盖斯特

那天，我特意去参观一位外国画家的画展，这位画家受到第五大街举办商的大力吹捧。我相信在这种举办画展的场所中，我用不着听那些利欲熏心的投资讨论了。然而，举办商对他最新的发现看多，因此他无意中用了股市的行话来表达他的慈善行为。他想让他的人为我画肖像，以便我的子嗣会拥有一笔财产，这笔财产会每年增值20%。作为一名商人，20%算是确确实实的投资……

说到这儿，我离开了他。我的听众席被去画展听演讲的两个家伙占了，这样他们就可以给那些没有来看画展的人讲他们听到的东西了。

我正要离开，这时走进来一位著名的航海画家，我与这位画家30



年来一直是泛泛之交。看得出来他非常清楚在那个陈列馆他要找什么东西：废品！他往 28 幅油画上吐痰；当然并不是真吐，而是像有身份的人和画家常做的那样。通过审视每一幅画。

他看到了我，厌恶的表情消失了。他伸出了长长的手向我快步走过来。

恭维之词

“见到你很高兴，哥们！”他的话即使不是热情，也可以说是非常热情了，所以我是不会怀疑他的真诚的，心里一下子感到美滋滋的，同时也觉得不好意思。我知道我们见面的喜悦并不是对半分的。他发觉我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不过他一定是把它理解成了怀疑的神情，因为他赶紧向我保证：“真的，我很高兴！我打算去看你呢。我刚回来一星期。我打算给你讲讲我在航行中碰到的两个朋友的事。你知道我从纽波特纽斯乘驱逐舰到了古巴。那两位朋友是舰上的军官。他们非常喜欢读你在《周六晚间邮报》上撰写的文章。他们俩都是安纳波利斯的毕业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中一个多年来一直读你有关华尔街的作品。而且还读你有关华尔街的书。”航海画家自豪地看着我，代表他的朋友。他补充说：“他说作品中所写的东西很真实。”

“他应该知道，”我谦虚地说，“而且他打算退出华尔街，他真的很聪明。”

画家并未注意我的话。他说：

“对了，我们起航那天，来了一个卖报纸杂志的小孩儿。那天是星期四，我的两位朋友都问他有没



有《周六晚间邮报》。他们想知道那一期是否刊登了你的系列文章。”

“他们发现有你的文章，就每人买了一份，然后马上找了个地方读起来！”

说到这儿，我开始产生了怀疑。我想是事先准备好的，因此我友好地笑了笑，就好像很喜欢那样的玩笑。

画家继续一本正经地说：“后来，两位军官对我说，他们不仅认真地读了每一篇文章，而且像学习课本一样反复细致地读。他们逐点证实你的陈述、观点，为所有的人解决股票投机的问题，宛如他们在海军学院上数学课一样。他们过去在等待下一期《周六晚间邮报》期间常剪下股票牌价表并把他们放起来。他们真让我为你自豪。我跟他们说我已经认识你多年了。我在关塔纳摩离开驱逐舰时，他们给我讲的最后一件事是，他们将把利文斯顿所讲的东西付诸实践。他们说读了你提供的资料后，决定从海军退役，进入华尔街。他们不期望赚几百万，但他们说能够比现在的工作赚更多的钱。”

“老天呀！”我叫了起来。

“噢，海军军官的薪水不会有那么多。”

“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他们放弃自己的专业，从事另一行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吧。”

没有最佳时机

“噢，他们绝不是傻瓜。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人，懂得数学，他们对投机理论所做的研究可能不亚于他们对航海或天文的研究。他们对我说，在你的说明或论述中未发现漏洞。他们以冷静而科学的精神对投机理论展开了研究。他们远非笨蛋一族。可以对你说，老朋友，由于那些文章，那艘驱逐舰上的人确实把你当作一位了不起的人来看待。”

“你知道我为什么写这些文章吗？”我问他。

“你想说什么？”

“你知道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吗？”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一章 为什么公众老输钱

“知道。卖给《周六晚间邮报》。”

“不对。我写这些文章是想证明我的一个观点，即没人能够完胜股票投机。”

“哦，但这两个人绝非普通人。他们是安纳波利斯的毕业生。”

“他们越是聪明，就越容易犯错误。”我斩钉截铁地说。

“你不要为这两个朋友担心。我会让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的。”他微笑着允诺道。

“别麻烦了。我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怎么做？”

“你读那些文章了吗？”

“读了。”

“你读了还没要求他们不要碰这个股票市场？”

“不。我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呢？”

“那么，他们不是你的朋友了？”

“当然是。”

“这么说你没有读过那些文章了？”

“当然读过。文章很不错。”

“如果这些文章未能让你相信无人能够完胜股票投机，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好文章。这种话我会一直说的，我也完全知道该怎么说。”

“哦，这两个朋友用不着天天用各种方法去赢得投机。他们太聪明了，做这点儿事易如反掌。他们清楚他们得选择最佳时机。”

“最佳时机是决不，”我说，“因为没有一个人开始投机的人非常清楚要选择最佳时机交易。学习选择最佳时机的惟一办法是先输个精光。你选择最差时机才能做到这一点。”

“你不要为这两个家伙担心，”画家说，“他们要多聪明就有多聪明，而且……”

“你认为这些画怎么样？”我问他。

当然，这让他一下子失去了谈论完



胜股票投机的兴趣。温和的表情消失了，代之以讥讽与不赞成的混合表情，表情中准确地透露出他对某位聪明艺术家的看法。与画家见面后，我自己开始对我多年以来一直唠叨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梳理，其中之一就是撰写有关股票投机交易不可完胜性的无益性。

仅仅过了几天，在一节普尔曼式卧车吸烟车厢里，我无意中听到有人讨论华尔街的交易方法与股市行情，这些讨论证实了我的担心。这是一帮普尔曼卧车吸烟室富有代表性的人。他们都是买卖人，三个中年人，两个年轻人，还有一个年龄很小的人一声不吭地抽着烟。我猜他们做不同的买卖。如果他们不是兄弟的话，也肯定要比第三代堂表兄弟还要亲。

主发言者是位看上去精明的胖子，他头脑反应快，举止悠闲。他说：“我不投机；这倒不是因为太忙，也不是因为我赞同世间根本就没有轻松赚钱的这种说法，而是因为赚钱需动脑子。别人做的投机生意只适合别人，从不适合场外人仿效。我熟悉自己的生意，而证券投机我不懂。再者，我从没听到华尔街里面或外面的任何人说过他们对证券投机非常熟悉。场外的人和我一样是股痴，从他们那儿学不到什么东西。经纪公司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不可能知道得那么多，否则他们就会轻松地赚钱了。真正的内幕投机客，他们熟悉内幕，没听说过他们会到处传播消息。他们也许透露消息，但是他们从来不向别人讲投机知识。所以我就没有介入证券投机。我就是弄不明白普通投机客错在哪里。但现在我看清了，拉瑞·利文斯顿是如何赚几百万的。他说出了他所做一切的理由，而这些理由都是合理的。我没必要像他那样非常了解自己有个好脑子一样熟悉投机。我的医生对医学了解多少我并不知道，但如果他跟我说起有关船务局或奖金或赔偿金的话，我就可以说出他有什么头脑，他属于哪类人了。过去我从不看财经版面，但最近我一直在研究金融行情。我有大量的普通交易。对我自己交易的可能预期稍加判断即可，我必须看得很远才能知道何时买卖股票。我现在要进入股市，是不会盲目地进入的。”

“你开始可能会赚钱，”旁边的一个人似有先见之明地说，“大部分初入股市的人都这样。不过你会把钱输给别人的。”

失去士气的人

“兄弟，你不了解我，”胖子反驳道，“我不会输掉的，因为别人是得不到机会的。如果我真要在经纪公司里赚钱，我会把钱存起来。做一个贪婪的人，破坏一般人的交易，无论行情对错都能一直投机成功。这在我知道的投机中都是可行的。这些文章表明投机只是个知识与常识问题。这就是我对写这些文章的那个人的看法，他知道他在说什么。”

此刻，我实在按捺不住，于是说：“但这些文章坚持认为无人能完胜投机交易。我觉得这似乎就是作者想证明的。”

“没错，但利文斯顿最后胜出了，对不对？”

三个人立刻说。我对此发誓！六个人中的三个。

“嗯，利文斯顿自己说没人能最终赢得投机。他运用他观察行情的能力赚了钱，这是很少见的，但是每一次他着手赢得投机，他均输钱。这是一种傻瓜投机，他付出了大的代价。他的能力，与生俱来的天资以及丰富的经验并没有让他在实施投机完胜理论时起作用。我碰巧认识许多华尔街的人士，我从未听说过谁一直走赢行情。利文斯顿自己强调这一观点。写这些文章的惟一原因是想证明这种观点。正是利文斯顿的成功证明了这种观点——如果你考虑他的损失的话。”

“你读过所有这些文章吗？”抽烟斗的一位问。这位一看就是位冷漠稳重的人，他要是想让别人知道他对你的看法，他就会用不答自明的问题向你发问。同时，他的眉毛配合着这种发问腔调。

“非常吸引人，我不读都不成啊。”我回答。

“全读了？”于是他笑着问。

“我也笑了笑，然后对他说：“每个词我都读了三遍。”

“这怎么可能？”我看出他不相信我。

我不得不承认。“是我写的。”

“你写的？”

“不要多问了，上校，”我说，“我只想告诉《周六晚间邮报》的读者，就连利文斯顿这样的专家都会轻而易举地输钱。”

“对，但你也讲了利文斯顿在交易正确时是如何赚钱的。人没必要睁大眼睛当傻瓜，对不对？”胖子说。

我看着他说了话。我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应付他。于是我说：“先生，对不起，我多嘴。经纪商得维持生计。加油干吧。”然后，我回到里面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我心里想，我说了这些文章的作者是我，他们是不会接受的，而且我想他们向那位老乘务打听过我，因为他们听见他喊过我的名字。不管怎么说，过了不长时间，胖子回自己的座位时经过了我身旁。

他停下来，喜冲冲地说：“那些文章写得不错。”

“我觉得特别糟糕。”我说。

“我见到的每一个人……”他接茬说。

“请原谅，”我打断他的话，“可拿你自己的情况来说，你从未投机过，因为你非常理智，不会去做对别人有利的事。你读了这些文章，于是你就马上决定不再装聪明了。我觉得利文斯顿的投机业，正如你听他亲口说的那样，有力地证明了人只有付出才能够获得，轻松赚钱是一个幻想这个道理。当然，一个卖苦力的人认为大公司的律师费赚得非常容易，但你不这样认为。我的文章的成功之处似乎在于激发了你内心想证明自己是百万人中的一个特殊例子的愿望。我把此种行为称为非常可悲的行为，你呢，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他没理会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嗯，那么，事实上，无知不是投机的主要根源——我是说，缺乏投机本身的知识不是造成大输的原因吗？你的文章不是也没有消除多少这种无知吗？如果我步利文斯顿的后尘（不是在他像股痴时效仿他，而是在他投机不出错时效仿他），我赚不了钱吗？”

我能够看出他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嫌麻烦地对他说：“朋友，你可能已经消除了无知，但你消除不掉贪婪。你不想负罪于贪得无厌；你只希望不付出就能得到。这就与认为你通过读教科书就能学会当医生一样。一下子消除无知是很困难的。经验对你大有帮助，但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如果那些文章没有说服你，它

们就不是好文章，你说呢？”

“文章真的很有趣。”他向我保证。

“好吧，不管怎样，但愿你走运。”我说。

他想了想。然后说：“我不打算去投机。”听起来他好像第10次发誓了。

我说：“你要是已经开始了，我不会感到惊讶的。利文斯顿看空，你听了这也许会感兴趣。”

“真的？嗨，我听说他在买进呢。”

“我原来也这样认为的！”说完，我笑了。

他也笑了——笑得不是很开心，然后向前走去。

拉瑞·利文斯顿的至言

自从那时起，我几乎在各个地方都能不断地见到聪明的场外投机客。他们都承认看了我的文章后赚了钱，他们甚至敢肯定他们不会犯普通投机客所犯的一般性错误。最后，他们都问我上涨是一个大牛市的开始呢，还是下跌反弹并不会上涨多少。

我又一次见到了利文斯顿，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了他。我知道他与我一样极愿向公众讲明股票投机不可全赢。他并不感到惊讶。“我认为——”利文斯顿以这样的方式开始阐述他的肺腑之言。

并不是谁说了什么就能阻止所有的人在不懂的行当中投机。投机永远不会消失。投机本应很吸引人，但事实上没有。投机肯定不会被法律取缔，也不会因危险而受警告遂被废止，既然是投机就会有损失。

你不能阻止人们判断失误，不管他们可能有多大的能力或经验有多丰富，因为每个人无论是在自身以外还是在自身内部都有许多敌人。

精心设计的计划会流产，预料错的事——甚至无法预料到的事——可能发生而且的确发生。灾难可能来自于地球或天气的灾变；来自于你自己的贪婪或来自于某些人的虚荣，来自于无知而产生的恐惧或无法控制的希望。

但除了人们所称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敌人外，证券投机客也得与某

些可以或应该消除的不利因素作斗争。

我指的是一些从商业和道德角度看无法抵御的做法与滥用行为。确切地说，压制这些邪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直所强调的尽一切努力保护公众的利益，即保护华尔街自己最优秀的客户！

股市中的大部分损失追溯其源应是普通投机客长期忽视过去的教训，忽视自己和其他人的经验；简而言之，忽视股票投机的基本原则。此类损失的原因，我已经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我该输钱的时候我已输了钱，有时候我不该输钱的时候也输了钱。然而，总体上说，那些损失不至于损害华尔街的利益。我给你讲的是公众每年损失大量钱财的那一类。公众也是华尔街输钱的主体。

健全的法规

回顾并考虑 25 年前我首次来到华尔街的一般做法，我得承认目前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变得好多了。投机商号已经不复存在，以前任何人都可以走进这类交易公司，买上两股或 200 股并获得一点利润。但我也必须承认，在过去的两三年内出现了许多投机客，还出现了经过改头换面的新形式的投机商号，他们从公众那里榨取了数百万美元。很难拿这些损失与公众过去的损失相比较。你应该记得过去大的投机商号依靠的是投机本身的利润。顾客以极少的资金投机根本没有机会。紧跟证券投机客之后获利的是经纪商，只要交易他们就能获利。

对人们说只光顾那些可靠的经纪商似乎不管用。邮局与当地的警察当局尽力打击那些图谋不轨者与奸诈之徒，但是还是有大批的男男女女为了迅速致富而投机输钱。证券交易所现在工作做得不错，尽职尽责，不仅体现在追查这些彻头彻尾的骗子方面，而且体现在坚持要求自己的交易员严格执行法规方面。许多健全的法规和限制措施现在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我们国家的繁荣速度很快，因此，少数人不止一次地由于自己的好运而冲昏头脑并失去分寸。有人说，获利高于预期十倍不会使每位非常富裕的人更加贪婪，但可以使他们头脑变得模糊起来，结果他们分不清人们所称的公众的天然防护屏障。这在 1901 年发生过。很快就能赚大笔的钱，这使人们冲昏了头脑。最后，高等法院在北部证券诉讼案的裁决中，制止

股票作手回忆录

了那些发大财的人。

我首次到华尔街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场内业务是今天不能做的；此外，过去他们常对我说，自从丹尼尔·德鲁、雅各布·利特尔和吉姆·菲斯克的时代以来，情况开始有了很大的改观。

我提此事的目的是想解释我对有待进一步改善投机环境，从而有可能减少公众今天投机所付出损失的可能性的乐观态度。老一代人过去常吹嘘证交所打击滥用行为的方式。

你还记得汤姆·奥基尔特(Tome Ochiltree)里那档子事吗？一天晚上，在沃尔多夫，这位上校唉声叹气地诉苦说厄运整整缠了他一个月。

“真倒霉，我昨天晚上玩扑克输掉了4.7万美元。”

“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汤姆。”一位老朋友带着同情的口吻承认。

“对，而最糟糕的是其中11美元是现金！”奥基尔特里迫不及待地嚷道。

这件事与多年前我在经纪商的交易室所听到的事情相类似，所以我才



第十一章 为什么公众老输钱

把他讲出来。那天，一个集合基金的经理人在吹嘘他的特种股票的活跃性。正式牌价显示交易达到了 2.5 万股。

这时，公司场内有一个人听到了他在吹嘘，走到这位基金经理人的身边，问：“那么，比尔，说真的，只有你知我知，你说那笔交易有多少不是肮脏交易？”他是指虚假交易。

“噢，有 1 000 多！”比尔一本正经地宣称。他坦白说，他所说的意思是在公示已交易的 25 万股中，有近 24 万股是虚假交易。而那位经纪商只说了一句“鬼才相信呢！”，大伙儿听了都乐了。大家都没想到，这话中流露出一种愤怒。什么原因呢？此类事情一直就是这样；将来也一直会这样，大家都这么想。

大扩容

今天，投机公众不再逆这样的野蛮行径而为。尽管如此，投机者仍一如既往地输钱。多数损失可能是由于某些交易行为导致的，这些行为与虚假交易并无两样，是应该被禁止的。证券交易所当局能够也应该查处这种快速骗钱的行径，因为这种行径只有在证交所的场内通过交易员才能实现。但我认为证交所改善交易环境的努力不应该只限于证交所内部。

在我继续谈有关我认为应该废止的话题前，我想说，投机赚钱一直很难，而且变得一天比一天难。知识就是力量。投机客应该知道他做的交易是什么。无论他做长线还是做短线，他必须对所持有的股票很了解，即知道它实际的主营业务，并总体上知道公司和行业的前景。就在不久前，有这样一位真正的投机客，他熟悉每一只股票并能够将知识应用在他的投机中。1901 年，J. P. 摩根推荐美国钢铁公司上市，美国钢铁公司只是由众多小的重组公司组成的一个大重组公司。其中大部分小的重组公司成立还不到两年，而在证交所的名单上有 275 只股票，还有约 100 只股票未列入名单。当然，这里包括许多这位投机客没必要知道的股票，因为这些股票发行量小或者是次要股和保息股，因此缺乏投机吸引力。事实上，大多数主流股票是不活跃的，连续几年都没有交易。今天，在正式名单上有大约 900 只股票，最近活跃的行情中，约有 600 只股票发行并进入交易。

再者，那些老股票的板块和种类较容易记住。这些股票不仅少，而且

资本构成小。我们过去有运煤商，即无烟煤运输铁路，例如雷丁，或者特拉华与哈德逊，等等；农业股，例如圣保罗、柏林顿和罗克艾兰；公共交通运输股只有 3~4 只；工业股，包括美国钢铁在内，活跃的股票不到 12 只。由于股票的数量和活跃的种类有限，所以投机客需警惕的消息不会涉及很大的范围。但是今天光想那些板块的数量就多得了，不要说股票的数量了。现在你什么都可以进行交易；世界上所有的产业你都可以交易。当然这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大的努力以及更丰富的知识才能够充分认识，到了那种程度，这种合法的交易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了。我的意思当然是说，对那些会投机的人而言是这样的。即使你获得可靠的信息，或者看了公司自己印发的严格而可靠的报表，要不断地了解要求公众今天参与交易的所有股票仍然是件困难的事。

未署名的观点

有成千上万的人买卖股票具有盲目性。我们知道靠投机赚大钱的人很少，投机不成功者的总体损失是巨大的。这些损失随交易的增加和减少而增减。但是由于公众总是参与交易，所以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断定公众总是在输钱。

对于普通场外投机客来说，在较为普遍的损失原因之中，按消息进行交易的损失原因大概可以居首位。然而，仍然值得考虑的是那些按有别于普通消息的恶意信息进行交易的现象。因为这种恶意信息倾向于以各种方式伪装起来袭击投机客，所以它更阴险，同时也更危险。

普通消息你很难防范。例如，你的一位终生挚友诚心诚意告诉你他的做法，即买卖某一只股票。他是出于好意。如果这个消息不对，你该怎么办呢？再者，公众防范专业的或奸猾的情报贩子几乎与他们防范金砖或甲醇没什么两样了。不断地宣传是惟一的朋友。当然，总有一些超级笨蛋无论如何都会上当；但是我相信一般的投机客都知道核实那些不是私人朋友的情报贩子的诚实、动机以及总的可靠性。再者，如果情报贩子说谎或出了错——即他们变得不可靠了，受害者只需上一次当。

然而，对于防范更加典型的华尔街谣言，投机公众从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也没有办法证实这些谣言。请牢记这一点。事实上，相信某一股票的

价格相当于其票面价格并能获利的谣言的投机客是大傻蛋，他会血本无归的。情报贩子已将消息卖掉，谁也没有因此受到惩罚，因为没人追究责任，尽管人人都知道谣言的受益人是谁。

证券批发商、股票操纵者、集合基金以及个人手中持有的股票多于他们想要长期投资的需要的股票数量，所以他们就会想出各种技巧以尽可能高的价格抛出手中多余的股票。最要命的做法是通过报纸和消息贩子散布股票上涨的消息。

现在，此类消息不再被插入金融版面里并发表了，编辑也不再特意关注此类消息了。据说金融记者报道那些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情况怎么样呢？旧的、极其不公平的制度使得华尔街的谣言散布者成为恶意病毒的携带者，所以公众常常深受其害。随便哪一天，了解一下金融通讯社的疏漏，你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它们发表的暗含半官方性质的声明数不胜数。很明显，消息灵通的人愿意发表看法并愿意告诉公众应该在股市和投机领域怎么做。某位主要的大股东，一位著名经理人或高官，以及某位权威人士大概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看看今天的讹漏。我随便挑了一条。你听这条：“一位重要的银行家说现在看行情下跌为时尚早。”

作为一名投机客，有许多东西还有待我进一步核实。一位重要的银行家真的说过这话吗？而且，如果是真的，一字不差，他为什么要说这话？谁是那位银行家？他为什么不署名？如果发表这种观点是合法的银行买卖或是真正的慈善行为，为什么要隐姓埋名呢？他是怕如果署名，人们就会相信他呢，还是他所说的话与事实正好相反呢？

这还有一则，说的是一家公司，其股票交易在本周一一直很活跃。这一次发表观点的是一位著名的经理人。看看哪个公司的12位经理中的某位经理在高谈阔论？我对那位银行家提出的疑问也适合这一情况。当然，很明显只用官衔而不用名字的原因在于，有人祈望让公众觉得具有权威性和真实性。通过匿名，就不会有人因其观点可能造成的损失而承担责任了。谁会负责呢？谁也不会。

除了像其他市场一样要对投机进行认真细致地研究外，股市的投机客还必须考虑与华尔街交易相关的实情。除了想办法确定赢钱的方式外，他还必须想办法不亏钱。知道不应做什么与知道应该做什么几乎同样重要。例如，一定要记住，个股的上涨实际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操纵，而且这种上涨是由内幕投机客为了一个目标而操纵的，这个目标只有一个，即以尽可能最

高的价格抛售。

事实上，人们不断地在期望对行情的涨跌有个解释。我想有一些一般经纪商的客户坚持要知道某一股票上涨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不易轻信的投资人。他听到的是什么似乎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操纵者就有责任解释这种上涨。这种解释才有可能使股票大规模地销售。

隐姓埋名的情报贩子

我在华尔街不间断地投机股票已经 20 多年了。我在典型的证券经纪交易公司交易，因此我见证了谣言体系的实际运作方式。经过我的观察，我深信如果不允许有关行情上涨的匿名观点发表的话，公众的损失会大大减小。我是说图谋让公众买卖股票的观点。公众应该受到每一篇署名的文章的保护。署名会将责任固定下来。这可能不会使操纵者绝对诚实，但肯定会使他们对自己的行情宣传慎之又慎。

绝大多数的有关牛市行情的文章是以不署名的经理和匿名内幕投机客的权威而发表的，旨在将不可靠的信息传给公众以期误导。事实上，投资股票的公众每年因听信这种半官方的，因而值得信赖的观点而损失的资金达数百万美元。当然，公众应该做的事是根本不要理会这些不署名的有关牛市行情的言论。要引用那些显赫的内幕人士、大银行家和有影响力的经理人的看法就必须署名。要让我们知道谁在发表看法，尤其在这些言论声称是事实而非主观看法时，更应让我们知情。人发表看法时可能有讹误并可能是出于真诚。但如果他说他的言论是事实，他就必须诚实，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任何后果他都要承担。听信建议的投机客要自己承担由此而引起的后果。不过，他在按照自己对所讲的股价事实的理解进行操作时，这些事实必须是正确的，否则他就不知道谁应该对此负责了。

我们现在以一家公司的实情为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出现了一个萧条期。其股票十分呆滞。其股价体现的实际价值总体上与人们估计的价值基本一样。如果这只股票在这个水平上价值被低估了，有人会知道并会买进。如果价值高估了，有人肯定会知道并将其卖出，其价格也会随之下跌。然而，任何一种情况都没发生，所以没人过问它，也没人操作它。

好了，这家公司从事的一系列主营业务出现了转机。开始赢利了。第

一个知道这消息的人是谁呢，是内幕人士还是公众呢？你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不是公众。那么，接着情况如何呢？哼，如果主营业务持续好转，收益自然就会提高。如果收益继续提高，公司就有权恢复股票分红；或者假设分红未中断，就支付更高的股息或草拟计划来分配公司不断增长的利润。这些情况自然会使股票增值。

假定业绩和盈利一直在增长。公司管理层会公布这一喜事吗？总裁会立即将此事告诉股东吗？慈善的经理人会为了读报纸金融版面、通讯社随意的报道和信息小报的那一部分公众的利益而署名发表观点吗？

某位一贯以匿名为原则的谦逊的内幕人士会站出来发表看法，说公司的前景非常看好吗？而这一次却悄无声息了。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在报纸或信息小报上，无论是署名的还是不署名的，再也看不到任何人发表看法了。

吸筹待涨

增值的信息一直秘而不宣，以便给现在悄无声息的内幕大投机客提供操作的机会。这些内幕投机客对行情加以研判后，将他们能够买到的所有廉价股票统统收入囊中。当然，股价开始微微上涨。随着秘而不宣的内幕买进，股价开始了上涨。此时，金融记者们知道如果上涨真有什么原因，内幕投机客应该知道。他们的买进就是理由；他们买进的理由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好转并且前景光明。但当金融记者要他们透露消息时，这些内幕投机客全都隐姓埋名，声称他们无可奉告。他们不知道上涨是何缘由。有时候他们甚至说他们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或那些不负责任的投机客的行为没有特别的兴趣。

股价继续上涨，令内幕人士高兴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他们已买进了所有他们想要或想持有的筹码。华尔街立刻就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些消息都是有关股票要上涨的消息。股票报价机以充足的理由告诉投机客公司的业绩明显地出现了转机。那位谦逊的、不愿透露其真名的经理入曾经说他不知道上涨的缘由，现在他的话被引用了——仍不署名，他说这一消息令每位股东振奋，股东有充分的理由看好公司的前景。而且有时他们会说，这是保守的看法。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一章 为什么公众老输钱

公众受到大量的利多消息的刺激和鼓舞，他们开始买进这只股票。这一买进促使这只股票的价格涨得更高了。到时候，这些一直不署名的经理人的预测便成真的了，公司或许恢复分红或提高税率。随后，上涨的消息变得不仅比以往多起来，而且人们对此也极感兴趣。媒体直截了当地要求一位主要的经理人对行情发表看法，他向外宣称公司一位最乐观的官员称业绩与盈利不仅将继续改善，而且大幅提升。一位显赫的内幕投机客，对其盈利一直隐隐掖掖，但在一家新闻机构的劝使下，最终承认这次盈利大得惊人。与这家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一位银行家说，销售量的大幅增加是交易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要不是采用另一套制度，天知道公司会日夜运作多少个月。公众对这只股票的上涨感到吃惊，金融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在一份行距很宽的声明中表达了他对公众这种态度的惊讶。这种惊讶应该超过了股票向上攀升的力度。“年报即将公布，任何人只要对其进行分析，都会轻松地算出股票市价超出其净值多少来。”

因此，为了让公众在高位购买更多的股票，他们不择手段。而且，没有一例有这些发表看法的慈善家的署名。

只要盈利一如既往，只要内幕投机客没有发现公司的业绩有什么停滞的迹象，他们就一定会持有手中的廉价筹码。把股价压低毫无理由，因此他们为什么要抛出呢？但要是公司的业绩开始下滑了，又会怎么样呢？他们还会站出来发表看法或警告或一点暗示吗？几乎不会。现在的趋势是向下的。他们现在悄无声息地抛出了，就如同在公司业绩好转时他们没有大张旗鼓地买入一样。内幕抛售一开始，股票自然就下跌了。接着，公众开始听到解释了。这些解释人们非常熟悉，几年里毫无变化。一位主要的内幕人士声称一切正常，下跌只是看空者的卖空所致，他们想打压行情。

假使某一天这只股票跌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暴跌，结果会怎样呢？人们会纷纷要求给出理由和解释。有可能了解情况的人会发表点看法，否则公众会出现恐慌。于是，信息小报就会印这样一些东西：“我们在采访公司的经理时，他回答说 he 得出的惟一结论是，下跌是由看空者先打压行情的行为所致。基本面没变。公司的业务现在是最好的，对未来的预测是，如果没有根本不可预知之事的发生，经理们将在下一次会议上提议增加分红率。市场中的空方已是咄咄逼人，这只股票的弱势显然是一种压力，旨在打压那些持筹不稳者。”信息小报，为了让那些胆小鬼放心，很有可能不再继续说他们得到了可靠的消息，以及那天这只股票下跌接盘行为是内幕投

机客获利了结,而且也不会说看空的人抛完了筹码后,会发现自己将自己抛入了陷阱。公众肯定会在痛苦的时刻才能平静下来。

内幕抛空

公众除了听信上涨的说法并买进股票而蒙受损失外,他们还由于听人诱劝不抛股票而遭受损失。

对于聪明的内幕投机客来说,想让别人买进他想抛出的筹码,其最好的办法是不让别人抛出他不想再支撑或买进的同一股票。

看了那位重要经理的声明后,公众该相信什么呢?一般场外人会怎么想呢?当然是希望这只股票从未下跌过了;希望这只股票是看空者的抛售才下跌的,而且希望看空者一停止抛售,内幕投机客就会将股价做上去,在此期间看空者不得不在高位进行回补。公众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如果这一下跌真的是由看空者的抛售引起,那么情况一定会是如此。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其下跌是由真正的内幕投机客引起,而在这种行情中这样的抛售总会使股价下挫。

尽管该股票存在大量的卖空额,有空投轧平的征兆与可能,但它并没有止跌反弹,而是继续下跌,它肯定会下跌。由于涨幅太大,内幕投机客吃进的筹码过多,因此需要好好地消化。这只股票很快就成了专业投机客手中的橄榄球。底部的探明似乎遥遥无期。内幕投机客知道现在的走势会影响公司的收入,但他们不打算护盘;他们不敢。因此,只有到了公司下一次经营好转再说了。到那时,又会出现内幕买进和内幕沉默了。

我自己单独做投机多年,并一直十分关注股市行情,可以说我想不起来哪一例是由于空方打压而导致一只股票暴跌的。事实上,所谓的空方打压仅仅是抛售而已,是基于对现实行情的准确判断而为之的。当然,说实话,承认股票的下跌是内幕抛出筹码或内幕不吸筹码是不行的。因为如果说了,那么人都要抛空了,就没有买盘了,因此也只有鬼去接盘了。

因此,公众必须记住这一点:股票阴跌的真正原因永远不是空方的打压。如果一只股票持续下跌,你就可以断定这只股票出了问题,要么它的市场销售出了问题,要么就是公司出了问题。假如这只股票下跌的理由没有被正式确认,那么,它马上就会跌破净值,这会吸引买盘以试探是否继续

下跌。事实上，空方大量抛出一只股票的惟一时间是出现在这只股票涨得过高时。你可以下百分之百的赌注，内幕投机客不会将这一真实情况公之于世的。

当然，经典的例子是纽海文。今天人人都知道，而在当时却只有少数人知道。这只股票在1902年的定价为225点，是新英格兰地区投资基础铁路建设的一只股票。那个地区的人通过持有该股票来衡量自己在街道社区的身份和地位。假使当时有人说这家公司就要破产了，他不会因此而被投入监狱，他们会将他同其他疯子一道送进疯人院。一位新的、富有进取心的总裁上任，于是灾难开始了。

起初并不清楚新政策会决定建设这条铁路。但是随着一批接一批的资金以极高的价格投入在联合铁路上时，一些洞察秋毫的观察者开始怀疑梅伦的政策是不明智的。一套电车设备以200万美元买下来，然后再以2000万美元卖给了纽海文。诸如此类的交易还有。曾有一两个人因声称公司管理非常草率而犯颜，但暗示了纽海文无法承受这样的诈骗式交易，这好比对坚不可摧的堡垒产生了怀疑。

纽海文的实例

当然，首先看到前面有暗礁危险的是内幕投机客。他们意识到了公司的真实基本面，并开始减持手中的筹码。他们刚放弃对股价的支撑以及开始减持手中的筹码，这家新英格兰的优质股票的价格就开始下跌。当然，同往常一样，人们对此提出了问题并要求解释，而且即刻就有现成的解释。内幕投机客要人们宣布就他们所知没出任何问题，下跌是由于鲁莽的做空者的抛售所致。随着股价的进一步下跌，各种解释也纷纷见诸报端：空方在打压这只股票；准有一天这些冒险的投机客会赌过了头，在股市上无股票可买卖，这样他们就咎由自取了。因此，新英格兰的投资者继续持有纽约、纽海文和哈特福特。他们为什么不持有呢？内幕投机客不是说过嘛，没出什么问题！不是宣布要继续分红嘛！

与此同时，这只股票出现了暴跌。预期的空头轧平后反弹并未到来，反而创出了新低。如果有人担心说内幕投机客会出货，那么，他的声音就会被阵阵气愤的指责声淹没，无人相信。出货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瞒

不住了。然而，我常听见波士顿一些热心公益的公众被指责为投机战营的股票骗子，以及要求公众对这只股票的残跌做出真正解释的鼓动家。空方打压的说法仍然是这只股票的借口，到最后公众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不只是公众损失惨重，实际上新英格兰的每位本打算通过安全投资和稳定的分红获利的人损失也极大。最终，股息没有支付，1921年这只股票每股售价为12美元。权威的解释总是不真实并具有误导性。假设一直就没有内幕的、半官方的这种观点指责下跌是空方的打压而引起的话，内幕投机客就不会像那样轻轻松松地将持有的筹码抛出了。假使公司的基本面未发生问题的话，这样的残跌就不会像那样不停地继续了。

这种从每股225美元跌到12美元的空前大跌不可能也从来就不可能是空方打压的结果。这种下跌的起始和推动与空方的操作无关。如果内幕投机客讲真话，并允许讲真话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持续不断地并总以高的价格出货了。

我似乎觉得投机股票的公众在买卖一家公司的股票时，如果这家公司运营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知道公司业务真实情况，那么，停下来考虑一下自己所处的不利境地是非常有益的。假如公众不多关心这家企业，那么，它就很难弄明白如何才能判断出自己有多大的希望赚钱并拿住这个钱。这种情况就好像公众坐下来与专业投机客玩扑克一样，专业投机客可以从标有记号的牌的背面认牌，因此，能准确地知道公众手里拿的是什么牌。

利文斯顿：替罪羊

假如人们大量持有都市有轨电车公司的股票用以投资的话，那么，这家公司的情况也会同样糟糕的。内幕投机客将价格抬到了将近300美元。据说当时看空者由于鲁莽的卖空而遭到前所未有的惩罚，这也是自老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发起的第二次哈莱姆垄断以来他们所遭受的最重的惩罚了。后来听说上涨不是空头回补所致，而是由于内幕吸货拉高了股价。这是一只好股票，而且曼哈顿的地面运输设备的完全垄断会按收入返还，对此，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将来的运营收入会提高并节约成本。那么，要是这只股票开始下跌的话，那就不是那些令人讨厌的做空人的卖空所致，而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一章 为什么公众老赔钱

是由于那些熟知公司业务与前景的人的减仓所引起。

我以前说过,在过去的 20 年中,暴跌的股票不是由于做空者的卖空所致。轻信这种解释的公众损失的资金达数百万美元,因为这种轻信让那些不看好这只股票行情的人继续持筹等待,这些人本来是可以防止在做空者停止做空后股价跌回成本价而止损结账的。

我想起一只股票来,我称其为洼地石油。这只股票里有一个集合基金,其经营颇有成就。这只股票的价格被拉高,并在拉升过程中遇到了买盘。集合基金受到了鼓舞,于是将股价打到了 50 点。然后,股价开始了下跌,而且是破位下跌。毫无疑问,集合基金出货了。然而,与往常一样,人们又要求解释其中的原因:为什么洼地石油如此不抗跌?要求将这个问题的回答作为重要的消息报道出来的人不在少数。一家金融小报呼吁对洼地石油的上涨了解最多的经纪商做出反应,同时希望他们对下跌能给小报提供最新消息。当小报记者要求这些经纪商,即多头集合基金的成员给出原因,以便能够发表并能够向全国广播时,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嗨,是拉瑞·利文斯顿在卖空!而且这还不够,他们补充说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他们要让他没法儿再交易,断了他的生计。我想他们说的是每次为了阻止公众抛出的卖空交易。当然,洼地石油集合基金继续出货。每股 12 美元是他们出货的最低价格,他们可以卖到每股 10 美元或更低,因为他们平均的卖出价仍高于成本。

现在我不否认内幕投机客杀跌是明智和妥当的了。但对于那些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买进洼地石油的人来说,则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场外投机客看了小报刊登的解释后继续持筹,等待着愤怒的内幕集合基金收拾拉瑞·利文斯顿的消息。这一解释让公众损失了许多钱。假如小报要求经纪商为解释署名的话,这种解释就不会出现了。

在牛市行情中,尤其是在大涨的行情中,公众由于在牛市中逗留得过于久而将开始赚的钱又输了出去。唉,这种看空者卖空的说法是诱使他们久留的祸首。如果给出的解释只是那些不署名的内幕投机客想让观众相信的解释,公众就应该当心了。

第十二章 国王、平民与 投机的弊害

世界
资本
经典译丛

如同一位优秀小说家，拉斐尔将叙述最吸引人的部分留到了最后。在最后一部分中，他告别了利文斯顿，并讲述了过去的一些大投机客，有些是熟知的，有些则名不见经传。读完整个讲述，读者会准确地意识到，作者非常尊重这些股票投机客，他们赢得多，输得少，并最终赢得了投机。

拉斐尔讨论的问题不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相关，而且与现在也有关，这些问题就是引人注目的股票定价与股票分割问题。他强调未来盈利的重要性与目前某只股票行情的相关性；同时他还重点讲述了有头脑的经纪商更看重未来预期的价值，而不动脑筋的佣金经纪商只是鼓励他的客户买进卖出以获取佣金的做法。这一讨论不仅在当时是重要的，与现在也是密切相关的。讨论证明凡是华尔街出现的事过去都曾发生过。

而且，在最后这一部分里，纪实与小说似乎是相互交融的。很明显，作者想在文章的末尾把他的采访主题置于他所提到的大投机客中。一些大投机客在华尔街相当出名。像查尔斯·沃利士欧福士和雅各布·利特尔这样的投机客，作者用了与银行家和大企业家如 J. P. 摩根、杰·格尔德以及吉姆·菲斯克同样的笔调来讲述。其他的人如雅各布·巴克尔和安东尼·莫尔斯并不出名，但拉斐尔的讲述让他们成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商界巨子。尽管他关于老投机客的故事的讲述相对较短，但这些故事是从 20

The World
Classics
of Investment

股票作手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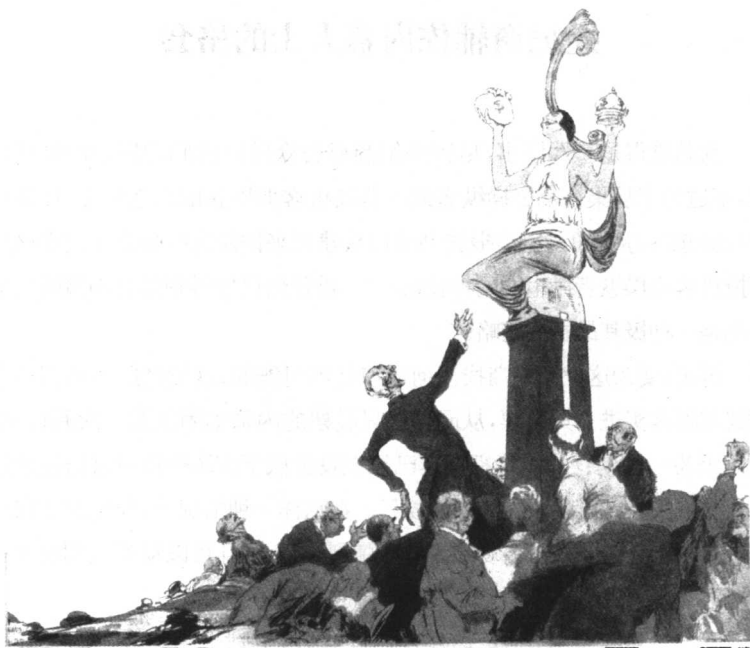
世纪 20 年代的家庭小工业开始的。

随着 20 年代出现的牛市行情，一大批有关华尔街传奇投机客的图书出版了，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想成为传奇投机客的人的传记。与所有鼓起泡沫的市场一样，迅速出现的传奇与神话证实了股市高价的合理性，并鼓舞了明显以投机股票为生的人，而他们的股票不久就会大跌。绝大多数投机客受拉斐尔文章的启发，这些文章让杰西·利维摩尔的名声更响了。《股票作手回忆录》在其主角离世后仍经久不衰。对于一个认为他可以在一个独特的组织系统中谋生和愿意承受多次失败的、雄心勃勃的投机客来说，这本书是一个公开表白。

查尔斯·盖斯特

最近的一天，当我向拉瑞·利文斯顿问起有关华尔街的消息与假消息一事时，他说：

公众想要知道，华尔街与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确实如此。这就使得



第十二章 国王、平民与投机的弊害

消息传播与消息接受几乎成为了通用的做法。经纪商应该为自己的客户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即交易建议)是正常的事。经纪商通过口头建议和行情报告书的媒介做这件事。但是,经纪商不应因为盈利保证比现价高而过分强调目前的行情,或者强调股票价格的廉价,或者建议在股票回跌时买进。

他们不应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凭经验知道,市场的运作过程总是比实际行情提前 6~9 个月。眼前的赢利不是经纪商建议其客户买进股票的正当理由,除非让人相信 6~9 个月后经济前景仍然能够保证获得相同比例的盈利。如果将此事看得远一点,你就会非常清楚地发现,行情的演进会改变目前多空力量的形势,股票价格便宜的看法就会消失。此刻到来时,同一位经纪商将会建议抛出,因为行情不再有利。投机客必须看清价格的走势,他只有看得远才能做到这一点。然而,经纪商所关心的是立刻获得佣金;从而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般行情报告书所提建议中的谬论。假使没有了因为眼前看似不错的行情而随便通过行情报告书和新闻机构建议广大公众在大行情的最高位买进股票,那么,内幕投机客和少数聪明人会发现很难将他们的筹码以高价抛给公众。

经纪商辅佐内幕人士的格套

我总觉得是一件怪事,尽管经纪商靠公众付给他们的佣金而维持经营,不过为了从集合基金操纵者或内幕投机客那里获取几笔佣金,许多经纪商会想尽办法通过行情报告书或口头建议来诱使这些公众买进那些内幕投机客或操纵者抛出的同种股票。“不惜任何代价得到佣金的策略可能证明是一种极其昂贵的策略。”

再者,要为这位经纪商找任何借口是不可能的,这位经纪商利用机会建议其顾客买进一只股票,从而为这只股票的内幕集团创造一次假行情,就是因为一些满仓的内幕投机客已经在股价低于市场价格时就给过他这

只股票的买入期权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经纪商不仅可以靠从客户的买单中赚到佣金,并且可以从买入期权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丰厚的利润。

事情是这样办的:内幕人士到了经纪公司的领导那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二章

国王、平民与投机客

儿,告诉他,“我希望你创造一次能够抛出 5 万股的假行情。”

这位经纪商要求讲得再具体点。比如说,那只股票的报价是 50 点。内幕人士说:“我以每股 45 点给你 5 000 股的买入期权,每上涨一点给你 5 000 股,最后将 5 万股的买入期权全部给你。”这对经纪商来说看上去很不错,然后内幕人士补充说:“我还会给你 5 万股的市场出售权。”

那么,如果经纪商有一大批买盘跟进,钱就来得很容易了。当然,这种经纪商正是内幕投机客愿意去找的,因为他本人抛不掉那只股票。他不得不提出这种要求。这样的经纪公司与全国各地的分部、有关的公司和顾客每时每刻都有直线电话,所以,在那种交易中拥有或能够拥有大批的跟风盘。你记住经纪商的股票出售权的交易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绝对安全的。如果他成功地让公众跟进,那么,他就能抛掉全部股票,除了正常的佣金外,他还可又得到一大笔利润。

我记得一位特别的内幕投机客的成功杰作,他在华尔街很有名气。他为了某些感兴趣的利益,采用了这样一种办法:他会给某一经纪公司的经理打电话。有时候,他甚至会给这家公司的某位新合伙人打电话,说:“哎,老兄,我想感谢你多次对我的帮助,我打算给你提供一个赚钱的机会。我们要组建一家新公司,接管我们其中一个公司的资产,我们将以现在的报价接管这一公司的股票,接管后它会大涨。你一直对我很够意思,把我的股票告诉了你的朋友,我一直没忘这事儿,现在我有机会报答你了。我将派人给你送去 500 股每股价值 65 美元的阪坦姆百货。这只股票现在的报价是 72 点。”

这位感激的内幕投机客又会挑选一些各大经纪公司里的其他经理人,将这套花言巧语讲给他们听。既然接受这位慷慨的内幕投机客礼物的人心眼好,并在华尔街工作,那么,他们拿到了这份拥有预期利润的股票时,会怎么做呢?他们就做一件事:建议能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买进那只股票。这位好意的赠与人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事先感谢这些朋友的原因。他们将会创造一个假行情,在这个假行情里他能够以高价将他手中的货出完。

还有其他一些卖空股票的推销者的技巧,应该禁止。这种交易不应该让他继续下去。例如,我觉得假如某些上市的股票只是以部分支付的计划销售给公众的话,证券交易所就应该禁止这类股票进行交易。正式的报价对任何上市的股票均有约束力。如果全国各地的公众研究证券交易所的

正式销售报价表，而推销者要求他们成为部分支付的购买者，那么，这只股票中的自由买卖的实情或价格差异就成为决定是否买进所需的一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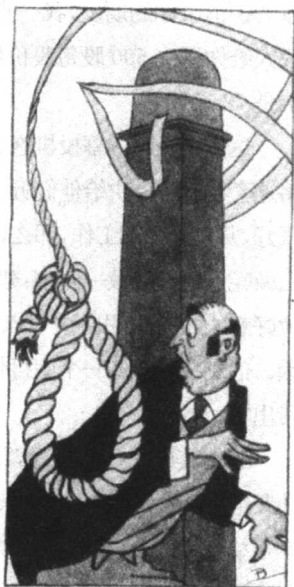
另一种普遍的抛空技巧不仅使不动脑筋的公众损失几百万的美分，并且未使任何人受到法律制裁，原因在于它是完全合法的，这就是根据市场急需额外增加股本的技巧。

额外红利

在许多情况下，增发两种或多种新股票以替换旧的股票的过程的确不光是改变股票的颜色。过去，如果我们只考虑一家公司绝对的资本需求的话，那么，其股本的扩张有时候是没必要的。但往往有其他理由。例如，当詹姆斯·希尔削减大北方的红利时，他按票面价格增发了大量的新股。市场定价为 200 美元或以上，因此每一位股东都愿意以 100 美元购进 200 美元的股票。人们很清楚这种理由。这只股票支付 7% 的红利，但赚得更多。然而，对于一家铁路公司在其股本上支付超过 7% 的红利是不明智的。如果它这样做了，就会出现减少利率的强烈要求等等。因此，詹姆斯·希尔没有提高红利率。他隐瞒了真正的盈利。

借助增发 2~4 个或更多的新股替换其中一只旧股票经常是促使旧股票更容易销售的心理动机。其股票包装纸的颜色改变了。新的包装只有旧股票包装的 1/4 大，旧的拿着不方便。旧的包装每磅 1 美元，很难销售。每一个 1/4 大的包装卖 25 美分，好销售多了：甚至可能卖到 27~28 美分。通常的情况是推销商或操纵商把价格标得吓人。然后，不得不进行改进，方法就是增发更多的股票。没有识别能力的公众就这样购进大量的增发股，过后便出现大量亏损。

为什么公众不问问一般财力的公众能够很容易地买到这只股票的原因？为什么能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买到这只股票？当然，



这个时间公众是没机会赚钱的。聪明的投机客应该小心,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免费午餐。这是惟一需要的提醒。当然,这是一种广告,公众觉得它说得很有道理,所以每年他们都会承受几百万的损失。内幕投机客慷慨地给所有的公众发出邀请函,但并不署名。

有一条法律——一条非常恰当的法律——这条法律惩治任何编造或传播旨在恶意影响个人或公司的赊欠期或交易——即往往通过影响公众的抛售来让股票贬值——之谣言的人。起初,制定这条法律的主要意图一直是想通过惩罚任何人在非常时期抱怨银行的清偿能力来减少恐慌的危险。但是,当然,他也用于保护公众低于他们的买入价抛售股票。换言之,国家的这条法律惩罚传播类似卖空消息的人。

那么,公众如何才能防止抛出低于他们买进价的危险呢?谁来惩罚那些同样无法得到证实的看多消息呢?没有人。然而,公众按照不署名的内幕投机客的建议在高位买进股票,相比由于在所谓的抛空期间听信看空谣言而低于他们买进价抛出股票所损失的钱要多好几百万。

内幕人士签名的观点

假如出台一条像惩罚制造和散布看空消息的骗子的法律来惩治制造和散布看多消息的骗子,我相信公众会挽救几百万的损失。但请想想看,如果不允许报纸或金融消息机构发表匿名的乐观看法,那些推销商就会觉得很难为他们的股票创造行情,果真是这样,他们哪能不愤怒,又哪能不叫嚣呢!

当然,这些人和其他受益人会给你讲,任何以谣言和未署名的观点交易的投机客对造成的损失只能自负。我们也可以赞同这样的说法,那就是,任何发傻吸毒并上了瘾的人就不应该受到保护了。

证交所应协助制止这些交易方式。保护公众不受不公平交易的侵害是极其有益的。如果知道实情的人想让公众接受他对实情的看法或者他的意见,就让他签名。对所有看多观点的署名不一定会使这些看法真实,但会使内幕人士和经理人更加小心。公众就会记住真实的情况,下一次这个人再署名发表看法,他们就会知道是否应相信还是不相信他的看法了。

再者，公众应该一直记住股票交易的基本常识。要是一只股票在上涨，根本就不需要对其上涨的原因有任何详尽的或细致的解释。股票需要进一步的买盘才能继续上涨。只要这只股票继续上涨，有时只出现很小的回调，那就说明它很安全，可以跟进。但是，当这只股票上涨了很长的时间以后，开始掉过头来慢慢下跌了，偶尔会出现一些反弹的话，那就说明阻力最小的方向已经从上升趋势转为下跌趋势了。情况就是这样，还要求什么解释呢？下跌可能会有充足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会保密的。事实上，他们更有可能说这只股票看上去很便宜，如果没有其他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行情来抛售手中的筹码。换言之，这就是投机的本质，公众应该明白知道实情的少数人是不会公开把实情讲出来的。否则，他们就不会靠他们的知识赚钱了。

我不相信许多所谓的观点是内幕投机客所言或官方事实就有什么作用。我不认为经常被引用的话就是经理人的。有时候，甚至都没有要求内幕人士发表看法，无论是匿名的还是署名的。这些事是由某些在市场中有重大利益的人编造出来的。在一只股票的市价上涨到一定阶段时，内幕投机客是不愿意接受职业投机客的帮助来交易的。不过尽管内幕人士可能告诉你买进的时机，但它不会告诉你卖出的时间。这样就把大的职业投机客置于与公众同等的位置了。职业投机客持有大量的筹码，他想抛出去，这必须有足够大的买盘才能实现。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你获得最多误导消息的时候。当然，不可否认某些内幕人士无论在交易的什么时候都不可信；但按照惯例，并不是那些公司的头头们卑劣到蓄谋编造一些让公众受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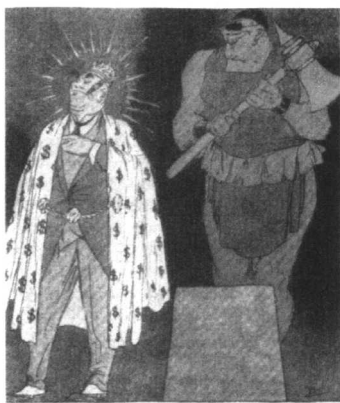
国王、平民与投机的弊害

损的假消息。这些人可能通过他们对内幕情况的了解赚大钱,但实际上他们不会说谎。他们只是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发现竞争的时候沉默是金。当然股票市场的竞争是最激烈的那一种。

我不只说过一次,而且不能老说,多年的证券投机客经验让我相信,没有人能够一直并不间断地完胜股市投机。他可能在一定的时候在某些股票上赚钱,但是他不可能经常赢得投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赢钱和输钱的经过以及原因。无论投机客多么有经验,他投机失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为投机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无谓地增加交易的风险。要求确定散布看多消息的责任并不为过。华尔街的职业人士知道对所谓的内幕消息采取行动会比饥荒、瘟疫、歉收、政治运动以及所谓的正常事故更能让人垮掉。华尔街没有柏油马路。但是为什么要有意阻塞交通呢?

我离开了利文斯顿的交易室时在想,他的提醒会不会让公众不去争取唾手可得的東西。他得出的为什么一般人在股票交易中输钱的结论是每个满腔热忱地研究过这一题目的人得出的结论。依我看,他的成功与失败同样具有说服力,说明投机是不可完胜的;因为假如他的失败是人人都会遇到的事,那么,他的成功就是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才能遇到的事了。

那些成千上万的无名投机客反复试图赢得投机,而反复地败下阵来,这种事并不因为它的历史悠久的性和不可避免性而变成一种有趣的事实。华尔街的受害者们与成千上万死于流行病的人是相类似的。



“下一位!”

他们不再是我们的同胞,而是一些数据。死亡人数表不是让人揪心的悲剧。所有人注定都要死亡的事实决不会引起任何怜悯。人人都知道股票投机客输钱是必然的事。毋庸赘述。

然而,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为什么这么多人会非常愚蠢地追求无法得到的东西的话,我们总会感到恼火,因为所有这些人一致认为,华尔街的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容易,

来得快而且来得多。他们一致强调利文斯顿这样靠报价机赚钱的百万富翁的成功。他们通常会在星期日增刊上列出使你心悦诚服的名字——所有赚了几百万的投机客的名字来。拉瑞·利文斯顿亲自对公众说，无人能完胜投机交易，这一观点的惟一用处是要澄清这样一种怀疑，即华尔街不仅是一个许多人输钱的地方，而且也是少数人赢钱的地方。他们认为没有任何聪明人一定会从这些少数人那里获得经验教训。多数人输得越多，少数人赢得就越多！他们看不到折磨与痛苦，崩溃与自杀，因为他们只盯着华尔街王者头上灿烂的光环。

报价机夺福

唉，但是，这些王者的统治并不长久！他们是人，是股痴们的同胞，他们犯错误，在华尔街犯错误意味着舍弃。我想起哪一位王者是带着王冠死去的。我说的是那些谙熟报价纸带信息的行家里手，当然不是指像J.P. 摩根这样的金融家，或者是像詹姆斯·希尔这样的帝国缔造者，抑或是像杰·格尔德这样的铁路投机家。

我认为利文斯顿是一位伟大的投机客。他具有一个成功者所需的一切，从而在敬仰他的同行的头脑中树立了他成功的事实。他肯定赚了几百万。对赚取几百万的原因，绝不是瞎猜的。他付了几百万的学费。他的华尔街人生既有许多失败的片段，也有许多成功的乐章。他仍然年轻。以后的人生乐章将更加多彩。最后的乐章会是哪一种呢？他非常聪明，为了预防可能的惨败，他购买了年金保险并将几百万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如同忐忑不安的外国统治者为了安全起见而把财产存入英格兰银行一样。

对了，我对华尔街历史的研究证明了一个看法是正确的，这个看法就是：同一报价机既会赐福也会夺福。惟一不被废黜的王者是那些及时舍弃股市、逃离贫困危险的人。这样的王者历来不缺，大有人在。我认识一些市场的王者。他们的历史与他们前辈们的历史如出一辙。

股市出现的第一位领军人物是雅各布·巴克尔(Jacob Barker)，他是一位真正出类拔萃的人，他的职业生涯读起来与其说是一位投机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二章

国王、平民与投机的高手

客的故事，还不如说是一位美国伟人的罗曼史。1779年，他出生在缅因州，父母都是贵格教徒。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他的头脑是美国历史上最敏锐的商业头脑之一。如果有人能完胜股票投机，肯定非巴克利这样的人莫属。他不到21岁就拥有一支贸易船队，那个时候在新英格兰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1801年他失败了，但是通过承揽一些给政府供应石油的订单，他又赚了一笔财富。在1812年的战争期间，他受托为山姆大叔募集500万美元的贷款。他在纽约建立了自己的总部，在那里他是坦慕尼协会的创建人之一。1851年，他建立了联邦银行，并在1819年倒闭。他对人寿与火灾保险公司兴趣极大，另外还投机股市，并成为股市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他的一些企业倒闭时，他的金融手段受到了谴责。甚至他的股市投机不再赚钱的时，也受到了抨击，甚至受到起诉。他第一次受审时，陪审团判他有罪。他提出上诉，第二次受审陪审团意见不一致。最后，起诉被迫撤销。他在股市赚了一大笔财富，凭着他的非凡才能，他竟然没有守住这笔财富。1853年，他去了新奥尔良研究法律，并获得了律师资格，赚了一大笔钱，然后在内战期间又损失掉了。1867年，路易斯安那州选他当了合众国参议员，但不允许他上任。1869年，他被判破产。1871年，他在费城辞世。他是华尔街王者中的第一位，他没有带着王冠离世。想一想他的一生，他做过水手、船王、贸易商、商人、银行家、政治家、股票投机客；在缅因州、纽约州、路易斯安那州、宾夕法尼亚州均获成功，曾几度成为百万富翁，最后，在九十几岁时死于破产。

作为金融家，他是一流的。作为律师，有记录可查，作为误审法庭的法官，他的一个决定曾得到法院肯定，法院同时否定了首席法官肯特的决定。嘿，他就是无法完胜股票投机！

雅各布·利特尔辉煌的事业

自巴克利时代以来，大人物的市场观点一直受到极高的重视，相比之下，那些牧师、教师或政客们的观点却受到了冷落。他们碰碰嘴皮都会让他受金钱打击的人紧张。他们有几百甚至几千名忠实的追

随者；然而，你在人名字典中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谁今天还记得雅各布·利特尔？然而，他的一生又何等的魅力无穷！他赚了900万，又亏了900万。900万呀！他是雅各布·巴克尔的股市领袖接班人。他最早受教于巴克尔的交易公司，然而，他到1835年才开始用自己的账户交易。两年后，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令人恐怖的通货膨胀时期，紧随其后便爆发了著名的37恐慌。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时期。仅在纽约市，破产额就达到了1亿美元。在今天10亿也算不了什么。在全国850家银行中，有350家永久性倒闭。这不仅仅是一个剧烈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萧条问题。有一种心态是导致恐慌的原因，例如，商人与银行之间的不理智竞争。银行不愿给储户兑现票据，所以储户撤出了储蓄。银行倒闭了，储户也破产了。

就在那时雅各布·利特尔开始了他的空头投机，他的名字就此传遍全美大陆，家喻户晓。恐慌非常严重，覆盖面非常大，随后又出现了长期的萧条，结果，雅各布·利特尔的空头投机变成了马拉松。他加冕于恐慌时期，摘冕于繁荣时期。他的一个敌人说他是失信的批发商、失败的预言家；但在恐慌后的10年中这种批发生产了回报。1845年，他的资产达到200万美元。一个银行家学者对我说这笔财产在今天相当于约3000万美元。但他并不只是一位富豪：他是伟大的雅各布·利特尔，股市的王者。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幸运者之一，他的成功对想走捷径致富的人来说是一种激励。

1848年，他联合了一部分波士顿的投机客，试图保护对诺威治和沃塞斯特铁路的控制。他们购进了大量的筹码，每一个人都拿出25万保证金，如果他们中间有人犯规在90点以下抛掉自己手中的筹码，将失去保证金。这伙人将价格做了上去，但利特尔觉得价格做得太高了。预料到要有不可避免的下跌，他派人把买单交给了他在波士顿的经纪商。他在那儿的合伙人吸纳了所有的买盘，后来，他们发现这些筹码来自利特尔。还没等他们指责他背信弃义，他们就收到了利特尔的一张25万美元的支票——他的受罚保证金。这是让利特尔损失第一个百万美元的交易。这也是他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多头投机。他说这次交易教育了他，让他懂得了他只适合空头投机。有关这一点，有人可能认为尽管在美国赚大钱的人总是那些对前途有信心的创

始人和乐观者，但大的证券投机客一直偏爱空头投机，即使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多头赚了几百万。爱德生·柯马克、查尔斯·沃利士欧福尔、詹姆斯·基涅以及大的多头投机客都承认偏好空投投机。证券投机客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雅各布·利特尔在埃里上的成功交易非常有名，通过这次交易他挽回了沃塞斯特的损失，这一成功之举后来被丹尼尔·德鲁抄袭。我讲得这么细是想说明当时与今天一样，粗心大意是华尔街做交易的一个特点。为了炒埃里，公司成立了一个集合基金。随着大量的买进，埃里的股价大涨，看上去大有创历史新高的势头。这给利特尔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赚钱机会，他开始抛出它的空头筹码。股价长得越高，他抛出的埃里筹码就越多。然而，集合基金吸纳了他抛出的所有筹码，并企图获得更多的筹码，集合基金显得非常自信，不久华尔街就出现了议论，说集合基金在囤积股票，而所有的空头投机客一致认为，应停止做空。集合基金抛出了一点筹码，除了雅各布·利特尔外，所有的空头投机客都作了回补。最终，人们清楚地看到，这只股票的筹码全部被囤积，华尔街激动地估计了利特尔要被集合基金拿去的筹码总数。人人都估计这次损失不少于100万美元。大家都等待着结算的消息，这样他们就有借口了——“我早就跟你说会这样”。但是雅各布就是不动摇，最后有好几百位投机客开始感到惋惜。这将成为世纪空头轧平，这位伟大的投机客无疑会被永远地淘汰出局。华尔街再也不会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了。

多头头目交易室里的一幕

最后一幕戏的大幕拉开。集合基金把价格做高了数点。肯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然而，利特尔没有冲到证券交易行情室回补，而是拜访了埃里的股票过户室，大概是想弄清楚是谁持有这么大的筹码。他出来后，便尖酸刻薄地讥讽众人。从他的表情来看，人就是懦夫与蠢蛋的混合物。他的一些密友看见了他，由于他们善于察言观色——主要看经纪商是否能猜出其他经纪商有什么嘱咐，所以他们认

定，这个老头至少要扔掉3亿美元。胜券在握的多头埃里集合基金已经对所有空头投机客表明，固执不是勇气，也并非固执聪明。然而，这位大投机客仍然我行我素，并露出了从未有过的讥讽表情。

“雅各布，你要上哪儿？”一位老朋友问。

利特尔停下了脚步，“你想知道？”他问。

“没错。”

“真的感兴趣？”

“怎么……哦……是啊！”

“好吧，我要去见囤积埃里的那些该死的蠢货。你满意了吗？”

“不，雅各布。”

“当然是了！他们让你回补，你感到恼火，直到他们拉高了7点你才平静下来。现在你的一位朋友不得不做空头买进，比你高出7点买进或者说比你多补进70倍的筹码。你现在快要高兴死了。唉，跟我来，准备笑吧。”

雅各布一脸的严肃，大踏步地继续走向了多头集团主要成员的交易室。

“我来看看我廉价卖给你们的埃里的一些筹码交割。”他宣称道。现在他没有什么让人感到不愉快的东西了。甚至他的说话声音听起来都毕恭毕敬的了。

“利特尔先生，我们见到你很高兴，”满脸笑容的多头头目向他保证说，“对，我们从你那儿买进大量筹码。我们觉得是大约……”

“没必要猜测有多少筹码，”利特尔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是多少。我买过的筹码。”

“什么？”

“瞧，这是你们的筹码。每一股都在这儿！”

于是，雅各布·利特尔拿出一捆股票。就在当天早上，他从伊利交易室弄到了这些股票，并把他们换成了他从伦敦购进的大量可转换债券。多头集团不知道那些债券的可转换条款，但雅各布知道。

他是直到内战时期为止在华尔街投机的最伟大的冒险投机客。我听老人们声称，以前或是以后没有一个人投机的仓位能像雅各布·利特尔的仓位那么重，他们认为甚至是詹姆斯·基涅的收益，包括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二章

国王、平民与投机的弊害

1879年他赚的900万美元在内,都无法与雅各布·利特尔全部赚的钱相提并论。而且如果我们经常考虑美元的相对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把握预测利特尔的股票收益纪录将永远不可匹敌。我发表此看法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他是一位天生的投机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机家之一。他头脑反应快,善于随机应变,有胆量,足智多谋。他对投机技巧的改进做出了惊人的贡献。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和法规几乎每条他都利用过,因为他发明了通过规则创造的行情来赚钱的方法。要一一追溯他的投机对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技巧的影响,将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得到的。

悉数偿还

雅各布·利特尔拥有所有的大投机客似乎都有的惊人的数字记忆力,这种记忆力与职业桥牌手的记忆力并无两样。闭市前,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记住每100手交易中的中每一手或更多交易的准确交易量和价格,以及他买进卖出的每一个细节。他没必要做笔记。说来也巧,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与丹尼尔·德鲁也不曾做笔记。二位均声称他们不信任笔记。

对雅各布·利特尔来说,是赢是输都无所谓。他把投机当作一种游戏。他在投机中找到了快乐。“我不会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我在投机就够了。”他不仅一次这样说,然而,他并不是个盲目的赌徒——没有一个大投机家是盲目的,而是一位真正的投机客。他在40年的投机活动中赚了8大笔财产,并输掉了9大笔,这是他命定。他轰动一时的首次成功的确毁掉了他的视野。他于1835年开始,在其后的10年中他赚的钱都是靠空头投机。他把个人的成功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习惯是无意中形成的,这对他来说是有害的,因为这种习惯让他形成了悲观的思想,而对于一位投机客来说,长期的偏见是致命的。他对行情的研究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他的研究一定是不带偏见的,这就如同想赚钱判断就必须正确一样。

20年中，雅各布·利特尔是美国最突出的证券投机客。他只有一个欲望、一个野心：控制股票行情。所有的投机客都有这样一种野心，即成为王者。这些人可能认为成为绝对的王者意味着他们可以积累一大笔足以抵御人们所称的一般灾难的股本——而这也是一种投机谬论，但许多有经验的投机客并不认为是谬论。否则，王者之梦基本上就仅仅是对过去逆境的报复之梦了。毕竟，这种愿望非常合乎逻辑，所有金钱霸主都希望永远居统治地位。但是如果从雅各布·利特尔时代开始一百多年前，华尔街的每一位拿破仑都在奥斯特利兹战役后遭到惨败，那么，就长治久安的帝国而言，对这种惨败的了解就没有阻止巴克尔的继承人做成为拿破仑的美梦。对于雅各布·利特尔，这种野心激励使他比平常更加冒险。如果他要彻底成功，就得快速成功。这让他成为了华尔街所有冒险投机者中最出色的一位，但是这也使他失败了九次。前八次他回来了，恢复了他的王位。第九次被罢黜后，他做了所有的人最终要做的事——他去世了。

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失败的时候还会坚持将票据还给他的债权人。他回到王位后，他还会重新拿回票据。他避免与他的债主有更近的交往。他偿清了债务后才与之恢复老关系。一次，当他赢回他的财富时，便去了一家大的经纪商交易公司，对他们说希望拿回他们持有的票据。经纪商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他们早就注销了那些债务，他们本来也不想要他的票据，他可以将它们正式地注销了，经纪商对他又回来感到很高兴，并衷心祝愿他好运。

“不，先生！”雅各布·利特尔喊道，他急得像个疯子一样。“你们必须把钱收下！”就这样，利特尔让他们收下了他所偿还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英雄末路

雅各布·利特尔是个瘦高个儿，驼背，动作敏捷。我第一次到华尔街时，一位老经纪商跟我讲，利特尔长着一双哲学家特有的忧郁眼睛，一个赚钱能手特有的下垂鼻子，一对演员特有的灵活嘴唇。他的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二章

国王、平民与投机大师

表情极其多变，因此，他的脸部肌肉实际上是随他的情绪而变化的。我的老朋友说，年轻的时候，他常常看着雅各布·利特尔走进拥挤的行情牌价室。他的嘴总是撅着，宛如他事实上在用味觉测试着行情一般。或者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他会嘟起嘴唇宛如就要接近他的心上人一般。经纪商们常说雅各布要亲吻他的利润。他会站在人群的边上，踮着脚，身体前后晃来晃去。他会点十几次头，这种慢慢的点头表示理解，而且他会不时地把头从一边拧向另一边，宛如在保护着他的两侧肋腹免受袭击一般。然后，突然，他会快速挤进密集的人群中，抛掉几千股股票——仿佛一只食肉鸟猛然扑向了猎物。

噢，是安东尼·摩斯，这位年轻的多头投机客，击败了老空头雅各布·利特尔。事实上，空头投机客总做空头投机而不做多头投机，是他们自己击败了自己。这就如同摩斯后来击败自己一样，他只是鲁莽地做多而未成为一名冷静的投机客。

利特尔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的损失远远超过100万美元。1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他是投机界最突出的人物，是那些完全靠股市发迹的人中最优秀的一位。他的名字、他的面容、他的业绩为在纽约的每一个想一试身手的白日梦梦想家所熟悉，这些梦想家一心做着空手套白狼的美梦。他是运用各种技巧完胜股市投机游戏的大师，是一位让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以及模仿者们赢得几百万的投机技巧的发明家。

他的死因：牛市行情的极端空头投机思维。这不是一种隐性疾病。就凭他的经验和技巧，他怎么能够染上它呢？因为他是一个凡人。这就是为什么投机击败了所有人的原因。

我的一位老经纪商朋友对我说，他清楚地记着见到过一个衣服褴褛的老怪物——他曾经一度是伟大的雅各布·利特尔——出入于行情牌价室。我的老朋友说他不止一次听说，这位最伟大的冒险投机客只能买卖5股某种股票——某种股票的行情命运曾经是绝对在他的控制之中的！5股！这个人早在1837年就是这个伟大国家中的伟大的百万富翁之一——他的钱均是在股市中赚取的，而他临终前说：“我是穷死的！”

那几百万是他不断赢得投机赚来的，但他最终败于投机，分文不

剩,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他的临终之言说得对。他有一位密友,刚开始在利特尔的交易室当职员,当他发现保险柜里没有任何股票时,查看了那些利特尔扔在一边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他确实发现了好几百张数目不一的借据。利特尔在华尔街这么多年从未向债务人讨过债。借他钱的人或是被他免除债务的人总计欠他好几百万。他的挚友大卫·格鲁斯贝克(David Grossbeck)从那些其借据未过期的人手里要回15万美元,并交给了利特尔的家里人。

正是这个雅各布·利特尔,他那个时代投机舞台上的主角,他的业绩与观点连续几年天天在报纸上报道,现在却被市场遗忘了。

“无人知晓他的葬地。”那天,我问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九位交易员——不是年轻的交易员,问他们是否曾经听说过雅各布·利特尔这个人。六个人回答没有,三个人回答听说过。但这三个人中,没有一个知道他做过的事。他们只是说曾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毕竟,发生在雅各布·利特尔身上的事与每年发生在几千人身上的事没什么两样。略有差别不会让人永远记住的。是安东尼·摩斯的投机击败了雅各布·利特尔。已故的亨利·克鲁斯曾对我说,摩斯是所有投机客中最有风度的一位;甚至比詹姆斯·基涅最潇洒的时候还要潇洒。他非常有胆略,并且温文有礼,受人欢迎,因为他为人大方,性情随和。

摩斯的洛克岛集合基金

摩斯同历史上其他证券投机客一样,天生就是投机的料。他自年轻开始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数学天赋。后来他被称为“闪电计算器”。他对数字的感觉就如同一般人对字母的感觉。他把四列数字加起来就如同大多数人加一列数字那么容易。上大学时——他是达特默斯人,他成功地学到了证券经纪商和证券投机客觉得非常有用的品质。他用扑克赌博时,经常把同学的钱赢光。

大学毕业后,他在纽约的一家商行做职员。他的雇主常派他到华尔街买卖有价证券,并关照有关金融方面的事务。有一家大经纪公司的一位老合作人非常欣赏摩斯精准快速的头脑反应以及数学能力,所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二章

国王、平民与投机的新害

以有一天他建议摩斯做证券经纪商，为自己做交易。他预言对于这样一位数学奇才来说，成功将是飞快的。

摩斯积攒下 700 美元。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向妻子借了钱。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他最终辞掉了职员职位，来到了华尔街并建立了摩斯公司。

他像鸭子喜欢水一样喜欢股票投机。他做得非常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他通过多头交易就赚进了 25 万美元。

到那时为止，他一直采用顺势而为的策略，不放过任何大投机客能够赚钱的交易，这种方法今天我们会把它叫做研读报价纸带。

然而，他一旦有了 25 万美元的本金，他就无需费脑筋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投机了。他决定去实现起初的愿望，即告别跟风，冲到前面领头。他选择了克里夫兰与匹茨堡作为做多的一只优质股票。这只股票的卖出价是 65 点，预计在不远的未来有股息分配。摩斯对行情的解读是，下一波大行情是向上的。所以他开始吸纳匹茨堡。其股价长势一般，因为整个行情仍然处于多空相持阶段。那时，银根紧缩，所有股票尽数抛出。价格的回落差一点让摩斯无钱可赚，他的盈利空间很小。他的同行深信他会破产，因此，他们都做空抛掉了匹茨堡。摩斯非常冷静地接过了同行们抛出的筹码，并竞买大宗股票。这并未使空头感到害怕，他们抛给了摩斯更多的筹码，想让摩斯知道他们有十足地把握认为他在走向灾难。

财政部宣布发行新的绿背纸币，这样钱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了。由于受消息的刺激，股票开始上涨。这波大行情要由喜好博弈的乔·胡克尔(Joe Hooker)来定。如果他的战役打赢了，战争的结束会很快到来，通货膨胀会随之结束。物价会大跌。然而，胡克尔根本就什么也没做，空头投机客有的就是钱。消息从钱斯勒威尔传来，摩斯看到他的机会来了。他开始推升匹茨堡的股价。虽然许多年过去了，但人们仍然还记得，有一天，他一下子挤进了买卖匹茨堡拥挤的人群中，高声喊价，以 105 点购进总股本或部分股本。很明显，他非常想买进，而且也有资金实力买进，结果，他的竞买价没找到卖主。

“我出 100 点，期限 1 年，购进匹茨堡的股本或部分股本！”但没人理他。他看上去有些失望，因为投机客不但没有卖给他想要的股票，

反而开始买进匹茨堡。然而，此时的经纪商却不折价地尽数将他们持有的匹茨堡抛给他。在人人想买股票的时候，就是将股票兑现的好时机，于是他抓住机会，共计兑现了 100 多万。

这一成功之举使摩斯在华尔街出了名。这既让他树立起了成功的信心，也让他积累了巨大的股本。从此，这位靠钱斯勒威尔消息崛起的英雄相信自己的运气了——一次普通的运气的降临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拿破仑，军事上的拿破仑，政治上的拿破仑，金融上的拿破仑。这种对自己运气的肯定会增强信心，从而也增加勇气。但同时也助长过分自信，从而会产生一种低估危险的倾向。这种人习惯于让命运来解决困难。

摩斯的第二个成功之举是在洛克岛上。他组建了一个集合基金，并很快收集了大宗筹码。然后，他不仅公开买入，并表现得十分高傲，不计后果。当然，投机客很愿意把股票卖给他了。他们看得很清楚，摩斯在匹茨堡上的成功让他冲昏了头脑，有理由臆断最近华尔街狂妄自大的受害者通常遭遇的命运。随着投机客及其理性地抛出，股价回落至 105 点。然而，摩斯却更加不计后果地空前吸纳筹码。结果股价升至 114 点。他常常一次买进 5 万股或 10 万股。一星期过去了，整个股本交易了好几遍，摩斯从头至尾都是想方设法购进——通常以买方 80 点，卖方 80 点兑现，但仍未见任何灾难出现。很快集合基金持有了总股本的 3/4 的筹码，但集合基金一点也不着急。集合基金的资金充足，可以轻而易举地持有该股票的所有筹码。

投机埃里

摩斯是位患有狂妄自大重病并不计后果的冒险投机客，但他做得很成功。他保持筹码的稳定性，并控制股价的涨跌，只允许有上下几点的波动幅度，尽量让这只股票的买卖公开。当然，集合基金里的某些成员对这种操作表示不满。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摩斯不把股价拉高，迫使那些空头投机补进的原因。但是摩斯只是笑笑，并告诉他们顺其自然。每当他的合伙人追问情况的进展时，摩斯就叫他回来，并总会

股票作手回忆录

第十二章

国王、平民与投机者的弊害

问他洛克岛何时会卖到 175 点这一问题。

这个集合基金在华尔街被称为盲目信心集合基金，因为在任何时候都知道此集合基金在 market 中的位置和运作方式的惟一成员是安东尼·摩斯。其他成员只是按摩斯的指示和要求签个字并出钱而已。他们不久就弄清楚了，所以就不去浪费口舌去打听具体情况了。由于不知道摩斯在每个阶段的所作所为，所以在买卖这只股票时感到担心。因此，他们既没有阻止他，也没有背叛他。

这时，财政部决定发行新一期的法定货币，这一发行早在几个月前就获批准了。这意味着通货膨胀会更加厉害，股价会更高。一位著名的空头投机客在华盛顿有内线，还没等这个消息向公众公布，那里的一个人给他发电报，告诉了他财政部长蔡斯的决定。华尔街发生的巧事如同小说里发生的巧事一样，这条消息被信使透露了出去，然后被摩斯最亲密的经纪商听到了。

摩斯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到一分钟，就派人给他在公众证券营业室的主要经纪商以及他的主要场外代理人传去了指示：他们不得以低于 124 点的价格销售洛克岛。他亲自到了交易室慢慢地但非常平稳果断地开始拉升股价。股价冲高 140 点，人人都以为它会涨得更高。然而，就在这个位置，摩斯开始抛出。随着他顺利的抛出，股价下跌至 118 点，因为此时摩斯想着比洛克岛更大的交易。他在计划着一个大的做多战役，既无拘无束又激进，他打算用他在洛克岛的大胆抛出来打压本版块的其他股票并大量购进筹码，仍然还有丰厚的利润。

他转向了埃里，并开始大胆地做多埃里。这样就侵入了丹尼尔·德鲁的领地。在过去这样的侵入对侵入者来说最终是很昂贵的，而对老空头来说是非常满意的。但摩斯似乎根本一点儿也不害怕丹尼尔大叔的不悦，而是大量吸纳埃里，一直到投机客感到担心，不敢继续抛出为止。他在股票上涨期间购进了 1 万股。德鲁告诉他的经纪商抛出埃里，卖出时不要公开他的大名。德鲁的经纪商照着他的指示抛出了股票，但摩斯不但没害怕，反而毫无顾忌地又吃进了两万股。老家伙的经纪商又抛给摩斯筹码，又“没有提到”丹尼尔·德鲁。摩斯笑了笑，再次吃进了大宗筹码。而华尔街所有的人都怀疑摩斯的神经是否出了问题，竟然买进了一只让许多多头投机客彻底亏尽的股票。不

过，埃里的曾经主宰者未能惩罚这位不计后果的多头，而是损失了25万多美元。

这一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摩斯的知名度，在随后的其他投机中也非常成功，因此，在1864年的大行情开始时，安东尼·摩斯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股市领袖。

从来没有过他那样潇洒的证券投机客。伟大的雅各布·利特尔相比之下已令人乏味和过时。一个身材瘦弱的人，驼背、鹰钩鼻子、目光炯锐，并总是带有一种幼稚的神态，这就是摩斯。他的行为更像一名度假的大学生，而不像一名忙碌的证券投机客。

一开始，他交易室里的同行对他的举止判断失误，非常肯定地认为他走不了多远。投机将使他分文不剩，因为他不懂投机之道。再者，他也很不好学。他的买卖太公开了，所以他的破产只是个时间问题。他拒绝隐瞒他的交易。尽管如此，他不停地、一次又一次地成功。而全国的公众疯狂地进入股市炒股，而且，多头投机客把安东尼·摩斯作为股市的领袖，他们定要助摩斯一臂之力，让他成为几百万的得主。

王者的废黜

摩斯的交易室在1864年是美国最繁忙的交易室。人人都渴望加入他的集合基金。账户多得让他处理不过来，他收到的小费如同银行里的现款一样多。无论是百万富翁还是小心翼翼的投机者，都恳求他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帮他们投机赚钱。如果他不能接纳他们为合伙人，也至少可以告诉他们在买什么股票，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跟着买。一天到晚总有许多人别有用心地站在他的交易室前面的人行道上，想一睹这位赚钱大王的风采，想听到一句对行情的看法，就如同想获得一张保付支票一样。老职员们曾给我讲，摩斯还没到交易室就有许多人在等他了。他们跟着他来到交易室，你推我挤，设法靠近他，向他提问题或听一听他对别人所提问题的回答。他的追随者可达数千人，包括各个阶层，从最富有的人到最贫困的人都有。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

是听警告的。空头投机客比令人扫兴的人更糟糕；他是个傻瓜，一个罪人。说一个像摩斯这样的人——有一天他将韦恩堡从118点拉升至152点——的坏话的意义何在呢？

几分钟内财富就到手了。

这简直是棒极了！

由于财政部长蔡斯意欲检验疯狂的投机，所以他签署了一份警告令：他要出售黄金。牛市行情戛然而止。摩斯发电报给这位财政部长说，他会将美国政府出售的所有黄金都买下的！他相信靠自己的运气，他会最终胜出。但是财政部长蔡斯的回答是，次日就要兑换现金并将其封存在国库分库。

这一招使现金紧张起来，使银行收兑，使持股人抛股，并使价格下跌。

次日早晨，当摩斯在报纸上看到了财政部长蔡斯的决定时，他去了交易室。他的合伙人都在那儿。他对其中的一位说：“游戏到此为止。”一小时后，他叫停了交易。他一次购进的韦恩堡从153点跌至了110点。

几秒钟内财富就丧失了。

这简直是太吓人了！

股市王者的名声让位于灾难。这叫做摩斯恐慌。

他是一个时代的王者，而现在却被废黜了，他听到的只有诅咒。失败当天在回家的路上，一群他从前的追随者，像发了疯似的跟着他，他们骂他，啐他，打他；他身心疲惫，破了产，失去了朋友。

从名声显赫到遭遇醒眠

我想所有伟大的投机客中，摩斯是最有个人魅力、最受人欢迎的投机客。他为人大方，他的诚实从不会引起质疑。一次，一位投机客向他诉苦并请他帮忙，摩斯让他买几百股某种股票，然后，派人送到摩斯股份公司，公司将为这位投机客持有这只股票。那人买了700股。摩斯觉得他买得太多了，但他只是笑笑。他交易了三四次，并在两个

星期后派人给那人送去了5万美元的支票。

结局怎么样呢？由于投机和损失使得摩斯精疲力竭，所以他感染上了肺结核。他没能东山再起，所有的尝试均告失败。不过，他的名声并未失去效力。一天，人们在华尔街看到了这个倒霉蛋——韦恩堡上涨了5点。他住在脏乱不堪的寄宿舍，而且他盖的连一块毛毯都没有。他拿不出钱来买铺盖。他感冒了，继而发展成了肺炎。这病最终送他走上了不归路。但这还不算。女房东因他欠债而扣留他的尸体。直到一位朋友偿清了这位曾经是股市王者所欠的几美元后，这位伟大的安东尼·摩斯才得以体面地被安葬。

我问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11位老职员，也问过一些中年的职员，问他们是否曾听说过安东尼·摩斯。有两位认为我说的是查尔斯·W.。11个人中没有一位了解这位投机客，他曾经在他那个时代有许多追随者，可能除了30年后的R.P. 弗拉华尔总督外，历史上还没有哪位投机客可与他相提并论。

然后，我想到了一个时代里的其他王者，曾经是股市的领袖，在赢得投机并赚取几百万后，不可避免地最终败于投机。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业绩名满天下，而在接下去的时代里，他们的名字就被遗忘了。谁还记得我们前代的那些具有超常能力的，极其成功的投机客呢？像W.S. 伍德沃德、爱迪生·G. 哲罗姆，他们买进6万股老南方，赚了钱，又输得分文不剩；亨利·N. 斯密斯和约翰·M. 托宾，所有这些人在他们那个时代都很著名，犹如1901年的詹姆斯·基涅，或者今天的拉瑞·利文斯顿。他们都运用过人的能力和超人的胆略赚过几百万。然而，他们都输得分文不剩，因为他们都想完胜不可能完胜的投机。甚至连伟大的基涅的投机也很艰难——1901年美国钢铁的大操纵者和几年后霍金集合基金的操纵者的区别是多么大呀！

曾经有一个叫阿尔登·B. 斯托克威尔(Alden B. Stockwell)的人，他娶了个老婆，继承了大笔的财产，他一心想登上华尔街王位的宝座。他毫无经验，但有很多钱。他控制了大西洋邮政，这只股票有一个航海称号。后来，他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没有赚到钱。我觉得他的自传似乎一直是我听说过的华尔街生涯中最恰如其分的自传。

“我第一次来到这儿，”他说，“我是A.B. 斯托克威尔。然后，我控

股票作手回忆录

制了大西洋邮政的所有筹码，人们称我为海军准将斯托克威尔。接下来，我就开始输钱，我就成了出生在克里夫兰的那个红头发笨蛋。”

斯托克威尔式的人物大有人在！

第十二章 国王、平民与投机的高手

英文版跋

人们都爱听绝妙的故事。《股票作手回忆录》就不失为这样一个妙不可言的故事。这部书首次出版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充满着无限的生命力，并令无数人心悦诚服。这一新的插图版的面世经历本身就是一个独特而美妙的故事。

实际上，这个故事有两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家名为“证券投机客图书馆”的小公司着手向职业投机客和自主投资人销售投资书籍。《股票作手回忆录》即刻成了垂询量最大的一本书。职业人士对拉斐尔的经典著作更是爱不释手——读了又读，而且还推荐给同事、新雇员以及顾客，称赞其为投机行为的普遍真理，并声称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对今天的投机很适用，与首次出版时的效用并无两样。至今，这本书仍然是证券投机客图书馆垂询量最大的书籍之一。然而，许多年来，得到这本书并非易事。许多小出版社开始出版拉斐尔的经典著作，想当然地认为这本书的历史已久，应属“公共所有权”财产。尽管如此，在大部分书店里，此书仍然稀缺。

证券投机客图书馆决定合法地出版《股票作手回忆录》，于是便着手从拉斐尔的财产所有权和家人那里获得出版权。找到其财产所有权与家人并非难事。虽然拉斐尔先生早已仙逝，但他 92 岁的儿子仍居住在老拉斐尔先生曾住过的威蒙特城。小拉斐尔先生十分惊讶地发现，人们竟然还在读他先父的大作！他虽然对此书的信望仍存怀疑，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此书

股票作手回忆录

英文原版

的出版,因此这本经典著作的新版本才得以面世。小拉斐尔同意出版此书的一个决定因素是,他的子孙后代——埃德文本人的孙子们和曾孙们——将能够受益于他先父著作畅销所挣来的版税收入。最终,老拉斐尔的子孙们能以这样一种方式与他们的家祖取得联系,不啻浪漫而且公正:1994年,约翰·威利出版公司和证券投机客图书馆出版发行了《股票作手回忆录》作为威利公司新推出的投资经典系列中的“市场版”。

其后的十年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牛市行情,大批的新投资者以空前的速度涌入股市。尽管新技术能使那些资金少但想参与股市投机的人进入股市,但是《股票作手回忆录》这部历经70年而经久不衰的著作仍然在训导着这些股市投机新手如何去面对投资中更加永恒不变的东西——人的心理、获得丰厚利润的荣耀以及损失的苦痛。尽管1993年的社会现实与1923年的现实大相径庭,但是很多方面仍旧如出一辙。这本书的销量急剧上升,并继续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投资书籍之一,拉斐尔家人也因此从版税中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

这一结局不出众人所料——重现一部经典并让其重返市场,而且作者的子孙也得到了合理的补偿。接着在2003年,比尔·米伊尔斯先生拿出一套原版的《周六晚间邮报》来,《邮报》不仅连载了《股票作手回忆录》,并且有自1922年开始配有的插图,这使得他的儿子,证券投机客图书馆的创建人克里斯·米伊尔斯大为惊讶。原始资料以及《邮报》著名的插图让杰西·利维摩尔的故事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再现于世。插图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栩栩如生,从而把故事置于一个让整个作品更富魅力的背景之中。不久问世的插图版《股票作手回忆录》会让这个魅力无穷的故事更具阅读价值。为了进一步丰富阅读体验,威利公司确保了在每一章的开头附上作家兼金融历史学家查尔斯·盖斯特的评论。评论让读者以新的眼光审视利维摩尔以及他生活的多彩年代。一本漂亮的新书最终面世,这不仅是对这部美国经典著作的肯定,同时也再次印证了其经久不衰的名声。

于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得以继续流传。书中箴言永不过时,也永远有效。金融报社仍旧称颂其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投资书籍之一,投资大腕们继续给予其极高的评价。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市场环境如何变化,拉斐尔和利维摩尔的教诲永远受用。

《股票作手回忆录》是一部有关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证券投机商之一——杰西·利维摩尔——的传记小说。书中字里行间透出的见解堪称永恒，不仅激励了无数代投资人，并且也使其成为了有史以来一流的投资经典。

著名投资家肯尼斯·L. 费希尔认为：“历经20年的岁月沧桑，《股票作手回忆录》仍是我一生最钟爱的图书之一。”而杰克·施瓦格的评价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在对当代最杰出的30位证券交易员的采访中，我向他们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哪一本书对其最有启发？迄今为止，独占这一榜单首位的，仍然是70多年前出版的伟大著作——《股票作手回忆录》！”

尽管大多数现代投资人和交易商熟悉此经典，但是很多人却不知《股票作手回忆录》首先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一系列带有插图的文章刊载在《周六晚间邮报》上的。尽管本书的中文版在上个世纪末曾经出版过，但这次出版的译本，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汁原味地全面展示了本书在美国《周六晚间邮报》上进行系列连载时的原貌，并配以当时的图片，真实地复原了历史中的那一个时代。

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证券投资人，均通过阅读本书，从中学习金融操作所应秉持的态度、反应和感受。

价值恒久远，经典永流传！



<http://www.wiley.com>

ISBN 7-81098-508-6



9 787810 985086 >

本社网址: www.sufep.com

ISBN 7-81098-508-6/F · 460

定价: 42.00 元

2006